

第 一 卷 第 一 章



上海大東商書局印行



先父許景駢（高陽）
藏書
許議宗誌

古本品花寶鑑

第四十六回

衆英才分題聯集錦

老名士製序筆生花

話說屈道翁，搬過怡園來，與琴言就在海棠春圃住下。次賢極回梨花院與海棠圃相近。道翁即有一番教道。琴言從前念過的書，一面溫理，一面與他講究些詩詞文藝，音學楷書，可喜琴言天姿穎悟，過目成誦，而且銳志攻書，把從前的憂悶，倒也撇開。一連幾日，道翁見其聰明可學，也甚歡喜。子雲更爲得意。吩咐園內家人，都稱爲屈大爺，約有半月以來，琴言的文理，已通了好些！字也寫好了，對對做詩，也通順了。父子之間，十分親愛，真是親生的一樣，那些相公們到園來，倒不好與他盤桓，到門口略一探望。琴言也不肯曠功，足不出戶。道翁倒有時體貼他，叫他也到各處逛逛，可以開放心胸。琴言雖答應了，也不出去，不是寫字，就是看書，把個瀟灑慣的屈道翁，反被他拘住，要時常的釋疑問難起來。一日想起子雲託做怡園序，便作了半日；又修飾了一會，自己送與子雲次賢看了，請他斟酌。次賢道：「妙極了！就使徐庾復生，也不能成其一字。」子雲道：「是石刻好呢？還是木刻

好呢？」道翁道：「論長久，自然是石刻，前日見金吉甫相熟的，那個季十矮子，刻工尙好，不過價值大些！然此是市井的常理，你莫若找吉甫將他薦來，一刻是極妙的，不是說，要刻在含萬樓屏風上，却也好。次賢稱善，子雲卽叫書童，找出了八張大宣紙，照着屏風大小，裁好了，送到海棠春園，請道翁親筆自書。」

此時春航南湖，場事已畢，子雲定了二十八日，請諸名士遊園，以辰初畢集。是日不設筵宴，恐誤了遊興。止於幾處，備了小酌茶點，凡近水者坐船，離水遠者步行。須以一日之內遊盡。王鬍子，住了兩日回寓。將圖書集成裝了五大車，送進怡園，子雲只得收了。就放在含萬樓上，也就擺滿了五間大樓，諸名士，於二十八日早上，陸續皆到。是日子玉春航南湖仲清文澤王恂，共是六位。惟吉甫因感冒未到，園內屈氏父子，與次賢主人四位。都在含萬樓下坐了。道翁道：「這節含萬樓，是本易經，含萬物而化光句摘下，因爲園中的主樓，故取此名；但就本意，是言乾道之大，此名似乎不甚相宜。度香以爲何如？我見樓上，現供着賜書，何不就改爲賜書樓，未知可否？」子雲道：「改得甚妙！就是賜書樓，還要求作一副長聯。」道翁道：「老夫改了樓名，那聯句，請諸名士題罷！」子雲道：「諸兄自有分聯，這第一聯，還求道翁先生賜題，就是諸弟兄，也不道相僭的。」道翁又讓了一回，叫琴言捧過

筆硯來，題了一副長聯，諸人見他寫出，看是：

文苑賜英華，數玉笈金編；正學十三經，旁通廿二子。
詞場開鼓吹，看筆歌墨舞；縱橫一萬里，上下五千年。

題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夫拙句不文，諸兄休得見笑。」衆名士看了，個個首肯心服。

子雲讓大眾進了承蔭堂，崇墉巍煥，局面堂皇，院子內有座戲臺，槐陰布綠，棟宇生輝，道翁與諸名士看了那些匾對，說道：「這堂名很好，不用換，東西楹，要添副長聯，就請靜宜大筆罷！」次賢道：「這些聯額，原是弟當日胡亂寫成的，這承蔭堂，與賜書樓，皆是正屋，還求吾兄老手一題，纔稱，恐我們終是柔筋脆骨，撐不住這個大局面，况所添的地方尚多，大約有二十餘處，再等我諸位分擬罷！」道翁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：我雖與諸位兄台相敘了幾次，尙未瞻仰珠玉，今日正可窺豹；若盡要老夫題咏，倒將諸位的錦繡埋沒了。」衆名士謙道：「此處實不敢妄擬，其餘各擬幾句呈收。」琴言又捧了筆硯過來。道翁道：「你學了幾天字了，我念你寫，不要寫別字纔好？」諸兄看看，可長進些麼？」遂口占一聯，琴言寫了，個個的端楷。諸名士看是：

佳氣近蓬萊，欣玉燭時和，金甌業盛。

晴光開閬苑，咏珠簾兩捲，畫棟雲飛。

又集六朝文語，成了一副八言的，也念與琴言寫出，是：

風草月松，綠庭綺合。

日華雲實，旁沼星羅。

諸名士惟有痛贊，再看琴言的字，已是美女簪花，秀潤如水，更爲欣喜。道翁道：「對面戲臺，雖有聯匾，那塊太音之和，可以不換，簷前那塊是要換的，柱上的七字聯，應改八的。請庾香世兄一題，老夫藉觀珠玉？子玉尙要推遜。衆人擠定了，却也不慌不忙，想了半刻工夫，提起筆來寫了。說道：『小姪荒疏，未敢妄作，也集個成語，尙求老先生斧正？』」道翁與諸名士看時，匾是畫堂秋拍四字聯句，也是集六朝文上的，是：

輕扇初開，長眉始畫。

鳴瑟同趙，吹簫入秦。

道翁贊道：『我說庾香世兄，定是不凡的，果然，果然。』子雲及衆名士，也贊了好。

子雲就讓進內，出了承蔭堂，後是牡丹香國，四圍短短花牆，闌了有兩三畝大的一塊地。內中花石亭臺，位置無一不佳，倒像獨成一個園林景象，徑用小白石砌成，曲曲折折，有數十

77
2044

條，護以短欄，滿園盡是牡丹花，有在石臺上的，有在平地上的，高高下下，足有千萬朵，開得正盛，五色繽紛，令人目眩意亂。諸名士也賞玩不盡，然到此，亦不能不稍爲遊憩，各尋石徑花臺，小亭曲檻處，小憩了一會，來到正屋，是七間，裏面又間着些洞房綺戶，再到後一進長廊繚曲，屈成橫波，却種滿芍藥花，此時未開。道翁道：「這牡丹香國，繁華已極，可改名爲寶香堂，後一進，題爲護香廊，這寶香堂須添一副對子，請湘帆兄罷？」春航要遜，諸人不依，祇得遵了。想了一聯，寫出是：

五雲書鑿金銀字。

百寶欄間富貴花。

道翁看了贊道：「真好富麗，却稱這寶香堂。」衆人也附和了幾聲。次賢道：「我們還是從東去呢？還是從西去呢？」子雲道：「從西到東路長，還是從東轉西，可以坐船。路卻順些！便領衆人，出了護香廊後的圍牆，只見一帶石坡，層層的叢蘭，翠篠芳馨襲人，從石磴上，行到了山北，也是一樣的蘭竹，那帶山向西北去的，却是土岡，由高而低，望東南去的，卻是層巒蒼翠，山下一帶清溪，溪外盡是竹樹，依山臨水間，有一所院宇，石壁上刻了蘭徑兩個大字。道翁與衆人進了屋子，見是一間兩間，三間五間的不一，有好幾處，滿目盡



是碧杜紅蘭，碧若綠鮮，甚爲幽雅。道翁道：「此處甚佳，一洗寶香堂繁華之氣，不可不題。因題爲風露清吟館，對仲清道：『劍潭兄，試題一聯？』仲清不能推辭。此處也合他的雅趣，卽題道：

二分水醮三分竹。

一面山裁兩面花。

道翁贊道：「好極了！却移不到別處去。」仲清笑道：「有先生的珠玉在前，我等實難附尾，不過聊以塞責而已。」文澤道：「此處我竟沒有來遊玩過。」王恂道：「我也沒有，到護香廊，就住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去年看菊花，是從這裏走過，倒遊了一遊。」子雲引道，過了一座木橋，從竹林走出，是片空地，有幾間側廳，立着鵝棚，旁邊還有一條馬路，望東北土編些竹籬，高高矮矮，護着幾處屋宇，同到了裏頭，內中擺設俱極雅淡。署名曰菊畦，後面是個大蕩，蕩邊樹木茂密，再後頭，就是圍牆了。道翁道：「此處可改做黃香東圃，添副小對子罷！」遂念道：

春秋多佳日。

風雨近重陽。

子雲引了，從菊畦東手走出，一帶桑林，前面是溪河攔持，便叫家童去撐了兩個船來，家童沿着河，提轉過山嘴，不多一刻，見兩個小艇，撐了過來。衆人下了船，一並的一慢撐去，繞過了一個石磯。見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樹，到了一處，繫好了船，上岸祇見蒼松夾道，古柏成盤，從松林裏進了一所莊院，也有二十餘間，最後一進，已在山頂，見有一城古松，如蚪龍盤雲一般，中間設一張禪牀，前面一個丹鼎，署名爲松龕，外有一個鶴欄，見有兩隻白鶴，雪羽皚皚的，甚是可愛。道翁道：『松龕可改名爲松鶴丹房，竹君可題一聯？』南湘也集了六朝文，念道：

逸翮獨翔，孤風絕侶。

眞花暫落，畫樹長春。

道翁贊了好，翻山過去，從一條石徑走下，望南一百餘步，便是梅塢了。密葉繁陰，子多於豆，同進了屋內。衆人已走了許多路，也要歇歇了。子雲卽吩咐擺飯上來，略喝了幾杯酒，便喫了飯，喝了茶。道翁問道：『這個園井有幾里？我們今日，也走了好半天，還不到三分之一。』子雲道：『周圍原有五里，山占了一分水占了二分，樹木占了一分，空隙處又占了一分，於房屋原祇有二十餘處，除了門房，馬棚，廚房，等類。算起來，共有四百零八間，

其實也不算很大，若要擴充出去，也還可以。」道翁道：「穀了，太大了，太覺空曠，你這個園好在不散，處處精神團聚，一處有一處的結構，真是好了筆。大約你與靜宜也費盡了心。」次賢道：「可不是，那時你又不在京裏，你若在此，便好商量，必定還是添了許多好處來。」道翁道：「已經好極了，設使我起出稿來，還未必能如此。」子雲道：「有幾處？靜宜也改了好幾回纔成的。」子玉道：「這梅嶼兩字，只好刻在山上，在房屋裏，這嶼字似乎要改纔好。」道翁道：「就請教換個名字？」子玉道：「還請道翁先生改罷！」仲清道：「你若想着了好的，就說也不妨。」道翁道：「正是就我換得不妥，也要請教大家商量的。」子玉道：「改做古香林屋罷！」道翁道：「妙！妙！這個古香林屋，實在改得妙！就請題一聯，以成全璧。」子玉要取筆寫時，琴言道：「我代寫，你念來？」子玉一面念，琴言一面寫，衆人看是：

看他竹外枝斜，恰稱翠袖生寒，縞衣純素。

伴我夜闌人靜，正值瑤琴一曲，玉笛三終。

道翁大贊道：「仙骨珊珊，非喫烟火食所能道；拜服，拜服。」子雲與衆人都大贊；又贊琴仙的字，比先寫的更加精美。子玉看了，真是喜不自勝。琴仙見子玉題了這副好對，

也覺得玉顏春暖，笑啓朱唇。仲清南湘等，也替子玉喜歡，大家走出了梅嶼，過了梅林，轉過一處；又是一個庭院，前面兩塊英州靈石，平屋三進，後有一樓，樓上有一神龕，供設花神牌位，中間一進，署名爲紅茶仙館，兩邊都有廂房。道翁道：「此處既供設花神，索性做個花神廟，改名爲蕊珠仙府，湘帆兄，可再咏一聯。」春航應了，想了一想，寫了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花雨散繽紛，嬌舞霓裳雲貼地。

風情吹旖旎，輕瑤月佩步凌虛。

道翁笑道：「湘帆兄的是妙才，寫得如此風流香艷，真把那花情花魂，都寫出來了。」春航自謙了幾句，衆人也幫着贊好，於是出了蕊珠仙府，順着兩行修竹徑，一條荔支街；又過了幾處神仙洞，望東走到了蕭次賢的梨院來。道翁道：「可不必進去了。梨院，可改爲臥雲香院，庸庵兄，請題一聯。」王恂一面想，隨着，走到了海棠春圃來，子雲道：「且請坐坐喝杯茶，那邊又要用船了。」都進了海棠春圃坐下。道翁道：「海棠，爲花中豔品，還有那些紫白丁香襯貼，他更覺香色兼備，須好好起他個名字纔好。卽笑對琴仙道：「我看你於那些詩詞上，也還明白，我今日當着人，考你一考？你能起這個名字麼？」琴仙聽了，紅起臉

來，答應不出。子雲道：『狠能，狠能。你快想來？如不甚好，也沒有人笑你的。』琴仙道：『有倒有一個，祇怕不好用。』道翁道：『你且說來？』琴仙道：『春風沉醉軒，不知用得用不得？』子雲拍手贊好。子玉等同聲說道：『果然真好，這沉醉二字，用得入神入妙。』道翁也點點頭道：『也難爲他。』又道：『你還能作一副對子麼？』琴仙正要回言，王恂成爲了臥雲香院的對子出來，看是：

夢到香雲生屋角。

笑看新月上牆腰。

道翁與衆人也着實贊賞了。琴仙道：『這個春風沉醉軒，是昨日偶然想着的，對子只有上聯，沒有想得出下聯。』道翁道：『你將上聯寫出來看看，不好就不用他，如可以用得，請一位替你成了也好。』琴仙就將上聯寫了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一曲惜餘山，嬌比玉顏時醒醉。

衆人大贊，把個琴仙贊得不好意思起來。仲清道：『可惜沒有下聯？』子玉將這句不住的吟哦。次賢道：『這下聯非庾香續成不可？』道翁道：『果然，就煩庾香點鐵成金罷！』

子玉欣然提起筆來，寫道：

千金買良夜，好酬春色正溫柔。

道翁大贊道：「此與湘帆兄，一樣手筆，今日看諸兄題的聯句，正是一人一樣性靈，原不能強合的。就是前舟還沒有題過。」大家喝了一會茶。子雲命家童去駕船，那邊池水寬闊，撐了一個畫船來。衆人繞到了河堤，下了船，盪出了小港，卽是個大寬闊處，令人豁目爽心。不多一刻，到了吟秋榭。子雲請衆客進了榭。道翁尙未遊過，把這三層水榭，遊了一轉，老年人，也乏了，就在中間一層坐了。子雲道：「少酌幾杯，此處已預備了。」於是衆家人上來，在各人面前擺了個攢盒，斟了杯酒。道翁飲了數杯，倚闌眺遠，見旁有一條小港，疊疊崇山，前有綠柳低垂，紅嬌斜跨，山上有泉，翻銀滾雪，屋邊皆樹，雲護煙籠，贊道：「我看園中，以此爲第一。這榭名也好，就每層一副對子，前舟題第一層，竹君題第二層，劍潭題第三層，必皆有驚人好句。老夫洗耳恭聽。」三人不能推讓，先看文澤的第一層，是：

楚江烟水吳江雨。

卅字闌干丁字簾。

道翁及衆人痛贊了。道翁道：「這第二最難，上有第三層，下有第一層，這要看竹君

的巧思了。』南湘已想了一會，頗難着筆，仲清也在那裏凝思，各要爭勝。南湘已得了，寫了出來道：『題得不好，將就算他第二層罷！』衆人看是：

秋色撲簾攏，置身已覺超平等。

月光穿竹樹，放眼請登最上層。

道翁贊道：『果然是第二層的聯句，移易不動，這是煞費苦心，纔得出來。劍潭的第三層如何？想另有妙意。』仲清道：『我的不及竹君的切題。』即寫了出來。看是：

君如趁月來遊，雲移一鶴。

我欲乘風歸去，橋臥長虹。

南湘看了，先痛贊起來道：『劍潭此聯，頗有仙氣，這斷不像第二層，也不像第一層，實在是第三層最高處。我真服了，你這種渾脫句子。』道翁與諸人也齊聲痛贊，喫了些點心，

又下了船，慢慢的搖，衆名士領略那水光山色，佳興增添，穿了六曲紅橋，沿着那竹樹蒙

茸，到了一處，那是停雲敝雨軒，高下兩層，一在半山，一在山脚，甚爲幽雅。大致與吟秋

樹彷彿。道翁道：『這個名字要改，此處是第二個勝景，着不得陳腐語，改爲練秋閣罷！』

衆人道：『改得狠好！』道翁道：『此處須添一副好對子？』次賢道：『恐題不佳。』也

即寫了兩句，看是：

清樽滿賞山香曲。

畫舫遙聽水調歌。

道翁與衆名士贊賞不已！子雲讓衆人下船，對次賢道：『先到了桂嶺，轉來再到縹渺亭罷！』次賢道：『自然先到桂嶺爲是。』就從練秋閣旁，轉入一條小港，隨着山脚，蕩有三箭多遠土坡，見是一個藥圃，四面同着白石短欄，一個亭子，從亭子進去，有幾間屋宇，內中清潔，有些藥鐺杵臼等物。一邊是豆花籬，此時卻還空着。一邊是鹿柵，有隻梅花鹿在裏面。見人來，便呦呦的叫起來。衆人也賞玩了一回，出了藥圃，是一座土嶺，見無數的桂樹，過嶺來，桂樹更加多了。內中有好幾處院落，自成一景，亭臺樓閣，備極其勝。子雲領衆都走到了，進了正屋坐下。子雲又讓客用了些茶點心，諸人一面遊賞。道翁道：『此處大坐落，桂嶺二字，不足以盡之，改爲叢桂山房罷！』子雲道：『改得妙。』道翁又道：『你自置一聯？』子雲笑道：『道翁先生，既要考我，也應早些命題，到臨時纔說：教我如何想得出來！』構思了一刻，也集了副成語，寫將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大雅扶輪，小山承蓋。

落花入領，微風動裾。

道翁道：『集得甚好，即起身出了桂嶺，望北而來。只見怪石嵯峨，若飛若走，頗爲駭目。古藤如臂，香草成茵。上了山徑，直盤旋到了山頂，有十丈多高，把園中的景致，望得瞭然。看了好一會，纔一步步的，拾級而下。到一個山凹裏，亭子邊，便是漂渺亭，靠山踞石，兩翼外張如飛的樣子，好不幽險。亭中可容三席，下面東手，就是方纔的練秋閣了。道翁道：『怎麼又走回來了？看亭子裏，有副對子，是他的學生華光宿的，也還用得。』便對子雲道：『你於此處，何不再集一副成語？』子雲道：『我料着道翁還要考我，我已想就了。』即寫道：

幽岫含雲，深谿蓄翠。

橫籐礙路，弱柳低人。

道翁說好，又步下山來，沿着右邊一帶山徑，足足走了半里多路，過了好些石磴雲屏，小亭曲榭，到了一帶梧桐樹邊，前面遠遠的望見賜書樓，纔從西邊一條曲徑走去；又穿過了幾處神仙洞，便是一道清溪，圍着一個院落，門外也有幾堆小田，盡是碧桃花樹，已盛開了。遂同過了小石梁，來到桃花塢，這裏有五六處坐落。道翁道：『此處改爲尋源仙

墅，也須添副對子，再借重庾香一題罷！」子玉想了一會，寫出看是：

此處卽仙源，自有問字青鬢，添香紅袖。

名園爲福地，不數踏歌潭水，打漿春潮。

道翁大贊，衆名士也隨聲附和，出了尋源仙墅；又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。接着，就是幾百株杏林，圍着三四層重樓，湘簾晃漾，綺戶文窗，令人應接不暇。道翁道：「這個樓，名題得絕妙，無須更換。東風昨夜樓，是那一位題的？」次賢道：「是度香題的。對子是我做的。」道翁道：「好對子。」朗吟了一遍，也叫琴仙寫了出來，琴仙記得是：

一夜雨廉纖，正燕子飛來。簾捲東風，北宋南唐評樂府。

二分春旖旎，問杏花開來。窗閒青瑣，紅牙白紵選詞場。

於是從東風昨夜樓，後面走去，說不盡園中的景致；又到了一處，盡是些榴花艾葉萱草紫薇等類。有幾架老藤花，開滿四處，還有些罌粟虞美人，有五六處坐落。道翁各處看了，知是小赤城。因榴花而設；又看了些對聯，自己題了一副，命琴仙寫了出來，衆人看是：

翠黛忘憂琥珀，杯斟金谷酒。

紅巾侍宴珊瑚，枕臥赤城霞。

衆人大贊，又走了出來，望北而行，右手竹梅，外望見寶香堂的東牆角；又見風露清吟館的那一帶峭壁，迤向西北沿池走去；又到一處，見碧梧翠竹，芭蕉棕櫚，枇杷柿子，清陰滿目，爽逼衣襟，有五六塊大盤陀，石頂上盤着凌霄花，正開得茂盛，此處妙不可言。道翁與衆名士在石磴上坐了。道翁道：「這裏別開生面，宜夏宜秋。」坐了一會，進了屋宇。見有迴廊，有抱廈，有平臺，有敞廳，遊歷不厭。正中廳內，見題着積翠軒，有幾副對聯。道翁道：「積翠軒，可改爲清涼詩境。」衆名士道：「這詩境二字大妙。」道翁道：「庚香，再題一聯何如？旣題了溫柔鄉，也不可不題清涼境。」子玉聽了，頗有愧色，只得唯唯聽命，也就集了成語，衆人看是：

零雨送秋，輕寒迎節。

狂花滿屋，落葉半牀。

道翁與衆人贊畢，過了清涼詩境，便是個水蕩，青蒲細柳，綠醮波光，湖偶有兩三處，

茆舍竹籬，是個稻莊。其餘隙地，盡作平疇，頗有雞犬桑麻之勝。東邊河面窄處，有個石梁。衆人走了過去，就是先來的射圃，那邊就是菊畦了。到了稻莊，閒步了一會；又到稻莊後面，

尙有無數的小房子在，那里都是園丁花叟住的地方；還有藏花窖藏冰窖，茶寮酒肆，但也
有趣。那些園丁，見主人同了客來，一齊躲到屋裏去了。衆人又繞到西邊，尙有些鴨欄雞
埭，蟹餅漁莊，麩麥一疇，菱茨滿蕩。道翁不勝留戀，想起歸田之樂來。謂子雲道：『將來
尊大人回來，這個平泉莊，勝於古人多矣！』便數今天添的對子，已有了二十二副，內中最
多者，是子玉與他自己。其餘也有兩副的，惟文澤王恂只有一副，未免不公，於是煩王恂
文澤，各撰一副；又改稱莊爲紅雪西莊，先是文澤念了出來；是：

梅雨平添瓜蔓水。

豆花新帶稱香風。

王恂也念了兩句，是：

宰相歸來遊綠野。

將軍老去隱青門。

道翁道：『這兩聯都好，不分伯仲。今日這些對聯，各有所長。老夫只可拜倒轅門
了。』衆名士謙讓了好些話。今日這怡園也算遊盡，祇剩了些小景致，不關緊要的地方。
子雲請衆位還到寶香堂，已是夕陽西下，朱霞半天，映着那些牡丹花，更爲絢爛，已撒了護

花的幃子。子雲備了兩席，一席是道翁南湘子玉琴仙次賢。一席是仲清春航文澤王恂子雲。正飲酒間，王蘭保金漱芳秦琪官林春喜同來。見了卽分開坐了。談了些閒話。子雲道：「今日這二十四副對子，清芬濃豔，各盡所長；但我看來，始終要推道翁先生的賜書樓承蔭堂，冠冕堂皇了。」衆名士道：「自然我們倒底覺得力薄，那里能這樣大方。這是勉強不來的。」道翁道：「這也不然，一來相體裁衣，二來是各人的性靈，今日高超的是劍潭，沉着的是竹君，細膩風光的是庚香，風華瀟灑的是湘帆，秀潤工穩的是庸庵，前舟，瀟洒跌宕的是靜宜，就是度香那兩副集句，也覺得落落大方，正是各人自立一幟，無從評定甲乙。你們看這二十四副對子，好在虛字少，盡是實字多。便見得力量；若教外邊那些名宿做起來，不知要添多少虛字在裏頭，纔湊得成，捏得攏呢！」衆名士一覺佩服。子雲道：「先生何不將那篇序文，拿出來，大家看看？」道翁道：「我本要請教。」卽叫書童，到春風沉醉軒，取了出來，大家爭先要看。子雲道：「不用，我與靜宜是看過的了。」便叫書童找了兩個針，序文插在壁上，攜燈照了，衆名士看時，那四旦也同過去看見道：

昔者署書之體。肇於白虎蒼龍。刻石之詩。昉自平泉尋篠。故蘭亭一序。春帖爭傳。柏梁數篇。華詞擅藻。况乃地嚴紫禁。雲護皇都。名著金臺。星連帝座。銅街複

道。珠市通衢。龍樓映鳳閣以生輝。玉輦隨金鑾而同警。貂蟬貴第。大開竹木之園。駟馬高門。廣建芙蓉之府。爾乃東海巨公。南天協相。秉百蠻之節鉞。領兩浙之湖山。鳥嶼風清。海洋令肅。鯨氛淨而飛鯨萬里。蜃氣息而晴霞滿天。預謀韓忠獻畫錦之堂。先廓宴大夫近市之宅。賜來小衡之錢百萬。拓出金谷之地十弓。則有翩翩公子。弱冠爲郎。嶽嶽清才。英年攀桂。簪裾雲集。皆四姓之門庭。羣展風流。洵一時之俊彥。其商圖畫。成此園居。鳩工庇材。三十六月。風廊水榭。四百八間。人傑自應地靈。雲蒸亦復霞蔚。其園也。崢嶸窈窕。突兀嶽嶽。山列如屏。水瀦成帶。靈楓人柳。老化紅羊。怪石危峯。暗蹲碧獸。三分竹而二分水。五步閣而十步樓。幽唐曲檻。盡草木之扶疏。青瑣綠墀。極房櫺之繁盛。聽鷓鴣有館。門鴨成陂。馳馬毬場。設鵠射圃。春風一來。則繁花如繡。夕陽欲下。則好鳥咸啼。流泉數金石之聲。巖岫染黛眉之色。則有雲間詞客。鄴下才人。落唾生珠。清詞。霏玉。迴紫瀾於大海。騎彩鳳於神仙。琉璃研匣。置鵠眼之端溪。翡翠筆牀。臥鼠鬚之湘管。朱盤展而華月倒行。寶鼎噴而祥烟成蓋。夜吟未已。宵露珠圓。曉寐未遑。朝陽金燦。竹樓花浦。時來不速之賓。殘雪斷霞。絕少

離羣之感。論古則源探星海。辨才則河下龍門。風雲壯而五緯經天。月露新而七星手貫。洵乎豪矣。不亦壯哉。於是南都石黛。妙選歌臺。北地胭脂。齊來舞榭。鵲鴻飛燕。飄冶袖之雙雙。鹿錦鳳綾。結霓裳之隊隊。聯步於廣寒之闕。玉宇無塵。迴眸於洛浦之濱。秋波屢轉。唾花飛而香留三日。歌珠串而鶯囀一林。何論娥眉。臻首。穠誇桃李之顏。翠羽金梁。盛侈釵鈿之飾也。而議者謂玩物。喪志。節欲保身。腥醜之味腐腸。窈窕之妹戕性。是以寇公居處。地乏樓臺。羊子清貧。衣惟布帛。上卿猶豚豕難拚豆。丞相亦門不容車。卽爲清德之是徵。高風之足倘。豈知屏列歌姬。不失汾陽之業。庭羅絲竹。愈形謝傅之賢。陶士行有僮僕千人。于襄陽稱饋遺十萬。金花銀燭。羊公愛客之心。醇酒婦人。信陵自豪之致。况本門高王謝。佩愛羅囊。姓擬金張。衛森畫戟。自有甘臨之象。何須苦節之占。宜乎視金銀爲土芥。輕珠玉如泥沙。且超脫者爲才子之情。豪縱者本少年之氣。陽春烟景。大塊文章。馳電難追。逝川誰挽。苟不及時以行樂。殊爲拘執而鮮通。更逢櫻桃爲鄭國之尤。芍藥以揚州爲盛。故琵琶箏笛。游楚常以隨身。月觀琴臺。徐湛因之宴客。龍華會上。聚青真玉女之仙。兀跡山前。誌先鳥美人之地。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杪。

重簾捲。而珠彩生於棟間。華鬢忒利之天。原許神仙遊戲。流水夭桃之際。豈無花草迷人。多見者識廣。博覽者心宏。若云尹文子之身宜布衣。公孫宏之餐應脫粟。清風明月。買不因錢。掃雪烹茶。貧而能樂。是猶舍江湖之大。而濯蹄^年。忘泰華之高。而驚培瓊也。僕衰年作吏。憔悴風塵。壯歲束書。羈棲賓客。然而覽洞庭彭蠡之勝。瞻南衡東岱之崇。登吹臺而揖高岑。入戎幕而抗范陸。擁裘雪塞。走馬蘭臺。庾子山。蕭瑟生平。任關已暮。杜少陵。漂搖風雨。草舍無存。今也驚駟猶繫鹽車。歸田何日。社燕暫尋朱戶。勝地重逢。會珠敦玉璧之場。作聯袂題襟之集。嗚呼。蓬心將死。輕零兩而重蘇。桐尾已焦。遇賞音而猶響。結交以道。文字爲緣。他年事業助猷。相門出相。此日池臺花鳥。仙境求仙。若謂歌梓澤之芳園。言與珠翠。序玉臺之新詠。書鑿金銀。則僕才盡江淹。賦輸王粲。願投梭面看織錦。請捧研以俟生花。

當下衆名士看了，正是游夏，不能贊一詞，惟有拜倒而已！道翁自謙一番，又道：「可惜今日吉甫未來，又少了許多名作，明日想他也就好了，請他來看了，斟酌斟酌再刻。」諸名士，皆以爲然。直飲到三更，方纔盡歡而散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四十七回 奚十一奇方修賢 潘其觀忍辱醫賢

話說諸名士，那日在怡園分題了些對子，經道翁一番賞識，俱極欣喜。後又看了那篇序文，真是五體投地，不能不服。就是南湘春航，是最不輕易服人的，此時也是真心拜倒。明日子雲又請金吉甫到園，將那些聯額看了，吉甫亦甚佩服，請道翁用真行字，寫了十六扇屏風。吉甫薦的季十矮子在園中刻起來，到了四月十一日春航南湘報中進士。南湘中了二十一名，春航中了三十四名。兩人不消說都歡喜，把個蕙芳蘭保也樂得說不出來。南湘此番在京，借住在文澤處；因去年乃翁赴任時，將住宅賣去。蕙芳因春航在文澤處，雖彼此相安；但他出進雖沒人說話，也常要到門房走走。因此覺得不甚便當；又見南湘也中了，想他們二人的才學，是必入館選的。即與春航南湘商量，何不合租一所房子。他們二人也甚願意，就託蕙芳留心。蕙芳又託人問了幾處，皆不合意。

一日來到子雲處，說及此事。子雲道：「何不到我園中來，也熱鬧些！且道翁已選了南昌府通判，不日就要赴任，玉儂是要同去的了，你們搬進來不好麼？」蕙芳道：「我是不搬進來。」子雲道：「你也搬進來。」蕙芳道：「我要搬進來，還要等一兩個月，此時還不

館呢？」子雲道：「桂嶺那邊叢桂山房，就有三十幾間屋子。竹君湘帆二人，狠費住了。你去對他們講，說我說的，不必另覓，將來如有家眷來了，再找不遲。我明日揀個日子，去請他就是了。」蕙芳應了，又到次賢琴仙處談了一會。琴仙知道不日就要出京，回念舊時朋友相好。一場出京之後，不知何年再敘？甚覺纏綿留戀，蕙芳坐了半天，談了好些話。蕙芳道：「你要出京，我們自然要送行的；但你令尊在家，拘拘束束，不甚暢快，須到外邊去纔好。」琴仙也應了。蕙芳談了許久，方纔辭出。見了春航南湘文澤，均將此話說明，度香要請他們二人過去。春航道：「竹君可以去，我這幾日就想接家母與內人來，房子終要找的，省得挪來挪去。」南湘道：「我也看去不去，也在兩可。」春航明日面辭了子雲。說要接家眷來京。子雲也不好相強。蕙芳也找着一所房子，甚是合式，就在鳴珂里與子玉相近。又替春航備了車馬，新收了幾個管家，那趕車的就是周小三，進來後；又薦他小舅子許老三；改名許貴，做了跟班，局面一變，暫且按下。

且說那奚十一病好之後，已養了一月有餘，此時性子減了好些！身體瘦了好些！烟癮又大了好些！但奚十一這個孽障，雖經了這番痛苦，就應該痛改前非，保身節慾，誰知他身體一健，仍舊不安本分。況且內有菊花，外有巴英官，還不夠他的慾望。菊花因奚十一患了毒

瘡後，已經殘疾，心中憤憤不樂，唯有暗中流淚。奚十一也覺抱愧，自己一想，今年纔得三十歲，怎好就是這樣；若在家鄉，倒還能想個醫治法子，這裏只怕未必有這個能手，把他醫好起來。

一日要到宏濟寺，去謝唐和尚，封了五十兩銀子，叫英官拿了。到了寺門口，見間壁開了個飯莊子，掛着招牌，寫着安吉堂。奚十一也不理會，到寺中見了得月，有些恨上心來，把他肩上狠狠的搨了一把。得月嘆道：「做什麼？使勁的搨我。」奚十一笑道：「你害得我好苦！病了一個多月不算，把我的身子害壞了，教我做了個廢人，我好不恨你。」得月把眼狠狠的瞅了他一下，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不知那裏染了來，倒來冤我，我好好兒的有什麼？你只要看我的師父。」說到此，住了口。奚十一坐了，拉他在身邊問道：「你師父那裏去了。」得月道：「在間壁莊子上，方纔有個楊八爺請他去說話，就要回來的。」奚十一又與得月頑笑一會，再問聘才也不在家。只見唐和尚醉醺醺的回來，見了奚十一滿面春風的，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如今是大好了。」奚十一笑道：「多謝！多謝！還虧了你；若用了那人的藥，定然斬草除根，淨了身了。我也沒有什麼謝你，這一點東西，算還你的藥本罷！」說罷，作了一個揖，從英官手裏接過來，雙手送上。唐和尚連忙的推辭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！」

咱們的弟兄怎樣的交情，你竟把我當作外人看待，送起謝儀來，快請收回。」奚十一道：「你莫非嫌少麼？」唐和尚連忙陪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」雙手只管推來。奚十一道：「唐大哥你不用這樣，咱們交情原不在這上頭；但你那八寶丹，是個貴重丹藥，也花了錢纔配成，不是幾個錢買來的，如今你不收，倒使我爲難了。」唐和尚還要推辭，奚十一決要他收，只得收了。二人講了一會話，唐和尚道：「你如今想已不忌口了，我這個莊子有幾樣菜頗好，今日嘗嘗新。」奚十一道：「這個莊子，是誰開的？開有幾天了？」唐和尚道：「這所房子是我寺裏的，前年師兄租與一家住了，弔死了兩個人，那家就搬了出去。已後常常的鬧鬼，所以閒空了一年，前月春陽館的黃掌櫃的，來看這屋子好開莊子，與我說合了，我出了四千吊錢，纔開了三天。有個廚子，會做幾樣菜，一樣燒鴨子，已是壓倒通京城的了；還有一樣，生炒翅子，是人家做不來的，靠你詭的福，這幾天倒也擁擠不開。城裏頭有幾位相好，也趕出。卻還有一樣，比別處好，末後頭一重門開通，就是魏大爺的住房，前一層有相好的，如果酒後要吹兩口，可以到我這裏來。就那邊也另有兩個密室，要相公媳婦，都可以叫得。從我這邊進去，是沒有人知道的，比運河旁邊那個有僧廟，一切更覺方便；又覺嚴緊，你說好不好？」若奚十一從前聽了，不知怎樣高興，無奈如今大非昔比，眼前不見，耳中不聞，倒還

好些！若聽了那些話，見了那些人，心中一動，那個病症，就是發作起來，好不難過。他也不怕人笑他，就將這個苦楚，說給唐和尚聽；聽得唐和尚大笑不止。說道：「你拚得再病一個月，我替你治好他。」笑十一道：「怎樣治？」和尚笑道：「巧極了，我有二個朋友，一個叫楊八爺梅窗；一個張師爺叫笑梅，是魏大爺的相好。常到這裏來，我也與他相好。他們二人在間壁喫飯，我送烟過去，與他們講了半天。那張笑梅有個親戚，是蘇州人，專門行這一道，替人配眼珠子，配鼻子，配牙，這卻都是假的。惟有醫這病是真的，說先上了麻藥，將他祕製的靈藥，用手術來作法，一個月後，可平復如初，與前無異。這人叫陽善修，現寓在城外，想必你這個疾可以療治；但據你說：已經殘了，不知能不能復原。」笑十一聽了滿心歡喜，就立逼唐和尚去請他來商量。唐和尚已經訪明了住處，就叫人去請那陽善修，那陽善修住得不遠，不多一刻來了。唐和尚出來照應他，先在外間坐下。笑十一從裏面看他面貌，頗不雅觀，衣裳襤褸，有幾分瞧不起他，也不出來。教唐和尚與他說話，和尚將笑十一的毛病講了。陽善修道：「講醫法也不同，先看各人的本源，再看各人的病症。譬如那老年人精力衰的，是不能醫的，就醫了也是白醫。若是本源好的，就很容易。」唐和尚道：「此間講話不便，請到我房裏談談。」于是唐和尚同了笑十一陽善修進去。陽善修見笑十一纔

三十來歲，身材長大，像個本源未虧的人；但看他那威風凜凜的樣子，不敢來問他，局局促促的站着。奚十一把手一招，叫他坐了。奚十一道：「我這個病，你能包治麼？要多少醫藥費，你須得老實講來。」唐和尚使問陽善修道：「你醫這個病，要多少醫藥費，快先與我說了，待我關照他，還須要便宜纔好。」陽善修道：「這個病根利害，沒有本領，決不敢嘗試，藥本最少二百銀子，醫藥費決不計較。如有什麼不妥當處，一錢不要。」唐和尚與奚十一講了。奚十一道：「二百銀也不多；但是要有用纔好，不要被他的賺了。」唐和尚道：「他說好了纔受謝，不好不要錢的。」奚十一應了，唐和尚做中，三面言明，立了字據。明日先付藥銀五十兩，陽善修即拿出一包藥；一條綾帶來。交與奚十一道：「你回去將這藥，用了香油調好敷上，把這綾帶捆了，要鬆鬆的，不可過于扎得緊緊的，明日我到府上來再治。」說罷去了。奚十一滿心歡喜，便等不及唐和尚請他喫飯，即辭了回去，與菊花說知。菊花更加歡喜，便找了丁香油出來，絕早就喫飯過了癮，催奚十一睡了，將藥調得濃濃的敷滿了，他將帶子捆上。奚十一覺得那藥先涼後熱，一會兒稍有些痛，不一時就睡着了，一宿無話，到了次日，喫了早飯。唐和尚同了那人前來，奚十一到書房裏，陪他們坐了。陽善修問了昨夜的光景，菊花走將出來，從板壁縫裏望那個醫生，生得頗不順眼。一個黃腫臉兒，約

三十來歲年紀，有幾根微鬚，身材短小，穿一件油晃晃的舊袖襖子，兩隻袖子破爛不堪。又見唐和尚的頭，剃得紫光油滑，穿件青袖夾袄，拿着把扇子着搨。聽得那人說道：「叫你們管家生個炭爐來，要一大罐子開水，再要個小藥吊子，還要舊袖子一塊。」奚十一吩咐都取了來，炭爐開水是現成的，就攔在一邊。那人取出一包藥，聽得他說道：「這是參，這是牛黃，這是珍珠。」又抓些別樣的藥，在裏頭煎了一會，倒了一杯，涼了半刻時候，叫奚十一先服了。奚十一道：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過癮。」那人道：「索性上了藥，你再和唐師父喫烟，等這藥性發一發，就好動手了。」此時春蘭英官，也站在書房門口觀望，菊花見那人，先調了半盞子藥，與奚十一敷上。奚十一道：「你要好好的用些心兒，與我醫得好好的，仍舊要恢復原狀，我是很感激你的。」陽善修道：「我是不賣關子的，有多少本事，要全拏出來的；況且醫好了這個病，我的名譽可響呢！你現在身子舒適麼？還有些疼麼？」奚十一道：「疼是還有些疼，不過比以前好些！你快些與我開刀呀！我是不怕什麼的。」陽善修道：「你閉着眼，不要看我下手，疼是一些不疼的，你不要害怕，身子你不可顫動。」奚十一道：「你儘管動手，不要多閒話。」那陽善修就拿了兩把小鋼刀，蹶下身子，一一的用手術了。菊花在壁縫裏張望，慄慄的抖個不住，心裏已突突的亂跳，見那人一刀一刀的括將下

來，再用那些東西補將上去，血水滴滴一地，把一條藥線縫好，菊花看到那時，牙齒對碰，不忍再看了。春蘭英官吐出了舌頭，縮不進去。唐和尚不忍看，躺着吹烟。見奚十一揉揉眼睛，像似不知疼痛，菊花纔放心。唐和尚問道：「怎樣！」奚十一道：「倒也不覺怎樣！就是下身麻木，此時兩腿一動也難動。」陽善修把腿撥了下來，扶他睡下。說道：「每日喫煎藥一服，我留下方子，你們自去抓罷！敷藥我每天午正時來替你上，七日內包好，好之後切不可房事，總要兩三月之後，方可辦事，不然是要受傷的，切記切記。公雞，鯉魚，羊肉，百天之內喫不得的，大好之後，你若能喫狗肉，倒有益處。」奚十一道：「狗肉我們廣東人叫做地羊，是常喫的，我也喫過了多少了。」陽善修對唐和尚道：「昨日講的藥本先給我，我好去配藥。」奚十一卽叫春蘭去對姨奶奶講：要一封銀子出來。菊花聽了先進去開了箱，取出一封銀子，交與春蘭送去。陽善修接了，收拾了藥包物件，叫春蘭巴英官，扶了奚十一進內去躺躺罷！同了唐和尚出去了。奚十一果然每天服藥一次，陽善修每到午正時候便來上藥，一連十餘日竟已長好。後來菊花也不迴避了。且按下不題。

要說潘三自那日受了周小三的這番茶毒，回去嚇了一場大病，二十幾天纔起得來，這日氣悶在心裏，無從發泄，還算小事。那許老二搵了他一搵，又放了些東西在內，潘三回來趁

早想法還好，偏偏又病了正個月。如今又隔了多時，裏頭又作怪起來，老婆面前也講不出來，每到難時；只好自己的擺佈着，想要請個醫生來醫治，天下總沒有這個醫生，思前想後，恨得周小三咬牙切齒，要想個計策來害他，苦一時亦想不出來，剛才發極的時候，想着了一個打更的焦傻子，他是一個懵懵懂懂的人，纔二十幾歲。他不懂人情的人，決不爲與人講的。主意定了，便叫焦傻子到了一個小賬房裏，先賞他喝了一碗酒，三個黑麵饅饅，然後把這病對他說了；又叫他別告訴人。焦傻子只管點頭答應，心內一些不懂，嚼完了饅饅，轉身就走。潘三一把拉住他，他問要做什麼？潘三再要講一遍，也講不出口來；若放了手；又恐他走了，便拉他到坑前，纔放手。焦傻子不懂意思，嚇得呆呆的立在一邊，也不言語。潘三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只得罷了。那焦傻子立着兩手叉起，恐怕潘三打他，讓道：『三爺叫我到這裏來趕什麼？我沒有得罪三爺，爲何要關在我這裏，我要出去，三爺做一些好事，放了我罷！』三爺如有呼喚，小的決不推辭。』潘三似笑非笑道：『你這傻子，還與你講什麼？快與我滾出去。』焦傻子聽了滾出去三個字，賽似監獄中放出囚犯一般，往外就跑。傻子出去後，潘三想起了以前有過交情的一個相公，名叫桂枝，如今三十多歲了，光景正苦，在班裏分包錢，他與我有些情分。即到戲園中找着了桂枝，帶他上了館子；又許了幾件衣裳，還送了幾

兩銀子。桂枝心裏歡喜，只道潘三思念舊情，要仍舊與他混混，便極力的巴結他，潘三好不耐煩，便將實情告訴了桂枝，桂枝不甚相心，當他有意與我開玩笑。便說道：『三爺你當真麼？還是開玩笑麼？』潘三道：『我當真的，不來哄你。』桂枝道：『我當相公的是沒有這件事，我又是與三爺同病，倘如不信，不妨試試。』潘三見此光景，只得拉到，心想還要與他試試看。桂枝想怕潘三不信，就叫他看了。潘三氣得口都開不開來，兩人白白的坐了半天而散。潘三正在納悶，忽見一個夥計進來，說道：『周家那找零的銀子，二十九兩七錢，打發人來取。』潘三道：『我早已秤好在此，將天秤架下，抽屜一開，只見幾個法碼在內，不見銀包；又各處找了，也不見有。潘三明知桂枝偷去，只得叫夥計重兌了，再看屋內牆上掛的一個表，也不見了。潘三恨聲不已！因是找他來醫病的，不便多說。忍氣吞聲，惟有暗恨周小三，與三姐害他，又挨了幾日，那天多喝了一鍾，就舊病復發，卓天香，也十七八歲了。又是他的老主顧，叫他來商量商量倒可以。即叫人去叫了天香來。天香來了，見了潘三請了安。潘三甚是歡喜；又同他到小帳房裏，擺出一盤盒子菜；一碟燻魚；一碟瓜子；一壺陳木瓜酒，與他談心。天香見潘三喜眉笑臉，也斜着眼睛，扭頭扭腦，不像往日的樣子。心裏想他今日高興，必有一番纏擾，吃了一會，天香過去與潘三一機坐了。潘三道：『你近來如何』

不到我這裏走走？莫非瞧我不起麼？」天香道：「那有這話，三爺瞧得起我，我可常在三爺處伺候，請三爺不要說這話罷！」潘三道：「我近來患了一個病症，古怪得很！竟與你一樣，不知什麼道理？」天香笑了一笑道：「莫非三爺有人害了你了，快快與我講，我有方法來告訴你。」潘三聽了這話，很不得叫天香說出這個醫法，忙道：「你快說罷！你要什麼要求我都依了。」天香道：「你以前害了許老三，這個藥從那裏買來的？」潘三道：「我叫人去買來，不知誰人。」天香道：「許老三要報你的仇，這個藥亦是他們那裏買來的。而且那個人能害人，還能治人，還是叫那人來醫治，可好麼？」潘三道：「你快與我叫來，他要多少錢，依他好了。」天香道：「我去託人尋覓，不知能尋到麼？」潘三道：「你趕快去罷！」天香就去覓了那人。那人道：「潘三這個人，真不是個東西，極該得這個報應，由他罷了。」天香再三的替潘三央求。那人道：「既然要我去治好他的病，你去對他說：要送我三百吊錢，他這個毛病，還花三百吊買來的，如何要治好他。應該加一倍纔是。」天香即將這話去對潘三講了。潘三道：「不知取得出來，取不出來，如果真能取出來，我就給他三百吊；但叮囑他別告訴人。」天香去了，歇了兩日，纔同了那人來，到潘三小帳房內，潘三頗不好意思。那人道：「三爺的事我全知道；但日子久了，取他出來也不容易。」潘三自己講不

出來，叫天香與他講定了，如好了，送他三百吊錢，明日先交一百吊，十日後好了，再送那二百吊。那人也依了。便對潘三道：「你拏我這藥喫了下去，便要水瀉二三天，你不要害怕，瀉了後幾天，就不會發作了。但是要一些手術。」如此如此，說了一遍。潘三依了那人的法子做去，果然瀉了三天，有些見效，竟不作怪了。所以那二百吊也給了他。天香藉此向潘三借錢，潘三要買他的嘴，也給了幾十吊錢。那人是個剃髮的，得了三百吊錢，便一朝發跡；又有二兩金子，便樂不可言。

一日想將那金耳挖，到銀匠舖裏打兩個戒指，銀匠說是鍍金的，他還不信，及到試金石上刮了出來，果然是銀的。便恨潘三賺他，起了狠心，找了天香要他去對潘三講：不應欺他，他如今把這挖耳做了憑據，逢人便說，是潘三爺要醫這病的，叫他一輩子怎樣做人。天香果然說了，潘三無奈，只得托天香去說：叫他不要聲揚，再給他些錢。後來講來講去，那人只是不依；又給了二百吊，以後那人與天香串通，每逢緩急，便找潘三，潘三不肯應酬，便惡言惡語的，把那件事題起來。潘三像了賣身文契與他一樣，零星星星，真應酬了好幾年，直到那人死了方罷，此是閑話，非書中正文。下文即敘琴仙，且俟細細分解：

第四十八回 木蘭艇咏出斷腸詞 呈華亭痛洒離情淚

話說屈道翁，選了南昌府通判，領憑之後，就要起身，這幾天就有些人與他餞行，常在園。那些名士名旦，也輪流與琴仙作餞。田春航史南湘殿試過了，正是萬言滿策，鐵畫銀鈎。春航竟占了鰲頭，大魁天下，授了修撰之職。南湘在二甲第四，點了庶常，雁珞題名，杏林賜宴，好不有興。比起去年春間的春航來，就天壤之隔了。這春航偏是姓蘇的與他有緣。去年虧了蘇蕙芳，遂了他的心願，本以風月因緣，倒成了道義肝胆。使春航一腔感激，不得不向正路上走；因此成就了功名學問。今年會試房官，雖薦了他的卷子，大總裁已經駁落，內中有一位總裁姓蘇，名臣泰，現任兵部大堂，翰林出身。後又承襲了侯爵。就是華公子的泰山，看了春航的文字。大加贊賞道：「此人才調不凡，雖採藻摘華，過於靡麗，倒是個詞臣格調，可以黼黻太平。」大總裁猶以為未可，及看他五經通明策對平允，遂中了他三十四名。蘇侯到填考時，折對墨卷，見他這一筆楷字，心中大喜，知他殿試必在前列，果然被他中了狀元。春航謁見座師蘇侯，倒沒有講起，房師與他講了。所以春航感激這個恩師，與別位不同。這蘇侯少年時，也是個風流學士，年近五旬，夫人之外，尚有四位如君。貴承七

葉，位列通候，但艱於嗣子。正夫人止生了兩位千金，長的是華夫人；第二位小姐也十九歲了，要選個才貌雙全的女婿，所以還沒有字人。蘇侯初見了春航這般人物，心上十分中意，意欲附爲婚姻，問他已有了妻室，暗暗歎息。

且說春航搬進了新宅，凡車馬服飾，一切器用，盡是蕙芳一人之力。蕙芳數年所積，也就運用一空，此時蕙芳已辭了班子，常常過來與春航照應。春航要留他在宅裏住，他又不肯；但春航大大小小的事，皆係他人調度，春航萬分感激，意欲分任其勞，實在又不及他精明周到。蕙芳又是個好勝脾氣，就是沒有辦過的，他先就訪問了，想得澈底澄清，一無罣障，不要春航費一點心。就是那個許貴也十分靈慧，惟有那老田安，祇可看門而已，一日春航正與蕙芳商議要接家眷，無人可托的話，蕙芳願身任其勞。忽然到了家信，是其太夫人的諭帖。春航連忙拆讀，一看之後，不覺淚下。蕙芳心驚，便在春航背後同看，原來春航的夫人，於二月內暴病而亡，太夫人傷心萬狀，家中止有一老僕，並一僕，諸事草草，甚望春航會試回來。適值春航之母舅張桐孫，前在直隸天津府知府，因與上臺不合，告病回家，家居數年，清况不支。且上司已換，只得扶病來京，定於三月十五日，攜眷起身。偕了田太夫人來都，數日間就要到了。春航看完，一悲一喜，喜的是慈母將來，晨昏得事；悲的是朱絃已

斷，中饋年人。且春航又是個鍾愛人，想起在家時，釵荆裙布，唱隨之樂，不覺大慟起來。蕙芳十分勸慰。勸道：「老太太不日就到，你極該打起精神纔好，如今倒自己苦壞了，教老太太見了，不更傷感麼？」春航只得暫止悲痛，明日就爲太夫人收拾上房，鋪陳一切，吩咐下人，從今以後，稱呼蕙芳爲蘇大爺。蕙芳也感激春航，相待之意。

過了十餘日，田太夫人已到，春航接到良鄉，母子相見，悲歡各半，太夫人在路，已知春航中了狀元；因此更念起亡媳來。春航又拜見了舅父舅母，無人不爲春航喜歡。進了城，他母舅在春航處暫住了幾日，覓了住房，方纔搬去。春航在太夫人前，說起蕙芳的好處，也是落難纔唱戲的，如今已出了班子，他父親在雲南做過州同，是個書香之後，在京甚爲相得，一切都賴藉他；因此田太夫人，待蕙芳甚好，蕙芳更加相安了。

卻說史南湘館選後，便搬進怡園，在清涼詩境住了，他的脾氣又與春航兩樣，把那些同年同館的朋友，不放在眼裏，也不出去應酬，天天與屈道翁，蕭次賢，徐子雲一班人，詩酒陶情。閒時又有寶珠，素蘭，蘭保，漱芳等：一班名旦，不是垂簾度曲，就是對酒當歌。南湘素有才名，如今加上個翰林名號，更有那求文求詩的接踵而來。他又怕煩，常請金粟子玉等代筆。至於不要緊的，連琴仙，蕙芳，素蘭，寶珠的佳章，都在裏面。好在人人說好，沒

有一個看得出來。南湘本要接夫人來京，一因任上兩大人無人侍奉；二因他夫人利害，常要阻他的清興，勸他戒酒。南湘有些懼內，本來祇好狂飲狂遊，鰥居倒也不妨。今日已是五月初四，道翁定於初七日起身，衆名士餞行已過。今日道翁一早進城，爲華公子請去了。南湘來找次賢子雲都不在園裏，即到春風沉醉軒來。祇見琴仙手托香腮，在那裏顰眉淚眼，見南湘進來，連忙起身。南湘笑道：「我道你此番自然長了學問，誰知還是那樣見識，人生離合悲歡，是一定之理，各人免不來的，何必作那兒女嗚嗚，楚囚相對的二景。快不要這樣，你看半陰半晴，時涼時煥，這般好天氣，何不同我到吟秋榭去看看龍舟，如今算你們祖上的遺風餘韻了。」琴仙因與子玉就要離別，雖然敍了幾日，心上還是去不開，鬱鬱的想念。被南湘道破了，只得強起精神，也因悶坐無聊，便隨着他到吟秋榭去。南湘忽又說：「我們何不去請了庾香吉甫兩人來，作個清談雅集，倒也有趣。」琴仙聽了，正合他意。便道：「很好！你打發人去請來。」南湘道：「你找張紙來，我寫個字帖兒去。」琴仙找了一張詩牋，南湘寫了兩行狂草，看家人騎了快馬，即刻請了金少爺，梅少爺來。家人奉命，先到梅宅投了字帖，却好金粟正在子玉處。喫了早飯，正想同子玉到怡園來，二人看了字，吩咐來人先去了。子玉金粟都是隨身便服，各帶了書僮，坐車到怡園。自有南湘的家人引進，

知道主人在吟秋榭，便從山邊小徑抄入，練秋閣前下了船。這個船是天天有人伺候的，不須找人盪漿，雙槳分開，啞啞軋軋的，從蓮萍菱茨中盪去。見白鷺橫飛，綠楊倒挂，已覺妙不可言。穿過了紅橋，望見吟秋榭邊靠着一隻龍舟，今日卻未裝滿，恐天要下雨，只裝了幾層，油紬蠟絹，到了水榭閣邊，已見琴仙靠在第二層欄干，望見他們來，在上面微笑點頭。下面欄前，有幾個書童站着。金粟子玉上了岸，進了第一層，聽得樓上叮叮噹噹的響；又聽得南湖朗吟東坡的水調歌頭。道：『我欲乘風歸去，只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』噹的一聲，像把個玻璃鉢擊碎了，遂狂笑起來。金粟笑道：『何物狂奴，悲歌擊節。』南湖見金粟等進來，益發大笑。金粟道：『此時端午；又非中秋，忽然念那水調歌頭，做什麼？』南湖道：『我因看這副對子，不覺擊節起來。』琴仙道：『若依着時令，只可改作，』我欲乘龍歸去，只恐珠宮貝闕，深處不勝寒。』南湖贊道：『改得好！教我們館中朋友，改這一句，定想不到深字，必改個低字。』子玉金粟大笑。子玉道：『你也把他們太薄了。』金粟道：『他們的文字詩賦，倒是古時候的格調，也是有本而來。』南湖道：『什麼格調？』金粟笑道：『清平調，不是太白先生遺下來的。』子玉道：『這清平調三字甚合。』南湖道：『只怕還有清而不平，平而不清的。』金粟道：『文章之妙，在各人領略，究竟也無甚憑據。我

看庾子山爲文，用字不檢，一篇之內前後疊出。今人雖無其妙處，也無此毛病。未之間以士囊謀人佳句，試看佳句如何？王勃滕王閣序，最傳誦者，爲落霞秋水一聯，然亦不過寫景而已！」南湘道：「我們今日作何消遣，你看天也晴了，去年是初六日，我記得是仲清泰山的生日。那日所以仲清沒有能來，今年竟都不在坐。」又道：「玉儂兩三天就要走了，今日庾香應當怎樣？也應大家敝個痛快，這一別，不知幾年再見呢？」子玉琴仙聽了，都覺悽然，幾乎墮淚。琴仙道：「我們何不下船去坐坐。」一面走，一面看，比這閣子大沒有些！子玉道：「果然船裏好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們就下船去，我備了幾樣酒果，船裏去談，一發有趣。」說着都下船來。南湘叫書童帶了筆硯，又把酒肴也擺下船來，盪動雙槳。南湘道：「庾香玉儂，何以不開口談談，再隔兩天，就談不成了。」子玉道：「談也是這樣，亦祇有兩天半了，就算再敝兩次，還祇好算一天。」琴仙眼皮一紅，斜靠着船窗，看那池中的燕子，飛來飛去，掠那水面的浮萍。卽說道：「這個燕子今年去了，明年還會同來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怎麼不會來，保管這兩個燕子，明年又在這裏了。」金粟笑道：「何以拿得這樣穩呢？」子玉道：「似曾相識燕歸來，不是就是去年的麼？」琴仙道：「無可奈何！花落去呢？難道落花還會吹上枝麼？」子玉道：「花落重開，也是一樣，不過暫時落劫罷了！」琴仙道：「落花

劫也太多，有落在水裏的，有落在溷裏的；若落在水裏的，還好到底載淨些！既然落了下來，到也是他歸結之所了！」子玉也與琴仙並坐，靠在一個窗裏，慢慢的盪到橋邊，只見一羣鴨子，從橋洞裏過來。琴仙道：「你看這鴨子，是一羣同着走，倒沒有一個離羣的。」子玉道：「人生在世，倒沒有這些物類快活，毫無拘束。」南湖對着金粟微笑，金粟點點頭，聽着他們講話。子玉道：「人生離合，也沒有什麼一定，你看天上的雲，總是望一邊去的？你不見今日是雨來的雲，東邊的會邁着西邊的麼？」琴仙仰首看天道：「只怕有橫風來吹散他。」子玉道：「那邊有橫風來吹得散，難道這邊沒有橫風來吹合他？」琴仙笑道：「那就要四面風纔能。」南湖道：「只怕還有八面風呢？」子玉也笑了。琴仙道：「你看那個鯉魚，好不有趣，他一個獨自擺尾而去。」子玉道：「你試看他轉來不轉來？」琴仙道：「未必能轉來了！」子玉心裏默禱道：「鯉魚你若能游轉來，玉儂也就能轉來，你須順我的心。」那魚真又轉來，一直挨着船身過去了。子玉喜道：「何如！我要他轉來，他就轉來了。」琴仙道：「你怎樣的叫他轉來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心上想他，他也就順了我的心，這是天從人願。」琴仙對着子玉笑了一笑，南湖叫擺過酒來，家童擺好了。金粟道：「庚香玉儂，過來喝一杯罷！」一面把船盪到練秋閣前。南湖道：「去年靜宜，有個水滸傳的酒令，

媚香掣着了，潘金蓮雪天戲叔。媚香那個神色，再沒有這麼好笑，不料湘帆今日竟能如此了。」金粟道：「湘帆真不負媚香的。」說着，嘆了一口氣。南湘道：「也幸遇着了媚香；若遇了別人，未必有這管教他的本領；若天天朝歌夜絃，只怕湘帆真要做鄭元和了。可惜！可惜！媚香若是個女身，此刻就是狀元夫人了。偏又要多生出個雀兒來，教湘帆有欲難遂，忤儷不諧。」子玉恐琴仙不願聽這些話，便把些別樣話來打斷他。南湘金粟也因琴仙在座，便不說了。船又盪到了桂嶺。子玉道：「我們盪轉去，到蘭徑菊畦稻莊去罷！」南湘道：「也只可到蘭徑罷！我看那邊水淺，這船如何去得。」琴仙道：「要到稻莊去，就要走圍牆邊，那帶河過了水閘，全是大河，從菊畦背後，就到了稻莊，還可以到桃花源，就到不得蘭徑。」金粟道：「這裏路我沒有走過，就這樣去。」於是一路的盪去；又覺別開生面。金粟道：「庾香你也該臨別贈言，做首詩贈玉儂。」子玉道：「我們聯句罷。」金粟道：「這個恐不能，各人是各人的情意，未必聯得上來。」琴仙道：「前日靜宜畫了一柄扇子，是個怡園餞別圖。度香於那一面填了一首金縷曲，還空了一半，說罷便從袖子裏拿了出來，給與金粟等看了，見畫的是古香林屋，內中畫幾個人，在那裏餞行的光景。度香的詞也做得甚好。子玉道：『我們就和他的韻罷。』南湘道：『你先來！』子玉一面閒談，一面看想，即成了一

閱，寫了出來。南湘金粟看着琴仙念道：

何事雲輕散，問今番，果然真到海枯石爛！

南湘道：「一開口就沉痛如此，倒要看看底下怎樣接得來。」琴仙念了一句，已經哽塞住了。到海枯石爛四字，便接連流下幾點淚來，再讀時聲音就低了好些！停了一停，又念道：

離別尋常，隨處有偏。我魂消無算，已過了幾回斷腸！只道今生長廝守，盼銀塘不隔秋河漢。誰又想，境更換。

琴仙到此，忍不住哭了。金粟道：「這是庚香不好，誰叫他做得如此傷心，倒不怪玉儂要哭。」子玉也落下淚來，只得忍住要勸琴仙。琴仙又要哭；又要看，拿着那詞稿，被眼淚滴濕了一半。南湘道：「我念給你聽，你也念不來了。」琴仙猶帶着泣，聽南湘念道：

明早送別長亭畔，忍牽衣，道聲珍重，此心更亂。

南湘念到此，也幾乎念不出來。金粟聽了，也覺慘然難忍。琴仙已放聲大哭。南湘勉強又念道：

門外天涯。

將詞稿放下道：『我不念了。』斟了一杯酒喝了，便跛脚而臥，口中吟道：『一聲河滿子，雙淚落君前；』哀猿夜吟，令人腸斷！琴仙痛哭了一會，子玉勉強勸住了，把絹子替他拭了眼淚，琴仙還望着那詞稿，想人念完了。金粟祇得念道：

門外天涯，何處是但見江湖浩漫，也難浣愁腸一半。若虛夢魂飛不到，試宵宵彼此將名喚，墨和淚，請君玩。

琴仙哭了一個發昏，把個子玉哭得柔腸寸斷。金粟嘆道：『這首詞，也不枉玉儂這些眼淚，真是一字一珠，一珠一淚，一淚一血。旁人尚不忍讀，何況玉儂，便叫子玉索性在扇上寫好了。子玉道：『你們和的呢？』金粟道：『這是絕唱，還和什麼？可不必了。』子玉寫好，這一會悽楚，連南湘金粟也沒有興致。卽上了岸，正逢子雲次賢回來，大家在尋源仙墅坐了一會。道翁也回來了，子雲還要留金粟子玉小飲。子玉坐在此，倒覺心酸，便同金粟各自回去。明日道翁還有事進城，琪官因與琴仙一同來京，且同一師傅學戲，如今見他跳出樊籠，得以出京，心裏甚爲感慨，便單請琴仙過來話別。

因想請琴仙，必須請子玉，又托琴仙轉約子玉，於初六日同去，琴仙應了。果然把子玉請了出來，子玉那日先到文輝處拜壽，耽擱了一早晨。喫了麵，卽便辭回，王恂留住不放，

陸夫人也留他。子玉是一腔心事，如何留得住，只得將實話，悄悄的告訴了仲清。仲清與王恂說了，方纔放他出來。子玉喜歡，一徑就到琪官寓處，進去見琴仙已等了好一會，還有一個老年人在那裏說話，見了子玉，那人就站起來作別而去，琴仙還謝了一聲。琪官送客轉來請子玉到他書房裏坐下。子玉問起方纔這人。琴仙道：「他叫葉茂林，是我們教戲的師傅，聞我要出京，今日送了幾樣東西來。」子玉見琴仙面似梨花，朱唇淺淡，眼睛哭得微腫，說不出那一種，可憐可愛的模樣，只呆呆的看着他。琴仙這兩日，千慮萬愁，也不知從何處說起，倒一句話也沒有，就只一汪眼淚，在眼皮裏含着。只要提起心事，便一滴就下。琪官見他們兩人，四目相泣，一樣的神色，知道九分。但自己想着從前的事，不免也有些悲楚，三人坐了許久，都不言語。琪官與琴仙坐在一凳，拉着琴仙的手。說道：「琴哥，你如今是好了，上了岸，看我們落在水裏。想我們同來的十個人，到京後，死的死，散的散，就剩下你我兩個。你如今又要去了，就只有我一人，想到咱們在船上的時候，那幾個又是不投機的，哥哥你說：咱們兩個，生在一處，死在一處。有一天你受了人家的氣，晚上想要跳河，我拉住了你，你還恨我，我說要跳河，咱們同跳，你纔住了，哭了半夜，自己將塊帕子，撕得粉碎。到明日看時，纔曉得撕了我的帕子，你還拿新的還我，到了天津，那一天船碰壞了，我

們睡在船裏避風。你睡着怕冷，叫我將背擁了你的背，你纔睡着，及到了京；又分開在兩處，我想起好不傷心。」琴仙聽了，眼淚直下來，琪官也哭起來了！子玉本來傷心，今見他二人都哭，再將琴仙前前後後一想，怎麼還忍得住，便也流淚滿面。琪官又道：「你從前給我那個水晶貓兒，我還當着寶貝一樣，現在天天學字，拿他做鎮紙；去年林小梅要我的，我不肯給他。我說：是哥哥路上給我的，我要留着他。」琴仙道：「你給我那琥珀扇墜兒，我也留着。」便也執着琪官的手道：「我此去，也不知怎樣，我這般苦命，料是沒有什麼好處的，還是你們在京裏好，大家相幫着，還有個照應，我如今出了京，只好聽我的運氣，好好歹歹，隨遇而安，適或蒼天見憐，過了一二年，我寄父或者又進京，我隨了來，與你們還可見得一面，也未可知，或不然，你們出了京，到外省來做個萍水相逢，也論不定的。若論我們的緣分，就是今日這一敘了，那也是天數，無可挽回，只好來生再見；或者情緣不斷，再成個相識，或做了親弟兄，更好了。」說罷又哭。子玉勸道：「離合之數，原是對待的局面，有離自然就有合，難道不准你再進京來。適或玉艷將來，也到江西去，也是難料的。如今且把心事丟開，你一路保養身子要緊，先有那十八站旱路，就極辛苦的，你再將身子傷感壞了，在路上更是不好。我們這片心，也放不下，事已如此，只得聽天由命罷！」琴仙將

子玉看了一眼，嘆口氣道：『我何嘗不這麼想，前幾天要他一天長似一天，把一月併做一天纔好，到這兩日，反要他一天短似一天，一會兒就上了路，望不見這京城裏，倒也死了心，譬如人斷了氣，這魂靈隨風飄去，偏又望來望去，還隔着一天。今日已是這樣，明日又怎生挨得過去。』說着，從新又哭。琪官道：『琴哥不要哭了，我想你那義父是個好人，絕不至像那易老西兒，將人買去幾個月，又不要了。那是何等俗物；况你這義父；又無親生兒子，待你好是不用說的了，你人又聰明，不比我生得笨，他教你讀起書來，飛黃騰達，也是意中之事，將來自自然好念着患難弟兄。那時我們還要仗着你呢？况此去，一路好山好水，遊玩不盡，也不至煩悶，我明年滿了師，也由我怎樣，我找個便人，同着他來找你，我隨便都願意作，我實不願唱戲。』琴仙道：『你來找我，要我活着纔好，適我已經死了，你就怎樣？不如你先寄封書來問問：得了我的信再來。』琪官道：『何必說死說活呢！哥哥總喜歡詛怨自己。』子玉道：『是極了！玉儂總要咒自己；譬如去年你進華府的時候，你也口口聲聲咒自己要死，如今偏好好兒的出來了！那時怎想到今日。那時既想不到今日，自然今日也想不到後日，焉知不應了。玉豔的說話，我勸你放開些罷！若說玉豔要找個便人同到江西，這也不難。我們老爺現在江西，祇要我太太肯教我去，我就同了玉豔來訪你。』琴仙瞅着子玉道：

「你真能到江西來嗎？」子玉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不能，我要到江西省親，自然太太也肯教我去的。」琴仙道：「若說太太的心，是慈悲的，就恐捨不得你，不教你去。」子玉道：

「太太不教我去，我也要去。」琴仙道：「好容易，幾千里路，你就想去，就太太準你去，我也不願你去；況且你去了；又要回來，做什麼喫這一路的辛苦，這個念頭斷不必起他。倒是我三年兩年之內，進京來看你們爲妙，你們一個都不準來。」於是談談講講：琴仙略減了些酸楚。琪官備了酒席，請他們二人坐了。今日就是八珍羅列，也難舉箸，酒落愁腸，一滴已醉。三人勉強飲了一巡，琴仙已經醉了。離了席，到書桌邊，看見那個水晶貓兒，真在都盛盤裏，不覺悽然有感。見一個絕小的方錦匣子，揭開看時，是六顆骰子，琴仙放在手中，重新入席，拿了個空碟兒。對着子玉琪官說道：「三心和同，有始有終，擲個全紅。」瑤瑯一聲擲下，卻也奇怪，倒像有神明佑護着他，卻好碰着六個全紅。子玉大喜。琴仙也覺開懷。琪官笑了一笑，取骰子在手。也對着琴仙子玉說道：「三心和同，後日相逢，二十四紅。」又說道：「你們看我擲。」琴仙子玉看時，也是個六紅。子玉更加喜歡道：「這不用說了，兩個全紅，豈是容易碰着的。謝天地神明，先給個信兒。」琴仙還要再擲。琪官把骰子收起道：「不用擲了，兩擲皆應了口，再擲就不能靈驗了。」子玉恐再擲未必有全紅，也勸琴仙不要擲

了。若論這副骰子再擲一擲，保管也是個全紅；何以琪官卽行收起，不教琴仙再擲呢？原來這骰子，六面皆是紅的，並無二色，那是琪官做的頑意。今日琴仙被他賺了，解了好些愁悶，這一回也談了許久，琴仙恐他義父回來，只得要早散。琪官也不好久留他。子玉想：「後日送他的人多，不好說話。」便從身上解下一個小玉琴。送與琴仙道：「此是我常佩的東西，給你算個記念罷！」琴仙接了，一陣心酸，也從身邊解下個五色玉梅花。遞與子玉道：「這也是我常佩的。」子玉也收了，各人佩上。子玉道：「明日一天怎樣？」琴仙道：「你也不用來了，後日起身得早，你斷不要送我，今日就叩辭了。」跪將下去。子玉也忙跪下去，兩人對叩了頭，站起來，兩人眼淚像四串珠子一樣，滴個不住。琴仙又與琪官也辭了行，也叫不必來送。琪官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就半夜起身，也是要送的。」琴仙子玉皆謝了琪官，各人上車，洒淚而散。明日端午，道翁在園，琴仙也要收拾些零碎。那名旦九人，是要到子雲處來賀節的。見了一見，子雲也無心緒，沒有請客，就止與南湘次賢屈氏父子，在練秋閣小飲了幾杯，看了一看龍舟，應了景兒。到了初六日，道翁一早命家人押了行李先走，自己與琴仙到了辰初，方纔上車，其時送行的不計其數。道翁一班老友，有到園中來的；有在城外等候的。華公子本要出城親送，道翁再三阻了沒有來，止打發家人代叩送行，

預先送了釋儀六白金；子雲也送了六百；文澤送了二百。道翁的盤費，狠富足了。子雲次賢各備車馬跟着，一直送出城外，直到十里之外皇華亭。祇見南湘，仲清，文澤，金粟，王恂，子玉，春航。領着那蕙芳，寶珠，素蘭，漱芳，玉林，蘭保，桂保，琪官，春喜九個名旦，在皇華亭等候。道翁等連忙下車，極口辭謝，各人皆要把盞，那九個名旦，見了琴仙一齊上來，握手的握手；牽衣的牽衣。琴仙見了這九人，已覺悲酸萬狀；又見子玉躲在人後，在那裏拭淚，不覺一陣心痛，頭暈眼花，跌倒在地。慌得衆人連忙扶起，拍的拍；喚的喚，把個子玉急得如痰迷心竅一般，直瞪瞪兩眼，一句話說不出，淚落如雨。子雲次賢嚇了，救醒了琴仙。便說道：『快扶他上車罷！』道翁交代家人劉喜，好好服侍。子雲謂道翁道：『令郎與他們幾年在一處，一刻要分手，自然是難忍的，道翁先生，我們倒不敢久留了，一路福星，請升輿罷！』道翁見琴仙如此，心內甚慌，與諸人作了一個揖；又握着子雲次賢的手道：『從此別後，只好魂夢相隨，感激之餘，令人口不能說；敬祝諸公，雲程萬里，富貴雙全而已！』也不覺老淚潸潸，諸名士與名旦，亦各洒淚。道翁上車，領琴仙而去。正是：雙輪碾動如飛去，回首雲山已渺茫。衆人勸回子玉。子玉直着眼睛，望不見琴仙的車，纔放聲一哭而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四十九回 愛中慕田狀元求婚 意外情許三姐認弟

話說子玉送了琴仙回來，這一急一痛，便出了神，舊病復發，足足病了一月始愈。後來顏夫人已知琴仙出了京，道翁養爲義子，倒也替他歡喜。

且說春航斷弦之後，田夫人又上了年紀，沒有媳婦，總是不慣，不得已命春航從權選擇清門。春航猶豫未決，意欲覓個小星，又以北人生硬，總乏嬌柔，祇得先於老婆子家人媳婦裏頭，找個細致的來伏侍太夫人。那知道京裏這些老婆子，是一萬個裏頭揀不出一個好的來。一日僱了兩個來，都是京東婦人，四十來歲，一個麻臉，似蜂窩一樣，髮髻上罩着個馬尾，冠子紮着褲腿，鬆鬆的似兩個布袋，倒插得一頭紙花，走起路來腰撇屁蹶，好不難看；且專門內外搬弄是非，四下裏調唆。不是說這個作賊，就是說那個偷漢，也不過是想掩他自己的醜處。每每人家骨肉不和，多因此輩所使，內有一個更覺奇怪，沙盆大的臉，水缸大的肚子，伺候了老太太一頓飯，便一樣事都不肯做。每一使喚他，他就裝聾作啞的腆着大肚子，擺開八字脚，穿着薄底鞋，抽着關東烟，去找那些火夫打雜的。大哥長，大爺短，嘻嘻哈哈，坐在廚房土坑上，擠在人推裏，要他說笑個興盡，隔一天還要出外半日，去找那些趕

車，確米，挑煤的孤身漢子，解個悶兒，就見了春航，也要偷瞷一眼。春航如何看得慣這些東西，不到半月都攆掉了。又買了兩個丫頭，十二三歲，也是二等貨。一日趕車的周小三，與蕙芳說起，他的三姐，情愿進來伺候老太太。又誇獎他三姐，粗粗細細件件皆能，還會縫衣寫算，針線活計，是不用說了。蕙芳也聞得三姐之名，收拾過潘三，想是個伶俐人，也想見見他，問他怎樣收拾的，便與春航說了，舉薦他進來。春航不好推辭，一口應允。這三姐因收拾潘三之後，心上也有些懼怕潘三要來報讎，故此小三在家，閒了兩三個月，纔得進了這個門子。後又見春航點了狀元，老太太來了，也沒有個中意的人伺候，所以想把他三姐帶進。也便當些！省得一個少婦，孤零零的住在外面，沒有照應。這日三姐收拾進來，打扮得不村不俏，薄施香粉，淡掃蛾眉，鬢邊簪一朵榴花，穿一件月布衫，加個夾背心，冰綠綢子褲，翹然三寸弓鞋，細腰如杵。進見春航叩了頭。春航一見大爲失驚，以爲周小三的媳婦，自然是粗笨的，再不料如花枝一般，便和顏相待，命去叩見老太太。田老夫人一見三姐，甚是歡喜，更兼三姐千伶百俐，無一樣伺候不到。不但田老夫人，連春航與蕙芳身上，也狠用心。做出菜來，比京城裏廚子高了十幾倍，老太太常給蕙芳東西，叫三姐送出來，三姐未見春航時，小三也沒有對他講過，當他不過尋常相貌，及見了那樣風流瀟灑，如金如玉，那憐才愛

貌之心，人人一樣，自然格外盡心。再見了蕙芳的人身，覺得自己比起來，竟差得多遠，心裏還覺自愧偶然與他說句話，分外高興，所以待蕙芳殷勤之處，更是不同。見了幾回，也熟識了。

一日春航不在家，蕙芳獨坐在書房裏，老太太知道蕙芳來了，便叫三姐送點心出來。三姐托了碟子，到書房門口，先咳嗽了一聲，然後進來笑容滿面的，叫了一聲蘇大爺。蕙芳也帶着笑，回叫了一聲三姐。三姐道：「這是老太太給你的。」說着，將碟子送到蕙芳手邊。蕙芳見他十指尖尖，套了銀甲。就接了放下道：「請三姐叫我的名字，謝老太太的賞。」三姐答應了，把蕙芳打量一番。蕙芳便觸起潘三的事，想要問他，卻又不敢。三姐慧眼一觀，已瞧出蕙芳像要問他什麼？便呆呆的看着蕙芳，等他問來。蕙芳被他不轉眼的看着，倒有些不好意思，心中想道：「我看他這個光景就問了他，他也未必怪我。」便笑盈盈的，走近一步，叫了一聲三姐：「我有一句話要問你；又怕你要惱，不知好問不好問？」三姐微微笑道：「什麼話！好問不好問？」蕙芳又陪着笑道：「我知道三姐是個女中豪傑，把那潘三收拾得大快，是真有的事麼？」三姐聽了，臉上一紅，低低的啐了一聲，帶着笑轉身便走。又道：「我道你問什麼，誰又認得潘三，是那裏聽來的話。」走到簾子邊，那枝銀挖耳插得本

長，抓着簾子落下地來。回轉臉來又是一笑，拾起插在頭上，急急的進去了。蕙芳雖然碰了個釘子，見他還沒有什麼惱，尙是笑了兩笑，也還放心。然終悔自己失言，這事原不該問他。蕙芳回去了，以後來了兩次，沒有見着三姐。一日蕙芳又來，春航未回，在書房閒坐，聽得三姐脚步聲，在他門前過，急出來望時，見三姐到二門口，叫小三說話，說了話進來。蕙芳意欲招陪他幾句，見他低了頭，當不看見，及走過了書屋門口，又回轉臉來，卻正與蕙芳四目相對，三姐低鬟一笑而去。蕙芳自此以後，也看出沒有惱他的意思了。

卻說春航要續弦，選擇清門之語，傳入蘇侯耳內，正合他意，便在武選司郎中楊方猷面前，露了些口風，似要他去對春航說，託人來求的意思。楊方猷是春航的房師，心中甚喜，即來與春航講了，叫他請人去求親。春航倒有些躊躇，因蘇家是世祿，門庭烜赫，自己雖成了名，依然寒素；因此有些不願，且未知那位小姐怎樣，也要留心一訪；但係座師願與他聯婚，且是房師來講，怎好推辭，口內只得允了。又說稟過家慈，再來覆命。楊公去後，春航知道子雲與蘇侯最好，且慢稟高堂，先找子雲訪問。到了怡園門口，見有一輛綠圍車，八疋馬擠在一邊，知道有客，跟班問明了，是華公子在園。春航便先到清涼詩境，找南湘去了。

卻說華公子爲琴言之事，與子雲有了嫌隙。如何又到怡園來呢？這華公子是一時氣性，寫了那封惡札，過了兩日，便有些自悔了。誰知子雲只當沒有事的一般；又不來招陪他，心內殊覺無趣。後與屈道翁送行，道翁倒把子雲的好處說了一番；又說起扶乩，琴言與他前世原是父女，並將那首詩通身念給他聽。華公子聽了，心中着實駭然道：「翁又替琴言多少好處，現在認爲義子，帶他到任。」華公子冰消兩霽，倒有幾分過意不去，再將琴言細細一想，真沒有什麼不好，倒冤了他，便也贊了幾句。道翁去後，次賢又來，纔將這事澈底澄清的講了一番。華公子始悔自己孟浪；又念與子雲兩代世交，爲這點事絕交，是給人要議論的。又因他是個盟兄，祇得盡得弟道，下口氣先也招陪他。先是道翁次賢，且將華公子懊悔之意，與子雲講過，子雲大度包容的，既是他先來，豈尙有芥蒂之意，便與從前一樣相待，絕不提那事。華公子忍不住，只得說誤信浮言，認了不是。子雲也安慰了好些話，留他在春風沉醉軒，小飲了一會而散。次賢南湖皆未在坐，南湖昨夜於子雲去後，大發酒興，邀了次賢下船，兩人喝了一罇，把個次賢喝得大醉，南湖掉了水裏，家人救了出來，已是喝了幾口水，今日腹脹腰疼，起不來。次賢也是昏昏沉沉的睡了。春航到他們房裏談了一會，打聽華公子去了，纔到子雲處來，此時子雲在寶香堂，見了春航進來，連忙迎接，彼此談了些

話。春航問他與蘇侯是師生，可知他家的細底。子雲道：「你問他做甚？」春航將楊方猷的話對子雲講了。子雲連忙稱賀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這個喜比你中狀元還要大些！」春航笑道：「不過顯宦罷了，知道成與不成，吾兄倒先賀起來！」子雲道：「顯宦什麼要緊；又不
要借他聲勢；但這個蘇侯是我的中舉座師；又是家兄會試房師；又是家嚴的盟弟，兩重年
誼；一重世誼，是極好的好人，這還別管他。我爲什麼說比中狀元還要喜呢？我那兩位世
妹，真是絕世無雙，有名的蘇氏二喬，大世妹就是華星北的夫人，今年二十一歲了，名叫浣
香。方纔說的二世妹，叫浣蘭，一母所生的。若結了這個親，就要叫你喜歡得說不出來，那
時你纔信我這句話。」春航聽他說得這樣好。似信不信的，便道：「怎樣的好處，你如此稱
贊，你且把他的大概說說：你見過這人嗎？」子雲道：「怎麼沒有見過，他姐妹兩個跟着師
母，常到我家來，看我們家母。且與我內人是盟姊妹，就見我也不迴避的，從大世妹出嫁
後，他一人就不高興來，或是等他姊姊歸甯時，也還同來走走，說也奇怪，這句話我此時對
你講：你必不信，如成了，你一見面就明白。他姊妹二人相貌，與蘇媚香一模一樣，大世妹
只有七分相像，二世妹竟有九分，比媚香還要嬌柔些！豔麗些！媚香倒底是個男身，自然不
及女子嬌媚。」話未說完，春航就樂起來道：「這話果然麼！我自些不信，怎麼同了姓，又

會同了相貌呢？」不覺大笑起來，子雲聽了也是好笑。說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就算我說謊的。」春航深深作揖。說道：「小弟孟浪，仁兄幸勿見罪！但仁兄與蘇老師如此交情，弟此時如請賓人，定非我兄不可了！」子雲道：「我就不會做媒，這事不敢効勞，既是楊四爺來講了，就請楊四爺爲媒，何必又要我去呢？」春航又作一揖。子雲佯作不見，並不還禮。春航笑道：「楊老師是他的屬員，見了拘謹得狠！不便說話，要我另請人去說，吾兄素肯成人之美的。且他人去說：蘇老師也未必見信，言以人重，定非吾兄不可。」子雲停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適或是我賺你的，將來不要怨我麼？」春航又連連作揖，子雲只得應了。春航告辭而去。子雲過了兩日，回拜華公子，進城順路到了蘇府，正值蘇侯下衙門回來，請了進去。子雲請了安，又進去見了師母，好說他夫人與師母請安。蘇夫人也問了好。蘇侯讓進內書房坐下，談了一會，子雲將春航春間斷弦，聞二世妹賢淑之名，奉母命求親的話說了。蘇侯故作沉吟道：「看田修撰文才品貌，是極好的，而且也是個舊家；但不知品行如何？我最怕的是輕薄少年，年兄既是至交，必深知道。」子雲道：「這田修撰的品行，是人人盡知，也不須門生多講；老師可以問得出來，真是廉隔砥礪，孝友兼全的。」蘇侯哈哈大笑道：「足見年兄取友必端，自然不用說了。」子雲道：「老師春風化雨之中，豈生莠草。」蘇侯大樂，留子雲小

飲，問近日見華星北無有。子雲答以片纜從那裏來，蘇侯又問園中想必收拾得更好了，我竟一二年沒有來逛園子。子雲道：「比初成時；又更好了些！花木比從前繁盛了，池子也開通了。」蘇侯道：「我這幾年也實在忙，竟沒有一日空閑，倒是你們師母，心上想來逛逛，如今天氣又熱了。」子雲道：「門生回去，叫門生媳婦擇個日子，請師母與世妹逛園。」蘇侯道：「等天氣秋涼，再看罷！」子雲又問春航之事。蘇侯道：「年兄爲此而來，老夫怎好推却，請致意田修撰就是了。」子雲深深打了一恭謝了，蘇侯又問他椿萱在任安好，想常有府報回來，又問令兄在淮揚也好。子雲道：「家嚴是前月打發人進京來的，托賴安善，僚屬軍民；以及外洋客商，盡皆靜謐，物阜年豐，頗稱安逸。家兄新署運司，前月有稟帖，與老師請安的。」蘇侯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我也纔寫了回信，幾天就忘了。又帶些東西來，我還沒有道謝。」子雲欠身說聲不敢。又道：「家兄今年又添了個舍姪。」蘇侯道：「一發恭喜。」又問道：「令泰山如今陞到福建，比雲南自然好一些！」子雲道：「前在雲南巡撫任上，事情還少，如今是浙閩兩省，且兼着外洋，卻繁得多了。」蘇侯道：「你們泰山是與我同年，又且同館，這件事他想與你們講過，我們留館那一日，他晚間做夢，儀從紛紜的，到一處地方。一個牌樓上面寫着「福地」兩字，他預先知道要到福建去的，他的令郎，今年幾

歲了？」子雲道：「今年八歲。」蘇侯道：「他比我長四歲，今年五十五歲，已有八歲的兒子，我五十一歲，卻一個也沒有。」子雲道：「就五十外得子，也不算狠遲，德門世胄，無須慮及此的。」蘇侯道：「我已不作此想，尊大人今年是六十幾了？」子雲道：「家嚴六十三，家慈六十二。」蘇侯道：「尊翁是何等福分，那年在京時，是五十九了，鬚髮光黑，那裏像花甲之人，正是龍馬精神，我們是比不上的；而且尊公的福氣，那是世間全福，就是令泰山，也元不上他。」子雲道：「總是天恩祖德，家父一路算平穩，沒有遇着風波；至於家岳，也就遇着好些蹭蹬的事。」蘇侯道：「海樓先生，過於耿直，我想做他的屬員，是不容易的。」又問道：「今年有個點庶常的叫史南湘，是大名道史同年的兒子，這人倒有些才名，只不見他出來。」子雲笑道：「史竹君是個清高疏放人，現寓在門生園裏，老師有教訓他的話。」蘇侯道：「也沒有什麼話，我就聽得有人說他，見那些前輩的禮數不大合式，有人議論他狂，或是他纔入翰林，不知這些禮數，也未可知的。至於那後輩的規矩，也太嚴，就是我從前在館中，也有人議論的，已後叫他留的神就是了。」又道：「今年秋間有宏詞之試，這個科名，已有五十年沒有考了，年兄廣交，於那些海內人才，及世家子弟，有所見聞，有真才實學的麼？」子雲道：「老師垂問，門生不敢不對，海內人才甚廣，門生孤陋，

也不能廣交；但在世家及各大員子弟，與四方鄉會試諸名宿，門生熟識，往來卻也不少；但是人云亦云的多。就有一位老前輩，近來又赴任去了。叫屈本立，想現任宮在京，也不能考的。」蘇侯道：「屈道生麼？他是孝廉方正，可惜了屈在下位，不然倒好保他，還有個南京名宿金粟，也因限於成例，不能保舉的，真真令人可惜！此外呢？」子雲道：「此外尚有幾個，都是英才未發的人，翰林院侍讀學士，梅公之子，名子玉，目下少年中有景星鳳凰之譽。」蘇侯點點頭。子雲又道：「已故翰林院編修，顏莊之子，名仲清。現任禮部尚書，劉大人之子，名文澤。內閣學士，王大人之子，名恂。此外還有蘇州拔貢生高品，湖南優貢蕭次賢。這幾位都是名下無虛，與田修撰史庶常，朝夕觀摩，是門生來往無間的。其餘不知他，不敢濫舉。」蘇侯聽了。掀髯大笑道：「怎麼你舉的人，多半是我的年姪，你不要阿私所好，叫我聽了喜歡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個門生怎敢！至於老師的同年故舊，門生却也不能盡知。」蘇侯笑道：「這是老夫戲言，年兄豈肯阿私所好，你方纔說這幾位，就是那兩位明經，我不知道他家世。至於梅鐵庵，王質夫，劉定之，及已故的顏穆堂，還有你令泰山袁海樓，與史庶常的令尊史鑑湖，都是和我們同年。現在還有些做部屬司官的，有幾位做州縣的，這也是人生不齊之數，我們這一科，也就算好了。已經有好幾位，坐了一品。」又講了

些別的話，子雲坐久了，見時候不早，告辭出城。在車內想了一想道：「湘帆太便宜了，不如等他來求我，我再與他講。」便一徑自回宅子去了！明日春航果然來找子雲，子雲只推宅裏有事，叫春航在南湘次賢處等了一日。明日又來，子雲又不見他，春航明知子雲故意作難，然心上又恐怕此事不諧，只得忍耐了性氣。第三日又來，纔見了子雲。子雲笑道：「這幾日我弟有甚麼要緊事？連日來找我。」春航笑道：「已經三頭了。我知道前日失言，仁兄因此怪我。」子雲笑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輩肝胆之交，就說錯句話，也斷無怪理。」却說閑話，不提蘇侯的事來。春航性急，只得問道：「前日我兄進城，會見蘇老師麼？」子雲道：「談了半日，倒趕城出來的。」春航見他神色不像，心中疑慮，祇得問道：「所託之事怎樣？」子雲道：「有幾分可望。」春航聽了大疑，心中想道：「據楊老師說是他願意，怎麼如今只有幾分可望，此話怎說？難道楊老師是意想情願的話麼？」便問子雲道：「據我兄看他的意思是怎樣？與敝房師之言，對不對？」子雲道：「在蘇老師却是贊我弟人材學問，真不愧狀元，聯姻原可。就不曉得那裏聽了一句閒話，我卻替你分辨了許多話，他方纔半信半疑再商量。」春航聽了，倒猜不着什麼意思。便問道：「他聽了什麼閒話？」子雲道：「我說恐怕你要惱，我不說罷！」春航道：「惱什麼？我兄只管實說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那句

話問得我也好笑。他說：「我聽說現有個狀元夫人在家，也姓蘇，還是有恩於他，怎麼還要續弦呢？」春航慄得滿臉通紅。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兄怎麼講起這些頑話來，弟固不足惜，兄應爲媚香留一地步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這是他的話，關我甚事。」春航笑道：「我兄也頑得我發了，倒底怎樣？如今倒不是他求我，是我求他了。」子雲道：「你肯去求他嗎？若專心去求，跟緊了他一個月，兩個月後，自然他發起善心來，應許你了。」春航聽他句句機鋒，心上有些氣，面有些羞，因是子雲，不好頂撞他，只得陪笑說道：「並不是我要緊，是我家慈之命，以早成爲妙。今日家慈，又諄諄的命弟拜求仁兄，務以早成，將來命弟一總叩謝。」子雲大笑。看着春航道：「你真是個好漢子，跌得下爬得起，既說是老伯母慈命，愚兄敢不竭力，爲弟一謀。或者竟可有成，也未可定。」春航大喜，連連謝了。只見次賢南湘進來，大家坐了。子雲即將蘇侯問南湘的話，與南湘說了。南湘聽了，不覺雙眉一揚。說道：「沒有什麼錯處，我也照着人一樣；況且那一天同着人去的，並不是我一人，怎麼就是我錯；又單是我狂呢！這就難了！這就難了！」春航笑道：「理數是不會錯的，或者你那神色之間，有些錯處，也未可知。」南湘瞅着春航道：「我倒請教你，什麼叫神色之間，有些錯呢？」大家也就不言語了。次賢問子雲道：「湘帆的事如何？」子雲道：「可成！」又將

蘇侯問他訪些真才實學的人，就將對蘇侯所舉那個一一講來。又對南湘道：「原來你們都是年誼。」南湘道：「原是年伯；但從前卻不大往來。」子雲道：「聞考宏詞，定於八月初一日，如今只有兩月多了，怎麼高卓然還不見來？」春航道：「他連信也沒有一封，不知在家做什麼？真荒唐極了。」次賢道：「我想卓然，必是羈留在什麼地方，大約下月總會到來，他在家裏是要本省督撫保薦的。」四人談了一會，春航辭回，將子雲去說親的話一一告稟。太夫人甚為歡喜，即又請子雲前去說定了，擇日先過帖子，俟定日之後，再行納采。後來定於七月初七日，春航將此事與蕙芳說明，蕙芳甚為歡喜。春航又述子雲之言，說這位蘇小姐像你竟到九分，蕙芳笑道：「這不是糟蹋人麼？一個千金小姐像了我，還說好，我們算什麼人呢？」春航道：「只怕未必如你，若果然像你，我就心滿意足了。當他着菩薩供養，天天拜他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你嘴裏常說，我就沒見你拜過誰？」春航笑道：「你要我拜麼？我就拜。」果然先對蕙芳作了一揖。蕙芳一笑，連忙走開道：「不要折殺了我，留着拜你那位狀元夫人罷！」春航笑道：「方纔倒有一人講。」蕙芳道：「講什麼？」春航想了一想道：「沒有講什麼？」蕙芳道：「你說方纔有人講：怎麼轉口？又說沒有呢？」春航道：「講就講那狀元夫人一句，原是姓蘇。」蕙芳臉一紅，瞅了春航一眼，春航不敢再說，蕙芳也不問了。

春航道：『你也應該成個家纔好，就是配得上你的人少。』蕙芳道：『這話倒也不錯，我也這麼想，我們對親，好人家是不肯的，小戶人家的女兒，我又不要。況且我們這些人，被那些無恥的東西，鬧得不像個樣子，誰肯信我們是清清白白的呢？我想與其娶小家之女，倒不如娶大家之婢，那禮貌性德，倒是見慣的，也沒有那小模小樣。就是一件，只怕主人已先受用，這倒十有八九。』春航笑道：『這是必有之事，我想度香家的丫頭就不少。』蕙芳道：『度香自然是有好的，他家的閨範也好，從沒有遇見丫頭們到園裏來。況且隔着一條街，也不便來。只聞得華公子的丫頭最多，而且都好，我們有一回在他們唱戲，看見簾子內有一大羣，有男裝的；有女裝的。粉白黛綠，也望不清楚。』春航道：『將來蘇侯贈嫁過來，我想必有幾個丫頭，如果有好的在內，我送一個與你。』蕙芳笑道：『多謝！多謝！那時我只好在這裏，伺候一輩子，算田蘇兩姓家奴了。』春航道：『言重！言重！我自有個道理，決不教你受一分委屈，而且也是頑話，知道有好的，沒有好的。我想世間錯配的真有，咱們家裏的周小三，倒有這麼個好女人，豈不冤枉了他。』蕙芳道：『你愛他麼？』春航笑道：『豈有此理！我不過說說罷了。』蕙芳道：『這愛字，也沒有什麼要緊，愛好之心，自然各人難免的，這三姐不但人生得好，而且還靈慧異常，倒是個貞節婦人呢！』春航笑道：『靈慧有』

之，貞節未確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你沒聽見他，收拾過潘三麼？」春航笑道：「也有所聞，那是潘三這般嘴臉，自然應收拾的，你方纔說愛好之心，人人有之，設使你做了潘三，他就不忍耐收拾你了。」蕙芳道：「你何不試試他，他在你這裏，就想收拾你，也不敢的。」春航笑道：「一發胡說了。」忽然跟班的來請道：「房師楊老爺有要緊話商量，就請老爺過去。」春航即吩咐套車，換了衣服去了。蕙芳此時閒着，一人在寓裏也悶，惟有到各相好處走走。春航去了。蕙芳正走出來，忽聽得咕咕咯咯之聲，一回頭看是三姐，蕙芳笑面相迎，三姐也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好一天不見你來？」蕙芳道：「我倒天天來的，就不見你出來。」三姐道：「老爺出門去了。」三姐把蕙芳腰間的表套子，看了一看道：「這個我會做，我還會做截紗的荷包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何不賞我一個？」三姐笑道：「我的東西不給人。」蕙芳道：「將針線給人，也不要緊。」三姐瞅了他一眼，問道：「你今年貴庚了？」蕙芳道：「十九歲。」三姐道：「倒與我是同庚，只怕月分總比我小，你是幾月？」蕙芳道：「三月。」三姐道：「我比你長，我是正月。」蕙芳道：「你是我的姐姐，我以後叫你爲姐姐。」三姐笑道：「我不配。」蕙芳道：「我又冒失了，我原不配做你的兄弟。」三姐道：「我說我不配，你有什麼不配呢？你肯叫我姐姐，我就叫你兄弟。」便接口叫了一聲兄弟。蕙芳

也叫了一聲姐姐。三姐又道：「我前日真怪你冒失，怎麼你問起潘三那事來，這事干我什麼事，那是你姐夫做的事情，與三兄弟報讎。我瞧還沒有瞧見，潘三是什麼樣兒呢？這句話你若問了別人，祇怕就不好，幸虧是我，我因為是你問我，我所以不肯惱你；若第二人，我怎肯依他麼？兄弟我明日送你對荷包，你別告訴人，說我給你的。你若說了，惹得這個又來要，那個又來討了。」蕙芳謝了；又立談了一會，各自散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回

改戲文林春喜正譜

娶妓女魏聘才收場

話說春航已聘了蘇侯的小姐，只等七月七日，完畢婚姻。五月過了，正是日長炎夏，火傘如焚。且說劉文澤補了吏部主事，與徐子雲同在勳司，未免也要常常上衙門，這些公子官兒，那裏認真當差，不過講究些車馬衣服，藉着上衙門的日子，可以出來散散，戲館歌樓，三朋四友，甚是有興。一日文澤回來，路過林春喜門口，着人問了春喜在家。文澤下了車進去，遠遠望見春喜，穿着白紵絲衫子，面前放着一個玻璃水碗，自己在那裏側竊，見了文澤，連忙笑盈盈的出來。文澤道：「你也總不到我那裏去，你前日要我那白磁水桶，我倒替

你找了一個，而且很好，不大不小的，我明日送來給你。」春喜道：「多謝費心！我說白磁的，比玻璃的雅致些！」文澤看了書室中陳設。便道：「你又更換了好些！」春喜道：「你看我那幅是：『黃鶴山樵』的，真不真？」文澤道：「據我看不像真的。」春喜道：「靜宜給我的，他說是真的。」文澤笑道：「若是真的，他也不肯給你，知你不是個賞鑑家。」春喜笑道：「好就是了，何必論真假。」文澤見春喜兩間書室，倒狠幽雅，前面一個見方院子，種些花草，擺些盆景，支了一小捲篷，後面一帶北窗，牆子內種四五棵芭蕉，葉上兩面皆寫滿了字，有正有行，大小不一。問春喜道：「這是你寫的麼？懸空着倒也難寫。」春喜道：「我想書成蕉葉文猶綠之句，自然這蕉葉可以寫字，我若折了下來，那有這許多蕉葉呢？我寫了這一面；又寫那一面，寫滿了又擦去了再寫。橫豎他也閒着，長這些大葉子，不是給我學字的麼？我若寫在紙上，教人看了笑話，這個蕉葉便又好些！我還畫些草蟲在上面，我給你瞧瞧，不知像不像？」便拉文澤走到後面，把一張小蕉葉攀下來，給文澤看，是畫些螻蛄，螳螂，促織，蜘蛛，各樣的草蟲。文澤笑道：「這倒虧你，很有點意思，只怕你學出來，比瑤卿還要好些！」春喜道：「瑤卿近來我有些恨他，他的畫，自然比我好；但他學了兩三年，我是今年纔學的。春間請教請教！他不是笑我，就是薄我，問他的方子，他又不肯

說。近來我也不給他看了，他倒常來要我的看，我總要畫好了，纔給他看呢？我問靜宜要了許多稿子，靜宜說我照着他畫，倒不要看那芥子園的畫譜。』又笑嘻嘻的，對着文澤道：『我與你畫把扇子。』文澤道：『此時我不要，等你學好了再畫。』春喜道：『你們勢利，怎見得，我此時就畫得不好。你若有好團扇，我加意畫了。』說罷，就跑了進去，拿了一柄團扇出來，畫着一枝楊柳，有一個螳螂捕蟬，到一翅張開；一翅在螳螂身下壓住，很像嘶出那急聲來。那螳螂兩臂扎住了蟬項口，去咬他兩眼，鼓起頭上兩鬚，一橫一豎，像動的一樣。文澤看了大贊道：『這是你畫的麼？』春喜點點頭。文澤道：『我不信。』春喜道：『你不信，我當面畫給你看。』文澤道：『你將這把扇子給我罷！』春喜道：『這扇子我自要留的。』文澤道：『我不管你留不留，我只要這把，你落了款罷！』春喜只得落了款，送與文澤。文澤道：『看你這畫，已經比瑤卿好了，字包寫得好。』春喜道：『瑤卿原只會畫蘭竹，與幾筆花卉，山水尙是亂畫的，草蟲他更不會，此時說我比他好，我也不安，將來或者趕得上他。』正說話間，只見仲清，王恂，同着琪官，桂保進來。文澤見了大喜，問道：『怎麼今日不約而同，都到這裏來？』仲清道：『庸庵要到蕊香那裏去，卻遇見玉艷，想同到新開的莊子裏去坐坐，見你的車在門口，所以進來。』文澤道：『莫非就是那唐和尚開的，安』

吉堂麼？聞得那地方倒好，他又將寺裏幾間房子，也通了過去。」春喜道：「怪熱的天，在這裏不好嗎？」桂保道：「那裏也好，內中有幾間屋子，擺滿了花卉，大天篷涼爽得很！倒是那裏好。」即催了春喜換了衣裳，都上車，到了安吉堂。對門車廠裏卸了車，文澤等走進，掌櫃的忙出櫃迎接，即引到後面一個密室，却是三間，隔去一間，並預備了牀帳枕蓆。外面擺了兩個座兒，一圓一方，都是金漆的桌凳，上面是鋪炕，掛了四幅屏畫，是畫些螃蟹，倒還畫得像樣。上頭掛一塊桃紅紬子的賀額，寫着「九重春色」四字，上款是：歸雲禪師長兄；瑞林親臺長兄開張之喜。下款也是兩個人名字，一幅硃牋對聯。寫的金字是：

磨墨再煩高力士。

營鑪重訪卓文君。

衆人看了大笑。仲清道：「怪不得這裏熱。被這些聯額字畫，看得出汗。」再看兩邊牆上兩個大橫披；一個姓馬的寫的字，其惡俗已到不堪；那一幅畫甚離奇。是畫的張生游寺。文澤等又笑了一陣，掌櫃的進來，張羅了一會，親手倒了幾杯茶出去，遂換走堂的進來，點菜。王恂道：「這裏的生炒翅子，燒鴨子，是出名的。」就要這兩樣。各人又分要了好些，皆是涼

菜多，熱菜少，走堂的先擺上酒杯小菜，果碟倒也精緻，送上陳紹，木瓜，百花，惠泉，四壺酒來，放下一搭紙片。那邊桌上，點了一盤小盤香，中間一個水桶，拿了些西瓜，鮮核桃杏仁，大桃兒，葡萄，雪藕之類；侵在水裏。首坐仲清，次文澤，次王恂，琪官，春喜，桂保相間而坐。來了幾樣菜，各人隨意，小酌閒談。文澤問起子玉，還是前月初七日，送行時見他。仲清道：『庚香已後大約未必肯出門的了，我們去看過他幾次，他又病了幾天。儼然去年夏天的模樣，他這個元神，此時正跟着玉儂在長江裏守風，只怕要送他到了南昌，纔那回來呢？』琪官聽了眉蹙起來，神情之間，頗有感慨。說道：『初六那一日，我請他們餞了半日，雖然彼此啼哭，卻也勸得住。不料至皇華亭，彼此變成這形象，我此時想起，還替他們傷心。』王恂道：『那天幸是沒有生人在那裏；若有生人見了他們這個光景，豈不好笑。玉儂倒還遮飾得過，有他們一班人送他，自然離別之間，倒應如此，只就是庚香遮飾不來，直着眼睛，拉他上車，還掙着不動。又有那一哭，倒底爲着什麼事來？幸虧度香催道翁定了，不然他見了也要猜疑。』文澤道：『可不是，庚香與湘帆比起來，正是苦樂不同，湘帆非但與媚香朝夕相親，如今又對了闊親，偏偏又是個姓蘇的。而且面貌雙全，你道湘帆的運氣好不好？我看咱們這一般朋友，就是他一個得意。』仲清道：『自然。』王恂道：『竹

君近來，倒沒有從前的意興，這是何故？」仲清道：「竹君麼？他因不得鼎甲；因此挫了銳了。如今看他，倒有避熱就涼之意，是以住在怡園，不與那些新同年往來。」文澤道：「今年你們若考中了宏詞科，也就好了，倒要勸勸庾香保養身子要緊。」仲清王恂點頭。桂保對王恂道：「從前我在怡園，行那一個字，化作三個字的令，你一個也沒有想得出來，我如今又想了一個折字法，分作四柱。叫做：「舊管」「新收」「開除」「實在」四項，譬如這個酒字，一面說，一面在桌子上寫道：舊管一個酉字，新收一個三點水，便成了一個酒字；開除了酉字中間的一字，實在是個洒字，都是這樣。你們說來，說得不好，說不出的罰酒一杯。」春喜道：「這個容易，也不至於罰的。我就從天字說起：舊管是個天字，新收一個竹字，便合成了笑字；開除了人字，實在是個竺字。」衆人贊道：「好！」琪官道：「我也有了一個，舊管是個金字，新收一個則字。」說到此，便寫了一個劍字。又道：「開除了一個貝字，實在是個釧字。」桂保道：「金字加個則，是個什麼字？」琪官道：「有這個字，我却一時說不出來。」春喜道：「這字好像是劍草的劍。」琪官道：「正是！」桂保道：「以後不與說這種冷字，若要說這種冷字，字典上翻一翻，就說不盡，且教人認不真，有甚趣味？」琪官被駁得有理，也不言語。仲清道：「倒也有趣，我們也說幾個。我說：舊管是個射字，

新收一個木字，是個榭字；開除了身字，實在是個村字。」桂保道：「好，說得剪裁。」
文澤道：「舊管是個圭字，新收一個木字，是桂字；開除了土字，實在是個杜字。」王恂
道：「舊管個是寺字，新收一個言字，是個詩字；開除了土字，實在是個討字。」桂保道：
「這個比從前的田字，講得好。我說：舊管是個一字，新收一個史字，是吏字；開除了口
字，實在是個文字。」琪官道：「我的舊管是個串字，新收了一個心字，是患字；開除了口字，實
在是個忠字。」春喜道：「我舊管是個昌字，新收一個門字，是個閫字；開除了日字，實在是個閫
字。」仲清道：「我舊管是賤字，新收三點水，是濺字；開除了貝字，實在是個淺字。」
文澤道：「我舊管是個波字，新收一個女字，是婆；開除了波字，實在是個女字。」春喜
道：「怎麼說，鬧錯了，舊管是波字，怎麼開除也是波字？新收是女字，怎麼實在又是女
字，內中少了運化。」桂保道：「這要罰的？」文澤笑道：「我說錯了，我想想得好好
兒的。」便說道：「開除是皮字，不是波字。」琪官笑道：「這是什麼字？一個婆字，少了皮
字。」春喜道：「要把那三點水揪下來，把女字抬上去，不是個汝字。」文澤笑道：「正是
汝字。」桂保道：「太不自然，要罰一杯。」文澤笑道：「不與你們來了。」飲了一杯。
王恂道：「舊管是眇字，新收三點水，是渺字；開除了目字，實在是個沙字。」桂保道：「舊管

是士字，新收了口字，是吉字；開除了一字，實在是個古字。」文澤道：「這張口，可惜生下了些！湊不攏，也要抬上些纔好。」衆人皆笑。桂保道：「這個批評，未免吹毛求疵，就算略差些！也用不着抬女字的，那麼使勁。」衆皆大笑。琪官道：「舊管是胡字，新收三點水，是湖字；開除了沾字，實在是月字。」春喜道：「舊管是邑字，新收個才字，是挹字；開除了口字，實在是個把字。」文澤道：「這個令沒有什麼意思，我不說了，還說別樣罷！」飲了幾杯酒，只聽得隔壁唱起來，衆人聽是，唱的南浦道：

無限別離情，兩月夫妻，一旦孤零。

桂保謂春喜道：「小梅你近來狠講究唱法，南曲蓬入聲字，應斷，還是可以不能斷呢？」

春喜道：「若說入聲，是應斷的。」桂保道：「自應唱斷，你聽方纔唱的，却與我們唱的一樣，笛上工尺妻字，是五六工尺工一字，笛上工尺是六五，你聽兩月夫妻，一旦孤零這一字，怎麼斷呢？」春喜道：「這是要把板眼改正了，就斷了。如今唱的，工尺妻字的五字，自中眼，起六字的腰板，工字的頭眼，尺字的中眼，工字的末眼，一字上的工尺是，六字的頭板頭眼，中眼五字的末眼，如此唱法，一字怎麼能斷；然一字不斷，究竟不合南曲唱入聲的規矩，你要這一字斷，却也不難，只要將妻字上的工尺五字，拖長六字改爲中眼，工字改

爲一字的頭板，尺字改爲一字的頭眼，六字改爲中眼，五字改爲末眼，音節截斷，便合南曲入聲唱法。」一手拍着桌子道：「你聽兩月夫妻，一旦孤零。」桂保道：「你真講得不錯。」又道：「你知道唱南曲，有用一凡工尺的沒有？」春喜道：「南曲是沒有一凡的，是人人盡知，惟有一處我問過你令兄，他是個刺殺，且問他南曲笛子上，有一凡沒有？他也說沒有，我說你做刺梁那一齣，是南北合套，梁冀所唱之曲，皆係南曲，到看報時唱的「酒困潦倒」這潦倒上的工尺，就吹出一凡。因爲烏飛霞，接唱北曲，不能不出調。所以非一凡不可，你說南曲用一凡，就尺到此一處，並無第二處。」桂保點點頭道：「我也聽得我哥哥與人講，大約還是你對他說的。」春喜道：「若說不講究唱也罷了，既要講究，唱錯的還不少呢！譬如那小宴一齣，南北合套，音節最好，若以人之神情摹想，當日光景至驚變處，唱到恁道是失機的哥舒翰，非用五六五出調高唱不可。既驚變矣！則倉皇失措之神自在言外；且下文還有社稷摧殘等語，慢騰騰低唱是何神理。」琪官道：「這也論得極是，我想那些口白，也都有不妥當處，一氣說完。後來唱出全無頭緒，若斷章摘句起來，幾至不通。」春喜道：「可不是麼，譬如陽告一齣，出場時一口說盡。所以後頭唱的曲文，與口白文氣不接，如今班中唱的個個是如此，要依我就改他口白。」桂保道：「怎樣改呢？」春喜道：「你記

第一段的口白，是望大王爺早賜報應，與滾綉毬一隻，他困功名阻歸，文氣不接。第二段口白，在神前焚香設誓，與叨叨令一隻，那天知地知，文氣又不對。第三段口白，勾去那廝魂靈，與奴對誓，與脫布衫一隻，他好生忘筌得魚，文氣又不接。依我要把第一段口白，奴家殷桂英，因王魁負義再娶，要到海神廟，把昔日焚香設誓情由，哭訴一番，求個報應。來此已是，不免徑入。把這一段說完進廟。再向大王爺案前哭訴之後，也只說奴家殷桂英，與濟甯王魁結爲夫妻，誰想他負義；又娶媽媽，逼奴改嫁。奴家不從，致遭毆辱，忿恨難伸，故到殿前，把已往從前之事，訴告一番，求大王爺早賜報應。當時那王魁呵，再唱那滾綉球一隻，文氣便接。唱完之後，再說定盟之時，神前設誓，誓同生死，若負此心，永隴地獄。呵喲！是這麼的噯，這纔是神前設誓，天知地知呢！這隻唱完，說道：不是奴家心腸忒狠！他到京中了狀元，另娶韓丞相之女爲妻。一旦把奴家休下之，令人氣憤不過噯。把他頭一段口白，分作三段，這就通身文氣都接了。」仲清文澤王恂道：「這都改得好；但如今講究唱崑腔的也不少，怎麼就不曉得這些毛病呢？」春喜道：「唱清曲的人，原不用口白，他來改正他做什麼唱戲曲的課師，教曲時總是先教曲文，後將口白接寫一篇，擠在一處，沒有分開段落。所以沿襲下來，總是這樣。」衆人正在談得高興，只聽那間房後面角門一響，房內脚步聲有人走出來。衆人

留心看時，簾子一掀，鑽出個光頭來。穿件黃紵絲短僧衣，藍紬褲子，散着褲腳，趂着青線網涼鞋，搖着鵝毛扇子。見了衆人，滿面堆下笑來，搶步上前，和南雙手，半揖半叩的，見文澤等三人，又與桂保等三人拉了拉手，原來是唐和尚。文澤讓他坐了，唐和尚鞠躬如也，坐在坑沿上，走堂的倒了一鍾茶給他。唐和尚道：「這茶不好，你另倒壺雨前，放些珠蘭在裏面。」少爺們在此好好的伺候，走堂則笑嘻嘻的答應了。唐和尚道：「今日少爺們這麼高興，到小莊來？」王恂道：「我們來過多回了。」和尚笑道：「少爺說謊，今日尙是頭一次，少爺們若到來，我沒有不曉得的，如果酒多了，還可以裏面坐坐。」文澤道：「那倒不消，我們聞了那氣味，就要醉的。」唐和尚道：「如今田老爺是貴人了，他搬出後，我也沒有看着他。好容易一年之內，中舉，中進士，中狀元，這是天上文曲星，人間豈常有的。不是我說：也幸遇見了那位蘇相公，倒被他管了，未見那蘇相公以前，田老爺又不是如今的魏大爺一樣，天天鎖着房門，在戲園子裏過日子。那位高老爺更有趣，我是不敢見他的，遠遠的見着他，就躲起來。不然就是賊禿長，賊禿短，嘻皮笑臉，沒有頑笑不開口。有一回頑得我苦，我們寺裏做法事，他不曉得那裏買了一個角先生，擡在我袖兒裏，後來有些客來，在房裏閒坐，我熱了脫衣，一翻袖子落了下來，惹得那些人大笑。說我買去送尼姑的，他還將白粉在那先生腦袋上，寫了四個字：是

歸雲小像，燥得我要死。停一停我見了他，他忍不住笑，我纔知道是他算計我。我說高老爺你這麼刻薄，我天天拜佛，保佑你多下一場，去年果然應了我的口，沒有中，不然他今年榜眼沒有，探花是一定有的。仲清等大笑。唐和尚道：『我聽得說：這位蘇相公，如今也出了班子，田老太太認爲義子，暗裏都稱他爲二老爺，是真的麼？』文澤道：『沒有的話，蘇相公也沒有住在那裏，他們下人稱呼他，爲蘇大爺是真的。』唐和尚道：『這蘇相公本來好，斯斯文文，和和氣氣，見了我們也是待得一樣，必恭必敬，不當我們是個和尚，少了頭髮看待。不像那個什麼宰相公，在華府裏的，見了人板着臉，一點笑容也沒有。』王恂道：『方纔裏頭吹唱的是誰？』唐和尚道：『這就是魏大爺。』文澤道：『那個魏大爺？』仲清道：『魏聘才在那裏作寓。』唐和尚道：『魏大爺，想少爺們都認識的。』王恂道：『認識之至。』唐和尚道：『這個人真好，真是個滿場飛，近來他也要出京了，方纔是楊八爺，張麟二位師老爺，在那裏大家高興，唱了幾枝曲子。』仲清道：『他出京怎嗎？』和尚道：『他捐了個從九品，如今是分發湖北去了，這也是他運氣好，正月裏被賊一偷，偷去衣服銀錢等物，共有千金，也就把他的家私去了一半，後來他又包了那個玉天仙，每月一百五十吊錢，四個月也支持不來。漸漸的當賣東西起來，我常常勸他道：『婊子無情，兔子無義，你的錢也』

乾了，他的情也斷了。誰知這玉天仙竟不給人料着，他與魏大爺十分相得，竟折散不開，倒拿出他的積蓄來，與他捐了分發，說定了嫁他，到出京時同走。這魏大爺以後非但不要花錢，倒還可以使他的錢。誰料婊子之中，也有這等有情有義的人，不是奇事嗎？最可笑是那潘三，他因欠玉天仙的嫖錢不能還，他就引他的表姪去逛，留他表姪住下，他就偷跑了。他表姪住了兩夜纔明白，卽至要走，那些撈毛的要錢，又不叫他走。他表姪沒法，只得同那婊子坐了車回家，當了兩票當，纔打發了婊子。他表姪忙至潘老三家內，告知家中，大鬧了一場。潘老三沒法，只得將手腕上的肉，自己咬下了兩塊，人都說他爲嫖割股，你們說這個自行傷，可笑不可笑？」於是大家大笑道：「那潘三本不是個東西。」文澤道：「我知道你與奚十一相好。」唐和尚道：「這奚大爺，鬧得很！今年生了毒瘡，幾乎性命不保，還是我醫好他的。如今他也要到班，七月內有缺，就是他的。我想人生聚散是一定的，去年有位富三老爺，是魏大爺相好，魏大爺托我照應，纔選了。湖北有個貴大爺，是富三爺的相好，他們是朝夕不離的，也得了湖北的同知，如今魏大爺又要到湖北去了。他們這三位相好，仍舊聚在一處，豈不是緣分麼？譬如你們三位，也是天天相見的，在京做官是一樣，將來如果都放了外任；一個做撫臺；一個做藩臺；一個做臬臺，仍舊的聚在一個城內，豈不有趣。」說罷

大笑，恭惟得文澤等，甚是歡喜，那三個相公看着唐和尚，脅肩諂笑，好不難看。仲清道：『連日未見瑤卿。』琪官道：『瑤卿近日從着吉甫學琴呢！竟是足不出戶。吉甫也真好靜，他當日教過梅卿彈琴。自梅卿死後，他的「梅花三弄」是再不彈的了。你說這也算深於情了。』仲清道：『吉甫的人，本沈靜高雅，於這些文玩上無不精通。』大家談論，日已西沉，文澤等也要散了。王恂叫走堂的報賬，文澤又搶作東，兩人爭執，謙讓一回。唐和尚對着走堂的，把嘴扭了一扭，走堂的出去交代了櫃上。進來說道：『這賬兩位少爺不用爭會，唐大爺已會過了。』文澤道：『怎麼說？』王恂道：『斷無此理！』唐和尚笑道：『些須敬意，三位少爺肯賞臉，常坐坐就沾光多了。况和尚沒有折本的買賣，明日就拿着緣簿到宅裏來，少爺只要多寫一筆就是。』說了又大笑，拿着扇子在他們三人身上搨了幾扇。仲清等到不好再說，只得謝了一聲，說我們竟喫到十一方了。說着。大家又笑了一陣，帶了三日出來。唐和尚與掌櫃的送出大門，看上了車，方纔進去。

却說魏聘才與玉天仙相好，倒得了他的嫖錢，捐了分發，掣着湖北，好不有興，已另租了幾間房子，從寺裏搬出來。與玉天仙同居，這兩日置備些出京物件，已買了一個丫頭，僱了一個老婆子，玉天仙做起奶奶來。這玉天仙本是揚州瘦馬，到京來頗有聲名；但年紀已二

十七歲，比聘才大了兩年，相貌極爲標致，看着還像二十來歲人。更兼彈唱皆精，與聘才甚爲合意，故成了夫妻。聘才想起去年元茂所借之當，還沒有歸還，便到孫宅去找他，誰知元茂同了他兩個舅子，下通州赴考去了。只好認了悔氣，到出京那幾日，一起一起的餞行。潘其觀，奚十一，張仲雨，馮子佩，楊梅窗，張笑梅，顧月卿，唐和尚等。輪流作餞。唐和尚的莊子好不熱鬧。聘才又辭了幾天行，白菊花未從良時，與玉天仙同在一局，且甚相好，結爲異姓姊妹。玉天仙長菊花兩歲。菊花與奚十一講了，要請玉天仙過來餞行。奚十一豈有不肯之理。卽請了玉天仙到家，菊花出外迎接，到了裏面見了禮，坐下各談契闊。玉天仙道：「我見四妹從了良，又遇見位多情的老爺，我便心上羨慕，不料我的運氣不好，去年喫了一場官司，我看這個魏大爺倒狠有情，爲我喫了這些苦，還是待我一樣，而且比前更好，所以我定了主意嫁了他；又見他手頭不寬，在京裏費用大，候選無期，遂把歷年積下的東西，與他捐了分發。雖是磕頭蟲，倒底也算個老爺，比咱們接客時總強了。」菊花道：「自然，姐夫雖然是個小官，姐姐倒底是位太太，你妹夫雖是個大老爺，妹子終身是個偏房，衙門雖比你家大些！這名分是不及你。而且他家裏，還有好幾房人在家，將來知道怎樣，那裏及得姐姐一馬一鞍的安穩；況且姐夫又年輕，又俊俏，人又能幹，那裏選得出這種人呢！」玉天

仙道：『你見過你姐夫麼？』菊花道：『姐夫也常來找我們老爺，所以我也看見過他幾次，人才是沒有說的。』玉天仙面有喜色，笑道：『只要裙裏香，管他十二房，妹妹這麼個人，妹夫豈有不一心一意的。你看那楊八妹夫也是個從九，再沒有選期，盡仗着看風水，能賺多少人，他家裏也利害，如今與六妹妹也遠了，那六妹妹也真教他賺苦了。那個人纔沒良心呢！聽說他上了回江南，也不知是誰賺他，叫他給他門戶中帶了一封信，他到江南就坐着轎子，穿着衣帽，拿着眷晚生的帖，去拜到了門，投了帖。還是轎夫說：老爺這是個忘八家，他纔沒有進去，你說怯不怯。』聽得菊花也歡喜，二人又笑了一會。就叫了個女兒先來唱了半天；又叫個耍猴兒的，來頑了一回。玉天仙喫了飯，謝了菊花要回。菊花送出來，到了二門，兩人還是依依的拉着手，站住說話。姬亮軒在書房裏，聽得清清楚楚，便剝破窗紙閉着一眼，睜着一眼，從窗隙裏望將出去。先見一個老婆子，拿了衣包；又一個小了頭，拿了一根長烟袋，一把團扇。只見玉天仙，一身華服，滿頭珠翠，活像個奶奶的模樣，不大不小。一個容長臉兒，容光滑潔，體態風騷，裙下金蓮，約有四寸，甚是伶俏。比菊花身材略高了些！菊花穿件蛋青紗衫，內襯肌紅衫，下是月白紗褲，穿着厚底雞絨蝴蝶鞋。兩鬢堆鴉高髻滴翠，臉上微帶幾點俏麻，美目含情，春容滿面。把姬亮軒看得筋酥骨軟，口內流涎。誰料這個窗紙還

是舊年糊的，風吹日曬，也脆極了。亮軒只顧偷看，把個額角靠在紙上，拍的一響，裂破了一塊。玉天仙回首見窗內有人偷着他們，玉天仙也就走了出去。菊花送出二門，看上了車，轉身回返，抬頭望見亮軒的窗破處，他尚在裏面偷看，欲要笑時，已勉強忍住，低着頭進去了。聘才出京之日，唐和尚直送到十里長亭，灑淚而別。聘才回家接了父母，同往湖北，後來書中就沒有他的事了。要敘李元茂孫嗣徽在通州小考，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一回

鬧縫窮郎舅合作

舒積忿同室操戈

話說聘才出京之時，曾問元茂要賧，適值元茂赴通州去了。元茂與孫氏昆仲，都冒了順天籍貫；府縣考過了，到通州院考。租了寓，進了場。元茂遇見了舊日窗稿，是先生改好的，便直筆而抄之。這孫嗣徽如何會做文章，遇見了一個同窗朋友，是個廩生，託其代請鎗手。那人與他請了一個人，講定了八十兩銀子，寫了契約，在場內與孫嗣徽鎗了兩文一詩。這個嗣元自己又不能作文；又沒有僱着鎗手，不得已，在卷子上，一陣亂寫，不知寫了一篇什麼東西！發案之日，嗣徽元茂竟進了。覆了試，元茂也還勉強得來，嗣徽仍是請人代做，到發

落之日，忽然掛了一塊牌出來。上寫道：

查看宛平縣童生孫嗣元文卷，字體草率，一字兩格，方言俗語，雜字一篇，無兩字可連，無一句可講。是否係染狂疾，抑或是本真，殊爲可怪。仰通州知州，協同宛平縣教諭，嚴爲究問，以正功令，毋得混蒙，狗縱速速。

元茂嗣徽看了，也不知嗣元卷子上寫了什麼？嗣徽倒暗暗喜歡，與元茂進去叩見宗師。宗師見了元茂，倒也沒有講話。孫嗣徽穿了藍衫皂靴，把那個紅糟臉，擦得光亮。大搖大擺，踱上前去。宗師見了，覺得他與諸人不同，甚是可笑。見他名字，與孫嗣元像是弟兄。便問道：「有個孫嗣元是你兄弟麼？」嗣徽道：「是門生舍弟。」文宗笑道：「你兄弟有什麼毛病？」嗣徽隨口答應道：「舍弟有……愈急急說不出，此其一；左眼皮高吊起，時時要流出淚，此其二；若到門生說話，他就要駁起來，此其三。」文宗聽了，笑了一笑。諸生也要笑時，只得忍住。嗣徽得意洋洋的，把肩擺了一擺，自己看看腳上的皂靴。文宗正色問道：「你那兄弟的卷子，寫的並不是文章，是寫幾百個雜字，沒有半句可講；沒有兩字可連？是何緣故？這樣不通人，怎麼應過府縣考；或是近日得了疾病，所以如此呢！或是本來就是這樣？」嗣徽笑道：「若說舍弟有生之初，就有時而昏；有生之後，就無時而明。其府縣考之

得以有名者，乃門生中也養不中；才也養不才，此舍弟之樂有賢父兄也。」諸生忍不住大笑。文宗把案一拍道：「胡說！你就是個瘋子，快下去罷！」嗣徽失驚，打了一恭，搖擺出來。諸生揜口葫蘆，一齊告退了。嗣徽上了馬，元茂坐了車，一同回寓。嗣元被州官叫了去了，却又得了個喜信，亮功放了安徽鳳陽府。嗣徽心中大喜，就想回家等着，下科再花些銀子，找人鎗一鎗，就可以拔貢了。無奈爲嗣元的文卷，尙未問明，只得再待兩天。元茂得了一個秀才，也就心滿意足。如今又娶了親，心中一無牽累，却喜丈人與他父親同在一省，便可同了媳婦回去，在任樂幾年。也爲嗣元之事未了，只好同着嗣徽守候。

那日飯後，元茂悶坐無聊，太陽也將落了，獨自逛出城來。到了運河邊，只見糧船如雲，還有些官船大旗招展，好不熱鬧。那糧船艙裏，也有些婦女們，望不清楚。把眼鏡擦了一擦戴上，沿着河邊，慢慢的走去。只管東張西望，見那些賣西瓜的，與賣桃兒的；還有賣牛肉的，賣小菜豆腐的，擠來擠去。地下還有些測字攤子，還有那些縫窮婆，面前放下個筐子，坐在小凳上，與人縫補。元茂望着一個縫窮的，堆着一頭黑髮，一個大髻子，歪在半邊，插一枝紙花，雖然紫糖色臉，望去像二十幾歲的人，倒也少艾，兩眼只顧瞅着，慢騰騰走出去。不防一條纜子，一絆栽了一交，直跌到那個縫窮婆身上。那個縫窮婆，正伸直兩條

腿交蹣着，七寸長的花鞋，鞋口上捆了鮮紅的帶子。見元茂跌來，喫了一驚，恐他跌到身上，急起身躲時，腿未站起。元茂已倒了過來，剛剛壓着他。船上岸上的人見了，齊拍手笑起來。這一笑，把個李元茂臊得滿臉紫漲，把脚一伸，可可的踹在爛泥裏，沒了力，左手撐着地，右手按着縫窮婆的腿，使勁一支，遂支了起來。沾了一襪子泥，偏偏衫子被篙子扎破了一塊。元茂滿面無光，怔了一回，只見那縫窮婆拿着布衫。連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：走道兒會栽到人身上來。」元茂只得自認不是，那縫窮的尙要發作幾句，見元茂一身袖絹，像個旗丁模樣；又見他一襪子泥，衫子也扎破了，倒想攬這裏買賣。便道：「你的衣裳破了，你脫下來，我與你縫縫罷！」元茂見他好言好語，便看自己樣子也難回去，便把長衫脫將下來，墩在一邊看他縫補；又看那縫窮的，頗有幾分姿媚，容長臉，小嘴，長眼睛，直鼻子，手也不甚粗，約二十四五年紀。一件舊藍布衫，倒還乾淨，蹣起了一雙新布花鞋。元茂看得有些動心，那縫窮的手裏縫衣。飄轉眼來問元茂道：「你在那一幫？」元茂不懂，眯齊了眼問他。那縫窮的又漂了他一眼道：「我問你是那一幫糧船上的，不是杭州頭嗎？」元茂道：「我不是糧船上的。」縫窮的道：「你現在那裏住？」元茂道：「一進城門就是，我身邊沒有帶着錢，怎麼好，你同到寓裏去取罷！」縫窮的點點頭，縫完了。元茂穿上，縫窮

的提了籃子，跟了元茂進城。元茂問他的住處，縫窮的道：「我也在城裏。」元茂又問他的丈夫，縫窮的道：「我們當家的撐小划船，如今在楊柳青呢！」元茂說一句，望一望，兩人並着走。心上有幾分愛他，卻又不敢問他。同進了寓，只見匾徽的房門也鎖着，不見一個人。縫窮的便跟了進來，看他開了房門，便靠在房門上，望着房裏。元茂在坑上找了個青緞小搭連，坐在房門口凳上，一五一十的數了四十大錢，遞與縫窮的。縫窮的接了笑道：「這錢太少，請高陞些！」一手將錢望籃子裏放了。笑嘻嘻的一脚踏進了房門，一手來搶了元茂的搭連。元茂不放手，他是一脚在內，一脚在外，元茂將手一拽，那縫窮的隨着手，卽撲倒在元茂懷裏，笑個不住。那元茂豈是個坐懷不亂的，便登時動了色。如今娶了親，已是老在行，比不得從前了。便道：「你要錢容易，我給你，你要多少。」縫窮的道：「單是縫補的錢麼？」元茂道：「那手工錢，我再加你二十大錢，我們講個交情，你要多少錢？」縫窮的道：「講交情，別人是二百六十六，我沒有這個價兒，我總要四百錢。」元茂道：「我就給你四百錢，對着他把嘴望坑上一扭，縫窮的道：『待我提了籃子進來。』元茂恐怕人來！開了門，上了門子。一會後，那縫窮的出來，因急了一些！不曾望前面觀看，一直往前馳奔，把肘抄着籃子；又不顧一切，低了頭似乎有些畏縮的樣子。劈面撞着了匾徽，匾徽看見那縫

窮婆鬼鬼祟祟，曉得元茂的事，有心與他鬧玩笑，一把拖住道：「你那賊婆子，來這裏趕什麼勾當，拿東西不打人家招呼，可稱謂拿而不問乎！真正豈有此理！我送到你坊裏去，要打你一個落花流水，尿流滿地矣！」那婆子聽不出嗣徽的話，當他與其開玩笑，迷起一雙小眼，假惺惺的道：「你是個老爺，做做好事罷！不要和我纏擾，我要去趕生意呢！到底你爲什麼事？要阻當我。」嗣徽道：「你與那人趕那沒臉的事，我曾親眼目睹，看見的，而且還聽見的，斯文掃地，其臭而不可聞也！」那縫窮婆子看他有些傻頭傻腦，知他可欺，一定是個呆蟲，嘴裏還囉哩囉囉，似真似假的話個不休，就看他的意思來，卽對嗣徽道：「你大爺既然知道了，我亦不來瞞你，你大爺要這末趕，就這末趕，我可依你呢！你不要都說了，我又聽不出你的話來。」嗣徽道：「你這麼知道我大爺？我的確是一個第一號的大爺，大哉！大哉！身上沒有一樣不大呢！」那縫窮婆笑嘻嘻的，扭着頭看嗣徽，穿着芙蓉布汗衫，脚下是皂靴，知道是位老爺。說道：「方纔有位爺們，先叫我縫補衣裳，給我一些錢，我被他迷惑了，就這麼一來。」嗣徽道：「這麼一來，來了幾來，我曉得四百來了。我聽得四百四百，四百的什麼道理？」那縫窮的道：「他給我四百個大錢呢！」嗣徽道：「明日我也要縫小衣，你務必來？」那縫窮的聽了，娘頭娘腦的答應了。又道：「什麼時候來呢？」嗣徽道：

「喫了早飯就來，我在這門口等你，如我不在門口，你就在門口等我。」縫窮的連連答應，將嗣徽打諒了一番，把手摸一摸頭髻，提着籃子出去了。嗣徽進來也不說破，與元茂談了一會，各自睡了。

明日早飯後，嗣徽到門口望了幾次，尙不見來，心裏一想，有些下人在面前，不便行事，把幾個家人，盡行打發出門，有幾個叫他去探聽嗣元消息，有幾個差到遠處去買物去了。知元茂是要睡中覺的，到他房門口，望了一望，見元茂在坑上躺着，閉了眼當他睡着了，急到門口來。見那縫窮婆，已坐在門檻上，今日打扮得不同，梳得光光的元寶頭，紮了鬢腳，插了一枝花，穿一件藍夏布衫子，手中帶上燒料鐲子，銅戒指，回頭見了嗣徽，便笑笑的提了籃子，走了進來。嗣徽見他比昨日嬌俏多了，心中大喜，進了二門，便一手搭在他肩上，一直推進了房，把房門門了，下了捲窗。這房原來嗣徽弟兄兩人同住，此時嗣元未回，真是難得。嗣徽低低的說道：「天氣熱，我們這麼……」

且說那元茂並未睡着，嗣徽與他對面房，有人進來，豈有聽不見的；况那縫窮婆今日穿了木底鞋，鞋內又襯了高底，七寸長的花鞋，今日變了五寸，確輕輕的走，總有咕咯之聲。嗣徽常元茂睡着了，也不防他，所以不顧什麼的。元茂聽得不耐煩，就跑到那邊側耳細聽，

原來是那麼一回事，他到佔了我的邊了。我被這強盜打劫了去，可恨！可恨！又聽得那縫窮婆道：「這麼祇有四百個錢？快快的高陸，不要耽擱我。」嗣徽道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一樣的人，我要加錢？」縫窮婆道：「一樣的人，他是平等人，你是個老爺，這麼可比較他，你失了老爺的資格了！」嗣徽又加了一百錢。縫窮的道：「不是這麼加的，告訴你，今天是要兩吊錢。」嗣徽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兩吊錢，你不要當我傻子，我是老于此道的。」那縫窮的道：「兩吊錢，你要自己問問良心，這個價錢，便宜得很，你不可和那位爺們比較，你比他都耽擱時候，快快添來，不要耽擱人？」嗣徽又加了一百錢，縫窮的只是不依，要定了兩吊，說話越說越高起來。嗣徽恐人聽見，只得又加了些錢，共加了五回，纔成了一吊錢，縫窮的方收了，聽得嗣徽笑道：「我倒問你，你怎麼知道我是個老爺，難道昨日那人不是位老爺麼？」縫窮婆道：「他不是老爺。」嗣徽暗喜想道：「他必看出我的服裝。」卽問道：「你從那裏看來？」那縫窮婆道：「你穿這皂靴，就是老爺，還要賺人說不是老爺，想省錢，你若穿了草鞋，我只要你二百個錢。」嗣徽被他一頓侮辱，方知穿了皂靴之故，便笑嘻嘻的道：「你具有眼力，看得出高低的人，看你不出是縫窮的，到是一個見多失廣的老手。」那縫窮的道：「那人的模樣很下作，且不在行，我以後不要看見他了。」元茂在房門口聽了，心中好不有

氣，想候他出來罵他兩句，忽見孫嗣元從外邊進來。

孫嗣元因文卷之事，在州裏押了一日，今日州官問他，他倒期期艾艾的撞了州官，本要打他幾板，因他是孫亮功的兒子，留他體面，送到宛平教諭處戒斥，他又將教官得罪了。教官氣極，遂將他牽到通州明倫堂上，叫門斗按在板凳上結結實實打了二十竹板，打得嗣元殺豬似的叫起來，口又結截帶着南邊話入娘入娘的亂罵。門斗也恨他，狠狠的打了幾下，打得嗣元兩腿紫爛，一步一步的顛回來；又恐氣血凝帶，不敢坐車，幸遇見了家人扶了回來，見元茂在門口側耳竊聽，他也不知就裏，吊起了那一隻眼皮講道：『悔悔悔他娘的氣，你你你你們倒在家快快樂樂呢？』元茂正要問他，他到房門口把門一推，見門着，雙手亂推那薄板將要破了。元茂搖搖手，嗣元不懂，仍是亂推。嗣徽聽見嗣元回來，心內驚慌，定一定神倒生了一個急智，隨手拉一件衣裳，撕破了一塊，叫他拿出針線來縫，便開了門。嗣元進去見一個縫窮的鬚髮蓬鬆，面有愧色，坐在凳上縫衣，嗣元一見，生了氣，心裏早已明白，罵道：『那裏有這種不要臉的爛爛爛貨，跑進房裏來，關了門，做做做什麼事情，還還不滾出去。』把他的籃子踢翻，縫窮的確不敢發作，也有了氣，便道：『有人來請我來的，我又不是挨上門上的，開口就罵人滾，好個不講理的蠻子。』便理清了零星碎布，提了籃子，到外面來縫，見

了元茂有些不好意思，笑了一笑。元茂仔細看他，比昨日標緻了好些！脚也小了；但心裏恨他沒有情義，還說他不像老爺；又嫌他笨不在行，盡巴結嗣徽，爲他穿了雙皂靴，便不理他，瞅着他縫衣。嗣元腿痛，便往躺椅上一躺，不料一邊的鐵搭已斷，一側滾了下來。嗣徽呵呵大笑道：「言悖而出者，亦悖而入，人倒沒有滾，自己倒滾了。」嗣元更有了氣，爬了起來，一脚踢翻躺椅罵道：「我入你的娘。」往坑上就躺，口中牽藤蔓葛的混罵。嗣徽踱到外間，反攏着手踱了幾步，縫窮婆看了，也不禁笑了一笑。元茂道：「你那賊婆子，真好記心，你數目數起來，一些沒有差誤。」那縫窮婆噙着嘴，把眼乜了他一乜。嗣徽道：「人若一之我百之，人若十之我千之。」元茂笑了起來。嗣元聽得明白；又在裏頭狗種狗種的罵不清。嗣徽自知理短，不敢與他爭論，聽見嗣元謾罵，亦不理他。嗣元恨極了，即將褥子扯下地來，叫小使來把褥子鋪下了，便爛膿爛血的大罵。縫窮的實在也聽不得了，便道：「太太今日真喪氣，碰着了這些渾虫，沒有開過吊眼。」將衣裳一扣，提了籃子，股扭着屁嚟嚟叨叨的罵了出去。嗣徽不敢進房，在外間與元茂說那縫窮婆的好處。少頃，嗣元要找汗衫更換。小使找了一會，找到外間，就是方纔縫的那一件，嗣元一看，火上添油，問嗣徽道：「我我我這件汗衫，只穿了一回，好端端的怎麼會破了，要縫起來呢？又怎麼怎麼破的是小衫呢？這

不不不是真心撕破的。」嗣徽道：「縑衣之好兮！敵子又改造兮！」嗣元道：「倒是一個不通的假斯文，滿口之乎者也，倒像是個通文朋友，不過花花花了八十兩，請人鎗鎗鎗了來的，當是你你的真本事，中中中的了，慄也慄慄慄死人。」嗣徽道：「君子之所異於禽獸者，以其懷刑也！我總沒有叫州裏押起。」一面拍着手道：「一五，一十，一五，二十。父母之體，不敢毀傷，辱莫大矣！」嗣元大怒，忍着疼，爬起來，拿了支窗子的棍子，走出房照嗣徽劈面打來，嗣徽躲避不及，肩甲上着了一下，連聲哎喲道：「了不得，紵兄之臂。」奪住了棍子要打嗣元。元茂連忙的勸，分開了，兩個還鬥嘴鬥舌的鬧了半天，到五更大家起來收拾了，天明上車而回。到了家，亮功見大兒子與女婿進了學，也甚歡喜；又恨嗣元不通，出了大醜，痛罵了一頓。嗣元回房；又被他媳婦巴氏羞辱一頓，他的氣，苦無門可訴，只好在外面逢人便說，他乃兄是代鎗進學的；又在他坑上鬧了縫窮的，所以大不吉利，害他喫了苦。衆人聽了這些話，不過一笑而已！

且說李元茂微倖了這個秀才，也十分得意，見了孫氏，便誇獎他的才學，說嗣徽是代鎗的。嗣元不通，以致打了板子。孫氏也覺光彩，倒底丈夫算個讀書人了。元茂看着孫氏，雖然假眉假髮；但五官生得頗好；又高又胖，是個有福之相，比起縫窮婆來，確沒有他風騷，

到底比他乾淨好些！未免彼此有情。元茂將嗣徽與縫窮的光景；并聽的聲息，細細的描摹與孫氏聽。孫氏笑得不休；又說道：『自然你也是這樣的。』元茂道：『我沒有，我豈肯要這種人。』孫氏半疑半信；又盤詰了一番，元茂只說沒有。那元茂真是糊塗人，所說的話，一會兒又忘了，言語之中，漏些破綻出來。孫氏追問，元茂無言回答，只得老實說了。孫氏聽了，一把無名火，湧上心來，把元茂一把摀得死緊。元茂道：『哎喲喲輕些！做什麼？』孫氏道：『你這個喪盡良心，爛心爛肺的惡人，你說我兄弟鬧縫窮，你是沒有，爲什麼你又講出來，你既不打自招，還說什麼？我很不得咬掉你一塊肉。』便一口咬緊了元茂的膀子，元茂方悔無心失言，只得再三的陪禮。孫氏猶咬着牙，把他推了兩推。元茂又只好敷衍一番，方纔息手。

孫亮功到領憑之後，卽到通州，寫了四個太平船赴任，自然的一樣餞行熱鬧，惟有王恂的夫人，見父親哥嫂，一齊出京，未免淒涼悲苦，在母家住了幾日，陸夫人也疼愛到十分；又不能帶他赴任，只好勸慰他一番。元茂與孫氏是去的。元茂外間有些虧空，這兩天追逼起來，孫氏雖有些粧資；但不肯與元茂花消。元茂問他要錢時，便罵起來，說：『不是叫相公，就是姪子，我也不給你錢，你也不許出去。此時元茂被人追急了，無詞可對，只得苦

苦哀求他媳婦，說係進學費用，此時都應歸還，並不是嫖錢等類。孫氏見他愁眉不展的幾天，心裏也疼他，即問道：『你要多少錢？就清楚了。』元茂道：『要一百吊錢。』孫氏即給他四十兩銀子，說道：『你快去還了正經賬目，不要混花消了。』元茂大喜，得了銀子；又起想了邪念，想到二喜，待我這兩年，頗爲不薄，如今遠別，怎好不給他十吊錢；但這四十兩，只穀還賬，不能有餘，怎麼好呢！想了半夜，想出一個方法，去年借聘才的金鐲子；若取了出來，照時價換了，可以多得五六十吊錢，可不是賬也還了，別敬也有了，早上起來，找了當票，自己到當舖裏一算不穀；又添了些碎銀，假了利錢，把金鐲子取了出來，到金店裏請他看看成色，換了十四換，元茂不肯；又到一家，倒又少了半換，只得十三換半。元茂心中納悶，把鐲子帶上手，一路的闖去，忽然見二喜坐着車，劈面過來，見元茂忙下來，一把拉住，說道：『今日叫我找着了。我聽得你要出京？又知道你中了秀才，也不知找你多少回，我們也多時沒有坐坐了。便拉着元茂上了車，元茂本來想他，便忘了要事，一徑到二喜寓處。進了客房，二喜道：『你此番去了，幾時纔來？你到忍心撇下我麼？』說罷，便倒在元茂懷裏道：『我跟你去罷！你去了，我在京裏，也沒有疼我的人，不如咱們苦苦樂樂的在一塊兒。』說到此，兩眼紅紅的，像要流下淚來。元茂見了，好不傷

心，也擦了眼睛道：「若說跟我去的話，此時不用說他，且我明年就來的。如今我在這裏寄了籍，明年要來科考，還要鄉試，那時就可與你快敘了。」二喜故作悲啼，把個元茂如蒼蠅惱了頭一樣，抓耳揉腮，垂頭喪氣。少頃，擺出酒來，元茂心中有事，不能暢飲。禁不得二喜百般奉承，元茂歡心一開，便又痛喝起來。二喜斟了一杯酒，喝了一口，走到元茂身邊，坐在膝上，雙手捧了元茂的臉，敬了一個皮杯。元茂兩眼迷齊，在二喜臉上嗅了幾嗅。二喜道：「你也還敬我一口？」元茂道：「待我來？」便含了一口酒，對着二喜的嘴送來。二喜尙未接着，元茂先放了出來，湧了一身。元茂想着從前的事，不覺好笑，笑得前合後仰。二喜也笑道：「什麼好笑？」元茂閉緊了嘴，用力忍住，停了一停，說道：「你不記得前年魏老聘的笑話，說姑嫂兩個的事麼？」二喜笑道：「你倒好，你願把自己的嘴，比較這麼？」元茂道：「世間還比那些好麼？」二喜道：「不信，沒有比他好的。」元茂道：「只怕沒有。」二喜道：「怎麼沒有？這句話，你從前說過的。」元茂閉着眼，想了一想，點點頭道：「有是有這句話的。」二喜瞅了他一眼道：「好良心，嗅了橘子，就忘了洞庭山了。一頭說，一邊靠住元茂身旁。二喜道：「你的癮來了？輪輪罷！」元茂道：「很好！即同了二喜進房，開了燈，二喜先在對個坑上先上了幾口烟，便在元茂懷裏與他吐了一嘴，元茂酥得

了。二喜道：「從前有位張少爺，也與我相好，我也使過他的錢，他在京時問他要什麼，他總肯，到他出京時，我問他要個鐲子，他就支支吾吾，說這樣，推那樣，不肯給我，其實我也不稀罕他那個小鐲子，不過留一點紀念，教人心上常記着這個人，然而如今的人，見面時是好的，一過後就忘了。我就不然，那個人若是我相好的，我總想着他，你要去了，你給點什麼東西與我做紀念呢？要常常帶在身上；又要永久不壞的東西。」元茂見他這般光景，心裏甚是過意不去，本要送他些錢，因鐲子又沒有換成，支支吾吾的道：「我有東西給你。」二喜道：「我說張少爺的鐲子，與你這個一樣的，你若做了他，還要等我開口麼？」說着，要把元茂的鐲子除下來看，說道：「可是兩個絲攪成的？」即將下來看看，帶在手上說道：「這種鐲子，我也得了不少；若是不要緊的人給我，我也不記得他；若是你給我，那管是銅的，我也當他金的一樣；況是個金的，自然一發當作寶貝了。一面說，看着元茂，元茂近來身子淘虛了，一喝酒就醉，一吹烟就睡，模模糊糊的講了一聲，也聽不出講的什麼話。元茂朦朦朧朧，然猶聽得門外叫聲二喜出來，覺二喜爬下坑走出去了。元茂睡了一覺，醒來見烟燈也收了，叫了一聲二喜，不見答應，擦擦眼睛，走了出來。只見那邊房裏，歡呼暢飲，有些人，還有幾個相公，唱的唱，豁拳的豁拳。元茂見跟二喜的人，站在門口，叫了他過來，問道：「二喜呢？」

那人道：『在那裏陪酒。』說了，又站到那裏去了。元茂此時酒已醒了，一想心中有事，便一徑出來，到了家，方知錫子被他騙去，心裏甚急，再去找他；又不在了家了。一肚子苦說不出來，喪氣而回。孫氏問他爲何出去了大半天纔回。元茂只得支吾說：『還賬，耽擱了到晚上。』元茂更加着急，夢中還是長吁短嘆。孫氏也不解其故。孫氏疑他定有外遇，所以睡得好濃。明日元茂沒法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去找王恂借了四十金，說是娶親時欠下的賬，到了安徽，卽行寄還，纔把那些零星館子賬，相公開發，及婊子嫖錢，還個清楚。也到各處辭了行，遂同丈人出了京，找了鳳陽府住了一月，同着孫氏到他父親任上去了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二回 羣公子花園賀喜 衆佳人繡閣陪新

話說光陰甚快，六月將過；又交七月。高品到了，就住在怡園，與南湘同寓在清涼詩境。帶了本省撫臺的文書；一咨禮部；一咨府尹，保薦應老博學宏詞。四方名宿，紛紛漸到，已定於八月初十日開考。

且說春航吉期已到，這蘇侯是個闊家，大姑娘嫁與華公子，粧奩就值百萬。今知春航是

個寒士，把京東的田莊，批了二百頃，撥了兩名莊頭，六房家人男婦，十個丫環，至珠寶古玩，陳設鋪墊，以及衣服被褥，箱盒桌椅器皿之類。送奩那一日，用了二千名抬夫，蘇夫人猶以爲薄，不及人姑娘十分之七，於鋪箱時，鋪了兩萬兩白銀，三千兩黃金。子雲是媒人，見春航房屋窄小，鋪張不下，把自己住宅東，選一所空房借與他，有個八九十間；還有個小花園在內。這回春航娶親，賀客紛紛，狠爲熱鬧。請酒演戲，內外鋪設，也成了個錦天花地。一個蕙芳如何料理得開。子雲去請了張仲雨來幫忙，管了賬房並指點鋪設一切。仲雨這件事是最在行的，諸事調度得很有章程。新房內是有蘇府的人來鋪設。春航的母舅張桐孫，已帶了家眷往直省候補去了，今奉差來京，也幫着春航張羅。初六那一日，有兩處戲酒；一處在聚星堂，請的是鄉試座師禮部尙書劉守正，座師內閣學士王文輝，會試房師兵部郎中楊方猷，鴻臚寺卿周錫爵，光祿少卿陸宗沅。這兩位是同鄉前輩，兼有年誼，張桐孫陪了。這幾位在聚星堂觀戲，演的是聯珠班。春航陪着一班名士，在花園挹爽齋，觀演聯錦班。那一天大媒是徐子雲，客是蕭次賢，高品，南湖，顏仲清，劉文澤，王恂，梅子玉。近日子玉病已好了，勉強打起精神出來。這八個名旦，不消說都在園中，那聚星堂上一個也不去。聚星堂上盡是一班中年的脚色，與那些尋常的旦脚，在那裏應酬。蘇蕙芳一會兒走了來；又被張仲雨叫了去

賬房幫忙，倒比別人還忙些！早上就開了戲，諸人一面看戲，一面歡笑。好不高興。子玉見那
些名旦之中，就只少了琴言，觸景傷情，頗有一人向隅之慘。衆人也都會意，忽不見了高品。
子雲命書童去找他，找到戲房後頭找着了。見高品在那裏教王蘭保的戲，蘭保點頭而笑。高
品出來裝出正經樣子，連笑話也都不說一句。少頃，王蘭保來請點戲，送到子雲面前。子雲
點了一齣喬醋，高品點了一齣當巾。喬醋唱了，再唱當巾，卻是蘭保扮了小生，倒作得入情
逼肖。春航是個聰明人，已知高品奚落他，便說道：「這李亞仙真是個女中豪傑，前賺鄭元和
是遵母命；後來是感於至情；若我作了鄭元和，當當身上衣衫，不當這巾。你們不聽得，這兩條
網巾繩子，是李亞仙親手打的麼？」高品道：「只怕衣裳有了泥，當不得了，你不聽得來與
唱道：「相公你戴月來滿身露濕，我這件衣服呵，白苧新裁，未沾汗跡。」子雲道：「他是
沾的露，你又怎麼說，他沾泥呢。」衆人皆笑。作到來興進去，轎夫出來趕打。蘭保跌了一
交，便改了口白，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被他一路趕來，跌了一身泥垢，且喜七叔贈我的這
件衣衫，我且去當了，也可聽得兩天，啊喲！兀的不想煞小生也」衆人聽了，個個驚異道：
「忽然講些什麼？」仔細一想，便大笑起來。高品只是微笑。衆人心裏早已明白；又聽得
蘭保唱那玉胞腹的曲子道：

我只得門前窺伺，跟隨他繡幃香車，忍羞漸要乞青眸，願應憐辱在泥塗，迴腸如路雙輪，一碾一嗟，吁！怎笑倚！

蘭保唱到此，也要笑了。子雲等連聲喝采，諸人亂叫起好來。春航滿面通紅，指着高品罵道：「我只道你別過了一年，自然也改惡從善，誰道還是這副歪心肝。」高品道：「這纔罵得奇，我又講了什麼，這不是自己栽了筋斗，埋怨地皮麼？」春航尚要罵他，只見家人進來稟道：「蘇府粧奩已到，一片吹打之聲。春航請了子雲次賢，一同迎接上前，送奩的是蘇府幾位本家親戚，內中有位華公子，繡衣金帶，玉貌如仙，春航尚是初見，已久仰這位連袂的大名，接進了聚星堂，齊齊見禮。華公子見了劉尚書王文輝是父執，便請了安，其餘都行半禮。春航與華公子係是新親，無甚話說，不過彼此道些仰慕之意。幸有王文輝徐子雲幫着張羅，應酬了那幾位新親，頗不寂寞。粧奩到了，擠滿了街道，二千名擡夫，也就與出兵一樣。只見衆家人，帶領擡夫頭兒，紛紛搬運。張仲雨跑過來跑過去，指這樣說那樣，門外人聲嘈雜。蘇蕙芳發賞封，上號簿，一個人那裏打發得開；又叫了蘭保素蘭來相幫，足足鬧了兩三個時辰，尚未清楚。裏頭許三姐，也幫着手忙脚亂，同着那些陪房的，擺這樣，安那樣，鬧得一身的汗，一件袖衫子，貼住了背心，腰也酸了，脚也疼了，喝了一碗涼茶，把扇子

掘了一會，再來收拾。春航忙進城謝粧去了。王文輝要推華公子首坐。華公子不肯。子雲意欲邀他進園，與諸名士會會。華公子也不願在外，便同了子雲進園。文澤等齊齊站起。華公子上前見禮，除文澤之外，都不認識。內中見一個最年輕的，覺得如月光珠彩，鳳舉霞軒，骨重神清，風華雅麗，心裏一驚，覺眼中從未見過這樣人。子玉見華公子的品貌，也暗暗稱贊，清華貴重，儀表天然，果是不凡。華公子一一見了，問明了子雲。華公子道：「敝起來，都也有世誼，小弟疎于交接，今日幸會，滌我塵衿。」諸名士也各述一番景仰，遂推華公子首坐。華公子如何肯坐，說道：「我們既幸會了，就與夙好一樣；若以小弟當客相待，倒是見棄了！我們今日敝定，下次就不用再推，方纔諸兄怎樣坐的？自然是敝齒，那位年紀比我小，我就僭他。」敝起來，就是子玉比他小了三歲。華公子就坐在子玉之上，衆人見他直爽，也不讓了！華公子見這班人，都是瀟灑出塵的相貌，將春航比起子玉來，稍遜一等，而神情灑脫過之，可算瑜亮並生了。坐了席，開了戲，那邊王文輝張仲雨進來，在華公子面前張羅了一番。華公子要請仲雨坐席。仲雨道：「今日我竟沒有這個福分。」春航謝粧已回，也請仲雨入席。仲雨道：「外面一個媚香，如何照應得來？不可叫他怨我。」便拱拱手走開，指着子雲道：「總是你好作成。」笑出去了。王文輝蹣起了皂靴，手掉長髯，與華公子徐子

雲講了一番話，也就踱了出去。春航請客，寬了公服。唱過一齣戲，華公子道：「天氣熱，倒不用唱戲了，也叫他們歇歇。八旦上來，華公子不見蕙芳，便問春航道：「怎麼不見那位狀元夫人，還在帳房裏麼？」春航不好意思回答。子雲聽了笑道：「如今鬧出兩位狀元夫人，倒與燕子箋上的話圓一樣了！」華公子一想，自覺失言，便不再問，見素蘭美麗風流，亭亭可愛，即叫他上前，說道：「你去年寫在那良宵風月圖上的詩，我已裱成了手卷，並請人題了好些！實在畫也畫得好，字也寫得好，人人稱贊，即對子雲道：「此君風韻，不減袁蘇貌類。琴言而聰明過之，贊得素蘭好不喜歡。華公子又問子雲道：「弟與尊兄，雖初次識面；但心契已久有個魏聘才是府上搬出來，在弟處住了半年，常常提及閣下，並有一事，倒要請教？」子雲不知問他何事，即答道：「魏世兄也時常提及尊府；但未識荆，不敢冒謁，不知有何賜教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事本細微；但一時不能索解，聞得閣下與琴言訂交最密，矢志不渝，琴言在弟處，弟即有所聞，琴言如今又同了敝業師出京，閣下何以忍心割愛？而琴言又何以掉臂游行，乞道其詳？」這一問，把個子雲問得頓口無言，面有愧色，而心中悲苦；又隨感而生。子雲見子雲甚是爲難，便大笑道：「這話須問我，庚香仁弟，是長於情，而拙於言。你說何以忍心割愛，而琴言又肯掉臂游行，其故最易說明。此是庚香用情

深處，欲成全這個人，所以叫他同了令業師去的；况令業師認爲義子，已如平地而履青雲，琴言也明白這個道理，成身以報知己，豈不勝於輕身以事知己。」華公子點頭嘆息。子玉方安了心。華公子又與高品南湘仲清王恂文澤次賢各講了些話，知高品纔從蘇州來，問了些江蘇風景，偶然見素蘭的扇子，一面畫的甚細，要了過來，看了一會；又見那一面寫着小楷，題目是斷腸詞。華公子道：「腸何以輕斷？」子玉見了；又覺不安。華公子低低吟了一遍，又問素蘭道：「這是你自己的麼？」素蘭道：「字與畫，都是胡亂塗寫的。」這詞，卽指着子玉道：「就是梅少爺送玉儂的。」華公子摺了扇子，對着子玉道：「看時就有幾分猜着，是吾兄手筆，非至情人，不能道：『果然！果然！』又笑道：『這夢魂，到底喚得來喚不來呢？』子玉怎樣回答，衆人皆笑。忽見林珊枝走來，華公子便叫取衣服過來，穿戴了，辭了春航，說道：『弟還要到舍親處有事，明早送轎來，再會罷！』一拱而別。外面送奩來那幾位，早已去了。諸人送下了階，單是那春航送出。素蘭見了他的扇子，便跟了出來，到上車時，華公子始見素蘭送他，知他要扇子；但又心愛此詞，不忍釋手，便對素蘭笑道：「你好不解事，今日這個好日子，你拿這斷腸詞扇出來，不教人忌諱的麼？」一面說，把自己扇袋裏的扇子取出來，與素蘭道：「給你這一柄罷！」素蘭請安謝了。華公子登輿而去。春

航素蘭進來，素蘭將華公子換扇之事，與衆人講了，把他的扇子展開來，與諸名士看時，見一面畫着兩枝桃花，紅白相間，一面寫的小楷，卻是美女簪花。娟秀無比，是兩首梁州序的曲子，後註金錯園，賞桃花和桃花扇曲。春航道：「這楷書是閨閣筆跡。」衆人看這兩首詞，情文互至，秀韻天然，贊嘆不已！子玉道：「這第二首，也像閨閣口氣。」子雲道：「不要是他夫人題的麼？這兩首像是唱和的。」仲清道：「未必，如果是他夫人寫的，怎肯給人？」次賢道：「這話說得是。」諸名士在園內談心。

卻說聚星堂上，王文輝見諸名旦，一個不來，頗覺岑寂；又不好意思去叫他們，想蕙芳在賬房裏，便叫了他出來。蕙芳也累苦了，樂得出來歇歇，便到文輝席上來，就在文輝旁邊坐了。此處是兩席，那席是劉守正周錫爵楊方猷。這席是王文輝陸宗沅張桐孫。文輝道：「這幾天，我知道你也累極了，所以叫你出來歇歇。此刻也應沒有什麼事？」蕙芳道：「也沒有什麼忙，藉此倒可跟着張二爺學學，那張二爺實在可以，大大小小，沒有一點遺漏。」陸宗沅道：「這是張老二的專門本事，大概遇着這些事情，這賬房非他不可。」文輝問蕙芳道：「你將來打算怎樣？也要立個主意，我若能放了外任，你同我出去罷！我就請你管賬。」蕙芳笑道：「管賬，我纔幫了幾天賬房，已經鬧得昏了，還能與你管賬呢！我倒有個主

意，而且還有幾個人也願來，我想開個古董書畫舖，兼賣綢緞，紙張花繡，香粉花木等類。這些物件，都到蘇杭去置辦，房子也有現成的，度香有所空房子，近着他住宅，也有個小花園在內，看大家湊起來，如果湊得成，倒也有趣，我們也不想發財，不過藉此安了身，幾個相好，聚在一處，也省得日後離散。」文輝道：「很好！我也願來一分，我來與你掌櫃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我請不起你，你是就要放督撫的，你如果有不要的古董，搬幾件出來，借光擺擺罷！」王文輝道：「有有有，如果我放了督撫，我難帶的東西，都與你留下。」蕙芳笑道：「你難帶的東西，想是羅笨的，你不要拿些木器家伙，什麼鐵爐子，鐵火盆，寄放在我處，我是不領情的。」陸宗沅張桐孫笑起來。王文輝也笑，把扇子打了蕙芳一下，你薄我，這還了得，蕙芳也笑。文輝手弄長髯。蕙芳道：「你那鬍子怎麼？倒黑起來了。想是遵姨太太命染黑的。」文輝笑道：「這更胡說了。」便自己看看鬍鬚道：「老了，你們這些少年人，雖然與我們講些頑笑話，心上是很嫌我們的。」陸宗沅笑道：「你不要帶着人說。我們的鬍子，不是染的，那邊席上，劉尙書，周錫爵，楊方猷都笑起來；惟有張桐孫是個道學人，不會頑笑。周錫爵道：「賈夫，你那烏鬚藥的方子，可是你孫親傳你的？」文輝道：「他那幾個鬍子，要用什麼烏鬚藥？」既而一想，便大笑起來。陸宗沅也明白，也笑了。劉守正與楊方猷

不解其故，連聲的問。文輝就將亮功女兒，漆頭髮的一事講出來，聽得衆人皆笑。連張桐孫也笑起來。周錫爵道：「既是這麼着，賀夫，你何不到班裏借個假鬍子帶着？省得這烏黑的東西，沾染了你們如夫人的臉。」劉守正道：「這一染，就直染到胸前呢！」文輝道：「嚼你的舌頭。」陸宗沅道：「怎麼你把這尺寸？都量得清清楚楚。」蕙芳道：「帶着假鬍子好，你索性把真鬍子剃掉了，出門時，帶了假的出來，進房時就除下，不更好看麼？」大家又笑文輝，把扇子在蕙芳肩上打了兩下，笑着罵道：「你這尖酸刻薄鬼，怪不得田湘帆被你收管得服貼，在他一強也不敢強，但你也只有今天一天了，明日就有個真狀元夫人來，看你又怎樣？」蕙芳臉一紅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這是什麼頑笑？」周錫爵道：「媚香，不要理他，你到這裏來，我們談談。」蕙芳到那邊席上，去打了一轉通關；又到這邊來打了一轉。張仲雨又把蕙芳叫了去了。諸人已坐了一天，到迎親時刻尙早，也各時暫散。

那蘇府繁華，不能細述。明日辰刻，春航先行了迎親之禮，隨後子雲並一班迎親的，押了花轎到蘇府來。一切交代排場已畢，花轎回來，一路笙歌鼎沸，儀從紛紜，滿街車填馬塞，好不熱鬧。進了門，請出新人，拜了花燭，珠圍翠繞，玉貌花香，說不盡富貴風流，溫柔旖旎。外面那些賓客，及諸名士，又足足鬧了一日，到晚間，春航進房，見了新人，果然

應了子雲之話，真像蕙芳，便萬分溫存，十分美滿，真是佳人才子，玉女仙郎，占盡人間香福矣！明日蘇夫人請了他大姑奶奶浣香，與徐子雲夫人袁綺香去陪新，喫扶頭卯酒。田太夫人，請了王文輝的陸氏夫人，帶了他大姑奶奶蓉華，並媳婦孫少奶奶佩秋；又請劉守正的夫人沒有來，他媳婦吳少奶奶紫烟來了。周錫爵楊方猷陸宗沅的夫人都辭了。

卻說華夫人清早起來梳粧，羣珠伺候打扮停妥。華公子進來在妝臺邊坐了一會，忽然笑道：「不知二妹，心裏此時怎樣？還是苦？還是樂？」華夫人笑了一笑道：「虧你作姐夫的，講出這句話來？」羣珠也都微笑。華夫人見公子手內的扇子，不是前日寫的那一把，要過來看了一看，把那這詞念了一遍道：「好詞，這扇子，那裏來的？」公子道：「是陸素蘭的，我愛這首詞，所以帶了他回來。」華夫人道：「這首詞甚好；但不像送朋友的；若送朋友，怎麼有這只道今生常廝守，盼銀塘不隔秋河漢呢！若說夫歸離別之詞；又不像，說是贈妓的，這不甚像，然而語至情真，卻有可取。」華公子笑道：「你真好眼力，這一評真評得不錯。這首詞，是一個人送琴言的，可不是。夫婦不像夫婦，朋友不像朋友，妓又不像妓麼？」然而有這片情，真寫得消魂動魄。」華夫人道：「是度香作的麼？」華公子道：「不是，是梅庚香，就是琴言向日的知己。」華夫人問道：「前日我寫的扇子呢？你不要給人

瞧。」華公子聽了這句話，方想起給了素蘭，就是這扇，心中甚悔，一時沒有留心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不與人瞧，我恐扇舊了。」已收起了。」華夫人也不疑心他給了人，將要出門，帶了寶珠愛珠蕊珠珍珠明珠掌珠六婢；又帶了小香兒，與兩個僕婦，此時新秋天氣尚熱，也不須多帶衣服，帶了一個小錦箱；一個錦匣，裝些花胭脂粉，外面叫一個老年的管家，騎了頂馬。金齡玉齡蘭齡桂齡騎了跟班馬。華夫人出房，到花廳前就坐肩輿，到了垂花門，上了車，另有車道，繞過大堂，家人方上馬，隨後八輛大鞍車，坐了羣婢，雕輪綉轡，流水一般的，出城來到了田宅。衆夫人已到，田老夫人迎下階來，羣珠扶擁着夫人進來。田老夫人一見，真是仙娥下降，玉女臨凡，走上臺階，田老夫人一把手挽住了。衆夫人出坐相迎。華夫人略略照應，管家婆鋪下紅毡，華夫人行拜見禮。田老夫人再三推辭，執定不肯。華夫人拜了，田老夫人也還了拜，然後與衆夫人相見，除了徐度香的夫人之外，都不認識。徐夫人一一告知，都相見了，然後請出新人來，拜見了婆婆，又與各位夫人，也對拜了。六珠婢磕了田夫人的頭；又與新人叩頭賀喜。蘇家陪房的一羣丫鬟僕婦十七八個，還有許三姐，都到華夫人面前來叩頭，把三間花廳，擠得滿滿的了。鼓樂開戲，請新人正席，居中東西分了兩席。田夫人定席，徐夫人坐首席。徐夫人道：「老伯母，怎麼將姪女當作客了。這首席該定新親，是要華家

妹妹坐的。田老夫人，只得請華夫人坐。華夫人道：「這個姪女，如何坐得？」即對徐夫人道：「姐姐，我姐妹不知敘過多少次了，怎麼今日忽然推起來？」徐夫人道：「往日我就僭你，今日妹妹是新親；況且你老遠的出來，我又近在此，我如何僭得你來？」華夫人道：「今日姐姐，是家母請來陪舍妹的，叫妹妹跟着姐姐過來，怎麼今日倒要讓我坐呢？」徐夫人笑道：「我今日與你讓定的了，非但我不坐這首席，連那邊首席，我也不坐，那邊自然要讓王老伯母的。」田老夫人道：「這個賢姪女太謙了，若敘齒呢！自然是王太太；但是老身請來作陪的，只好委曲些了。賢姪女不必過謙，從直些罷！」徐夫人那裏肯坐，便道：「老伯母，吩咐姪女，就坐那邊，這邊是一定不坐的。」便走到西邊去了。田老夫人見徐夫人決不肯坐，只得又讓華夫人。華夫人又與徐夫人讓了好一會，讓不過徐夫人，經陸夫人也幫着田老夫人勸他，只得坐了。陸夫人坐東席第二，劉少奶奶坐第三，王少奶奶坐西席第二，顏少奶奶坐第三，田老夫人在東邊作陪。陸夫人對田老夫人道：「太太那邊不用，你過去張羅了。」便叫蓉姑道：「你在那邊，代主人罷！省得田老太太走來走去的費事。」田老夫人滿面笑容，站起來說道：「若得姑奶奶張羅，就妙極的了。」說罷，便福了兩福，蓉華連忙還禮。陸夫人道：「太太實在多禮，小孩子，也當得起你這麼着；他們姐妹聚會，還高興不

過，只怕你老人家過去，倒拘束了他們。」田老夫人，見新婦這般天姿國色，不覺喜動顏開，再看華夫人，真是同胞姊妹，一樣嬌柔，分不出次第來，看他們二人，倒像在那裏見過的一般，想不出來，惟覺眼中狠熟，想去想來，原來有些像蘇蕙芳，怪不得像見過的了。看徐子雲的夫人袁綺香，是冰肌玉骨，春容大雅，真是林下風流，與子雲恰是一對佳偶。劉少奶奶，娟秀可愛。顏少奶奶，秀麗超羣，甚是灑落。王少奶奶，靜婉和妍，與劉少奶奶彷彿。再有那陸夫人，雖是四十以外中年人骨格，風華穿衣打扮，尚極美麗，兩額微露，臉上添了幾點雀斑；若遠遠望去，尚是一個絕代佳人，像個智慧聰明，纔辨出衆的人。陸夫人道：「想我太太，真有天樣大的福氣，生這個狀元兒子，娶這個天仙媳婦，你老人家，只怕是王母下凡，靈妃轉世，所以有這些仙子仙女，跟了你老人家下來。我們雖不算蟠桃會上人，今日却也沾了多少光，托了多少福。」田老夫人笑道：「我看太太的福氣，也就是全福了，自己是正二品的誥命，到一品也快了，膝下佳兒佳婦，朝夕承歡，還有兩位千金在家，東床又皆是人中英俊，大姑爺已是極好的了，前日我見二姑爺這個品貌，誰還趕得上他學問，是小兒佩服得狠的。下科怕不是一門三鼎甲麼？」陸夫人欣欣笑起來道：「據太太在外面看我，我原像個有福氣的，殊不知一家，就是我一個人操心，還要照應到外頭的事呢！我

們老爺，他是不管家務的，至於兒子女婿，卻也不算不好；但此時都還未中，我想起來，我只怨我們老命，去年偏又作了主考，我早料着有這件事，我勸他先告一個月的病假，躲過了這個差，他執意不肯，倒說收了幾個好門生，也與兒子女婿中了一樣，你看如今是一樣嗎？依了我的話，三個人進場，難道一個也不中出來，所以被他誤盡了。八月內，又聽得考博學宏詞，這也是百年難遇的，考中了也可作翰林；但知道考得中考不中呢？也或又派了他作起主考來，那就是坑死人了。太太你將我來比你；若論上半世呢！我也將就，論下半世，只怕就差得遠了。」華夫人與劉少奶奶，聽他這一口清而且脆的話，聽得甚有趣；又見他捲起大袖子，手上金釧金鐲，碰得叮叮當當，那一種精明爽辣的樣兒，倒也可愛。那邊徐夫人笑道：「伯母倒也不必白謙，我看你們兩位；一位是東華聖母；一位是南岳夫人，正是敵體。」新人坐了一坐，早已告退，這邊太太們講得好不投機，底下是許三姐張羅，徐家的紅雪紅蓮紅香紅玉紅梅紅月紅露紅英八個，並華家六珠，與那些家人媳婦了鬢們，整整坐了八桌。這八桌裏頭，有會說會笑的，有會喝會喫的，有着閉嘴不開口的，有縮着手不動箸的，各人有各人的模樣。三姐八面張羅，滿場飛舞，正席上，聽了幾齣戲，放過了賞。散了席，太太奶奶們都到新房中坐。華夫人與他妹子說了好一會話，然後告辭。徐夫人要留他逛園。華夫人說晚

了，改日再來奉拜罷！遂帶了羣珠，登輿而去。徐夫人也即告辭。陸夫人同了女婿回去。劉少奶奶也回。田老夫人，一一相送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二回

桃花扇題曲定芳情

燕子磯癡魂驚幻夢

話說前回書中，華公子將自己扇子與素蘭換了，後被華夫人問起來，方知將夫人寫畫的桃花扇子與了他，甚是懊悔，一日即命家人去叫素蘭，說明叫他帶了前日的扇子來。那日素蘭正在蕙芳處，商議開那古董舖的事情，蘇陸之外，尚有袁寶珠金漱芳王蘭保李玉林，要來大家商議那古董書畫等物，公湊些起來，也就不少；況且怡園花木極多，儘可分些來應用，我們何不先開起來，再到南邊製辦，也未嘗不可；若要等買齊了，就有兩三月耽擱去了。蕙芳道：「如今我們幾個人，湊起那古玩來，能有幾樣？而且也沒有很好的東西，奇書名畫更少，開張起來，空空的什麼樣子？若盡靠些花木，不成個花局子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要湊東西其實也不難；若說書畫，前日我見度香園中曬晾，也數不清有多少，一種書有十幾部的。他要這許多作什麼？法帖重的很多；若畫那似假似真的，也有幾十箱，橫豎將來總飽盡魚的了，分些來，他豈有不肯的。至於古玩好的，自然不好去要他，他那不愛的東西，要幾件

來，也就擱不下了，就怕什麼？香料針黹顧綉的東西倒少；又要新鮮，賣不得舊的，後來再辦也可以的。這房子也不用收拾，一切俱好，器皿什物皆有，我們一班人全進去，也住不滿他，只要作些廚櫃等物，一完備，就可開張，中秋前後，儘來得及了。」漱芳蘭保同聲說好。又說：「就這麼着，我們大家去找度香商量，正商議間，忽見素蘭的人進來說：『華公子打發人叫，立等進城。』」素蘭道：「他叫幾個人？」那人道：「就叫你一個，說：叫帶了扇子去。」素蘭道：「我道他叫我什麼？原來是爲這把扇子。」蕙芳道：「這扇子，一定是他夫人寫的了，所以來要回去。」素蘭就辭了衆人，到家換了衣服，帶了人上車，一徑到華府來，先到門房應酬了幾句，再到珊枝處問了緣故。珊枝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或者要你寫什麼？」素蘭在珊枝房裏略坐了一坐。珊枝道：「公子在園中，就去見見罷！省得他等。」於是珊枝領着素蘭一徑入園來，只見秋色琪爛，燦然可愛。問了園童，方知在潭水山房二人登高涉下，過竹穿林，走了好些地方，到了門口，珊枝先回明了。素蘭進來見了公子，公子正在那裏畫扇，旁邊站着個小丫鬟；還有兩個小書僮。素蘭請過安，站在一邊。華公子命他坐了。素蘭見公子所畫的扇子，也是兩枝紅白桃花，顏色甚好，素蘭甚是可愛。華公子知他愛看，便遞給他道：「你看着有什麼毛病麼？」素蘭接了過去，看了道：「兼工帶寫，

得意得神，錢舜舉徐熙合爲一手。」公子道：「前日那把扇子，帶來沒有？那是人家的，那一天我沒有理會，帶在身邊，昨日那人來取時，我纔想起，給了你這扇子，卻要還他。素蘭從扇袋裏取出來，雙手奉上，公子看了一看，攔過一邊，便道：『你的書法，我是請教過了，你的詩詞，我尙未見，何不將那梁州序，也作一首，賞賞這扇上桃花。』素蘭笑道：『字已是勉強的，詩詞上沒有工夫，不敢獻酬。』公子笑道：『太拘泥了，你這樣靈慧人，怕不是綉口錦心，作出來，還要比人好，不要謙，今日在這裏，逛半天，既有詩詞，自然不可無酒。』叫香兒到小廚房要幾樣菓品，並要那蓮心酒。公子道：『你們這班人，爲什麼從前定要學戲？既然學了戲，倒又不專於戲，學成了多少本事，我想從前戲旦中，也沒有你們這一派，就有幾個小聰明的，也拏不出手；況且他們的品行，我就不好說了。』素蘭道：『我們這樣本事，算得什麼；因是我們這等人，是不應會的，所以會寫幾個字，會畫幾筆畫，人就另眼相待，先把個好字放在心裏；若將我們的筆墨，換了人的名氏，真怕非但沒有說好，盡是笑不好的了。』公子笑道：『這話也有些理；但真好真歹，人也看得出來；若你們的筆墨，真是那小孩子寫的做格，小丫頭描的花樣，難道也說好不成？況且我又奉承你作什麼？好歹自然要分得清，豈可沒人之善；但是你們，後來這個行業倒難，這碗飯，也不是

終於好喫的。』素蘭道：『如今我們幾個人，現在想出一條道路。』就將蕙芳寶珠等，要開書畫古董，並些針線香料，花卉綢緞等物。合成一個大鋪子的話說了。公子點頭道：『這倒罷了，你們這幾個人，也只好老於是鄉，這個鋪子，幾時開呢？』素蘭道：『此時貨物都不全，所有東西，皆要到蘇杭去置買，先想湊些書畫等件，布置起來，原不當買賣作，不過這幾個人沒有事，在那裏坐了，作個公舖的意思，至於要等置齊物件，必要到十日總能完備。』華公子道：『要些什麼東西？定要到蘇杭去，京裏置不出來？』素蘭道：『那裏便宜，至於花綉刻絲等物，皆是蘇杭來的。』公子道：『定要那些東西麼？依我倒不要；若賣那些東西倒俗了。』素蘭笑道：『不過這些東西搭配着，熱鬧些！不然也與那些書畫舖一樣，且既作買賣，那伙計的辛俸飯食，也須出在裏頭。公子道：『自然，既開鋪子，就要打算盤了，設或將來我來買把扇子，你也必得開個虛價兒。』說得素蘭笑了。公子道：『你要些刻絲顧綉的東西？只怕我倒有；若用得用不得，就不可必了。前日聽說：庫房裏蛀壞了幾個箱子，糟蹋了多少東西，大約有七八十年沒有用着他，還是我老太太遺下來的，只怕用不得，顏色黯淡，花樣古老了。如果用得，我每樣給你些！教你開成這個鋪子。至於古董書畫，也有要好的不能，不過中等的。』素蘭請安，謝了道：『府上中等的，就是外頭上等的

了。」正說間，香兒領着兩個書僮，拿了酒盒來，珊枝見素蘭喝酒，想沒有什麼差使，便走開了。華公子道：「喝一杯？潤潤詩腸，好得佳句。」素蘭道：「今日真要出醜，恐石臼裏榨不出油來。」公子道：「不用謙；況且是曲，一發熱極生巧。」素蘭接過酒壺，與公子斟了，自己也斟了一杯，心中好不思索，且看那潭山水房的景致，屋是一統五間，東半臨水，像怡園練秋閣光景，西邊疊疊層層的危石，盤着籐蘿，辟荔陪着松柏，桐杉池內，荷葉半凋，尚有幾朵殘荷，餘香猶膩，其餘草花滿地，五彩紛披，後面玻璃窗內，望見綠葉蕭疏，清涼爽目。素蘭飲了幾杯。公子道：「你看過後面那塊石頭沒有？」素蘭道：「沒有。」公子領他，從屋西到後面竹林中。素蘭見有個石臺上面，豎着一石，如春雲出神模樣，頂平根瘦，有八尺多高，渾身是穴。公子向石根邊，一個小穴指與素蘭道：「你看這個字。」素蘭看時，是個「洞天一品石」五個字；又一行是五月十九日米芾記。素蘭道：「這就是米元章的一品石麼？聞是共有八十一穴。」公子道：「你數數看？」素蘭數了一會，那高處及頂上的，如何望得着，也就不數了。看了一會，問公子道：「我聞米元章拜石成了佳話，後人便繪他的拜石圖，聽得這塊石，在安徽無爲州衙門裏，怎麼取來的？」公子道：「米元章拜的石，不是這塊，那是無爲軍中一塊英石，也生得玲瓏，這是寶晉齋的洞天一品；若要考據這

塊石的來歷，一時也說不清，是我祖太爺在南邊作官時，地下刨出來的，從運河運到張家灣，特作了四輪的大車，用十二隻的牛，纜拉進來。」素蘭又到各處逛了一逛，重複進來，要了枝筆，說道：「方纔倒想了幾句，只是不好，便寫了出來，是：

春光早去，秋光又偏一片閒情空戀，齊紈皎潔，寫他紅粉媚妍，恨隨流水，人想當時，何處重相見，韶華在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總可憐，休負了金樽淺。

華公子看了，不禁狂叫好道：「你這首真是黃絹幼婦，可稱絕妙，恰是題畫的桃花，何等淒清，宛轉動人情味，連吟了四五遍，忽然素蘭看了一會，素蘭低了頭，公子淒然動容，嘆了一聲；又問素蘭道：「你這首詞，是何寓意，要說得這樣？」素蘭道：「也沒有寓意，公子是畫桃花；况今秋天，似乎不能與春日賞桃花一樣題法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自然；但你另有寓意，不然何以說恨隨流水，人想當時，何處重相見呢！而且又說「韶華在眼輕消遣，過後思量總可憐。」這明明是後思前，翻悔從前輕看春光之意；但憑你怎樣惜春，而春不肯留；又將如何呢？」素蘭被他說破詞中之意，只得遮飾道：「其實我倒沒有什麼寓意。公子這一講：倒像有意題的了。」公子笑道：「你明明將琴言借題發揮感諷，我但究竟是他負我，非我負他，我如今一想，在我這裏，也終非了局，如今他倒好了。素蘭見他說明，不能再

辨，只得說道：「公子之待琴言，原是有說的；但琴言用情專一，不善變通，倘使琴言一進京來，就遇公子，有這番恩典，他竟可以殺身相報，至死不怨的。」公子道：「他與梅庚香倒底是怎樣交情？」素蘭道：「他與梅庚香的交情，其實也不甚親密，就是兩心相照，悲多歡少，這是人人解不出來的。一見就哭，大約前世有點因果在裏頭。那日扶乩，說琴言原是屈公前生之女，我想庚香前世，又是什麼琴言？也未可知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這事渺茫，譬如你作了琴言，當怎樣待人呢？」這句話，素蘭倒有些難答，就支支吾吾的起來。華公子笑道：「你作了琴言，待庚香怎樣？在我這裏；又當怎樣？事齊乎！事楚乎！必有一個主意。」素蘭面泛桃花，只是不語。公子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好說：况我們皆是光明正大，無一毫曖昧之心，難道一人，只許有一個知己，不准有兩個麼？」素蘭道：「若論知己，自然越多越好，就以蕙芳之與田春航，瓊卿之與金吉甫而論。春航固是蕙芳的知己。吉甫固是瓊卿的知己。蕙芳之待春航，瓊卿之待吉甫，也是報知己之報了！事雖不同，情則一也。然而他們待外人也是這樣，心裏卻有權衡，外面若無軒輊，不露出厚薄來，所以也不能說他們。若琴言之心，沒有一點曲折，這樣就是這樣，那樣就是那樣，所謂孤忠苦節，不避艱險不利害，其實也是他的好處。」公子點頭道：「你說得是；我畢竟不是他的知己！但庚香又怎

樣的待他，算知己不算呢！」素蘭道：「若說度香待他，真也是個知己。度香第一能包容，第二能體貼。琴言之待度香，或冷一會，或熱一會，笑一會，哭一會，挺撞一會，度香非但全不介蒂，倒反過意不去，百般的安慰他，所以他視度香，也算一個知己。」華公子道：「這麼看起來，我還不如度香，這也是各人的性情，勉強不來的。」又問那漱芳呢！素蘭道：「漱芳是個和而不同的，外面雖和順，內裏卻有把持。」公子道：「你看我的珊枝如何？你要直說，不許恭惟他。」素蘭一想，這個倒定要恭維幾句纔好；若實說了，是要鬧出釁子來的，便道：「這個人還有什麼議論呢？又忠直，又正派，知恩報恩，還有什麼說話，公子恩能逾格，珊枝公爾忘私，城外人都這麼講。」公子大笑道：「這句話，有些違心之論，我開珊枝頗不利於人口。」素蘭見公子口雖如此說：心上覺得狠樂，便答道：「沒有說他的

人，他待人也好，說他怎麼呢？」公道子：「雖然這麼說：我看他，是個有心胸的人，就取他見事明白，說話透澈，一句話，從他口裏說出來，就與人兩樣，所以我倒喜歡他，就是肚子裏不甚通，不如你們，我也會教他念念詩，學學字，總弄不上來，今年稍明白些！尋常時候的書信，也可以寫寫了。就這一樣，別無他能。」素蘭道：「他自小沒有人教過他；但他這等聰明，也沒有學不來的。」當下喝了些酒；又喫了些點心之類；又領了他逛了逛各處地

方，天色將晚，素蘭告辭。公子道：「你若沒有事，你今天住在這裏？不必出城了。」素蘭一怔，尙未答應。公子笑道：「這有何妨！難道是瓜田李下麼？」素蘭不語，公子又笑道：「我教你住在這裏，我也有個意思，先不是說：那刻絲顧綉的東西，你若住在此，我晚上就教他們翻出來，明日你看看，可用得，檢些去，省得又費第二回手，不過是這個意思。」素蘭起初當是戲言，及聽了這話，甚是感激，便道：「果然天也晚了，也恐趕不出城，我也要與珊枝談談，就在他那裏住罷！」公子道：「很好，我就去看那些東西。」說罷，帶了小丫鬟進去了，一徑到夫人房裏，將素蘭的和詞給他瞧，夫人看了，贊好道：「是今天題的麼？字不是你寫的，是珊枝寫的麼？比往日好多了。」華公子笑道：「正是。」又道：「前日庫房樓上，那幾箱的花綉片子，聽得說都壞了，還有好的在裏面麼？」夫人道：「那六個箱子壞的，算起來也不過三分壞的，有七分好的，而且倒是頂好的材料。如今新的還不及他，我已將好的挑了出來，分給十珠了。此刻還有三箱存着，要挑選，可挑得出兩箱，問他怎麼？」公子道：「我想留着這些東西也無用，霉爛了也可惜，不如賞人，如今有幾個相公要，開個鋪子，正要到南邊買些東西；又沒有人去買，我想起來，何不把這些賞了他們，我們自己也用不着的。」夫人道：「明日再挑些看看，如有好的，就給他們，當夜無話。」素蘭在

珊枝房內歇了，珊枝聽得素蘭在公子面前，贊他好，十分歡喜，就與素蘭談心；又要與他換帖。素蘭雖不滿珊枝；但見他這番相待，也樂得送情，應許了與他結盟。二人談了半夜，方各安睡。

明日華公子吩咐將那三個箱子，擡下樓來，再叫十珠婢挑選，選出兩箱可用，都是些繡蟒，以及刻絲顧繡的裙料褂料，還有杭篋桌圍椅披，各色鋪墊料，並零件，荷囊扇袋的花片子，共裝了兩大箱，算起時價來，也值數十金，叫人抬出去，放在珊枝屋裏。公子又問寶珠要出那文房什物，以及玩器書畫，閒放着，不用的那本賬來。寶珠找了出來，公子看了，把筆點出了幾十樣，是新坑大端硯四方，中端硯六方，歙石硯十方，假銅雀硯二方，徽墨二十匣，印色一斤，田黃石圖章兩匣，青田石圖章兩匣，壽山石圖章十匣，昌化石圖章十匣，嘉興刻花竹筆筒十個。大銅爐兩座，小銅爐四座，大磁瓶一個，大磁麓一個，宜興茶壺二十把，雲南玉碗一對，玉盤一個，圍棋子兩副，象牙象棋子兩副，寶晉齋帖兩部，閣帖兩部，絳帖兩部，其餘雜帖數十種，南扇五十把，團扇四十把，繡花宮扇二十把，宣紙二百張，高麗牋紙一百張，藍絹紅絹牋共四十張，白礬絹四疋，冷金捶金牋對紙共六十張，虛白牋一大捆，湖筆大小二百枝，香珠二十掛，香料十斤，英德石四座，玉烟壺四個，瑪瑙烟壺八個，水晶烟壺十

二個，玉如意四匣，宋元名款贗筆字畫四十軸，手卷十二個，冊頁二十把，十珠婢，忙個半天。纔找全了，堆了幾張桌子，公子喫過飯，點清了，也一樣一樣的搬到外邊，叫素蘭點了。珊枝與他開了一篇帳單。素蘭見了，喜不可言，這也再想不到的事情，竟有了半個古董舖了。在珊枝處喫了飯。珊枝幫他一樣樣裝好，裝了幾木箱，用棉花碎紙，搵了空處，免得車上碰壞，也收拾到了午時候。華公子出來，素蘭謝了，說了多少感恩的話，公子道：「我昨日與你講明的，沒有什麼好東西在裏頭，這個比不得自己留下的；若鋪子裏賣的東西，也不過如此，若拿真古董出來，人也未必認得。」素蘭道：「這已好極了，一刻時候要找這些東西那裏去找。」就謝了公子出城，珊枝已預備了一個大車，拉了這幾個箱子，與素蘭送出城去不題。

且說蕙芳等，昨日早上見華公子叫了素蘭進城，後來打聽得一夜未歸，今日又將一日，尙未見他回來。心裏猜疑，爲什麼事耽擱兩日，再着人到素蘭處打聽，恰好素蘭已回。少頃，素蘭到蕙芳處來，將華公子要他題那桃花曲，並待他一番光景，賞他好些東西，這舖子竟可開成了。蕙芳也甚喜歡，即同到素蘭處，點了兩枝臘燭，開了箱子，一件一件的看了，對素蘭道：「這些東西；若全買起來，也要好幾千銀子，而且未必有這好材料，再到度香處，添

幾樣就可，添可不添了，我明日就把廚櫃製辦起來，叫花兒匠來收拾花草，八月中秋竟可以開了。」素蘭道：「題個什麼名字呢？」蕙芳道：「我想題爲九香樓，可好麼？」素蘭道：「這個九香樓妙極！妙極！」又請了寶珠漱芳玉林蘭保等來大家看了，都極喜歡，同贊素蘭能幹，叫華公子這般傾倒起來，又贊他題的曲子。素蘭頗爲得意。明日寶珠等到子雲處，將華公子賞給素蘭的東西一一說了，並要子雲回去。也把帳單看了，點出花玻璃燈二十對，大小玻璃雜器四十件，料珠燈八盞，各色洋呢十板，各色紗衣料一百疋，各色貢緞二十疋，各色湖縐一百疋，各色綉綾一百疋，座鐘四架，掛鐘四架，洋表二十個，真古銅器一件，贗古銅器七件，碧霞璽帶板兩副，寶石大小六件，零星玉器一包，贗筆書畫一箱，各色鄣絨衣料十疋，沉香半斤，檀香四斤，各種香料四十斤，各種丸散三十瓶，香牛皮十張，佳紋席十張，湘妃竹扇料一捆，桃榔木對聯兩副，描金紅磁碗四筒，其餘玩意物件數十件，花木隨時搬取，不入數內，開了一個單子，給與寶珠，寶珠大樂，謝了謝道：「這幾日不必搬出，到開市那幾天搬到那邊去罷！」春航知道他們要開鋪子；又聞得華公子，徐度香幫了許多物件，也要與蕙芳些東西；但係蘇小姐過門未久，雖然魚水情深；但將蕙芳之事驟然說起，恐他疑心，要喫醋起來，只得托辭，要了一二百兩赤金，送與蕙芳添買貨物。蕙芳本想不受；但恐春航心上過不

去；又見寶珠素蘭得了多少東西，自己又有好勝之心，只得收了。托子雲着人到蘇杭添置一切。子雲封了金子，開了一個清單，寫了一封書，着人到他乃兄署中，叫管總的徐福親自製辦。

一日子雲正與靜宜南湘高品閒話，只見書童擎了一包書信進來，子雲一看，封面是屈道翁，在南京途中寄來的，心中一喜，拆了總封，裏頭有十幾封信，與各相好，卻都是琴言筆跡，說自己跌壞了膀子，不能寫，無非是些道謝等語。內有懷怡園，諸同人五古一篇，並七律八首；又見琴言另有一封信。子雲拆開，內裏是三封；一封是諸名士同啓；一封是衆弟兄同啓；一封庾香才子手啓。子雲一一拆看，與他們及諸旦的，寫書已經沉痛，及看與子玉的信，是和的金縷曲，只見寫着是：

豈料真如此，只朝朝淚珠盈把，袖痕凝紫，烟水孤村何處也，回首迷難視，又雨細斜風不止。若果夢魂飛到，望長天早趁江雲駛，須一刻，走千里來報君近事先喜，縱生離隻身還在，自應勝死，勉強加餐期日後，要使形骸尚似，居南地，從今伊始，自古多情成積恨，恨東流不接西流水，腸斷矣！寫此紙。

子雲等看了大奇道：『不料玉儂，竟能與庾香那首，工力悉敵，一樣沉痛。』高品道：

「玉儂，學問幾時長的？我去年沒有見他能如此。」次賢道：「這是新進長的，不料受乃翁陶鎔了幾天，就這些進境，若過兩年，不知要好到怎樣呢？」南湘道：「我只道庾香這首詞，是絕唱，不能和的？」誰又想和出這一首來，我看到非玉儂不能；又見另寫着一紙道：

不要依韻，因原唱爛字韻，不能再和，勉強拾取，反失性情，故另換韻。六月初九日，阻風燕子磯，見鐵索練孤舟。俗稱乃陳妙常粧樓下，即秋江送別處，回想從前置身優孟，曾演此事，不想今履其地矣！觸目傷心，愁多於水，猶幸南風打頭，吹我北向。夜夢心左，言與心違，村雞一鳴，攬衣起坐，傷哉傷哉！何可言也！勉力加餐，願期後會。請自寬解，以待晨昏，夏秋多厲，千萬珍重。琴言百拜。

子雲等看了，嘆息一會。子雲道：「怎樣呢？將庾香請來罷！」次賢道：「不可，這首詞，他若見了，必有一番痛哭。那時在這裏倒叫他難爲情，不如送去與他，索性使他哭個盡性罷！」子雲即着人，將琴言並道生的信，送與子玉。

卻說子玉自前日春航處見了諸名旦，單少了琴言一人，又感傷了數日，一夜在睡夢中，

忽看雲兒走來道：「少爺！琴言回來了！子玉聽了大喜，即問道：『在那裏？』雲兒道：『就在門外。』子玉忙到門外一望，只見烟水茫茫，杳無涯涘，便失驚道：『這是什麼地

方。』迷迷離離，心無主意，沿着江堤走去。惟見白浪滔天，帆檣來往，走了一箭遠路，忽又見雲兒趕來道：『琴言在船上呢！聞說在燕子磯下守風。』子玉道：『此地到燕子磯，有多少遠？』雲兒道：『這是觀音門，燕子磯就在前面了；但須得個船渡去。』二人在江邊站了一會，見有一個小艇來，蘭水咿啞，極其乾淨，到了岸邊，仔細一看，那盪槳的，可不就是琴言。子玉叫道：『子儀從那裏來？』只見琴言拭一拭淚，將船攏了岸。子玉上了船，卻又不見了子雲，見子玉模模糊糊的問道：『雲兒呢？』琴言道：『他又到前面去了。』子玉聽琴言講道：『一月之別，令人想死，你看我的眼睛都哭腫了，你倒絕不想着我，你那首詞，我燒了灰，吞在肚裏，變了一肚子眼淚，哭也哭不出來。』子玉道：『可不是，你那上車時，我眼前一陣烏黑，倒像坐在你的車沿上，同了你去，後來你把我推下來，我像跌醒似的回去了，病了十幾天，怎麼說我不想着你呢？』琴言道：『你怎麼能到此地來，隔了一千五六百里路呢！』子玉道：『方纔雲兒同我來的，我覺也不甚遠，一出大門，便到這裏。』琴言一面盪槳，一手搭在子玉膝上，說道：『我如今恨你，我作了東流水，你作了西流水，接不到一處來。』子玉尚未回言，只見琴言孌孌婷婷的站起來，坐在子玉懷裏。一手勾了子玉的肩，子玉甚覺不安，要扶他起來，忽然不是琴言，變了一個十七八歲女郎，高髻滴翠，秋水無塵，面粉口

脂，芬芳竟體。子玉大驚，要推他起來，卻兩手無力，一身癱軟，只好怔怔的望着他，聽得那女郎低低說道：『良宵風月，千里姻緣，妾家不遠，長板橋頭，青樓第二門便是。君如不棄，願訂綢繆。』子玉大驚。心跳了一會說：『桑中陌上，素所未經，此言何其輕出，一入人耳，力不能拔，知卿雖是戲言；但僕不願聞此，急欲起身離坐，被那女郎挽住，嗤嗤的笑道：『世間有此獸郎，是何腐見，踽踽涼涼，一至於此；但君拳拳於杜玉儂，非爲色耶。男女相悅，天經地義，君何以膠柱之性，作刻舟之想；且兩人鑿柄，情何以生，你若非好色之心，你且將愛玉儂的心說出來，君雖口具雌黃，想難文飾，若以貌論，你看杜玉儂及我麼？如今是淚眼將枯，面黃於蠟，憔悴欲死，勸你不必假惺惺棄了他罷！』把子玉一把撲緊，子玉大驚，只得叫道雲兒快來，那女郎又道：『獸郎！你叫什麼，難道天下有女子調戲人的麼？』子玉道：『你將何爲？』那女郎道：『我也不過憐才愛貌的心，君固男子，豈無能爲事耶！』子玉越急，正在無法，只見一個船攏將過來，船窗面對，卻見琴言坐在艙裏，吟他的金縷曲，悽惋欲泣，子玉叫道：『玉儂救我！那女郎發起怒來，將他一推，狠狠的罵了一句道：『世間有此措大，令人氣忿欲死。』子玉見兩船相並，便從船艙裏跨了過去，一見琴言，喜不可言；但仔細看他，果然是淚眼將枯，面黃於蠟。見了子玉，惟有擗面悲叫。子玉便覺心如刀割。

琴言說道：「誰叫你老遠的來，怎麼忘了我的話，我是叫你不要來的，你看這一派長江，太太心上不惦記你麼？適或受了些驚險，叫我如何當得起。」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子玉好不傷心，極意寬慰。琴言道：「我今和了你的詞。」即取出來給與子玉。子玉接了過來一看，不見有什麼詞，就是從前到華府去時，寄他那塊帕子，惟覺血淚斑斑可數。子玉此時心中如萬箭攢心，停了一會，問道：「爲何你一人在此？你那義父道翁先生呢？那裏去了？」琴言道：「你問我那義父麼？」嘆了一聲，又淚如雨下。停了半響，說道：「我也爲要見你一面，不然。這一個地方，就是我葬身之地了。」子玉不解所言，尙要問他，只聽後船艙有人出來，不見猶可，一見嚇得魂不附體。原來不是別人，是他父親梅學士滿面怒容。見了他大喝道：「無恥的東西！在家作得好事，如今又背了你母親跑出來，這還了得！」子玉這一嚇，口中不覺哎呀一聲，要想往那個船上躲時，一脚踏了空，撲通的一響，落在江裏，將身一掙，出了一聲冷汗，原來是嘗夢境。只聽得蟲聲唧唧，月照紗窗，欹枕自思，惟有黯然神傷而已！明日子雲處送了琴言的和詞來，子玉看了一慟欲絕。過了半天，將這信與這詞，足足念了有百餘遍，又喜琴言學問大進，竟成了名作，便縫了個古錦囊，置了此詞，佩在身上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四回 才子詞科登翰苑 佳人繡閣論唐詩

論說子玉得了琴言和詞之後，悲楚了好幾日，又想起那個夢，見琴言十分憔悴，不知是何吉凶，只是鬱悶不解，終日精神渙散，涕淚沾巾。一日梅學士的家書回來，與顏夫人說：「在任上很好，也取了多少真才實學的士子，現今有個進士保薦博學宏詞進京，托他帶了三千金回來，說子玉年已十九，可以完婚；若要等我任滿回來，要到明年冬天，適或又有變動，更覺遲了。况王質夫又係至親至好，一切可托顏仲清料理，不豐不儉，叫顏夫人辦了這件親事；又與子玉一個論帖，說近日寄來詩文，頗有些進境，今秋有鴻詞之試，你要自己明白，如可以自信去得，即求人保薦。如果不能自信，也不必好此虛名。」顏夫人問子玉道：「你父親問你信得過再去，信不過就不用去，你是怎樣？」子玉道：「自信呢！也拿不穩，必定可取；但如我這樣的也多，就考不上也沒有什麼不是處。」顏夫人請文輝來商量，將家信與他看了。文輝道：「方纔親家與我的信，也是這些話，我去年就來問過的，我那裏是早已預備停妥，不論遲早，總在八九兩月之內罷！至於考是必要去的，這有什麼自信不自信！這事也在我，表妹不必費心，劍潭恂哥，也都要去的一同求人保薦就是了。」顏夫人道：

「至於子玉的姻事，妹子實在不在行，也沒有一個料理的人，總求表兄事事說明，應該怎樣？我們這裏就遵着辦，倒不要含糊纔好。」文輝道：「這事也沒有一定的辦法，我們這樣局面，太省也省不來，外面的排場是必要的，劍潭倒還明白，表妹一切吩咐他就是了！」坐一坐別了顏夫人回去。將子玉仲清王恂托了劉尙書保了，考期三日前，就忙亂起來，各士子投印結買卷子，海內文人，紛紛擁擠，自致仕先達，以及布衣，共有七八百人。子雲托人保了次賢，次賢忽然的抱病起來，不能赴試。子雲甚爲太息。初九日派了幾位閱卷大臣，蘇侯又做了總裁，華公子派了搜檢官，徐子雲派了改卷官，劉文澤派了彌封官，張仲雨派了巡選官。初十日一早，入場房試，題目是：擬漢詔，擬唐疏五經條解，五代南北朝年號，考治河策，周酌六科則例，增損鹽法利弊，正本清源論，八題二試，是大禮賦，大蒐賦，三試。擬杜少陵北征詩，韓昌黎南山詩，皆依元韻。這三場，子玉甚是得意。第一試，共有八百人，就貼去了三百，第二場，止三百名了。第三場出榜，聞只取了六十名。王恂已被落，高品取在四十九，仲清取在二十七，子玉取在第二，另期殿試，子玉文星照命，也占鰲頭，共取了三十二名。仲清高品才高蓮蹇，皆被落此科。最年輕者，就是子玉一人，授了編修之職。顏夫人好不喜歡，正是身輕三試，壓倒羣英，比中狀元，難得多了。子玉見仲清高品王恂等落

第，心甚不安。並不以此自得，反謙謹了許多，拜了保薦老師，劉尚書是熱極的，及謁閱卷，老師蘇侯見了子玉，就想起子雲之言，真是日星鸞鳳，喜不可言。王文輝與陸夫人，心中半喜半悶，喜的是子玉考中，悶的是王恂仲清不中；但接着要辦女兒的喜事，也就喜多悶少。一日王恂的妻子孫佩秋，與仲清的妻子蓉華，到瓊華房裏來賀喜，蓉華道：「妹夫恭喜！壓倒天下英才，如今是玉堂金馬，才子神仙，比今科鼎甲還要體面了好些！這是妹妹的福氣，我如何比得上來。」佩秋講道：「二姑爺真是天下第一才子，我聽這些赴考宏詞，從前中過鼎甲，點過翰令的，也有在內，也考不過二姑爺，二姑爺不是名聞天下麼？狀元三年出一個，這宏詞科是幾十年考一回，不比中狀元強得多了。」你一句，我一言，把個瓊華說得臉紅，又不好回答。心上雖然是喜歡，但未過門，如何可以公然領謝，只得手拈衣帶，低頭不語。姑嫂二人，見他不好意思，就不說了。蓉華見他粧台上擺設得甚是精雅，見桌上有一本詩集，蓉華翻看時，是南海杜軍門浣白夫人詩草。蓉華道：「這浣白夫人詩怎樣？」瓊華道：「詩也做得好，就是不脫閨門氣，無甚體裁。」蓉華道：「你看那些題詞呢，要算誰的好？」瓊華道：「那瑤因女史十首七絕，就做得好。還有那浣香浣蘭，這幾首七律，真是綉口錦心，香因慧果，這兩人不不知是那裏人？」蓉華道：「這兩入我七月內都已會過，有他們的詩麼？我前日倒沒有細

看。』瓊華翻了出來，蓉華看了道：『果然！這浣香浣蘭是蘇年伯蘇侯的女兒，浣香嫁與華家，浣蘭就是田春航新娶的夫人，這兩姊妹真是才貌雙全，世間少有的。』瓊華道：『就是他們麼？怪不得母親回來這麼誇獎他們。』佩秋道：『他們姊妹倒像是雙生似的，一模一樣，比二位姑娘，生得還要像些！』蓉華道：『我們雖是親姊妹，其實不很像，你看二姑娘的秀艷風韻，倒像隱在肌膚眉目裏面，像個碧紗籠罩着牡丹花，那花情花韻，隱隱的要透在外面，然卻不露出來，我近來已是老幹橫斜，絕無姿態，你不見我面上顴骨，也要顯出來了！』佩秋道：『這是你近來瘦了些！終是有個外甥，自然累得慌了，我看蘇氏姊妹，浣香華妍，像朶白牡丹，浣蘭清豔，像是粉芍藥，袁綺香像蓮花。香能及遠，覺有瀟灑出塵之致。』蓉華道：『劉大嫂呢！』佩秋道：『劉大嫂倒像碧桃花兒似的。』瓊華道：『劉大嫂小小巧巧，絕像櫻桃花，他又會笑；又像含笑花，這個人最有趣的。』又問蓉華道：『那浣白夫人詩，你題沒有？我打算也要題一首。』蓉華道：『我實在心緒不佳，做出來也是不好，不如藏拙爲妙，你是題的什麼？你的歌行最好，自然是長古了。』瓊華笑道：『我昨日胡亂做了一篇，要哥哥改改，他倒說好，就這麼樣，我細看實在不好，要重做了，還得姐姐潤色潤色。』蓉華笑道：『要我潤色，那就請着了鐵匠點金成鐵了。』佩秋道：『我看學做詩也不容易，人說熟

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吟詩也會吟。若說唐詩三百首，我就很熟的，就是不會做詩。」蓉華道：「你是不肯做，做了又不肯給人看，前日你的七夕詩，我就看得很好，爲何有這樣詩才，要祕不示人呢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我何曾做什麼七夕詩，你從何處看來？」蓉華道：「我聽哥哥念的，還贊得了不得，這是誰做的呢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或者就是你哥哥做的，做得不好，就說是我做的了。」瓊華笑道：「嫂嫂，你說三百首很熟，你得意是那幾首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我最愛念的是七絕，杜牧之的幾首，折戟沉沙鐵未消，烟籠寒水月籠沙，青山隱隱水迢迢，落魄江湖載酒行，銀燭秋光冷畫屏。李義山之君問歸期未有期。溫飛卿之水簾銀床夢不成七律。是李義山的無題六首，與沈佺期的盧家少婦鬱金堂。元微子的謝公最小偏憐女五律。喜歡的甚多，七古我只愛長恨歌，琵琶行，五古我只愛李太白之長安一片月，與妾髮初覆額兩首。」蓉華道：「你喜歡，我也喜歡些！五古，如孟郊之慈母手中線，遊子身上衣，杜工部之侍婢賣珠回，牽羅補茅屋。寫得這般沉痛，七古如李太白之長相思，行路難。金陵酒肆，岑參之走馬行。杜少陵之古柏行。公孫大娘舞劍器。韓昌黎之石鼓歌。李義山之韓碑五律。如山中一夜雨，樹杪百重泉，星隨平野闊，月湧大江流，時有落花至，遠隨流水香承恩不在貌，教妾若爲容，七律如崔顥之峩冢太華俯咸京，崔曙之漢文皇帝有高台。李白之鳳凰台上鳳凰遊。你

倒不得意麼？」佩秋道：「我也有得意的，譬如那大家的詩力量大，我就不能學他；若小巧些的，意遠情長，還容易領略些。」瓊華道：「唐詩三百首，真是全唐詩中的精液，而溫李七古，止載義山韓碑一篇，便於初學津梁，若以我看去，一詩有一詩的好處，亦不可以優劣論；但我看時人多好做七律。以其格局工整，可以寫景；又可以傳情，無如詩中最難學的，就是他，我倒怕做，只好做七古。唐詩中的七古佳者，亦難盡述。即如三百首中，如岑參之白雪歌。內云：

北風捲地白草折，胡天八月即飛雪；忽如一夜春風來，千樹萬樹梨花開。散入珠簾濕羅幕，狐裘不暖錦衾薄；將軍角弓不得控，都護鐵衣冷猶著。

寫塞外胡天，偏用梨花，珠簾羅幕，狐裘錦衾，角弓鐵衣等字，相間成文，便成了清冷冷の世界。妙在言語之外，高適燕燕歌行云：戰士窮邊半死生，美人帳下猶歌舞。寫得軍中苦者自苦，樂者自樂。王維洛陽女兒行云：

畫闕珠樓畫相望，紅桃綠柳垂檐向；羅幃送上七香車，寶扇迎歸九華帳。春窗曙滅九微火，九微片片飛花璫；戲罷曾無理曲時，粧成祇是薰香坐。

寫女兒之嬌豔，自然不同，年年金線，代人作嫁的光景，若沉痛悲涼，則莫如老杜之兵

車行。哀江頭，哀王孫等篇，人說李杜詩格不同，我說杜詩也有似太白處，其寄韓諫議云：
今我不樂思岳陽，身欲奮飛病在床。美人娟娟隔秋水，濯足洞庭望八荒。鴻飛冥冥
日月白，青楓葉亦天雨霜。玉京羣帝集北斗，或騎麒麟翳鳳凰。芙蓉旌旗煙霧樂，
影動倒景搖瀟湘。星官之君醉瓊漿，羽人稀少不在旁。似問昨日赤松子，恐是漢代
韓張良。

豈不絕似太白麼？還有韓昌黎謁衡岳廟，與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，絕似少陵。不知二
公，當日有意摹倣，還是無心相像的。蓉華道：『你真論詩真切，將這些議論，倒可以做一本
詩帖出來？』佩秋道：『我也看得出，卻論不出來，說不真，說不透，倒教人駁起來。』
瓊華道：『五律自然以真摯爲貴，其餘寫景寫情總也容易，如杜少陵之：
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時花濺淚，恨別鳥驚心。烽火連三月，家書抵萬金。
白頭搔更短，渾欲不勝簪。

四十字至情至語，爲五律之冠，七律格律甚多，似以浩氣流轉爲上，以我的見解，首舉
一首爲格，如望薊門云：

燕臺一去客心驚，笳鼓喧喧漢將營。萬里寒光生積雪，三邊曙色動危旌。沙場烽火

侵胡月，海畔雲山擁薊城。少小雖非投筆吏，論功還欲請長纓。

這個格律最妙，後來做者甚多，如杜工部之風急天高猿嘯哀，花近樓高傷客心。

歲暮天涯催短景，羣山萬壑赴荆門。柳子厚之：上城樓高接大荒，劉禹錫之王濬樓船下益州，李義山之：猿鳥猶疑畏簡書。皆是此格。七律中亦有最真切者，如白香山之望月有感云：

時難年荒世業空，弟兄羈旅各西東。田園寥落干戈後，骨肉流離道路中。弔影分爲千里雁，辭根散作九秋蓬。共看明月應垂淚，一夜鄉心五處同。

這純是血性語，幾于天籟。香山詩當以此爲第一。『蓉華道：『此是遭殃使然，所以人說窮而後工。』瓊華道：『窮而後工。也是有的，然後人未嘗無此流離之苦，他卻不能如此寫，倒不寫真情，要寫虛景，將些淒風苦雨，和在裏面。雖也動人，究竟是虛話，何能如此篇字字真切。』佩秋笑道：『我就不喜歡這等詩；若學了他，不是成了白話麼？』瓊華道：『詩只要好，就是白話，也一樣好看；若極意雕琢，不能穩當，也不好看。倒反不如那白話呢！你看岑參逢入京使那一首：

故園東望路漫漫，雙袖龍鍾淚不乾。馬上相逢無紙筆，憑君傳語報平安。

再如王維的：

獨在異鄉爲異客，每逢佳節倍思親。遙知兄弟登高處，徧插茱萸少一人。

何嘗不是白話，却比彫琢的還要好，不然，就要造意深遠，措詞香豔，字字是露光花氣，方能醒眼。如王昌齡春宮曲閨怨，是人人說好的，其餘如溫飛卿之，

水簾銀床夢不成，碧天如水夜雲輕。雁聲遠過瀟湘去，十二樓中月自明。

顧况的：

玉樓天半起笙歌，風送宮嬪笑語和。月殿影開聞夜漏，水晶簾捲近秋河。

字字如花瓣露珠一樣，你說可愛不可愛？『蓉華道：『被你批了出來，真覺得醒眼些！你看那些詩，首首是好的，也有可議處沒有呢？』瓊華道：『那我不敢，我是什麼人，敢議劣賢，不要教人笑我罵我麼？』蓉華道：『這是我們的私見，有誰知道？』瓊華道：『若說可議處也有呢！我就要議那詩，是那一首，少陵夢太白詩云：

死別已吞聲，生別常惻惻。江南瘴癘地，逐客無消息。故人入我夢，令我長相憶。恐非平生魂，路遠不可測。

此首寫得絕妙，並恐夢的不是真太白，以下接那魂來楓林青，魂去關塞黑。這兩句。夢的是

死太白，不像是活太白，何不刪了這兩句，直接：

君今在羅網，何以有羽翼。落月滿屋梁，猶疑照顏色。

如此倒覺含蓄不盡。」蓉華佩秋都笑道：「真的刪了倒好，那個楓林青，關塞黑，真有些鬼氣，這是你的卓見，還有什麼可議的麼？」瓊華道：「還有僧皎然訪陸鴻漸那一首，古不像古，律不像律，不知選家何意？」其詩云：

移家雖帶郭，野徑入桑麻。近種籬邊菊，秋來未着花。扣門無犬吠，欲去問西家。報道山中去，歸來每日斜。

毫無意味，若講律，現重了來去兩字，真已失律之至。此種詩，似是而非，斷不可以學，至於五絕小詩，另有別意，可入樂府，然尤難及者，如金昌緒之：

打起黃鶯兒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

白香山之，

綠蠟新醅酒，紅泥小火爐。晚來天欲雪，能飲一杯無。

此皆信手拈來，都成妙語。」佩秋道：「姑娘論詩，深得三昧；若去考博學宏詞，怕不是狀元；又是當初的黃崇嘏了。」瓊華笑道：「單靠幾句詩中用麼？」佩秋道：「二姑娘，從

前那些詩，我見你還要叫你哥哥改，不是我說，你哥哥倒未必做得出來。若做得出來，不至三場就被貼了。」蓉華笑道：「這句話，給哥哥聽見，他是要不依你的。」佩秋笑道：「我是沒有學過做詩；但我前日聽他們說杜少陵的北征，韓昌黎的南山，我將他翻出來看時，用的都是險韻。二位姑娘，我倒考你一考罷！你們說北征多少韻？」蓉華笑道：「這倒被你考倒了，你是數了來難人的，我却沒有數過；而且我也記不全。」瓊華道：「北征好像七十韻。」佩秋道：「你記得他有幾個重韻在裏頭？」瓊華道：「若說重韻，也只有一個日字，第三韻朝野少暇日，與二十七韻嘔泄臥數日。這是的確確是重的。」佩秋笑道：「還有往者散何卒，與幾日休練卒，與後佳氣上金關；又是灑掃數不關，雖是一字兩用，也要算重的。」瓊華道：「這不好算重，一個是關門的關；一個是關略的關。不過音同罷了！如何算得重韻，至於卒字韻，更不是重。至尊尙蒙塵。幾日休練卒之卒，乃是兵卒，潼關百萬師，往者散何卒。此卒字讀促音。乃散何卒然之速也！韻本兩取。」蓉華道：「妹妹實在好記性，我只記得幾句最佳的，是瘦妻面復光，肥女髮自櫛。還有不聞夏殷衰。中自誅褒妲。歸美明皇，其意正大。不高於劉禹錫之官軍誅佞倖，天子捨妖姬。白樂天之六師不發無奈何。宛轉蛾眉馬前死麼？至於南山詩，我雖看過；但一句也記不得，結屈努牙的，如何念得，且

字又難認，嫂嫂你倒記得清楚麼？」佩秋道：「我原是查了來，故意考你們的；若要念熟他，如何念得熟呢！且有一百韻之多，而字又難認。」瓊華道：「你數錯了，南山詩，一百零二韻，內中一個重韻也沒有，真與子虛上林一樣，非大力量不能。」佩秋道：「你說沒有重韻，我說也有一韻，常昇棠坵望，最最見拍湊。又云：或散若瓦解，或赴若輻湊。不是兩個湊字？」瓊華笑道：「你又論錯了，或赴若輻湊的湊字，雖刻的是二點水，其意是輻湊之湊，是車字旁，我要請問嫂嫂，鳥獸的獸字，去了犬旁，是讀什麼字？」佩秋笑道：「有這個字，相還是獸字。」瓊華笑道：「不是，是畜字，音嗅字。你不記得因緣，窺其湫凝，湛閉陰翳。註畧畜產也！大約也是蛟龍所生的子。如虫的子爲蝦，一樣的光景。」蓉華道：「可惜你不能去考，你若去考時，倒是必取的。這些詩，都能這麼爛熟，真是虧你。」瓊華笑道：「我却倒是因出了這兩個題目，新近纔看熟的。」蓉華道：「你拿那南山詩來給我瞧瞧？」瓊華找了出來。蓉華看了兩句，數了一數，問瓊華道：「第七韻，是什麼字？」瓊華笑道：「那裏有這種問法，就算熟極的，也不能記得第七韻，是什麼字？等我數下去。」卽一韻一韻的念出來。笑道：「是瘦字。」佩秋道：「這實在難爲他了！背得這麼熟，想姑娘和韻，是必定和得出來的。」瓊華道：「這一百二韻字雖難些！倒容易用那北征詩。方纔姐

姐說的，不聞殷夏衰中，自誅褒姒，這個姐字，就難用得！不知他們考上的，是怎樣用？妹夫哥哥的，也是用姐姬的姐字，大概除了這個，也無二用了。」佩秋笑道：「只要問二姑爺，就知道了。」瓊華臉上一紅，不言語。佩秋道：「將來二姑爺過門，第一天就叫二姑爺，要背清了詩韻進房，不然關了房門，教他跪在門外，別要理他，好叫他知道咱們女人中，也有個博學的呢！」蓉華笑起來。瓊華更覺含羞，停了一停，說道：「想是我哥哥跪過的？」佩秋笑道：「可惜我不配，若配時，你哥哥自然也要跪了。」蓉華道：「日子快了，我們姐妹，也不能常在一處了。」妹妹是個有福氣的，不比我們。」又說道：「看看你外甥再來。」便出去了。佩秋也回了出去。瓊華暗想道：「姐姐一肚子的牢騷，這也難怪他；但姐夫這樣才學，終要高發的，不過遲早罷了。」又想自己的郎君，纔得十九歲，已能如此，真是難得；但聽得從前有個什麼琴言，害他病過幾場，如今不知這琴言又怎了。

却說王文輝定了九月十九日吉期，顏夫人寫了家信，說子玉已中宏詞，又即完，一切交與仲清辦理。仲清打起精神，幸他本來曠達，也不將這些得失放在心裏，便照常一樣，過了幾日吉期已到，兩邊各請喜酒，還有那些名旦夾在裏頭，送戲送席的，鬧了好幾天，洞房花燭之夜，子玉一見，頗覺心花開放，說也奇怪，倒不是做書人說謊，也是前定姻緣，皇天可

憐，子玉這一片苦心，因琴言是個男子，雖與子玉有些情分，究竟不能配偶，故將此模樣；又生個瓊華小姐出來，與琴言上妝時一樣，豈不是個奇事，此時顏夫人久知。當日見了琴言，即說像他媳婦。這麼看起來，就是兩家的像貌，也是五百年前就定下的了。一見之後，又未免有些感觸起來！忽又暗暗的解釋，遂成就了良緣愛果，自然也不像那夢中措大的光景。若像夢中光景，豈不要將個瓊華小姐，氣死了麼？明日也請了袁綺香，蘇浣香，浣蘭，吳紫烟，王蓉華，孫佩秋，來陪新人。羣仙高會，又敍了一日。華夫人，是父親得意門生；又是年伯母來請他，所以欣然而來，至排場熱鬧，與田家一樣，不能細述。以後子玉閨房之樂，真是樂不可言。一個仕女班頭。一個才人魁首。或早起看花。或遲眠頑月。或分題拈韻。或論古辨疑。成了個閨房良友。自然想念琴言之心，也減了幾分。

一日子玉在房中，與瓊華談心，值館中有事請他，即便穿衣出門，不意將個小錦囊，落在地下。瓊華拾起，解開看時，見摺着兩張字。一張認得是子玉筆跡，一首金縷曲，反覆吟哦，甚覺悲楚，知是送別詞。再看那一張，也是金縷曲，想是那人和的。又看了信箋，寫着琴言的名字，不覺心中甚喜。想道：「我幾次問他那琴言，他總不肯告訴我實話，倒取笑我，說我與他生得一樣，如今教我拿着了憑據，看他回來怎樣抵賴？原來他們有這樣深情，

彼此魂夢相喚；又說腸已斷了幾回。這個情，倒是人們少有的。」又想：「我在家時，常聽得哥哥與姐夫議論這個琴言，說他這般情來得狠奇！令人想不出來的。今看了這兩首詞，果然非有情有恨，人說不出來。」便將那詞稿收起，將那錦囊掛在一邊。少頃，子玉回來，一時倒想不起錦囊。忽見挂在那邊，便吃了一驚。瓊華故作不見，只見子玉欲取不取，如有所思，頗爲可笑。子玉忍不住，把錦囊取了下來，捏了一捏，空空的，心甚着忙。知道瓊華取了去了。別樣倒還可以辯；惟有那信上有琴言的名字，如何辯得來。欲要問時，又不好徑問，只時時偷望瓊華一眼。瓊華忍不住，笑了一笑。子玉藉此進言，便問爲何好笑？瓊華道：「我笑麼？我其實也不要笑，偏無故的笑起來。」子玉也笑道：「那裏有既不願笑？而偏要笑的。正是人世難逢開口笑。」瓊華又笑道：「人生有幾斷腸時？」子玉聽了這句，已打到心坎裏來，便不敢再問，心上想走開了，就算了，省得講這一番糊塗帳。瓊華已瞧出他要走，若走了，這話就說不成，便要將話兜住他。便對子玉道：「我今日見了兩首好詞，我念給你聽。」便念將出來。子玉笑道：「你不必論什麼單論。這兩首詞，好不好？」瓊華道：「好！若不好，我還念熟他；但我不甚懂得詞中之意，你講給我聽。」子玉笑道：「但凡詩詞的意，也不能講的，一時要湊成那一句，隨便什麼，都會拉上來，只可說以指喻指之非指，

以馬喻馬之非馬，若要認真講起來，那離騷美人香草之言，也去鑿鑿的指明他嗎？」瓊華笑道：「寓言是寓言，實話是實話，我也會講。」子玉聽了想走，瓊華拉他坐了，便念那詞道：「何事雲輕散，今果然真到海枯石爛，第一句，就講得這樣沉痛；若教我要接一句，就接不下了！好在一句推開，說離別尋常隨處有，偏我魂消無算，人說黯然而魂消者，惟別而已矣！你便說魂消還不算，也不曉得消了多少回了。又過了幾回腸斷，這腸也斷了幾回？」說到此，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只道今生常廝守，盼銀塘不隔秋河漢，誰又想境更換；又是一開一合，這上半闕，已轉了三層，這片情，誰人道得出來？若算常常廝守，毫無間隔，成了一家眷屬不好嗎？徧徧的又要分離起來。」又念道：「明朝送別長亭畔，忍牽衣道聲珍重，此心更亂，我讀到此，也覺心酸；况身親其際，不知要怎樣呢？以後就去得速了。望又望他不見，也不知他倒底在什麼地方？所以說：門外天涯何處是。但見江湖浩漫，然江湖雖只浩漫，要說我的愁腸，只怕一半，還洗不盡呢！所以說：也難洗愁腸一半，底下真是奇想，難道身雖離開了，不許我們魂夢相會麼？但隔得老遠，魂夢又未必能來；或者心動神知，且呼他的名字，或者倒呼喚得來。于是非但我這邊呼他，他那裏也呼喚我，兩邊湊合，竟能湊着，也未可知。所以又說：若慮魂夢，飛不到試宵宵，彼此將名喚，墨和淚，請君望。這句

也不消解，不過和墨和淚，請你看就是了，是這麼解的不是？」子玉笑道：「解得一點不錯。」瓊華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人與你常相廝守，你却怎樣位置他？」子玉道：「不過侍書捧研。」瓊華道：「侍書捧研，何用魂夢相喚？」子玉着了一分急，說道：「我說你是我的知己了，自然是洞見肺腑，誰道你也不能知我，何況他人。」瓊華笑道：「我講得這麼透澈，怎說還不能知你呢？」子玉道：「別人講些糊塗話，也由他，你是不應該講的。現在相貌還有些！」便住了口。瓊華道：「噢！那你就應該住了口，不說下去。」子玉看了瓊華，瓊華也看了子玉，子玉只得陪笑道：「這事也不用講，他橫豎久後自知，也不須分辯的。我今日見着度香，說他夫人要請你去賞菊花，還請庸庵與劍潭的夫人，並衆相好的夫人，你去不去呢？」瓊華道：「我不去罷！」子玉道：「爲什麼不願去？」瓊華道：「一來我也纔來，還沒有滿月；二來也要等太太吩咐，如太太去，我就跟了去。」子玉道：「他們不請太太，單請你們一輩人。度香並說他大人講的，日子還沒有定，要一家一家去問明了，都高興來，要全到，不准少一個，還要沒有大風的日子；若有一個不高興，再改期，所以預先要問定日子。」瓊華道：「且看我們姐姐嫂嫂怎樣？他們若都去，我也去，如有不去的，我也就不去了。」子玉恐他再問琴言的事，盡找些閑話與他講。瓊華明知子玉心事，也不忍再問，敷衍他

難爲情了。正是魚水深情，鳳凰良匹。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下則要詳敘琴言在路這樣景况？且俟細細分解：

第五十五回 鳳凰山下謁騷壇 翡翠巢邊尋舊塚

話說琴仙出京之後，一路相思，涕零不已！十八站旱路，到了王家營，渡了黃河，在清江浦南河，賃店住了，寫了江船，做了旗子，製了銜牌，耽擱了三日。道翁於渭河兩院，都是相好，一概不驚動了，沒有往拜。道翁有個長隨，叫劉喜，爲人老實忠厚，四十多歲，跟隨了五六年，跟過江甯侯石翁大史，善於烹調，如今叫他伺候琴仙。這劉喜正是個老婆子一樣，饑則問食，寒則問衣，琴仙甚得其力，開船之後，三天到了揚州。道翁怕那些商人纏擾，要來求詩求畫，請吃酒，請聽曲，便不上岸；但要等過關，只得在關口等候。是日一早，想着平山堂，要帶琴仙去逛逛，便在船上，吃了早飯，叫劉喜去僱了一個小船，從小南門沿河，繞西門而去。此日幸喜涼爽，天陰陰的沒有太陽，琴仙看那一灣綠水，萍葉參差，兩岸習習清風，吹得羅衫濕漾，甚是有趣。行了數里，見一個花園，圍牆半倒，樓屋全歇，古木鴉啼，繁陰蟬噪，正是「朱樓青瑣聲歌地，蔓草荒榛瓦礫場。」道翁道：「這是小虹園，

我當日在此，與諸名士虹橋修禊，眼見琳宮梵宇，瑤草琪花，此刻成了這個模樣，令人可感！前面還有個大虹園，也差不多，略還好些！」琴仙道：「若論這個園，當年只怕也與怡園彷彿？」道翁道：「那本來不及怡園；若能兩園相併，再連到平山堂，就比得上怡園了。」過了一會；又見滿地的靈石，尚有堆得好好的幾座，其餘坍的坍，倒的倒，滾滿一地；又見幾處樓閣，有倒了一角的，有只乘幾個柱子豎着的，看了好不淒涼，過了一座石橋，上面題着虹橋兩字，那邊岸上；又有個花園，雖然略好些！尙未倒敗；但那些洞房曲檻，當年塗澤的，想必是些青綠朱丹，如今都成了一樣顏色，是個白慘慘的死灰色，園中高處，也望得見樓上的窗子，十二扇的，只有七八扇，還有脫了半邊，斜挂在上面，惟有樹木茂盛，密層層的望不見天，那些鳴蟬，嘶得聒耳可厭，倒過了好一會，纔過完。便又過了一座石橋，三面皆通，署名爲蓮花橋，甚是完整，河面略寬了些！兩岸綠柳陰中，露出幾處紅牆梵刹來。儼然圖畫；又見有幾處酒帘飄漾，曲徑通幽，琴仙遊覽不盡，忽見前面有兩個遊船來。琴仙舉眼望時，只見有兩個人，光了脊梁，都是皤皤大腹，那一個船，坐着兩個婦人，濃妝豔飾，粉黛霏霏，琴仙忽見他義父低着頭看水，把扇子遮了臉，不知何意？琴仙又見那兩個婦人，都眼澄澄望着他一個，還對他笑盈盈的。兩船緊挨他的船身過去，兩個婦人，越看得認真，倒像

要與他說話一般。琴仙不好意思，低了頭，望着別處。船過去時，琴仙身上忽然打了一樣東西，吃了一驚，掉在船板上，看時，是一方白絹，包着果子。道翁一笑，拾起來解開，是些枇杷楊梅菱藕桃梨之類。琴仙還不知從何處打來，問道翁這包從那裏掉下來的。道翁道：「是那船上拋過來與你的，這到成了安仁擲菓了。」琴仙明白是兩個婦人，送給他的，臉便紅起來。道翁道：「這也不必管他，他既送來，也是他的好意，擾了化便了。」自己倒先吃了一個枇杷，琴仙終不肯吃。道翁道：「方纔這兩人，是鹽商家的伙計，認得我，我怕他們見了回去講：又要來纏擾，幸他們沒有見着。」船到了一處，道翁回了琴仙上去逛了。琴仙見是一個廟，進了山門，有個小小的園，也有闌干亭子，中間三間廳屋，寫着平湖草堂。逛了一逛，也沒有甚麼意思，便又下了船，到了平山堂，景致就好了。山脚上，就是青松夾道，清風颭颭，涼浸衣衿，一磴一磴的走到山門，進去瞻謁，寶殿巍峨，曲廊繚繞，一層高似一層，四處靈石層疊，花木繁重，瑤房珠戶，不計其數，不過也是舊舊的了。還不見得很荒涼，過了御書樓，纔穿到平山堂上來，見了歐文忠公的親筆，見有個和尚出來，見了道翁，忙笑嘻嘻的上前施禮！問道：「屈老爺，幾時到的？僧人眼也望穿了！」道翁一看那和尚有五十來歲，白白淨淨的，高顴骨頤，下有三寸長的黑鬚，記得是個支客，忘了他的名氏。便

也拱一拱手道：「纔到，現等過關，今日晚上就要開船的。」那和尚道：「那裏有這樣要緊？自然盤桓幾天。」便骨碌碌兩眼，在琴仙面上轉了幾轉，看琴仙穿着件白羅衫子，脚下一雙小皂靴，便知道是他的少爺。便也兩手和合，琴仙也還了一揖，和尚連忙讓坐，問了道翁去向，即叫人拿出菜來。笑嘻嘻的對着琴仙道：「少爺是頭一回來，不曉得我們這裏有個第二泉，請嘗嘗這個第二泉；又吩咐人快將泉水，泡那龍井茶來。明日你們到鎮江，就嘗第一泉，也不能勝似這個。」道翁道：「那第一泉，也實在費力，往往取了出來，也不見得甚好。」和尚道：「你要把索子，量准了尺寸，潮長時二丈四尺五寸，潮落時一丈六尺就穀了。放到了數，纔把桶蓋扯起；若沒有到泉出的地方，扯開了蓋子，江水灌滿了，泉不得進去，所以往往取出來，不見好，就是沒有量準尺寸。」道翁道：「是了，我只曉得金山脚下爲第一泉，却不曉得潮長潮落時的尺寸，故取出來仍是江水，倒辜負了這個第一泉了。」和尚道：「容易，明日我們擺過江去取來，吊桶是現成的。」道翁道：「也罷了！這第二泉嘗了，也不輸似第一泉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屈老爺，我們想殺你了，你去年說：三月內就轉來的，四月裏包七太爺，魚三老爺，在這裏賞芍藥，看罌粟，說起你來，說三月十五鹽臺大人的壽旦，鹽務裏乾禮之外，還要做架屏，一時揚州城裏，竟選不出一個作家來，其實翰林進士，不少在這裏，

他們說做得不好，只得到江甯去找侯石翁老爺，送了十二色禮，六百銀子；又請王大老爺王蒙山寫了，又是三百兩，他們說那時你老人家若來了，只消一桌酒，又快又好，連寫帶做，不消兩天工夫，豈不省事，等你不來，教他們東找人，西請人，好不爲難。」道翁笑道：「這些商家，就多花幾個錢，也不要緊。」和尚對琴仙道：「少爺，那邊還有個花園，請去逛逛罷！」琴仙也想逛園，不敢說；看着道翁。道翁道：「也好，索性逛一逛。」和尚叫人開了門，引進了園，可惜是夏天，雖然今日沒有太陽，也是熱烘烘的，有那樹木雜叢，翳障了不透風，各處逛了一逛，和尚又指那口井說：就是第二泉。平山堂是江南勝地，凡各處過客到此，無不遊覽。那和尚眼中，男男女女也見過幾千萬了，却沒有見過琴仙這樣美貌，倒也不是邪心，不過那一雙滑油油的眼睛；又生在個光頭之上，分外覺得不好些！只管參前錯後，挨來擠去，殷殷勤勤，借着指點景致；若遇見難走地方，他便撻一把，扶一扶琴仙的纖手，倒被他握了好幾回。琴仙心上好不恨他，臉上已有了怒容，便對着道翁道：「回去罷！恐天要下雨。」和尚道：「不妨，就下雨難回，敝山房屋頗多，儘可下榻。」道翁也恐下雨，且聞隱隱的起雷，便也要回去了。那和尚尚要挽留，道翁決意要走，琴仙見那開園門的幾個人，問他劉喜要錢，劉喜給了一百大錢，尚還嫌少。和尚喝退了，直送出山門，道翁與

琴仙下了船，仍坐船而回。只見往來遊船甚多，一去一來，也有大半天，回來船已過關，等道翁琴仙上了大船，即打了三回鑼，抽了跳，開起船，趁着微風，到了瓜州；又要過關。這瓜州地方，沒有什麼地方逛處？道翁也無相好，明日又耽擱了半天，過了關，一日半到了江甯，在龍江關泊下。道翁憶着侯石翁，要在此與他盤桓幾日。一早帶了琴仙，並劉喜。僱了個涼篷子，由護城河搖到了旱西門，進城僱了肩輿，到鳳凰山來訪侯石翁。

這個侯石翁，是個陸地神仙，今年已七十四歲，二十歲點了翰林，到如今，已成了二十三科的老前輩，朝內已沒有他的同年，此人從三十餘歲，就散任而歸，遨遊天下，三十餘年，在鳳凰山造了個花園，極為精雅，生平無書不讀，喜作詩文，有千秋傳世之想，當時推爲天下第一才子；但此翁雖七十以外，而性尚風流，多情好色，粉白黛綠，姬妾滿堂，執經問字者，非但青年俊士，兼多紅粉佳人。石翁遊戲談諧，無不備至。其生平著作，當以口文爲最，而世人反重其詩名，凡得其一語褒獎，無不以爲榮於華袞。蓋此翁論詩，專主性靈，雖婦人女子，偶有一二佳句，便極力揄揚，故時人皆稱之爲詩佛，亦廣大法門之意，而好談格調者，亦以此輕之。道翁與琴仙到了園，叫劉喜先將名帖送進，琴仙見這個園，四面盡編，檉竹爲籬，種些雜樹，望着裏頭，疏疏落落，有幾處亭臺院宇，甚是清曠，却無圍牆。

不一會，劉喜同了一個人出來說請，就將肩輿抬進。琴仙在轎窗裏看時，高高下下，灣灣曲曲，有長松夾道，有修竹成林，有飛瀑如簾，有清泉作帶，有三兩處樓臺，接連有十幾抱樹木，交格鶴羽皚皚於欄中，鹿鳴呦呦於柵內，到了一處下了轎，走上前去，只見松石邊，迎出一位老翁來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氣，不衫不履的，上前一把，拉了道翁的手，把琴仙看了一看，也一把拉了他的手，拉進了三間書屋。道翁與他敘禮，命琴仙拜見石翁。問道：「這位郎君，與你是何瓜葛？」道翁道：「此是小兒。」石翁呵呵大笑道：「儉腹人，要充飽學。寒乞兒，要妝富翁。再醮婦，還想學新嫁娘。你是個秃尾獼猴，怎麼忽然有個小兒？難道這位玉郎，是你口裏吐出來的？」道翁笑道：「胡說，這原是我過寄的螟蛉。」石翁又笑道：「原來是螟蛉。」便拉住琴仙，兩目注定，說道：「請起！請起！好個玉郎，何物老朽，得此甯馨兒，難得！難得！」兩人敘了敘契闊，就高談起來。琴仙在旁，聽那侯石翁，聲如洪鐘，明炯炯，兩隻三角眼睛，疎疎兩撇白髭鬚，縱橫舌辯，口似懸河，聽得他，將些疑難的經典來問道：「翁說經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？史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？子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？漢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？」却見道翁一一的回答出來。石翁不住點頭，後來見道翁也問了他幾種書，石翁也答得明明白白。兩人又對駁了一會，各自撫掌大笑。石翁即吩咐

家人，備出飯來。石翁是不飲酒的，拿出來陪道翁。琴仙不肯喝酒。道翁善飲，便一人自酌。石翁道：「我勸你也不必做官了！雖然得了別駕，究也難展驥足，你的相知也儘多，難道捨了這六品前程，竟沒有飯吃麼？」道翁歎道：「我並非老馬戀棧；但也有個難題，你曉得我數十年來，非特依然如故，我反成了個子身，還是立錐無地，我若有你這樣仙才濃福，自然也會安享了！正是命宮磨蠍，無可如何。」石翁道：「仗文章，也儘可自豪，何必手板在身，浮沉宦海，依我殊可不必，或身依蓮幕，或遨遊名山，豈不自由自在？」道翁道：「你不見湯臨川與梅國楨的回書，說少與諸公比肩事主，老而爲客，所不能也！僕少未立朝，老屈下位，豈能再作依人之想；况綵筆已還，枯腸難索，虛名有限大敵，恆多養山基如一失不中，毀者交集，我甚畏之！自今以後，將焚棄筆硯，善刀而藏，不作身後虛名之想，浮沉於半利間，以終老是身足矣！」石翁也太息了幾聲，又問道：「王賓夫劉敬之都好麼？」道翁道：「甚好，我見他們一班的後人，個個都是佳品。」石翁道：「都好麼？」道翁道：「第一是梅鐵庵的令郎，名子玉，號庚香，竟是人中鸞鳳，今年若考宏詞，是必中的。」石翁笑道：「宏詞科，也沒有什麼稀奇！熟讀事類賦三部，就取得中宏詞。」道翁道：「這是你老先生沒有考上，所以提起你的牢騷來。」石翁道：「這也不然，我倒是公論。那梅鐵庵的令

郎，怎麼好呢？」道翁道：「第一相貌就好，溫然如玉，學問各樣全的。」石翁笑道：「相貌好了，自然心地靈慧，這是一定的，還有好的呢？」道翁把那幾個名士，一一說了。石翁道：「今年點狀元的那個田君，他的父親，也算我的門生，中了進士，就不在了。他的母舅張桐孫，也與我相好。這徐公子自然不用講了。曉山相公，可爲善人裕後。」道翁將怡園諸人，分題的對子，念與石翁，石翁也贊了幾聯，說道：「倒不料一班小孩子，居然能這樣，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我輩老頭兒，倒要退避三舍了。」道翁又將那篇序，又念了。石翁贊了兩聲道：「竟是一篇唐文，宋人四六，無此謹嚴；但其中有兩句，還要斟酌斟酌？」道翁道：「就請教那兩句？」石翁道：「琉璃研匣，翡翠筆牀，是用王臺序；但他一濃一淡，相間成文，使人古格，他是琉璃研匣，終日隨身，翡翠筆牀，無時離手。此等句倒好。你換了置鵝眼之端溪，臥鼠鬚之湘管，此調使人時格，篇中雖有麗句，卻帶古豔；惟此二語，稍有不稱，通篇也只要點去鵝眼鼠鬚四字，就救轉來了。琉璃研匣，常置端溪，翡翠筆牀，時安湘管，便是六朝句法。老弟以爲何如？」道翁道：「真一字之師，敢不拜服。」道翁又飲了幾杯酒道：「老兄近來詩力益肆，正如潯陽九派，泛濫橫溢，弟傾心已久；但閣下之詩，無論遊戲之言，也入全稿，似乎不可，何不分爲內集外集？」石翁道：「遊戲之言，頗得天

趣，三百篇不廢，桑中溱澆，何以聖人當日刪詩也，不另編一集呢？」道翁道：「此是存本國土風；且寓懲創讀詩者之逸志；若以吾兄現身說法，似以志逸爲正音，以遊戲爲風雅；譬如羣仙齊集，於王母瑤池，而曲卷青樓之妖婢，連袂而來，且得與彩鸞雙成；並坐其間，無目者以爲同一麗妹，而識者則旣灌而往已！不欲觀；且有妨於名教之作，尤宜割愛。兄如趙飛燕，卓文君，風流太過。固不肯爲小節所拘；但身後之名，權在人口，吾兄豈不自知。特以才華倜儻，厭作繩墨中生計耳！」石翁道：「敬佩良箴，自後必爲留心，以贖前咎。」忽然看看琴仙。說道：「瓊枝太豔。」又笑道：「無踰我園，無折我樹檀。」琴仙聽了，說他瓊枝太豔，便有些不悅。道翁望着園中道：「你這園真好清淨，正是合着樹深時見鹿，溪午不聞鐘兩句。」石翁聽了，始不爲異，忽然悟了。說道：「可惡！可惡！」道翁也笑。石翁道：「你送我副對子，要說得真切，不要那隔靴搔痒的話。」道翁念道：「天下詞人皆後輩。」石翁大笑道：「當不起；但馬齒加長，也還說得去。」道翁笑道：「下聯倒難對呢？」又說道：「此地有個盧草愁，借他對一對罷！盧家少婦是鄉親。」石翁狂笑起來道：「這個不可，這一句倒可用作印章，作對子不好，再想付大方些的。」道翁道：「我又想了一副；但你又要疑心的。」石翁道：「你且說來，就罵我也只要罵得切當。」道翁道：

「腹不負我，我不負腹；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」石翁想了一想道：「對子雖非是你的好心；但於我頗合文章具在，也是共見共聞的。于秋位置自有一定，就用這一副罷！」石翁見琴仙玉筍尖尖的，拿了把扇子，便要他的扇子看。順便拉他的手，看了一看，贊道：「此子有文在手，是有夙慧的。」便將他的手翻來翻去，迷離老眼，看了兩回。又將自己扇子，遞與琴仙。琴仙見這扇上畫得甚好，不忍釋手的看。石翁將琴仙的扇子，看了一看，原來是道翁畫的「梅妻鶴子圖。」就拿手搨着。又談了一回，道翁要回船。石翁約他明日一早去遊玩諸名勝，道翁應了，同了琴仙，辭了石翁，仍舊坐了肩輿，由舊路出了旱西門，坐船而回。天已晚了，琴仙在路上始知換了扇子，心中甚悔，回船告知道翁。道翁道：「明日我還去，與你換了來就是了。過了一夜，明早石翁打發人來請道翁與琴仙，琴仙執意不去。道翁亦不強他，來人送上扇子，說昨日拿錯了。道翁接了過來，也沒有看，將昨日琴仙帶回的扇子與了他。即帶了一個家人，坐了來船，同了去了。琴仙出來取過自己扇子一看，見上面題了一首詩，是：

誰詠枝高出手寒，雲郎捧研想應難；羨他野外孤飛鶴，日傍瑤林儉眼看。

琴仙看了，有些疑心，恍記得有個雲郎捧研的故事，細細一想，心上惱起來。欲將這扇

子撕了。忽又想等義父回來看，這種人何必與他相好。便氣忿忿的，將扇子攔過一邊，自己倒在床上發悶。忽又想起京中事來，更加悽楚，除了怡園一班名士者外，每見一個生人，必遭戲侮，甚爲可恨！越想越氣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劉喜送早飯進來，琴仙也不肯喫。劉喜見他煩悶，便攛掇他去遊玩。說道：「大爺坐在船上，也悶得狠！不如進城逛逛？最好逛的是莫愁湖，秦淮河，報恩寺，雨花臺，雞鳴埭，元武湖，燕子磯。小的同大爺進城散散悶，老爺總要晚上纔回。」琴仙道：「我不高興，怪熱的天氣，也不能走路。」劉喜道：「若別處還要走幾步，若到莫愁湖，秦淮河，燕子磯，一直水路，坐了船去，不用走的。燕子磯我們前日走風，沒有靠船，可惜明日就過了。開船再逛罷！今日去逛逛秦淮河，兩邊珠圍翠繞，好不有趣呢！」琴仙道：「莫愁湖此去多遠？」劉喜道：「也不多路，就在水西門一帶。」琴仙心上想起怡園扶乩，有一後日莫愁湖去望，進花香護女郎墳」之句。說他前生墳墓在此，心上便感觸起來，十分傷感。便對劉喜道：「我有個親戚的墳墓在莫愁湖，若去逛逛，我想去祭奠一番。」劉喜道：「這也不難；但是沒有預備祭菜。」琴仙道：「不用奠，只要一杯酒，一枝香，就設了。」劉喜道：「那更容易，便去叫了涼篷子，裝了一個菓盒，帶了香酒，交代了夥計們，小心看船。扶了琴仙過了小船，雙槳如飛的去了。」

琴仙見是昨日所過的那條河，也有十餘里，繞到了莫愁湖。劉喜道：「我們且先逛逛，再去尋墳。」便引琴仙進了觀音庵，到了裏面，見兩進重門，四面皆通，鋪設精雅，滿壁圖書，盡是名人題咏。內中見有侯石翁的詩文；又見有江西學使梅士燮一副對子。琴仙見往來遊玩的，也有士人，也有商賈，也有鄉農，也有婦女們，擺着幾張茶桌子，欄外就是滿湖的荷花，和尚便泡了兩碗茶來。劉喜請琴仙坐了，他拿了茶碗，又到一處去坐。琴仙見那些人走來走去，只管的看着他，有幾個村裏的婦人，瓦盆大的臉，鰻魚寬的脚，凸着肚子。一件夏布衫子，漿得鐵硬，兩肩上架得空空的，口裏嚼着大甜瓜，黃瞪瞪的眼珠，也看琴仙，當是戲臺上的張生跑下來，把個琴仙看得好不耐煩，便叫劉喜還了茶錢，一徑走出。只見搖船的提了酒盒上前。劉喜道：「這個墳地在什麼地方呢？」琴仙道：「我如何知道，要去找呢！」劉喜道：「是那一家，問了姓名，方可去找。」琴仙一想，乩上並未判出姓名，便呆呆的想了一會，便說道：「這地主曉得姓什麼？」劉喜笑道：「怎麼親戚的姓都忘了，那只好罷了！從何處找起。」琴仙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我從前請仙乩上判出來，說我前世的墳墓，在這莫愁湖，卻沒有判出姓氏來。」劉喜道：「這話渺茫得狠，那知真與假呢！」琴仙道：「真得狠，他各樣事都判出來。」劉喜不好駁他，琴仙走到湖邊，只見一湖的荷花，紅的

似楊玉妃初酣御酒，白的似趙昭儀新浴蘭湯。中間有些採蓮船，也有幾個小女郎在船裏；還有些小孩子光着身，在湖裏戲水。琴仙暗暗的祈禱道：「上仙，上仙，承你指示了我的前身，又沒有判出姓來，叫我身親其地，無從尋覓，殊爲恨事，怎樣禱個靈驗出來，指點迷途。」琴仙一面禱告，閒望四面空地雖多，並無墳墓，忽見蓮花叢中，盪出個小艇來。有一穿紅衣垂髻女郎，可十四五，長眉秀頰，皓齒明眸，妙容都麗，盪將過來。琴仙諦視，以爲天仙遊戲，塵寰中安得有此麗姝，自覺形神俱俗，肅然而立。見那女郎船上，放了幾朵荷花，船頭上集着一羣翠雀，啾啾唧唧，展翅刷翎，毫無畏人之態。琴仙心中甚異，只見那女郎雙目澄澄的，望着琴仙。琴仙也望着他，不一刻攏到岸來，那一羣翠雀便刷的一聲，都飛向北去了。劉喜還拍一拍手趕他。劉喜問那女郎道：「湖那邊有什麼？頑的地方沒有。」女郎道：「那邊是城牆，只有個杜仙女墓，看蘭茗花翡翠雀，最好頑的。方纔那一羣翠雀，就是杜仙女墓上的，他懶得飛，搭我的船過來。」琴仙聽了，有個杜仙女墓，觸動了心事，即問道：「這個杜仙女是幾時人？」那女郎道：「我卻不知，只聽說有七八十年，也是個官家的女兒，死了葬在這裏的。」琴仙問道：「何以妄稱他仙女呢？」那女郎道：「他看這個地方，也數得清的人家，如何有那樣華妍妙麗的女郎，見他常常的盪個小船，在蓮花叢裏，或

隱或現的，人若去趕他，就不見了。後來見那有個小墳，墳周圍有許多斑竹，墳後一盤凌霄花，那蓋盤得有一間屋子大了，有無數的翠雀，在裏面作窠；又有許多蘭花，奇奇怪怪，一年開到頭，人若採了回去，就要生病。所以地方上人，見有些靈驗，便不敢作踐，到時常去修葺修葺，也沒有牛羊去殘踐他，到初一月半，還有人過湖燒香呢！」琴仙道：「我也過湖去看看，你肯渡我過去麼？」女郎道：「你就下船來。」琴仙即叫劉喜拿了酒盒；并香，叫船家先回船去。下了船，那女郎盪動了槳，劉喜也拿了一枝槳，幫着他盪。女郎問琴仙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？」琴仙道：「我本蘇州，如今從京裏來。」女郎又問道：「如今要到那裏去？」琴仙道：「到江西去。」女郎問一句，琴仙答一句，已到了湖岸。女郎道：「我領你去罷！」琴仙道：「很好！」女郎拿了一張荷葉，一朵荷花，領了琴仙穿過樹林，那城牆是因山爲城的，走入斑竹叢中，見兩樹馬櫻花開滿，還有幾棵紫薇木藤，果然有個小小墳墓。幽香撲鼻，開滿了無數的薰蘭，山脚下有一盤凌霄，纏在石上，結了一個圓頂。綠陰陰如傘蓋一般，裏頭啾啾唧唧，翠鳥亂鳴，清風一吹，香入心骨。琴仙望了一望，及走到了這個地方，翻覺塵心滌盡，飄飄欲仙；若能結廬，便比什麼所在都好，捫苔剔蘚的，將那墳墓看了許久。便叫劉喜從火鐮內取了火，點了香，澆了酒，將那帶來幾樣菓子，也擺在墳前。那女郎

道：『我來幫你，於是將荷花剝下一瓣，放在墳墓，滿滿斟了一花瓣酒。將那些菓子，放在荷葉裏，叫劉喜將那盒子拿開。問琴仙道：『你爲什麼不拜兩拜。』琴仙道：『我卽是他，他卽是我。』那女郎笑道：『這是怎麼講，好說話！既有了你，就沒有他；既還有他，就沒有你。』琴仙聽這話，有些靈機，便看着女郎，女郎也看着琴仙。琴仙道：『你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。』女郎道：『我倒沒見着他，倒見着你，無緣無故的，祭他作甚？』琴仙道：『有個緣故對你講：你也不明白。』那女郎道：『既不明白，也不消講了。』琴仙就坐在地下。那女郎也坐在一旁。琴仙頗爲留戀，不肯就走。倒是那女郎催促他道：『可以回去了。』琴仙只得起身，將那些菓子，送與那女郎。女郎笑道：『我不喫這些東西，既你送我，我不受你的又不好，與你種在此處，等你將來再來看哩！』在頭上拔下根簪子，在墳前掘了幾個小坑，將那桃李蘋梨四樣種了。其餘的還裝在他盒子裏，給劉喜帶回。琴仙看了，甚是詫異。女郎催促起身，遂下了船，渡過河來。劉喜要給他的錢。女郎笑道：『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是撐渡船的。』琴仙見了，更是不解，只得作謝而別。那女郎嫣然一笑，仍還入蓮花叢裏去了。琴仙留心望他，只見花光湖水，一片迷離，望不清楚，不知那女郎去處，只得惆悵回船。天色尙早，劉喜又要去逛秦淮河，把船盪進了西水關，到了秦淮河。果見兩邊畫樓

綉幙，香氣氤氳，只見那樓上有好些妓女，或一人憑闌的，或兩三人倚肩的，或輕搖歌扇，露出那纖纖玉手的，或嚶嚶唧唧的，輕啓朱唇。講話的有妍有媿，不是一樣，那些妓女見了琴仙，這個美貌，便喚姐姐，呼妹妹的，大家出來俯着首看他。又把琴仙看得好不害羞，只得埋怨劉喜不該來，急要倒轉船身回去，那兩頭又來些遊船，有些妓女們，陪着些客擠將攔來，個個擠眉擦眼的看他。琴仙真成了個看殺衛玠，好容易把船擠了過去，聽得前面窗子一響，又有一個老妓出來。見了琴仙，目不轉睛的看；又聽得他叫一聲張老保，你盪到那里去？何不同到我們這裏來。張老保看着劉喜，把嘴往上扭扭。劉喜搖頭道：『回去罷！我們大爺不肯去的。』那老妓還在上面招呼，張老保搖搖手，一徑盪了過去。出了水西關好半天，纔到大船，天已黑了。上了船，只見兩個家人，慌慌張張的道：『大爺怎麼此刻纔回？了不得了！老爺在山上跌了一交，暈了過去救轉來，現在還哼聲不止呢！』琴仙聽了，嚇得一身冷汗，連忙進艙來。不知屈道翁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六回

屈方正成神托夢

侯太史假義恤孤

話說琴仙上船，聞道翁跌壞，連忙進艙看視。道翁道：『此刻略清爽些！就是半個身子

動不來，想也就好的，我已服了好些藥，你今日到何處去？」琴仙便說：「去逛莫愁湖，有個杜女墓，與仙凡上的說的相對。」道翁也覺詫異道：「果然有這個墳，有碑記沒有呢？」琴仙道：「沒有碑記。」也將紅衣女子的光景述了一遍。道翁猜是蓮花神指點。父子兩個說了一會話，琴仙又將石翁贈的詩詞，與道翁看了。道翁不覺動氣，因說道：「此老遊戲，散漫習與性成，老來還是這樣，我就素鄙其人，不過愛才耳。將這扇子撕了罷！」琴仙即將扇子撕得粉碎。一夜無話，明早將要過關，忽然起了大頂風，走了貓，白浪滔天，把船打倒上去，一直打到了燕子磯，方纔收住。連忙拋錨，打槓加纜守風。道翁叫過琴仙來，吩咐道：「京中諸好友，也應寫封信去，道謝道謝。我膀子疼，你替我寫，我念給你聽，寫行書就是了，不必盡要楷書。一面靠在靠枕上，一面念給琴仙，大同小異寫了十幾封；又寫了好些詩，足足寫了大半天。傍晚風小了些！道翁知他寫乏了，便叫劉喜同他上岸去散散。劉喜同了琴仙到燕子磯上逛了一逛；又到宏濟寺看了懸崖撒手處；再到了鐵索纜，孤舟名勝，不一而足，直到天黑而回。琴仙想和子玉的詞，便臥在床想了半夜纔妥，明日依然大風。不能開船，即寫了這首詞；又寫了一封信，其外又寫了兩封，一與衆名士，一與衆弟兄，與道翁一處封了。道翁命家人進城，交城守營加封遞寄。道翁一生於筆墨一事，耕費心血；又傷於

酒。前日這一跌，已中了心，有時清楚，有時昏憤；若痰湧上來，便迷了心，連話也說不出來。兼之老年人了，大小便也不甚便，這些下人如何肯來服事，就只劉喜一人；又兼買辦，料理飲食，是以琴仙徹夜無眠，在中艙伺候，偏遇了日日頂風，江中船，來來往往壞了多。道翁自想此病未必能好，就好了，也是半身不遂之症，雖道路不多；但這個癱癩人，到省去，怎樣見得上司，不如就在此醫好了，再去也不遲。主意定了，叫人進城去租公館，遂租定了西門內，一個護國寺養病，即搬連行李，開發船價。道翁與琴仙乘輿進了城，到了寓所，倒也乾乾淨淨的，一所客房，每月房租銀三兩。道翁與琴仙對面做房，中間空了兩間，琴仙見這四間房子，甚是乾淨，院子裏有兩株大槐樹，遮住了不見天日，後面也是個大院子，却是草深一尺，樓下有個棺木放着，却是空的。一邊是四五間廂房，一間做了廚房，那幾間與下人住了，一邊是牆，牆上有重門，通着外面，初搬進來，尙未布置妥當，箱籠堆滿一處。劉喜等先將道翁並琴仙的床帳鋪設好了。琴仙自將筆硯玩意布置，也挂了些字畫，自此住在廟裏，請醫調治，誰知道道翁命逢陽九，歲數將終。非特不能好，倒添出別樣病來。因他一生心血用枯，素有李長吉嘔血之病，近來好了幾年，此時重又大發。一日嘔吐數次，神昏色喪，臥床不起，過了二十餘日，更加沉重，琴仙見此光景，心如油沸，日夜在神前焚香禱告，願以

身代。道翁曰知不免，見琴仙如此孝心，更增傷感，設或中道棄捐，教他如何歸着，依靠誰人。想到此，淚流不已，正在悲傷之際，琴仙捧了藥碗進來。見了道翁不敢仰視，惟淚盈盈的站在一邊。道翁叫他上來，琴仙放下藥碗，在床沿坐了。道翁執了他的手，叫了聲琴兒，便覺喉間噎住，說不出來。琴仙淚似穿珠，滴個不住，只得把袖子掩了面。道翁又一絲半氣的，接了一句，說我害了你了，你好端端，琴仙忍住了哭，叫聲爹爹，且請保重，這年災月晦，也是人人常有的。道翁又嘆了一聲，琴仙道：『藥已煎好了，請服罷！』道翁道：『病已如此，還服什麼藥，可不必了；但我死後，你仍舊……』又歇了一會，說道：『仍舊到京去，我看你心氣已定，我可放心了；但我生無以為家，死無以為墓，照伍大夫以鴟夷裏屍，沉我於燕子磯下罷！切勿殯葬。』琴仙聽了，肝腸寸斷，雙膝跪在床前，淚流滿面，惟雙手捧着藥碗。道翁勉強吃了一口，咳嗽一聲，又吐出許多血來，時日將暮，琴仙方寸已亂，不知怎樣。只聽柏樹上，那幾個老鴉，呀呀呀的叫個不住，又有一個梟鳥，在破樓上鼓吻弄舌。叫得琴仙毛髮森豎，時已新秋天氣，晝熱夜涼，琴仙身上發冷，到自己房裏去穿衣，走到中堂，一燈如豆，那盞小玻璃也是昏昏欲滅。窗外新月模糊，見樹邊有個人影一閃，即不見了。琴仙嚇得打顫，連忙叫人，劉喜偏有事去了，那個三不見影兒，也不知在那裏。琴仙戰

戰兢兢的走到房中，不防床前一個大烏黑的東西，衝將出來。把琴仙一撞，哎呀一聲，栽倒在地，那東西一溜烟走了。嚇得琴仙渾身發抖，停了一回，爬起來，燈又滅了，再到外頭來點了燈，重到房來。見地下有個小木蓋子，將燈一照，床前一個大碗，翻在那裏。原來劉喜見琴仙天天不能吃飯，今日將蓮子薏苡，蒸了一隻一百天的，大肥筍鴨子與琴仙，也只喫幾塊。劉喜又怕那幾個同伴要偷喫，便將蓋子蓋了，放在床下。不防那裏來了一個大獅毛狗，聞見了香味，倒來打掃一空；還把琴仙撞了一交。琴仙穿了個半臂，坐了一會，聽得後頭有響聲，便又叫聲張貴，不聽得答應。琴仙又不敢去，劉喜是請大夫，沒有回來。又問了一聲是誰？也沒有答應；再聽得一聲很響，像似棺材暴起來，又像鬼叫了幾聲。琴仙好不害怕，想到佛前去求告，卻又心驚肉跳的不敢前去，要不去心又不安。重到道翁房裏去看時，見昏昏沉沉的睡着了。便放大了胆，燒了一爐香，就在院子裏跪下叩頭默禱。禱了三刻工夫，方纔起來，樹上落下一個虫，在髮頂上蠕蠕的動。琴仙心慌，將袖子拂了下來，拿了香爐走進了房。方纔坐下，心上還突突的跳，忽見自己肩上，有三寸長的一條蝎虎，爬到胸前來。琴仙魂不附體，不敢用手去搽他，將半臂一抖，蝎虎又倒走了回去，那尾還在他頸上一稍。琴仙骨節酥麻，不知怎樣，只得將半臂脫了，扔在地下。那蝎虎又從頸上爬到頭上，琴仙嚇得哭叫

起來，卻好劉喜回來了，進來見了，拿扇子打下來，一腳踏死。琴仙已嚇得滿身寒毛直豎，眼淚汪汪，且徧體發燒，眼睛冒火。劉喜與他趕了蚊帳，看他床下只有一個空碗，便問道：『那鴨子呢？』琴仙道：『我不在房，一個大黑狗，進來吃了。』劉喜罵了一聲，道：『那裏來這個害瘟瘟的狗，我還不敢放在廚房裏，恐伙計們嘴饞，來撕了幾塊去，倒請了這隻狗了。』琴仙道：『你爲何去了這半天纔回？』劉喜道：『那王大夫今日到儀徵縣去了，要耽擱三四天纔回。我只得去請了李大夫，也是個名醫，住的遠來回有二十里路呢！』又問道：『老爺此刻怎樣？』琴仙道：『還是這樣。』劉喜道：『如果老爺有些長短，便怎樣呢？』琴仙又哭道：『如果有什麼不好，我也是死。』劉喜歎了一聲，到道翁房裏來，看了_一看，就到後頭去了。琴仙又到道翁的房來，只聽得劉喜嚷道：『不好了！這些箱子到那裏去了！』琴仙聽了，慌忙出來，走到後面廂房裏看時，就剩了幾個書畫箱，其餘搬運一空。見張貴江升錢德的行李，都沒有了，便急得發怔，目定口呆。劉喜道：『奇怪！他們這三個人，那裏去了，此刻還不回來，這門開着，豈沒有人進來的。如何是好呢？況且盤費銀子，也都在箱內，老爺房內一個小扁箱，只有幾件單紗衣服，大爺你的東西也全偷去了，你房裏那小箱子，也是幾件紗衣。現在我身邊，存不到二十兩銀子，適或有起事來，這怎麼樣

呢？」琴仙急得沒有主意，只得說道：「這事斷不可對老爺講，別急壞了他；且等張貴等回來，再作商量。」琴仙與劉喜等到天明，絕無影響，方知三人偷了東西走了。琴仙却不是心疼東西，見道翁如此模樣，設有不測，則殞歿之費皆無，如何是好！便哭了半日，只剩一個劉喜，又不能分身尋覓。忽聽得道翁叫人，琴仙急忙過去，見他歪轉半身，當他要解手，問了他搖搖頭，心上要坐起來。琴仙叫劉喜來幫着扶他，把兩個大靠枕靠了背。道翁道：「你們去找我那些詩文集來。」琴仙忙去開了箱，一部一部的搬過來。道翁問了書名，又過了目，叫留下一本近作詩文稿子；一本書畫冊，其餘都燒了。琴仙哭道：「這些詩文著作，一生的心血在內，正可留以傳世，爲何要燒了呢？」道翁道：「你不知道，我沒有這些東西，我也不至今日這個模樣，總是他誤了我，若留了他，將來是要害人的。教人學了我，也與我一樣偃蹇，一生爲造物所忌，斷斷留不得，快拿去盡行燒了。」琴仙萬種傷心，十分無奈，只得到外面燒了幾種，又自藏了幾種。道翁將方纔留的詩文字畫，付與琴仙道：「這個給你作個記念！」琴仙見此光景，就要忍住哭，也忍不住了，只是掩面嗚咽。道翁又叫取筆硯來，琴仙磨了墨送上。道翁要紙，琴仙又送上紙，扶正了他。劉喜搬過一張小桌，放在床前，琴仙在旁照應。道翁喘了一會，劉喜搯了手巾與他擦了臉，漱了口。道翁執着筆，顛巍巍的，一

大一小，寫了一篇放下。又喘了一回，眼中掉下淚來，叫一聲琴兒！我有句話吩咐你。琴仙含淚聽訓。道翁道：『你雖幼年失路；但看你立志不凡，我不須多囑。你回京後，自然舊業是不理了，徐度香處儘可寄身。』琴仙聽到此，便哭起來，不能答應。道翁又道：『這個還冒，你收好了，將來到京之後與度香，他必有個道理。』琴仙接了過來看是：

六月八日，偕侯石翁遊清涼山登絕巘，爲罡風吹落墮他，致傷腰足。歸臥不起，嘔血數斗，現寓白下蕭寺中，彌留之際，且夕問事也。傷哉！傷哉！素車無聞，青蠅誰吊，骸輕蟬脫，魂咽江湖。一壞之士同方；六尺之孤誰扛。琴兒素蒙青眼，令其來依。嗚呼！度香知我，自能慰我於九泉也！殘魂不餒，當爲報德之蛇，稚子有知，亦作感恩之雀。肝胆素照，神魂可通，不盡之言，伏惟矜察！七月七日，屈本立絕筆。

琴仙看了，不覺慟倒在地。劉喜也哭了。道翁命劉喜扶起琴仙，琴仙獨自倚床而哭。道翁道：『不必哭了，我累了你，殞殞之後，卽埋我於江岸也。不必等過百日，你速速進京罷！你將我的文憑，送到石翁處，託他在制台前繳了。要他與我做篤傳，人雖不足傳；但我一生之困苦艱難也，就少有的。』琴仙只自掩面哭泣，不能答應，劉喜也流淚不止。滿屋中

忽覺香風拂拂，道翁叫劉喜與他擦了身子，換了衣裳，桌上焚了一爐香。道翁跌跏而坐，琴仙偷眼看他，像個不吉的光景。只見又提起筆來，在紙上寫了四句。道：

一世牢騷到白頭，文章誤我不封侯；江山故國空文漢，重過南朝感舊遊。

題罷擲筆而逝，琴仙一見又昏暈倒了，慌得劉喜神魂失措，一面哭，一面拍醒琴仙。琴

仙跪在床前，抱了道翁雙足，哭得昏而醒，醒而昏，足足哭了半天。劉喜連連解勸道：「大爺事已如此，人死不能復生，料理後事要緊，這麼個熱天，也不宜耽擱。」琴仙那裏肯聽，

又哭了好一會，直到淚枯聲盡，人也起不來了。劉喜扶了他起來，又拿水來與他淨臉，琴仙

纔敢仰視。口見道翁容顏帶笑，玉柱雙垂，室中餘香未散。琴仙對劉喜道：「你看老爺是成

了仙有。」劉喜道：「老爺一生正直，豈有不成仙之理。」劉喜與琴仙商議道：「前日扣下

船價二十兩，已用了四兩，還有十六兩，我的箱子他們算有良心，沒有拿去，內中破破爛

爛，也可當得二三十千。共湊起來，五十吊錢是有的，老爺的後事，也只待將就辦了。或者

報喪之後，有些分子下來，也未可定；但這件事，怎樣的辦呢？」琴仙道：「這些事我都不

知道，盡要仗你費點心的了。」劉喜道：「這個不消吩咐，于是先將道翁扶下，易簣之後，

點了香燭，焚了紙錢。昨日請的李大夫方來，聞得死了，即忙回轉。劉喜出去料理，一個人

又沒有幫手，棺材買不對，只得向和尚買了。那一口停放在後樓的，就去了二十二千大錢，其餘做孝衣，叫吹鼓手，請僧念經，僱了一個廚子，忙得不得了。琴仙諸事不能，惟在牀前守屍痛哭，水漿不入口者兩日。劉喜又疼他，也無空勸他，入殮之後，停放中堂。琴仙穿了麻衣，在靈幃伴宿。劉喜也開鋪在一邊，此時正是中元時候，是個蘭盆鬼節，南京風俗，處處給孤施食，燒紙念經；並用油紙紮了燈綵，點了放在河中，要照見九泉之意。一日之內，斷風零雨，白日烏雲，一刻一變，古寺中已見落葉滿階，蕭蕭瑟瑟，夜間月映紙窗，秋蟲亂叫。就是歡樂人到此，也要感慨，况多愁善哭的琴仙，再當此熒熒顧影，前路茫茫，豈不寸心如割。正是死無死法，活無活法，若死了，道翁這個靈柩怎樣，豈不做了負心人。若活了，請教又怎樣熬這傷心日子。數日之間，將個如花如玉的容顏，也就變得十分憔悴了。飲食也減了，一個月來，日間惟喝粥兩碗，不是哭，就是睡，也似成了病的光景。

那日晚上，酸風動魄，細雨打窗。琴仙反覆不寐，百感交并起來，在房裏走了幾步，脚下又虛飄飄的，聽得劉喜鼻息如雷。琴仙走去看時，見枕頭推在一邊，仰着面開着口，鼻孔朝天，鼾聲大振。一手摸着心坎，又見一個耗子，在他鋪上走去，聞他的鼻子，琴仙恐怕咬他，喝了一聲，耗子跳了過去。琴仙也轉身回鋪，聽得劉喜子鼻子哼哼的，叫了幾聲便罵起

來。忽然一捨出來，往外就跑，嚇得琴仙毛骨聳然，不知何故？忙出來拉他。劉喜撞開長窗，望着大樹直奔上去，兩手抱住不放。琴仙不解其故，倒唬得呆了。停了一會，不見響動，纔大着胆走上前。見劉喜抱着樹，又在那裏打鼾。琴仙見他尙是睡着，便叫了幾聲，推了幾推。劉喜方醒過來，問道：「做什麼？」琴仙道：「你是什麼緣故？睡夢中跑出來，抱住了樹。」劉喜方揉揉眼，停了一停道：「原來是夢，我方纔見張貴來，扯我的被窩。我正要捉他，問他的箱子，一趕出來，抱住了他，不想抱着了樹，又睡着了。」自己也笑了一笑。琴仙又害怕，又好笑，同了進來，關了窗子。劉喜倒身復睡，琴仙也只得睡下。恍恍惚惚的一會，覺自己走出寺來，見對面有個書鋪招牌，寫着華正昌二字，有個老年掌櫃的照應了他。琴仙即進鋪內，忽聽鑼聲鐺鐺，又接着作樂之聲。回頭看時，見一對對的，旌旗幡蓋，儀從紛紅，還有那金盔金甲，執刀列道，香烟成字，寶蓋蟠雲。玉女金童，華妝妙像，過了有半個時辰。末後見一座七香寶輦，坐着一位女神，正大華容，珠璣蔽面。看這些儀仗，並那尊神，都進寺裏去了。琴仙也跟了進去，卻不是那個寺。寶殿巍峨，是個極大所在。只見那些儀從人，唱名參見。後兩班排立，弓衣刀鞘，儼似軍中，威嚴可畏。琴仙躲在一棵樹後，偷望見那尊神後，站着許多侍女，宮妝艷服，手中有捧如意的；有捧中櫛的；有捧書冊的；有

執扇的。只見那尊神說了幾句話，卻聽不明白。見人叢裏走出一個童子來，約十二三歲，雖然見他清眉秀目，卻已頭角嶙嶙，英姿爽颯，走上階去，長揖不拜。又見那尊神，似有怒容，連連的拍案罵那童子。見那童子口裏也像分辨，兩人覺說了好一會話。然後見那尊神，顏色稍和，那童子也就俯首而立。又見那尊神向右手站的，一個侍女說了一句什麼？那侍女使入後殿。少頃，捧着一個古錦囊，出來走近童子身邊，那童子欲接不接似的，雙手將衣衿拽起，侍女把綿囊一抖，見大大小小，新新舊舊，五顏六色，共有百十來枝筆，一齊倒入那童子衣兜裏。見那童子，謝了一聲，站了一會，尊神又與他講了好些話，那童子方徐行退下。琴仙看他一直出了廟門，心裏想道：「這不知是什麼地方，那童子好不兀傲，到了此處，還是那樣凜凜的神色。怎麼跪也不跪的，想是個有根氣的人，來歷不小。」琴仙將要出去，只見一個戴金幘，身穿紅袍的，神人進來。仔細一看，就是他義父屈道翁。琴仙喫了一驚，心上卻不當他是死的，因為這個地方，不敢上前相見，仍躲在樹後。見他義父上階，打了一恭，那尊神也不回禮，略把手舉了一舉。見他義父，恭恭敬敬，站在一旁。那尊神問了幾句話，便聽得一聲雲板，兩邊鼓樂起來，尊神退入後殿去了。儀從亦紛紛各散，見他義父獨在階下徘徊，仰瞻殿宇。琴仙此時忽想他已身死，一陣傷心，上前牽住了衣哭起來。見他義

父，也覺淒然。便安慰他道：「琴兒你受苦了，也是你命裏註定的，不過百日困苦，耐煩等候，自有個好人來帶你回去。」琴仙想要問他幾件事情，卻一件也想不到，就記得方纔那個童子。問道：「方纔有個童子進來，那尊神給他許多筆，始而又罵他，這童子是什麼人？」道翁道：「這童子前身卻不小，從六朝時，轉劫到此刻，想還罵他從前的罪孽。後來是個大作家，名傳不朽的，三十年後，見他一部小小的著作；四十年後，還有大著作出來。」琴仙又問道：「這位尊神是何名號？」道翁道：「低聲！」便左右顧盼了一會，手指頭在琴仙掌中，寫了兩字。琴仙看是「殿娥」二字，也不甚明白。再要問時，道翁已望外走。琴仙隨在後頭，見他出了廟門，上了馬，也有兩個皂隸跟着。道翁把鞭梢一指道：「那邊梅翰林來了。」琴仙回頭一看，只見江山如畫，是燕子磯邊，自己仍在船上。道翁也不知去向，忽見一個船靠攏來，見子玉坐在船裏，長吁短嘆。琴仙又觸起心事，欲要叫他那船，已與他的船想并。琴仙又見他船裏，走出一個美人來，豔妝華服，與子玉並坐。琴仙細細一看，卻又大咳，分明就是他扮戲的裝束，面貌一毫不錯。自己又看看自己，想不出緣故來。見他二人，香肩相並，我我唧唧，好不情深意密，心上看出氣來。忽見那美人，拿了一面鏡子，他們兩人同照。聽得那美人笑吟吟的，說道：「一鏡分照兩人心，事不分明。」聽得子玉笑道：

「有甚不分明？」琴仙心上忍耐不住。便叫了一聲：「庚香好麼？」那子玉毫不聽見，琴仙又叫了一聲，只聽子玉說道：「今日好耳熱，不知有誰罵我。」那美人忽然望見琴仙便說道：「什麼人在這裏偷看人。」便將鏡子，望琴仙臉上擲來。琴仙一躲，落在艙裏，那邊的船也不見了。琴仙拾起鏡子來一照，見自己變了那莫愁湖裏，採蓮船上的紅衣女子。心中大奇，忽又見許多人影從鏡子裏過去，就是那一般名士；與一班名旦。自己忽將鏡子反過來，隱隱的有些人，夾在裏面。好像是魏聘才，奚十一等類。正看時，那鏡子，忽轉旋起來，光明如月，成了一顆大珠，頗覺有趣。忽然船艙外伸進一隻藍手，滿臂的鱗甲，伸開五個大爪，把這面鏡子搶去了。琴仙哎喲一聲，原來是夢。睜眼看時，已是日高三丈，劉喜早已起身了。琴仙起來，劉喜伺候洗臉，琴仙呆呆的想那夢，件件都記得逼清。將兩頭藏過，單將中間的夢，與劉喜說了。老爺像成了神；但是位分也不甚大。劉喜道：「只要成了神就是了，想必天上也會升轉的。」劉喜一會兒就送上飯來，說要到侯老爺那裏去，告訴老爺近日事情，要他將文憑找出來。琴仙道：「文憑也在那個中箱子裏，也偷了去了，怎樣好呢！」劉喜道：「偷去了麼？那只好求侯老爺與制臺講明，想人已死了，也沒有什麼要緊的。」劉喜伺候了飯，脫了孝衫，便到鳳凰山侯石翁處來，那侯石翁是從見道翁跌了這一交，甚不放心，隔了

一日來找道翁的船，已不見了。當是開了船，直道他已經到任，再不料他已經身故。心上又想起琴仙，見了那首詩，不知是喜是惱，想來經我品題，自然歡喜；但看他生得這般妙麗，卻冷水冰的，少些風趣。可惜如此美麗；若能收他作個門生，足以娛此暮年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只見劉喜進來，在地下叩頭。石翁問道：「怎麼你又回來了，不會跟去麼？」劉喜將道翁歸天之事，細細說了。又將遺言囑托，並張貴等偷去衣箱銀錢等物；並文憑也偷去了。如今少爺在寺裏守靈，連衣食將要不給起來。石翁聽了大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，我道是已經到任去了，那知道這個光景。」便也灑了幾點淚。劉喜道：「此時總要求老爺想個法子纔好。」石翁道：「屈老爺相好呢儘多；但皆不在這裏，我只好寫幾封信，你去刻了訃聞，拿來我這裏發，也有些分子來，就可以辦喪事了。我與屈老爺多年相好；況且他還有個孤兒在此，我自然要盡力照應。內官事，我明日去見制臺說；就着江上兩縣，緝拿張貴等。並要行文到江西，恐他們將這文憑，到江西去撞騙，也不可不防的。這些事都在我，明日還到寺裏弔奠，面見你們少爺，再商量別的事。」劉喜叩謝了回來，對琴仙講了。琴仙也沒有什麼感激，明日石翁去見了制臺，說知此事。又到上元縣與劉喜補了呈子，知縣通詳了，一面緝拿逃奴；一面行文到江西去了。

石翁過了一日，備了一桌祭筵，一副聯額，親到寺來，上香奠酒，痛哭了一場。倒哭得老淚盈盈，甚為感傷。琴仙在孝幃裏也痛哭，心上想道：「此老倒也有些義氣，聽他這哭，倒也不是假的。」石翁收了淚，叫自己帶來的人，搥了匾額，看了一看，歎口氣走進孝幃。琴仙忙叩頭道謝。石翁蹲下身子，一把挽住，也就盤腿坐下。挨近了琴仙，握了琴仙的手，迷離了老眼。此時石翁如坐香草叢中，覺得一陣陣幽香，隨風攢入鼻孔，此心不醉而自醉。見他梨花似的，雖然容光減了好些，那一種叫人憐惜疼愛的光景，也增了許多。琴仙心上不悅，身子移遠些，石翁側要湊近些。說道：「不料賢姪，遭此大故，昨日劉喜來說了方知，不然我還當往江西去了。前月初十日，我到江邊，見你們已開了船。誰知道有這些事，如今你心上打算怎樣？」琴仙心裏狼狽；但不得不同答幾句。便說道：「承老伯的厚意，與先父張羅一切，甚是感激不盡。小姪的意思，且守過了百天，覓塊地將先父安葬了，那時再作主意。」石翁道：「這是什麼主意，你令先尊是湖北人，汨羅江是他的祖居，他數代單傳，並無本家親戚。你若到那裏去，是沒有一個人認得的，況如今又是孑然一身，東西都偷光了，回湖北這個念頭，可不必起了。京裏人情勢利，况你令尊，也沒有什麼至交在京裏。從來說：人在人情在，不是我說：賢姪你太生得嬌柔，又在妙齡，如何受得苦，那奔走求食，好不難

呢？就我與你令尊，是三十年文章道義之交，我不提拔你，教誰提拔你，輪也輪到我。我是義不容辭的，歇天我來接你回去，這靈柩且寄停在這裏，一兩月後，找着了地再安葬不遲。你且放寬了心，有我在，決不教你無依無靠，你天姿想是極好，將來成了名，也與你令尊爭口氣。我也臉上有光的，就此定了主意，不必三心二意。」琴仙見他這個樣子，兩隻生花老眼，看定了他，口中雖說得正大光明，那神色之間，總不像個好人。心上又氣又怕，臉已漲紅，低了頭，只不肯答應。石翁把琴仙的手握在掌中，兩手輕輕的搓了幾搓。笑迷迷的又問道：「前日扇上那首詩，看了可懂得麼？」琴仙心上好氣，把手縮進，將要哭了。便要站起來走開，石翁拉住道：「且慢！還有話，你在京裏時，認得些什麼人？」琴仙想不理他，又不好，只得忍住了氣。道：「人也認得幾個。」石翁道：「是些什麼人？」琴仙道：「都是一班正正經經的，倒也沒有那種殺好人。徐度香，梅庾香之外；還有幾人，也是名士。」石翁笑道：「徐度香麼？是曉山相國的公子，他與你相好麼？」琴仙道：「先君還有一封遺書與他，托他照應的。」石翁笑道：「了不得了，快不要去，這些執袴公子，你如何同得來的。他外面雖與你相好，心上卻不把你當作朋友，你倒不要多心，不是我說你的年紀太小，又生得這好模樣，京城的風氣極壞，嘴貧舌薄，斷斷去不得。你去了也要懊悔的，自

然在我這裏，你合尊九泉之下也放心。你拜我作義父也好，拜我作老師也好，我又是七十多歲的人，人家還有什麼議論。且我家裏姬妾也有好幾個，疼你的人也多，娘兒們一樣，自然有個照應。你若要到京，這路途遙遙的，路上我就不放心；而且人要議論我不是，怎麼把個至交的遺孤，撇在腦後，也不照應，讓他獨自去了。你想這句話，我如何當得起。」琴仙只當沒有聽見，灑脫了手，站得遠遠的。石翁沒趣，睜大了三角眼，瞅了他一會。又道：「我是一片好心，你倒不要錯了主意。」便起身要走。琴仙只得又叩了兩個頭。道：「小姪不認得外邊，就算謝過孝了。」石翁要扶他，琴仙已站了起來離遠了。石翁走出窗外，當着琴仙送他，尚可說兩句，誰知琴仙竟已入幃。石翁無奈，只得走了回去。想了半日，明日着人送了一擔米，一擔炭，四兩銀來，試試琴仙的心受不受；若受了，自然慢慢的還肯到他家裏去，誰知琴仙執不肯受。劉喜也不敢作主，只得原物璧還。石翁甚怒，罵他不受擡舉，已後也就無顏再來；但心裏一分恨，一分愛，一分憐，終日之間方寸交戰，作了許多詩。幸蘇州巡撫請了他去，勾留兩月始歸。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袁綺香酒令戲羣芳

王瓊華詩牌作盟主

話說前回書講琴仙在江甯落難，受盡悲苦，這回又要說些京中事了。此時已到了十月初旬，小春天氣，晴光和藹，百卉發榮，怡園又要熱鬧起來。

且說徐子雲的夫人袁綺香，生得婉嫻柔靜，賢淑無雙；又且綉口錦心，才能咏絮，於十月初十日，請了華公子的夫人蘇浣香，田春航的夫人浣蘭，劉文澤的夫人吳紫烟，顏仲清の夫人王蓉華，梅子玉の夫人瓊華，王恂の夫人孫佩秋。此時園中菊花開滿，五色斑斕，是日晴光和藹，風不揚塵，小毛衣服，都用不着，綿的儘殼了。袁綺香一早，帶了十二紅婢；還有幾個家人媳婦，先到園裏候客。那日次賢高品南湖皆迴避了。那十二紅，都是十五六歲，有的已是雲鬢堆鴉，有的還是垂髻刷翠，却一樣的盈盈秋水，窄窄弓鞋，綺香夫人，帶了羣婢在寶香堂伺候，今日寶香堂另是一番鋪設，一色的錦裯綉褥，翠幕銀屏，中間堆了七層菊花，到巳初一刻，劉文澤の夫人吳紫烟先到，車進了園門，即換肩輿，抬到寶香堂前下轎，珠圍翠繞的，帶了四個丫鬟。綺香迎接上堂，彼此見了禮。綺香笑道：「今日算你早，我是辰刻過來的。」紫烟道：「我今天卯正就起來，昨日姐姐說：要辰正畢集則，已經到了巳初了，誰知這些姐姐們，還沒有一個來。」綺香道：「也差不多了，大約浣香來得遲些！自然先到浣蘭處同來的。」家人媳婦報道：「王大姑奶奶與少奶奶，梅家少奶奶齊來了。」說

罷，轎子已齊到堂前，姑嫂二位下了轎，一羣僕婦丫鬟，隨在後頭。綺香一一迎接，見瓊華打扮，今日分外嬌艷，比陪新那一日，更添了幾分嬌繞婉嬾，衆姊妹序齒坐下。蓉華道：「我等二妹來，就等了多時，只道客已到齊了，誰知蘇家二位還沒有來？」綺香道：「蓉妹佩妹爲什麼不把姪兒帶了來？」蓉華道：「孩子們，怕見生人，一見就哭，所以沒有帶來。」因問道：「怎麼也不把姪兒姪女，帶過來頑頑？」綺香道：「姪兒感冒纔好，恐過來又冒了風，姪女我倒要帶他過來，他不肯過來。」正說話間，報道：「華夫人田夫人到。」只見一羣蝴蝶，擁着兩朶花王，出轎來，蓮步未移，香風已到，袁綺香接下臺階，蘇氏姊妹，笑盈盈的上前見禮，然後與佩秋紫烟蓉華瓊華都見了。各人挽着手，喜笑顏開，敘了一番。蘇氏姊妹，見了瓊華，分外親愛。瓊華見了浣香浣蘭，也十分親熱。這一班姊妹，大約同是瑤池會上人，都有夙契。綺香道：「今日我們衆姊妹，都是通家世好。蘇氏二浣。王氏雙華，本是同胞，不用說了。我們一共七人，今日仿他竹林七賢，做個桃園結義，大家團拜一拜，以後遇着，就不許謙讓愚姐癡長，不識衆位妹妹意下如何？」衆佳人都應道：「甚妙！」浣香道：「妹子前日就有這心，今日正打算商議這事，不料姐姐先得我心，我們今日序齒之後，以後稱呼，就照這裏的排行可好麼？」紫烟道：「更好了，我與綺香姐姐，都沒有親姊

妹。我從前就厭人稱我爲大姑娘，如今好了，要改排行了。」綺香笑道：「你要改什麼行？大姑娘已改了大奶奶，你如今就想改大太太麼？」說得衆人笑了。序齒袁綺香二十五歲。吳紫烟，二十三歲。孫佩秋，王蓉華，皆二十一歲。蘇浣香二十一歲。浣蘭，十九歲。王瓊華，十八歲居末。綺香命丫鬢們，焚了一爐百和香，鋪了一條大錦毯，七美順着年次，團團的，拜了一拜，珠珞垂肩，雲裳貼地，甚是好看，嗣後七美中，稱呼綺香爲大姐，瓊華爲七妹，紫烟行二，佩秋行三，蓉華行四，浣香行五，浣蘭行六，依此而坐。瓊華對綺香道：「大姐姐，我們今日之來，非爲哺啜，原爲遊園；若這一坐，天又短，只怕就逛不成了。列位姐姐心裏怎樣？」綺香笑道：「我不過借逛園之名，約妹妹們敘敘；若真要逛園，這五六里一片大地方，山石犖角；又難行走；况你那金蓮三寸還不滿，如何走得來？」浣蘭道：「據我想，要逛盡這個園，一天逛不到，不如到一個極高的所在，望一望罷！」浣香道：「極高的所在，除非上山不可；但恐難走。」紫烟道：「我聽說這園裏，有個縹渺亭，是最高的，我們就到那縹渺亭上去罷！」蓉華道：「登山不如臨水，且聞得路路走得通的，不如坐個船遊他一轉，望着那些景致，似乎比岸上還好些！」佩秋道：「說得是。又省力，若上山去，只怕也走乏了，還能遊麼？」綺香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到吟秋榭頂上去，也望得個全景，就在

那裏坐罷！』於是一羣紛黛，都出了寶香堂後院，到了風露清吟館那邊，下了船，主人只有七個，那七家的丫鬟僕婦，共有四十餘人，用了十幾個小船，一齊盪到吟秋榭來。衆佳人望着芙蓉如錦，空水澄鮮，岩岫如屏，寒林錯落。就是綺香也記不清那些地方，那十二紅婢，是常過來折花摘菓的，便指點此處，是什麼所在，那處是什麼所在，衆佳人目不暇給，到了吟秋榭，將三層遊覽過了，在第二層設了筵宴，衆佳人酒量雖不算好，却也能飲幾杯，最大者，爲吳紫烟王蓉華。綺香命紅雪紅雲紅玉調絲品竹，小拍清歌。綺香道：『可惜我們酒量有限，我新年無事，與我們老爺，編了一個酒令，行起來，頗爲熱鬧。不論多少人，都放得進去。』浣香笑道：『這麼說來，竟不是個酒令，是個陣圖了。』綺香道：『却也有個陣圖在內。』蓉華道：『你且說這個令，是怎樣的？若要人多，也不難，我們帶着這些女兵，都叫過來，也就不少了。』綺香道：『要行這個令，只好如此，我這個令，叫做秦滅六國；又叫做六國伐秦，今天好在七人，正合秦楚齊趙韓魏燕七國，有七根籌，掣誰是秦，六國併力伐這秦國。還有小籌數十根，是七國的人物，掣着那一國，就歸那一國。』話未說完，喜得衆佳人眉歡眼笑，都要試這個酒令。綺香道：『我們且先點起將來，設有不合使喚的，便不中用，出去戰敗了，倒累主人罰酒。』就先點自己的丫鬟，點了紅香紅玉，紅雪紅雲，紅薇紅

蓮，紅雲紅娟，其餘那四個，不能飲酒。浣香的十珠，都可使喚，全點了。浣蘭的四個丫頭，只點了一個小翠，纔十三歲，生得狠好；且又靈變；又點了許三姐。瓊華的四個丫頭，點了一個青琴。蓉華兩個丫頭，點了一個秋蓮。紫烟兩個丫頭，點了一個侍香。佩秋兩個丫頭，點了一個金鳳。共二十四人。其餘都命他們代酒。綺香即命掣過簿來，先是七人掣了，順着年齒掣去。綺香掣着秦，紫烟掣着楚，佩秋掣着燕，蓉華掣着趙，浣香掣着魏，浣蘭掣着齊，瓊華掣着韓。浣香道：「姐姐，你今日受了大敵了，我們六國，今番併力，定要殺你個片甲不留。」綺香道：「慢說大話，少頃，叫你這國投降，那國納貢，好看罷？」蓉華道：「我若再掣着廉頗藺相如，就教你不敢出函峯之外了。」瓊華道：「我若掣了張子房，這博浪一椎，斷不教他中個副車。」佩秋道：「我掣荆軻，也不至中銅柱的。」浣蘭道：「我把田單同火車驅過來，看你有什麼禦敵的妙計？」紫烟道：「就是我國沒有勇將；若能掣着了項重瞳，就好了。」綺香道：「且慢高興，我秦國是兵強將勇，沒有一個弱兵，待我且先派定了人數再說。他們共二十四人，我用六個，你們一家用三個，即叫浣香的愛珠花珠過來道：「你兩人，到我大國來，立些功業，不要在你那個小國裏埋沒。」愛珠花珠笑了，站了過來，綺香自己點了，愛珠花珠紅香紅玉紅雪紅雲。浣香自己留了寶珠明珠掌珠。浣蘭自己

留了許三姐小翠，娶了荷珠。紫烟留了侍香，娶了紅薇贈珠。佩秋留了金鳳，娶了紅蓮紅娟。蓉華留了秋蓮，娶了紅雲畫珠。瓊華留了青琴，娶了珍珠蕊珠，分派定了。綺香叫掣了七個小籌來，先掣秦國的。愛珠掣的是白起，花珠掣的是商君，紅香掣的是韓非子，紅玉掣的是呂不韋，紅雪掣的是李斯，紅雲掣的是趙高。綺香笑道：『如何？你看我們文武皆全。』收過了筒，取紫烟楚國的籌來。侍香掣的是尹子蘭，紅薇掣的是高唐神女，贈珠掣的是宋玉。紫烟笑道：『完了，一個僕人，一個夢神，一個風流鬼，這如何打得仗來？』衆佳人皆笑，也收過了。再掣佩秋的燕國小籌，金鳳掣了荆軻，紅蓮掣了田光，紅娟掣了駿馬。佩秋道：『也不好，究竟是個不祥之兆。』蓉華笑道：『尙未出兵，倒已先砍了兩個腦袋。』衆人皆笑，又收過了。取蓉華的趙國來。秋蓮掣了廉頗，畫珠掣了藺相如，紅雲掣了平原君。蓉華道：『我這三根掣得好，大可折秦國的銳氣。再掣浣香的魏國。寶珠掣了信陵君，明珠掣了侯生，掌珠掣了醇酒婦人。』大家又笑起來。綺香道：『這倒難，又算酒，又算婦人，橫豎一出馬，就叫人開心的。』掌珠道：『換一根罷！』紅香道：『好便宜事。』忙將籌掣開了。掌珠無奈，也只得捏了那根籌，臉上甚是羞愧，再掣浣蘭的齊國。浣蘭道：『我這國，就掣得平常，只怕沒有什麼好籌在裏頭？再不能如蓉華姐姐的廉頗藺相如的。』

看小翠掣一根，已經失笑，再看三姐掣出來，大家笑得如花枝亂顛，扎掙不住。原來小翠一根是鷄鳴，三姐一根是狗盜，幸虧荷珠掣了孟嘗君，稍可解嘲。再掣瓊華的韓國。蕊珠掣了張子房，青琴掣了博浪椎，珍珠掣了圯上老人。瓊華笑道：「我早說的，綺香姐姐，你仔細博浪椎，荆軻匕首，好不利害，就是高唐神女，醇酒婦人，教你受用罷！」紅薇道：「奶奶且慢喜歡，只怕奶奶手下也有個笑話出來呢？」綺香道：「不用講，掣出譜來，大家看時，見寫道：

六國伐秦，無論秦勝秦敗，六國皆要出馬。起手以擊鼓傳花，花到誰國？即誰國出。國君不出戰，遣將出戰，如三勝秦，秦王領羣臣納降，跪獻酒三樽，與某國君臣賀。如某國爲秦所敗，亦君臣跪獻秦國三樽，餘皆倣此。一國如有三人，三人出馬後，無論勝敗，即退讓他國出戰。七國君臣，各有故事可按，但係隨手掣來，前後不同，如兩人對敵，勝負後，各運化本人故事飲酒，俱有詳註，查對便明。如六國先後以傳花爲次，一國諸將出馬，以擲骰爲次，數到誰？則誰先出馬。

衆佳人看了笑道：『今日這個笑話，必定鬧得不少，不知誰國誰人先出？且把他們這些譜看看，是怎樣的？可有些醜態在裏頭。』綺香道：『都有些！且不要看，若看了，必惹待他們這個喜歡，那個發氣，莫如定了人再看。』於是折了枝菊花來，命小丫鬟點鼓，到了蓉華鼓已住了。蓉華笑道：『我這三員勇將，正好出這個頭陣，試試手段。』秋蓮畫珠紅雲三個就上來，旁邊又擺了一桌酒肴，秋蓮把兩個骰子一擲，擲了四點，是自己出馬。秦國的愛珠花珠紅香紅玉紅雪紅雲也過來，愛珠把骰子一擲，擲了二點，是花珠出馬，花珠是商君，秋蓮是廉頗，綺香翻出譜來，查到廉頗名下，內有一條，廉頗如遇商君，俱係勇將，皆以豁拳爲令，如廉頗敗了，必係老年無用，一敗帶上假白鬚，再敗罰酒一大觴，三敗罰飯一碗。衆佳人看了，不禁都笑。秋蓮道：『姑奶奶，這廉頗也不見得好？』蓉華笑道：『你只耍贏了，就不帶鬚子了。』再看商鞅的譜。商君足智多謀，能開阡陌，如敗後，手中藏一物，叫勝家猜，猜不着平過，猜着了，商君卽以本物，飛詩一句，不能或不合本題者，罰一杯。』花珠道：『這還好，不甚累墜。』兩人對壘起來。秋蓮看了譜，心已怯了，輸了三次。蓉華道：『好個廉頗，頭一陣就打了敗仗。』秋蓮想跑開，被愛珠花珠追上，捉了過來，戴上假鬚，飄飄漾漾的。衆婢女，把他形容個淋漓盡致。罰了一杯酒；又盛了一碗飯，

要他喫。秋蓮笑道：『你們也有良心，戴上這個東西，怎樣喫得飯來，除非要用金鉤挂鬚子法子。』紅雪道：『有鉤子，早就預備的。』便在匣子裏找出兩個銀來鈎，挂在秋蓮身上，兩邊分開，佩秋想着他丈夫說的笑話，不留心，說了出來道：『倒像個蠅拂子。』蓉華瞅了他一眼道：『請問這蠅拂子，是誰家的？』一句話，說得佩秋兩頰微紅。幸衆人不解，也過去了。秋蓮只得央求旁人，代了這碗飯，便除下鬚子，指着花珠道：『我看你的笑話。』骰子擲了是畫珠，畫珠是蘭相如。蓉華道：『廉頗無用，要看這相如了。』綺香看蘭相如的譜，如敗了，三杯俱係趙王代飲。蓉華笑道：『畫姑娘，你須仔細些？不要喪師辱國，反累我喝酒。』畫珠道：『奶奶放心，看我贏他。』無奈行的是猜枚令，畫珠藏了三個瓜子，三次都被花珠猜着，畫珠好不慚愧，只得說道：『這酒我自喝罷！』綺香道：『那不能，你若徇私，是要罰三十杯的。』蓉華笑道：『我喝！我喝！』一口氣就喝了三杯。輪到了紅雯，是平原君譜上，平原君用絲繡平原，作交線之戲，平原輸了，叫人打了手，還要喝十大杯，說有酒惟澆趙州士，要他吐了纔歇。這紅雯是酒量最小的；又兼胆小，見了這個令，先害怕起來，兩手匡了一條線，那十個指頭，就不住的發顫，惹得衆佳人又笑，他自己也笑起來，越笑越顫。綺香道：『看來這個雞爪風，更不濟事。』蓉妹，不如帶了他們來跪獻三杯罷！』蓉華

笑道：「尚可背城一戰。」兩人將線交了一回。紅雯也贏了一次，只打了兩下手，喝了兩小杯，餘請旁人代了。花珠手中藏了一顆蓮子，叫紅雯猜，畫珠看見了，把脚踢一踢紅雯的脚，紅雯不解，看着畫珠，畫珠又指着桌上一盤的蓮子，紅雯又看到隔壁去了。道是鴨掌，便說道鴨掌。畫珠聽了大笑起來。紅雯害臊說道：「你故意頑我。」畫珠道：「我頑你？」花珠道：「他倒不是玩你，你倒是罵我。」便攤開手說道：「露冷蓮房墜粉紅。」紅雯對畫珠道：「既是蓮子，怎麼踢我的脚？叫我如何想得出來。」畫珠道：「難道你裙下的不是金蓮？定要算鴨掌麼？」衆佳人都笑。綺香笑向蓉華道：「你三將出馬，敗了八陣，雖不算全軍覆沒，也不過一息尚存。你看譜上，如九陣中，只勝一陣者，雖免跪獻之辱，也須領隊前來納降。」蓉華笑道：「這也不難。」便斟了一杯酒，走到綺香面前，福了一福。綺香也還了禮，笑而受之。那畫珠秋蓮紅雯，只得也向花珠萬福。花珠笑道：「我是甲冑在身，不能還禮。畫珠罵道：『你威風不要使盡了，只怕這回就要對人磕頭呢？』於是又擊起鼓來，花到了紫烟住了。侍香紅薇贈珠把骰子上來，贈珠一擲，數到紅薇，是高唐神女。衆人皆笑。紫烟笑道：「好個紅姑娘，高鬢大袖的，真像個神女。」紅薇臉已紅了，那邊愛珠紅玉紅香紅雯紅雪，也過來，擲到愛珠，是白起。緬香道：「這叫做無情遇。看譜如神女遇見白起，神好何

能敵，須起傾國之兵，盡出助戰。如係文臣者，行藏圖令，手中各藏一物，國君點戲一齣，如白起爲淨，神女爲旦，其餘助戰者，各肖其人定色。再查令尹子蘭爲丑，宋玉爲生。綺香命他們四人手中，各藏一粒榛子，又道：『你們手裏有也使得，沒有也使得，你們伸過一手來，我說的戲內中查點脚色，應到的不到罰，不應到的到也要罰。』綺香點了一齣劉唐，是單是淨脚戲，看各人手中，個個皆有。綺香笑道：『生日不應到，各罰一杯。』綺香又點了一齣鬧莊，也是淨脚戲，生日俱不應到，紅薇又到了，又罰一杯。紅薇不服，說道：『這齣戲，也要讓我們國王點了。』紫烟道：『不錯，我們上了他的當了。』紫烟點了一齣生日戲，想罰愛珠一杯，誰知愛珠是個空手，倒將侍香罰了一杯。又擊鼓傳花，到了浣香，數寶珠出馬。浣香笑道：『這是我們的福將，四公子中的魁首，看你們什麼人來抵敵罷！』那邊數到了紅雪是李斯。綺香道：『好個對手。』看譜，信陵君是運籌點將令，就拿上一個酒籌來，寶珠掣了一枝看時，是蠟照半籠金翡翠。註席中帶金條脫玉釧者，飲一杯。綺香道：『這一句，只怕都要喝一杯。』七位佳人，都喝了，獨浣蘭不喝。綺香問他，浣蘭道：『這杯沒有我的酒。』綺香不信，拉他手看時，是一對碧霞璽做成的鐲子。衆佳人道：『這真便宜了他。』那二十四個婢女，不是金的，就是玉的，滿堂都喝了一杯。佩秋道：『五妹好個福』

將，一出來，叫滿堂喝酒。』紅雪掣了一枝，是玉搔頭，鳥鳳雙飛，註插金絲軟鳳釵者，飲一杯，紅雪四下留心，戴此釵的卻亦不少，只見愛珠與紅雪在那裏交線頑耍，愛珠交錯了，被紅雪打了一下，愛珠格格的笑，把個金絲雙鳳釵，顛得亂飛，紅雪斟了一杯酒，上前道：『在這裏了。』愛珠道：『怎麼你要消酒？消到外國來了。』紅雪道：『你不見你頭上麼？方纔這句詩，是戴雙鳳釵的酒。』愛珠摸一摸釵，又看看衆人道：『呸！你瞧誰不戴？你偏來纏我。』說罷又笑。浣香笑道：『愛珠你喝了罷！難逃公道。』愛珠看看主人，只得喝了一口。紅雪還要他喝酒，愛珠把紅雪一推，半杯酒，也翻去了。綺香笑道：『這愛見真，是可兒，不枉這個愛字。』寶珠又掣了一枝籌，是輕斂翠蛾呈皓齒。寶珠四下一望道：『有了，我來敬我們侍香妹妹，你看雙蛾顰蹙，皓齒微呈，不是西子湖心的模樣麼？』侍香不肯，被寶珠捏着鼻子一灌。侍香一吞，噴了寶珠一身。衆佳人皆笑。綺香道：『寶丫頭，了不得，真是個勇將。紅雪又掣了一枝，是暗中惟覺睡鞋香。說道：『這可倒難。』綺香道：『你一個個聞去，是誰香的？就叫他喝酒。』紅雪笑道：『若要聞，那就……』便笑了不說，又說道：『我知道了，我來敬個人，便斟了一杯，來敬紅薇。紅薇道：『難道你真聞過我的腳麼？這奇不奇，無緣無故的，來纏人。』紅雪道：『我雖沒有聞過你的腳；但

常見你用松子粉，漿纏足帶，不是香的。』紅薇被他說着了，兩頰通紅，只得喝了一杯。寶珠又掣了一枝是十指纖纖玉筍紅。看來看去，就是個小翠指甲，尙是紅的，要他喝了一杯。紅雪掣了一枝，是大陽胭脂一抹腮。看紅雲喝了兩杯酒，兩頰尙是紅的，也逼他喝了一杯，重擲骰子，數到明珠，是侯生，是個頂針續麻令，李斯輸了喝酒，侯生輸了，要喝醬油。明珠道：『這個醬油，倒有些難喝呢！』花珠低低說道：『喫杯醋罷！比醬油還好些！』衆佳人聽了，忍不住笑。明珠也不理他，說道：『十月之交。』紅雪道：『交交黃鳥。』明珠道：『鳥鳴嚶嚶。』紅雪道：『嚶其鳴矣！』明珠道：『請教！這個矣字，怎樣接？這不是難人。』罰了紅雪一杯，喝了說道：『我換一個已字罷！比個已焉哉！』明珠道：『又要罰。』紅雪道：『你單念過一部詩經，沒有念過別的經書，就說沒有哉字的起頭。』明珠不服。紅雪道：『你喝一杯醬油，我說給你。』明珠如何肯服，只是嘴強。紅雪道：『你接不上來，怎麼不要喝這醬油呢？』惹得衆人皆笑。明珠道：『你若造一句，我就聽不出，還有奶奶們聽得出來，你如哄我，喝了醬油；若說不出來，你要喫我的唾沫的。』紅雪道：『是了，你喝罷！』明珠賭着氣，真喫了一口醬油。紅雪笑道：『書經上，惟二月哉生魄哉生明。哉字可作起句，怎麼說沒有哉字起句呢？』衆佳人笑道：『這卻說得是。』綺香笑道：『這

唾沫可以免了，後又換字，頂了幾句，紅雪輸了一杯，輪到掌珠是醇酒婦人，令是擲色，若輸了，跪請本國王，與敵國出令。掌珠擲了，么二三、紅雪擲了四五六，掌珠跪在浣香面前，求救出令，把個華夫人笑得不止，便道：『出什麼令呢？』便對綺香道：『我有一個集詞牌成韻的，兩句三字，一句七字，要湊拍，便念道：

宴清都，清平樂，八州甘聲金縷曲。

姐姐也照樣說一個？」綺香道：『這個倒難，詞牌我也不甚熟，比不得你是長填詞的，這倒被你難倒了。我喝一杯罷！』浣香道：『姐姐不要謙，請說來。』綺香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

高陽臺，尉遲杯，貂裘換酒醉蓬萊。

浣香道：『拜服！拜服！姐姐說得這樣湊拍，還說不熟呢？』那五位佳人都贊道：『兩人都說得好，我們公賀一杯，爲兩盟主壽，再請多說幾個，大家聽聽。』浣香道：『就是七個字的難湊些！只怕也沒有多少呢！』又念道：

長相思，十二時，燭影瑤紅玉漏遲。

綺香道：『這個更好。』便也念道：

帶人嬌，繫帶腰，鳳凰臺上意吹簫。

衆佳人贊道：「妙極！這兩副，比前更好了。詞牌中七字的，就這一句，被綺香姐姐說了。」浣香道：「實在繡口錦心，令人拜倒。」又念道：

少年遊，過秦樓，西江月明月偉孤舟。

下句換了八個字，綺香又想了一想，也念道：

紅娘子，錦帳春，如夢令巫山一段雲。

衆佳人稱贊不已！叫滿堂都賀一杯。於是又擊鼓傳花，傳到佩秋的燕國，數骰子，是金鳳出馬，爲荆軻那邊，數到了紅玉。是呂不偉荆軻行的，是投壺令。浣蘭道：「這令，大約沒有笑話了。金鳳投了一枝蘇秦背劍。紅玉投了一枝姜公釣魚。那兩枝，都沒有中，各人飲了兩杯。轉到紅蓮的田光出來，是個啞口令，各出一指，如大指爲金，食指爲木，中指爲土，無名指爲水，小指爲火。譬如一個出大指，一個出食指，便是金剋木，大指贏，食指輸了。一個出大指，一個出小指，是火剋金，小指贏，大指輸了。這三婢出得甚快，有輸有贏。再換紅娟的駿馬上來，看譜，是馬弔譜。大指爲賞，中指爲肩，小指爲極，食指爲百子，無名指不用，可用兩手齊出，如此出二指，彼出一指，成了色樣。是歸出二指

家，出一指者，照賀例賀酒，如彼出兩手三指，此出一手二指，成了色樣，是歸出兩手家總，以少數湊成多數，餘皆仿此。所賀之酒，數多則通場分喝。蓉華道：『這個酒，了不得。若照賀例喝酒，譬如要一百賀的，難道也賀一百杯不成？』綺香道：『一百杯，也不多，我們現在有三十餘人，一家不過分得三杯酒，怕什麼？』紅娟道：『這個馬弔色樣，我記不清楚，奶奶須與我記着。』浣香答應了，紅娟出了一個食指，一個小指，紅玉偏偏出了一個小指，剛剛湊成一百兩，極是個雙尾蝎。浣香道：『這個就六十賀。』綺香道：『這倒好。』叫通場伺候的，都喝一杯。紅玉兩手齊出，是一個食指，兩個小指，紅娟出了一個小指，是一百三極。湊成了玉鯽魚背，又是一百賀。佩秋道：『這酒實在消得少，不論多少。總通場一杯罷！』於是又通賀了一杯。紅娟出了兩個大指，一個食指，紅玉出了一個大指，又湊成了三賞一百，是個花兜肚，是十二賀。綺香等各飲一杯，紅玉飲了兩杯，紅娟飲了三杯，這一回，通計喝了一百七十二杯酒。於是傳花，又傳到浣蘭。點將出馬。是荷珠的孟嘗君，那邊點了紅翼的趙高。浣香笑道：『趙高如何是孟嘗君的對手，且看譜來？孟嘗君是食客三千，令兩人用骰子六顆對擲，如遇紅遇么者，出錢投於盆內，六紅即投六錢，兩紅兩么，即投四錢，無紅無么，即贏此錢。如孟嘗君贏了，問那人你有的的是什麼？沒有的的是什麼？要

的是什麼？不要的是什麼？那人每件說一句唐詩，說得好免飲，說得不好與不能說者罰酒，如孟嘗君輸了，人也照樣問他。紅雲與荷珠擲了一會，紅雲輸了。荷珠問道：「你有的是什麼？」紅雲道：「我有的是：

繡檀迴枕玉雕鏤。」

荷珠又問道：「你沒有的是什麼？」紅雲道：「我沒有的是：

珍簾新鋪翡翠樓。」

荷珠又問道：「你要的是什麼？」紅雲道：「我要的是：

紅珠斗帳櫻桃熟。」

荷珠道：「你不要的是什麼？」紅雲道：「我不要的是：

春人眉心兩點愁。」

衆佳人都贊道：「說得好。」浣香對綺香道：「姐姐，足見你強將手下無弱兵，你的婢女，都是這樣繡口錦心，真令人羨慕之至。」綺香道：「他們雖然記得幾句詩，然那裏及得尊婢們般般皆會。」荷珠聽他主人稱贊紅雲，心中有些不服，便說道：「這四句，卻說得好；但忘了你是趙高，一個老公，也配用這些東西，卽笑說道：

你有的是：細草春香小洞幽。

你沒有的是：嬌妍意緒不勝羞。

你要的是：鴛鴦帳下香猶暖。

你不要的是：嫁待蕭郎愛遠遊。

浣香聽了，笑罵荷珠道：「荷兒，怎麼這般輕薄？」綺香正笑着，尙未開口。紅雲氣極，要打起荷珠來。荷珠再四的陪禮，羣珠又與他央求，紅雲方纔饒他。衆佳人笑道：「荷姑娘這幾句太刻薄，幸遇着人多，不然是挨定雲姑娘的打。」到了小翠的雞鳴來了，小翠上來，就有些發怯，看譜是接號令，兩人將骨牌對接。么頭對么，二頭接二，接死了罰酒，小翠暗喜，兩人就在地下接起來，小翠接死了三次，便發急起來，不知道要怎樣奈何他。綺香道：「今番好令來了，把譜一番，是雞鳴出關，三杯酒都要裝着雞啼，從板凳下鑽過去，鑽過來三次。衆佳人掩口葫蘆，小翠聽了這個，倒投其所好，毫不爲難，便喔喔的，學起雞叫來，學了幾聲，即從凳下鑽了三次，惹得衆人大笑。浣蘭道：「姐姐你好心，故意點他來作笑話。」綺香笑道：「這是他自己掣着的，你倒別笑他，若不是他，別人也不能鑽得這麼靈便。小翠鑽完了，頭上歪着個偏髻，嘻嘻的對着浣蘭笑，浣蘭視了他一個白眼道：「你還

樂得狠呢？」酒是三姐代喝了，到了三姐上前，紅箋口裏作呼狗聲。三姐道：「你運氣好，別要贏我，你若贏了我，我真咬你一口。」翻出譜來是五毒令，大指爲蝦蟆，食指爲蛇，中指爲蜈蚣，無名指爲蝎虎，小指爲蜘蛛，分勝負是蜘蛛喫蝎虎，蝎虎喫蜈蚣，蜈蚣喫蛇，蛇喫蝦蟆，蝦蟆喫蜘蛛。兩人就猜起來。三姐想道：「他若料我出蜘蛛，他就出蝦蟆，我不如出蛇，誰知紅箋出了蜈蚣？」三姐輸了，便道：「我倒想喝酒？」紅箋笑道：「你看看譜來喝？」綺香笑對浣蘭道：「妹妹，你手下那些鷄鳴狗盜怎麼好。又要作出好模樣來了。」浣蘭氣忿忿的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今日教姐姐的威風施盡，我祇好慢慢的報仇，將來掣着了西楚霸王，鉅鹿一戰，纔消得這口氣呢！」衆佳人笑道：「還有一個韓國在那裏，兵書尙未出來，只好盼他打勝仗了。」看三姐的令譜，頭一杯要裝狗叫三聲，第二三杯要伏在地下，爬兩步，作狗叫三聲，三姐笑道：「呸！這個令，如何來得，我當狗盜是什麼東西？原來要裝狗的，我不來。」說着就跑，衆佳人聽了，都笑得了不得，只見花珠寶珠紅香紅玉紅雪紅箋一齊趕上，圍住了三姐說道：「隨你怎樣利害，今天在我們園裏，你想走到那裏去，好好的叫了饒你，不然我們就按倒了你，剝你的皮。」便七手八腳，你一捏，我一捏，三姐身上最怕捏的，被他們纏住了，便笑作一團，身似紫薇花的亂顫起來，連連求告道：「不要待，不要鬧

我，叫我叫，那六個人還不肯信，五人圍住了他，一箇拿了一杯酒，要他叫了再喝，三姐寡不敵衆，只得汪汪的叫了三聲。鬧得鬨然大笑，倒像百鳥齊鳴，三姐臉也紅了，紅雲還要他猜，三姐也想翻本，又猜仍舊是輸。三姐道：「這回姐妹們，可饒了我罷！」二珠四紅，如何肯依。浣蘭笑對綺香道：「你這箇無道強秦，到底要怎樣？五國已給你吞食盡了，還要縱容這些豺狼虎豹去喫人。」綺香笑得伏桌難應，三姐被他們圍住，毫不容情，心生一計，想道：「這些騷貨，實在可惡，我也顧不得作笑話，也叫他們作些笑話出來。」又想頂壞是愛珠紅雪兩箇，待我頑他們一頑，便裝着笑盈盈的說道：「姐妹們不要這樣，你們讓開些！我就伏在地下就是了。」諸人還不信。紅雪道：「我們就站開些！諒你也不能跑。」三姐故意慢慢的曲着腰，伏將下去，見紅雪與愛珠都是三寸金蓮，裙徧俱不露一線的，鑲邊花褲，叫了一聲，衆人又笑，三姐乘其不備，一轉身，把愛珠兩脚一抱，把他的褲腿，望上一擗，露出雪霜似的一節小腿，三姐就學作狗叫一聲，一口咬定，兩手在腿上亂抓，把個愛珠唬得神號鬼叫，渾身一麻，已栽倒在地，那五個人上來救愛珠，三姐又將紅雪腿上一口，兩手也是亂抓，四個人見了沒命的跑開，笑得灣着了腰。這紅雪也笑得麻倒在地，跌在愛珠身上，愛珠還當是三姐伏在他身上要咬他，極嚷極笑的，已帶着哭聲，將要哭了，三姐掩着嘴走開，那

衆佳人與衆婢女，都笑得粉黛霏霏，秋波盪淚，有墮釵的，有翻酒的，不一而足。愛珠與紅雪在地上，坐了好一會，纔爬得起來。三姐還格格的笑，愛珠指着罵道：「你這個短命鬼，你將來總教瘋狗咬一口，肚裏生出小狗子來。」紅雪道：「不要將來只怕出門，就教狗咬的。」三姐笑道：「誰教你們太作惡了，我還容情，他們四個跑得快，不然，叫你一窩子六個，滾在一堆。」那六個人，我一句，你一句，把三姐罵了好一會。衆佳人方纔笑完。紫烟一人，尚有餘笑。綺香對浣蘭道：「妹妹，你這個三姐真好，我拿個了鬢與你換了罷！」浣蘭道：「姐姐要他作什麼？他是祇會裝狗的。」紫烟笑道：「姐姐，你招集這些亡命作甚？你真作秦始皇麼？」大家又笑起來。瓊華道：「我來滅秦了，他也有個韓非子，祇懂刑名，不懂兵法的，數到蕊珠出馬是張良，是金門射策令，自己先出一句成語爲題，將三個骰子，擺出句中之意，將杯子蓋了，叫那人也擺，擺出來相同的不論，如擺出來不同，請中人評論優劣，劣者罰酒。蕊珠將三個骰子擺了，將茶杯蓋好；又將三個骰子，遞與紅香道：「你擺『九重春色醉仙桃。』這一句，紅香想了一想，擺了一個三，一個六，一個四，說道：「三六是九重，四卽算仙桃，不知對不對？」蕊珠揭開杯子，是對的。蕊珠又擺了一句，是「十

三筍柱雁行斜」紅香想了一想，擺了兩個五，一個三，蕊珠也說對了；又擺了一句，說道：

『詞源倒流三峽水，』紅香想了一會，想不出個理來，便擺了三個三，問道：『是不是？』蕊珠道：『不是。』揭開杯子是三個四。紅香拍手道：『妙極！到纔是倒流，我竟想不到，我罰酒就是了。』看韓非子罰酒的譜，是作法自弊，輕則黥面，重則刑足。蕊珠道：『取筆研來塗臉。』紅香道：『姐姐饒了我罷！塗了臉；又要擦臉，費事得很！我情願跪了。喝一杯罷！』蕊珠將要容情，倒是珍珠不肯，說道：『我還要與他來呢！一個容了情，個個要容情了。』便把筆在紅香臉上，畫了一個眼鏡，惹得滿堂又笑起來。紅香好小有氣，喝了一杯，忙忙的要水洗了臉，幸他倒是不擦粉的，不然便將脂粉洗去了，氣忿忿的撞着手，向珍珠道：『你先來！你先來！你若輸了，求人討饒，便不算人，只算是狗。』珍珠笑道：『我怕你討饒，也算好漢麼？看譜上圮上老人的令，是盤象棋譜，名曰八陣圖，圮上老人下紅子，珍珠象棋下得雖好，譜卻不熟，偏偏遇着紅香，是愛打棋譜的，珍珠十分用心，無奈未得其妙，幾着變化，就迷住了，看看要輸，寶珠要指點他。紅香道：『誰教了就算誰輸，要照樣罰酒。』瓊華心甚着急，又不好教，看紅香把他一個鞋角將，就將死了。紅香笑道：『今番得了，查圮上老人的譜，是脫鞋置酒，偏敬席上。』珍珠見了，說道：『這個斷斷使不得，怪賸的東西，那是什麼樣兒。』紅香道：『不妨的。』便要來脫他的鞋，珍珠一跑，不防紅香在

旁，暗中把脚一勾，珍珠跌了一交，被紅香上前按住，脫了他一隻鞋下來。珍珠急得滿臉飛紅，一手拉住紅香要奪回，不料紅雪把鞋接了過去，正要裝酒，不防又被花珠一手搶了，拿與珍珠。惹得大家笑個不住。珍珠着了鞋，捆上帶子起來，將紅香搗了兩把，這一關，也就算了。只剩了一個青琴，是博浪椎，譜上是打播，有悶雷劈雷，是打秦國，通國中人馬。瓊華道：『就要看這一將成功了。』蓉華道：『琴兒你須與主人爭個臉。』青琴笑道：『我這椎是要椎椎打中的。』浣蘭道：『你若贏了他們，非但與你主人爭氣，且與我等報仇。』浣香道：『這悶雷劈雷，是可以亂打的，你也不必容情，連他們的國王，也可打得的。』佩秋道：『你若像了秋蓮的廉頗，就不好了。』紫烟道：『也不要像我們荆軻的匕首。』你一句，我一句的說笑。綺香笑道：『諒此孤軍，深入重地，焉有生還之理。』使命六人一齊上前，與青琴對敵，說也奇怪，被青琴一頓悶雷劈雷，將二珠四紅，打得個個心驚胆怯。瓊華好不得意，只管點頭微笑，說道：『一將功成萬骨枯。』衆佳人齊聲稱賀。綺香笑道：『這還了得，你是個頂小的小妹妹，公然欺侮大姐姐來，這般可惡，你敢與我對敵麼？』那五個佳人。同聲說道：『這有什麼不敢，如果七妹胆怯，我們一齊相幫。』瓊華笑道：『妹子願避三舍。如必不復命，也祇可秣馬厲兵，與姐姐周旋。』綺香笑道：『衆志成

城，堅不可破，我讓了你罷！」看青琴這打擂，已贏得不少。愛珠花珠紅香紅玉紅雪紅雲紅雲都喝了許多酒。浣香見天色已晚，便要進城。浣蘭要留他，浣香不肯，定要回去。綺香見太陽已落，也不好挽留，只得先送了浣香，便說道：「你們是不要緊，又不趕城，到三更再散不遲。十珠婢收拾零星，大家都下船渡過了河，直送到山下，上了轎出園。衆姐妹方攜着手，就近到了春風沉醉軒坐下，羣婢都來了，養名清談了一會，已點上燈，紫烟要打馬吊，便拉了蓉華佩秋二人，打起幃吊吊來，瓊華看見有一匣詩牌，便與綺香浣蘭三人在一桌打了一副，足足打到二更後，瓊華方成了一首七律，綺香差了一韻門不成，浣蘭牌得不好，尙差了十數字，瓊華將牌攤出，那邊蓉華等也過來見時，只見門的是：

饒別春光已半年，小春天氣最堪憐；
恹分排闥縱橫策，人比瑤池闥苑仙。
任說朝朝依玉樹，終應步步讓金蓮；
彩雲明月如相妒，照澈樓臺分外鮮。

那五位佳人，同聲贊道：「這首詩，倒像做成的，那裏像門出來的，真是字字穩當，且切今日之事。」綺香又笑道：「我最愛是，任說朝朝依玉樹，終應步步讓金蓮，這一聯。爲我輩閨閣吐氣，不然這個園，幾成了那幾個名旦的梨園了。」蓉華道：「姐姐那幾個名旦，你見過沒有？聞得二哥天天帶他們在園裏。」綺香道：「若說這幾個名旦，倒也生得很

好，我也只見過五六個，到年節下，他們也進來賀節，不是我說我門今日這一班人，倒有幾個像他們，這句話，就有紫烟想不出是誰，其餘皆聽得人說過。浣蘭蓉華恐綺香說出來，便不約而同的，將閒話攔住，又看將近三更，也要各散。綺香挽留不住，只得同散。便說道：「殘月未盡，妹妹們，可高興，能走到園門口不能？」衆佳人情願都走，一對對的手燈相照，衆姊妹你攜我，我攜你，一路說說笑笑，穿過了好些石竹徑，正是衣香鬢影留餘豔，拾翠尋芳趁此時，到了園門，各自上車。在車裏，又各相辭謝了幾句，方纔坐了綉幃，碾動雙輪，羣婢各登車，綺香也與十二紅，各上車而回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八回

奚十一主僕遭惡報

潘其觀夫婦鬧淫魔

話說衆佳人怡園一敘，正如羣花齊放，百鳥爭鳴，香留數日，後來彼此唱和了許多詩，傳爲佳話。這回又有幾個下作人，做幾件下作事出來。

卻說奚十一選了廣西一個知州，是個極苦的地方，十分不樂，心上想告病不去；又因近着他家鄉，且菊花是廣西人，藉此可以回家看看；因此竭力唆成。奚十一近來得了家信，洋行倒了，鹽場又爲海水冲了，家事不好；又聽得老太翁得了腿疾，也要告病假，又想家內兄

弟都已回去，也輪不到他作主，不如且到廣西走走；看看局面怎樣？但此時已經盤費全無，而且又欠了潘三四千銀子，急於要還。日來催逼，把個揮金如土的奚十一，鬧得走頭無路起來。潘三是個大賬局，一天之內，往來的保家不少，聽說奚家的洋行倒了，鹽場漂了，人口如風，已傳徧了。別的賬局，更不用說。奚十一竟至告貸無門，思前想後，不得主意。此時十月天氣，日短夜長，日裏在外頭張羅，夜間開了燈，惟以喫烟爲事。喫迷了睡着不醒，一連幾夜，把個菊花恨得要死要活。

一日奚十一帶了胡八出門去了，與唐和尚商量，一輪晴日，滿照開窗。菊花梳了頭，好不納悶，無意之間，到外邊來散步。走到跟班房門口，見關着門，裏面有笑聲。菊花輕輕的在門縫裏一張，見春蘭巴英官兩人在坑邊閒話。不一會，他二人同睡了。菊花卽把袖子揷了口，細細的門縫裏聽了一番，心中受不得了。要罵他們幾句，又不好意思，只得回房。心裏想道：「倒不料這兩個小狗養的也會鬧鬼。」想得臉紅紅的，老婆子送了飯進。來菊花喫了飯，開了燈，把烟挑了一盒子出來，剪了燈煤，慢慢的一口一口吹了幾口。星眼矍矍的像要睡着，覺得有人來了，慢慢的睜開眼來，見是奚十一回來了。菊花笑了一笑，只見奚十一臉有笑容，就到那邊躺下吹烟。菊花問道：「今日爲何回來得快。」奚十一嘆口氣道：「人情

勢利，早知如此。我若省儉些！非但不欠賬，而且還有餘，何必受人這些氣，今日若不是唐和尙張仲雨做保，這潘三準不肯借錢，還要逼還欠賬，就是潘三他也借過我的錢，我何嘗要過利錢，不料此時，將對扣的賬來借給我，你想，這個交情，可嘆不可嘆？我本來零零碎碎使了他三千銀子，他如今加上利錢，就算四千，再借給二千兩做盤纏，就要我寫了一萬銀子的欠票，到江南太爺任上，先還五千。到廣東再還五千，他叫兩個伙計同了去。我此時無法，只好依他，到了江南就好了。能一齊還了便更好，省得一路供養他們，帶着兩個賬主回家，也不好看。」菊花道：「那個潘三，原不是個東西，怪不得人要做弄他的，我就恨他那個討人嫌的嘴臉。」奚十一嘻嘻的笑。菊花道：「銀子呢！拿回來了？」奚十一道：「拿回來丁。」菊花道：「我聽得有個九香樓是相公們新開的，賣些花繡東西，你與我買一樣東西，我要兩雙花袖，一雙要刻絲的，一雙要拉鎖的。」奚十一道：「我們此去，正在蘇州路過，到蘇州去買罷！這裏也是蘇州來的。」菊花道：「我要他們這個九香樓有的，是內造貨，什麼王府裏賞他的，蘇州也不及他好，我要買，也要不了多少錢。」奚十一也知道這個鋪子，是袁寶珠蘇蕙芳等開的，卻因近日心緒不佳，沒有去逛，如今有了盤纏，明日藉此可以逛逛，便答應了。奚十一忽從懷中摸出個紙包看看，重又揣好了，菊花問是什麼東西？奚十一

道：『寶貝。』菊花道：『給我瞧瞧？』奚十一道：『停一停，用的時候，給你瞧。』菊花笑嘻嘻的，一骨碌爬了過來，伏在奚十一身上，在懷裏掏了出來，解開一看，是幾條白綾帶子。便道：『呸！這個寶貝，用也用了幾十條，不見得什麼稀奇，現在還有幾條存着呢！』奚十一道：『這個另是一種，你不信，少頃試試，就知道好了。那個是兩吊錢一條，這個是二兩四錢銀子一條呢！他說用得省可用一月，用得費也可二十天。』菊花笑道：『一月用一回，就可一年了。』奚十一笑道：『大約與你用，不過十天，也就算了。』菊花道：『稀罕這些東西，這是你用，你怎麼說我用呢？』說罷，二人同睡了。一夕無話，到了明日早飯後，奚十一即拉了姬亮軒，坐了車，巴英官騎了馬，到了九香樓。奚十一下了車，見是大門裏面豎着一塊屏風，兩旁放着金字招牌，一塊是收買秦漢唐宋古玩書畫；一塊是發賣蘇杭花繡，衣料一切洋貨俱全；還有一塊是內看金珠寶玉，四時花卉。此時那九個名旦，均已出班，內有未滿師者，也是寶珠蕙芳公同幫他們出了師，一齊搬在裏頭居住，裏頭有個花園，園裏也有幾十間房子，九旦就住在園裏，將一所正樓，名爲九香樓，園即爲九香園。奚十一，姬亮軒，走進了大門，見門房兩人站起招呼，一人便引他們進了二門，見上面是五間正屋，兩邊廂房，到了那東廂，便有個伙計出來招接，衣冠楚楚，相貌文雅，五十餘歲年紀，請他們坐

了，問了姓名，卽有人送上茶來。奚十一四下張望，並不見班裏一個人，便問那人道：「這班掌櫃的，都不住在這裏麼？」那人道：「都住在這裏，後面有花園，總在園裏住，老爺要用些什麼東西？若要花繡細緞，請吩咐要什麼顏色花樣？就取出來。這東廂房，是看花繡細緞，西廂房是看洋貨，正屋看書畫，後樓是看珍玩珠寶；若要看花卉，並上等古玩，請到園裏去。」奚十一道：「我都要請教請教。」先將菊花的東西，點了出來，果然精緻，價也不昂；又要了些零碎東西，共化了十金，便要看看古董花木，卽同亮軒走到中間正屋來，從人揭開簾子，見是兩面大玻璃窗，屋中擺設精雅，名人書畫，掛了好些！兩邊是書廚書架；還有些陳設古玩。那個伙計，叫了一聲烏大爺，有客來了！聽得屋後靴聲雌雌的，走出一個人，醒不醒，睡不睡的模樣，穿一雙舊皂靴歪着膀子，踢將出來。姬亮軒一看，是烏大傻子，烏大傻作了揖，請二人坐了。奚十一道：「你在這裏掌櫃麼？」大傻笑道：「閑着沒有事，他們要我幫同照料。」姬亮軒從前打茶園，上了大傻的當，後來已經說明，大傻倒說侍好，我回去取錢來，你走了；又說他那日晚上還給了他們十幾吊錢。亮軒似信不信的，後來伍麻子卽跟了長慶的媳婦回揚州去了。此話絕無對證，三人講了些閑話。奚十一便問大傻子，那些相公，在什麼地方？大傻道：「今日就這王關保，蘇蕙芳在家，其餘都出門了。」

奚十一道：『我要看看花，你同我們去。』大傻便領了奚姬二人，從東邊進了一重門，見是一帶遊廊，假山層疊，花木扶疏，大大小小盆景，有幾千盆，有樓有閣，有臺有池，甚是有趣。來到一所，正樓之下，見有冷金牋寫的一匾，爲九香樓，是殿元公手筆。奚十一與姬亮軒在滿園逛了一逛，見池子邊盡是些楊柳芙蓉！還有些菊花，中間也有一座小橋，對岸一個坐落，聞得裏頭有歡笑之聲。奚十一問道：『那邊是誰？』大傻道：『那邊就是王蘭保的住房，今日田狀元與史翰林在這裏。』奚十一就不便過去，在池畔站了一會，見那邊園門口走進一人來，穿着新衣新帽新靴子，提着馬鞭子，昂昂的走上了小石橋，見他纔二十幾歲，好生面善，想了一想，像是從前潘三那個趕車的，如今體面多了。那人一見了奚十一，低着頭過去。大傻子道：『你應認得這人？』奚十一道：『好像潘三從前那個趕車的一樣。』大傻道：『可不是他，如今他靠着他女人的福，不趕車，做了狀元公的家人了。』奚十一逛了一會，重到九香樓下來，園中有許多灌園的澆灌花木；還有幾個紮花匠修剪花樹，與那小使們川流不息。奚十一道：『好地方，可惜他們都不在家。又遇着有客，不然，喝個酒兒很好。』大傻道：『歇天等他們都在家時，我做個小東，請你二人來坐坐，你們也要出京了。到廣西去要見這樣腦袋，是沒有的。那裏的班子，盡是些湖南貴州人。』亮軒道：『其實有

兩個在家，也可叫一個過來陪陪。」大傻不言語。奚十一烟癮來了，見這樓上頭鋪設得甚好，想開燈喫烟，就可等他們回來。烟鎗是帶着的，就少盞燈。問大傻道：「你去點一個燈來，我要喫兩口。」大傻想了一想道：「這件東西，只怕沒有。」便踢到梨花匠處，借了一個舊木盤，油膩灰塵，積有半寸，盤裏合着個茶杯，放着一個瓦燈盞，大傻點着了，捧了過來道：「將就用罷！」奚十一道：「怎麼這樣家伙？我用不慣，換了好的來。」大傻道：「要好的，卻沒有。」亮軒道：「你們賣洋貨玻璃燈，與那洋磁洋鐵盤子，是有的，拿一付新的來用一用就是了。」大傻怔了一會，只得又去問伙計們，借了一付乾淨的來。奚十一躺下便吹。亮軒大傻也來擠在一堆，忽聽園裏有人鬧起來。大傻子留神細聽，聽得罵道：「那裏來的這個小雞種，兔崽子，將這金橘，摘得乾乾淨淨。」又有一人罵道：「不是那個小狗養的，連那佛手，也摘了兩個。」就聽得大鬧起來，有個小孩子，聲音亂罵亂嚷的，大傻子走了出去。奚十一懶得起身；但聽得像巴英官的聲音，與人嚷鬧，便叫亮軒出去看看，見盡人圍着，走上前，見英官揪住了一個人，那人把馬鞭子打了他幾下，英官號啕哭罵道：「你罵我兔崽子，你是騾崽子，將老婆東西去騙錢，訛到了手，如今你都掉忘了。」罵得那人氣極了，又打了他幾下，烏大傻連聲解勸。亮軒也上前說道：「他是個孩子，你怎麼動手就

打？」那人道：「他先來揪住了我要打我，我們纔買了兩盆金橘，兩盆佛手，要抬回去，被他摘得乾乾淨淨，氣人不氣人？問問他，他開口就罵人。」

那邊蕙芳蘭保都出來看，卻不認得英官，也不認得姬亮軒。奚十一聽了許久，忍不住出來，見衆人勸開了；但心中甚怒，望見芙蓉花外，站着兩個玉人，認得是蕙芳蘭保，覺得光輝相映，不覺涎垂起來，便說道：「你們這些相公，好不講理，怎麼無緣無故的？就打起人來。」蕙芳一看，認得是奚十一，便拉了蘭保進去了。奚十一大怒，他也不管有客，便闖過橋去。亮軒跟着，大傻子一想這件事情，有些不好，便把燈收了，自己躲起來，勉得帶累他受氣。奚十一走到屋子裏，見殘肴滿桌，不見一人，明知他們躲了，心中更怒，拍着桌子，嚷道：「走個人出來。」不見答應。奚十一又拍桌子罵道：「好大的相公，見了人都不理麼？雖然出了班子，總是小旦兔子，變得成狗麼？」聽得裏面有人說道：「你就出去見他，怕他怎麼？這種無恥下作的東西，打了他也不要緊。」奚十一大怒，即將桌子一掀，碗盞砸了好些！大罵起來，裏頭也大罵。奚十一如何能忍，要趕進去打架。亮軒却勸住，只見蕙芳蘭保出來，對奚十一點點頭道：「尊駕爲什麼發氣？到小店來照顧什麼？敢是敵伙計們得罪了。」奚十一聽了，火上添油，圓睜兩眼，大喝道：「你別支起那屁架子，我照顧你，我要帶你

到安吉堂喫了，還要留你過夜呢？」蕙芳氣得滿面通紅，尙未回答，蘭保已大怒，說道：「這個人真混賬，認也不認得，就鬧起來，敢是個瘋子？」奚十一聽了，搶過來就抓蘭保，蘭保已按住他的手，說道：「你要怎樣？」奚十一也不回言，那隻手又飛過一掌來，蘭保一閃，將他脇下一抄，奚十一踉踉跄跄直跌出去。奚十一自知要跌，幸記得後頭有張桌子。把左手一扶，腰裏使勁，扭轉身來，因他身子高大，脚下虛浮，往前一撞，兩手支住桌子。不防剛撞在那要緊所在，兩臂軟了，撲在桌上。動，話也說不出來。蘭保忍不住笑，叫園丁扶他出去。奚十一相要不依他們，無奈下部已傷，適或再受了磕碰，就不好了。嘴裏罵了幾句，也就出來。姬亮軒見奚十一不鬧，自然更不敢鬧，重到了九香樓下，英官收拾了烟鎗，奚十一坐了一會，也就不大疼了。心中忿恨，來到外邊，烏大傻躲得不見影兒。奚十一只得上車而回。到了家，進了房，見菊花捆了縹紗包頭，兩太陽貼了兩個小紅膏藥，兩眼水汪汪的靠在枕上。奚十一將花袖給他看了，菊花纔有笑容，軟洋洋的坐不起來。奚十一道：「怎麼樣？」菊花道：「今日覺得不舒服。」奚十一摸他的手，有些發熱，便笑道：「昨日吃力了。」菊花笑道：「或者脫衣時，冒了風，你出去後，忽然就疼起來。」奚十一又開燈喫烟。菊花也喫了幾口。奚十一越想越氣，心上想個法子，要收拾他們；又因有些閹人護着他，自己相

與的，都是些沒有勢力的；又因出京已近，鬧出事來，於功名有礙，只得罷了。菊花一連病了幾日。奚十一的春藥，不能發試，心中便悶。

一日，唐和尚送行，約了潘三來，潘三打發人來說，跌壞身子，要避風，不能來。奚十一唐和尚，都疑潘三怪了，是托辭的。那日奚十一見了得月，想與他敘敘，無奈唐和尚在前，只得忍住。酒也多喝了幾杯，烟又多吹了幾口，到二更後纔回，醉醺醺的，又起邪念。看看菊花口裏哼唧唧的，身上火炭一般，嘴唇皮結得狠厚，鼻子裏熱氣直冲，心裏不忍；但可恨這慾心，不肯安靜，便想着英官，多時沒有做這件事了。又想到：「這個兔子，與別人不同，真是色中之精，近來嫌我不好，勉勉強強的，今日我要收拾這個兔崽子，酒醉模模糊糊，喫了四粒丸藥，帶了綾帶，到書房叫英官來開上燈，叫他打烟，英官強頭強腦的打了幾口，便出去。奚十一叫住了，英官靠着門，望着奚十一道：『有什麼事？』奚十一道：『走來。』英官不應。奚十一笑道：『你來我有好東西，給你看看。』英官方慢慢的走來道：『看什麼？不是那個翡翠鐲子了。』奚十一坐起，拉了過來，抱了他，英官叫道：『鬧什麼鬼？我又不是得月卓天香。』奚十一道：『好屁話。』二人又大鬧了一會，奚十一不願死活，英官又不惜他身體，不一會，都啊喲一聲，一同滾倒在地，發昏去了。衆家人聽見這一

響。連忙過來看時，見蓬塌了半邊，並未壓人，不知主人與英官何故剝倒，忙將燈照時，見奚十一與英官滾在地下，鮮血滿地，衆人個個失色，便大驚小怪，亂鬧起來，忙報與菊花知道。菊花聽了，急得一身透汗，也顧不得病，穿上衣裳，襪子也穿不及，趿上鞋，把衣衿掩好，只扣了外面鈕子，直跌直撞的來。姬亮軒也睡了，聽得鬧，便也趕出來，穿上襪子，披上長衣，慌慌張張趕到書房，正與菊花撞個滿懷，也不及迴避，亂嘈嘈的鬧在一塊。菊花見奚十一如此光景，便哭起來。亮軒心慌，便仔細看了。奚十一還有點氣，便說不妨，姨奶奶且慢哭，我想老爺這個病症，原是修治的，不過是一時疼痛發暈，不知還請那個醫生來商量。菊花不得主意，一面去請醫生，一面扶起奚十一放在坑上，見奚十一面色如紙灰，鼻間有一絲氣了。菊花好不傷心，對口與他接氣。奚十一漸漸蘇醒，把眼一睜，見了菊花，流淚滿面，心裏甚是慚愧，忽又一疼，重又咬緊牙關，重復暈去，好一會纔醒來，嘆了一口氣。菊花心如刀割一般，那個醫生，還不見來。

這邊亮軒看了英官這個模樣，也十分心疼，便細細的照了他一會，叫人燒了一盆熱水，拿塊布泡熱了，與他揉，揉了一會，英官甦醒轉來。亮軒把臘燈，放在旁邊，揉了一會。菊花一手摸着奚十一心坎，尚有些溫暖，忙叫姬亮軒快去請醫生來，亮軒忙出去了。那邊春蘭與

老婆子將英官扶出，放在坑上去了。少頃，醫生來，亮軒又同了進來，那醫生先將燈照了一照，然後診了脈，菊花遠遠的坐着。那醫生道：「今番難治了，這個除非神仙纔能。菊花求道：『先生你行個方便，醫好了我們老爺，你要多少謝儀，我一毫也不少你的。』那醫道：『奶奶，醫生有割股之心，最肯行方便的，倒是奶奶你不肯行方便，他本是個殘疾，修治好了，也只可敷衍敷衍，不可常事。』菊花漲紅了臉，罵道：『呸！嚼你的舌頭，這關我什麼事來。他方纔爲別的事弄壞的，你也不問問緣故？』一嘴的屁話，混糟蹋人。」那醫生，自知話說錯了，便陪笑道：「奶奶不要生氣，是我不是，我也急了說話，所以沒有留心，如今盡我的心，謝儀不謝儀，我倒也不計論；但要說明，我只能救他這條命，不能再修治這物事。」亮軒道：「先生說話文氣些！奶奶在這裏。」那醫生道：「我這行業，就不文氣，說話焉能文氣，天天的把那東西放在手裏盤弄，覺得這個字，順口得很！沒有避諱了。」便又說道：「殺隻雞來，要一塊活雞皮。」菊花即叫人割了一塊活雞皮來，那陽善修拿些藥，和鷄皮搗爛了，與他洗淨了血，敷上了藥，也與從前一樣的治法，留了一服藥，煎了與他喫，明日再來看罷！亮軒又同他去看英官，陽善修也與他幾味藥喫了。說道：「這個不要緊，明日就能進去的。」陽善修去了，菊花就在書房中，睡陪了奚十一，這一晚，倒把個菊花的病唬好

了，叫家人頂篷支好，掃去了污穢的東西，奚十一上了藥，便止了痛，明日陽善修復來，過了十餘日，傷痕平復。陽善修說道：『從此你要戒淫纔好，若再把這物弄壞了，那就有性命之憂，不如喫兩劑寒涼藥，斷了性罷！』奚十一無奈，與菊花商量，菊花也只得由他，遂聽了陽善修，喫了十劑涼藥，從此春蠶如死，再不起性了。又謝了陽善修五十兩，菊花使守了活寡，不知果然是真守，還是假守，這也不能查他，外面確做出那從良，極正派的樣子來，以博虛名。菊花恨極英官，等他病好了，痛打了一頓，攆他出去。姬亮軒館地要緊，也只可忍心割愛。英官攆出之後，便到卓天香舖裏去做伙計，人愛他腦袋好，這個卯字號，倒也生意興隆，雖然英官臟頭上去些！但身已經受了傷，竟成了內外痔，後又不肯改業，不到一年，竟是衆毒齊發，把個巴英官活活爛死，豈不是件大奇事。這也是他的惡報了。奚十一病好之後，帶了菊花赴任，潘三打發伙計同去討賬，唐和尚倒十分惆悵；又請了幾天。臨行的一天，與得月送出城外，倒算個全始全終的交情了。潘三係臉上有病，不好見風，這月內總不出門。

却說潘三臉上害什麼病呢！也有個緣故。潘三今年五十歲，若他的元配在這裏，倒也五十三歲，已別過了十餘年。潘三四十歲上，又娶了一房，是山西人，姓石，其父在京裏開油

鹽醬醋的小鋪子，發了些財，開了個小賬局。這個石氏，頗有幾分姿色。潘三看中了，娶他已有十年，石氏纔二十八歲，情性風騷，起初與潘三尙稱相愛，後來見潘三心不足，鬼頭鬼腦，瞞着他，外面偷雞盜狗，因此從醋裏生出恨來，恨裏生出厭來。潘三愛他生得好看，便從愛裏生出順，順裏生出怕來。一邊越軟，一邊越硬，日久相沿，潘三成了篾，石氏成了鐵，石氏非但不許潘三在外胡鬧，連晚上與他……的事，也要潘三求他半天，甚至叩頭哀告，纔許他上身。若遇石氏興濃，潘三已經興盡，便把潘三身上搯得希爛。這老屁股上兩邊，劈劈拍拍，要打個手酸。這潘三不以為苦，反以為樂，敍起他們一件閒事來，今年六月初六，唐和尙生日，請潘二奚十一在廟裏喫麵，又備了兩桌送與白菊花石氏，石氏處是打發得月送去。這石氏見了得月，那個模樣，心中甚是愛他，給了他許多東西，便要他做乾兒子，得月豈有不肯，便拜了乾娘，以後常常叫他來走動，得月若來，必陪着石氏喫飯，或時抹脾頑耍，又知道潘三愛男風必想得月，不許他進來窺探。潘三竟不敢進來，只好暗地垂涎。

一日，活該鬧出事來，得月來看乾娘，那日天氣狠熱，見石氏在房中，將蓆子鋪在地上，穿件沒有領子的白羅布短袖汗衫，却也大鑲大滾，只齊到腰間，穿條桃花紗褲，四寸金

蓮甚是伶俐，兩鬢茉莉花如雪，胸前映出個紅紗兜肚，眉目澄清，肌膚白膩，實足動人，叫得月也在蓆子上坐了。又叫小了鬢拿了水菓兒，冰梅湯，西瓜等類。放在一邊，叫小了鬢走開了。兩人將牙牌在蓆子上抹起來，石氏盤腿不慣，兩腳踏地，像個半墩半坐的樣兒，得月一面抹牌，兩眼望着石氏。石氏眉歡眼笑，不覺心中大動，就成了好事。

自此兩人更加親愛，不消說三天一小敘，五天一大敘，大約已下了佛種。潘其觀馱了個小小石碑，尚不知覺，一心倒想那得月，後來也有些疑心，看出石氏待得月的情景，過了兩月，心生一計，一日候着得月進來，半路截留，邀他到一間書房內，開了一個燈，與他喫烟。潘二道：「你們娘兒兩個做的事，當我不知道麼？我不過不肯丟你們的臉，你若不依我，我以後見你進來，我就打你。」那得月雖十七歲了，尚是胆小而嫩，被潘二說破，便臉紅起來，不待主意，聽憑潘三的作弄了。

石氏那日約定得月早飯後來的，等了好一會，還不見來，心裏也怨潘三半路打劫，他悄悄的到書房來，見關上門，更加疑心，聽了一聽，覺兩人切切促促的私語，聽不明白。便輕輕的走到窗下來，見又下了捲窗，便將舌尖舐破了紙一望，見潘二與得月在一起，想要罵起來，又想道：「不如在門口候這老兔子出來，打他幾下，方洩此恨。」主意定了，便拿張凳子，門

邊一坐。只聽得得月說道：「放我去罷！恐要乾娘等我心煩，是要罵我，又聽得潘三唾他的嘴，響了兩三響，石氏更氣得不可開交。忽見門一開，得月走了出來，一見石氏，滿臉即漲得通紅，站住了腳。石氏怒容滿面，狠狠的瞅了他一眼。潘三一脚跨出來，石氏站起，一把將鬍子揪牢。潘三魂不附體，低了頭，一動也不敢動。石氏罵道：「你這不要臉的老忘八，老兔子，自己的病，纔花了錢，請人醫好了，你如今又想弄人？好不要臉的老兔子。」他是我的乾兒子，你敢胆包了身，便使勁一個嘴巴，潘三啊啣一聲，血流滿面，也顧不得鬍子，死命的掙脫了，鬍子已拉去了半邊。石氏怒氣未息，把得月光頭上，鑿了幾個粟暴，臉上搗了兩把，得月戰戰兢兢，雙膝跪下求饒，石氏又可憐他，擰了他的耳朵，同了進去。

且說潘三被石氏這一掌，如何就打得這般利害，滿面流血呢？原來石氏帶了兩個銀指甲一抓，戳住潘三子鼻上，因用力太猛，將那銀指甲打斷，既薄且尖，竟將潘三的鼻子尖剝斷，故此流得滿面的血。潘三痛不可忍，忙忙跑出，就請了與奚十一修腎的那個陽善修醫治，也與他配了個假鼻子。潘三因在家不能醫治，又怕他女人再打，竟不敢回家，就在城裏他的那個靴鋪內住着，日日請那陽善修進城，與他診視服藥，兩月有餘，方見大好。從此各處傳說，又有人贈他個美名，叫做抓三爺，又叫大眼三鬼。奚十一斷腎那幾天，正是潘三抓

鼻那幾天，因此不能與奚十一送行，倒也不見怪他，不知爲何他們兩人，總是同病相憐的。你說奇不奇，誰也想不出這個理來，只便宜了得月這個小禿廝，害了兩人，做了殘疾，他到好端端的，又拜了一個好乾娘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五十九回

梅侍郎獨建屈公祠

屈少君重返都門地

且說琴仙在南京護國寺裏守靈，倏忽已經百日，主僕兩人，雖日用有限；但天天供飯燒紙，連房租銀子，一月也須十金，三月以來，將琴仙所剩衣物，盡行當賣完盡，初冬時節，琴仙亦無棉衣，劉喜更不用說了。

一日劉喜勸道：「大爺，我看你年紀輕輕，也不可過於古板，我想那侯老爺，一片真心待你，自己來請你過去，還送錢米來，這也就難得了。你倒不要下看，這位老爺，是王侯將相，都敬重他的，他的門生，好不多呢！現任官，進士舉人，不知多少，還有些夫人小姐們，拜他做老師，那一年做起壽來，那些壽屏壽詩，園內的房子，處處都掛滿了，還掛不下。我看他的交遊，比怡園的徐老爺，還要闊些！你若去了，倒也可以認得他人，怕不有些好處出來。若長在此，舉目無親，將何度日？不要說別的，就老爺這口靈柩，也須入土爲

安。現又冷了，身上棉衣也沒有，這個光景，須趁早定個主意，不是這樣的。」琴仙道：「候老爺那裏，我就餓死也不去的。」劉喜道：「這卻爲何？真令人不懂。」琴仙道：「你外面留心訪問，有進京的便人，我要寄信到京，借些錢來，好安葬老爺。」劉喜道：「要便人，是天天有的，摺差塘報，那一日沒有，你寫起來，我去寄就是了。」琴仙於是哀哀切切，寫了幾封信，與子雲王子雲蕙芳諸人，要他們差人來接他回去。子雲信內，並封着屈翁遺言，寫了一天，劉喜托便寄了。後來寺中；又做起法事來，男女混雜，遊人擠滿。琴仙屋裏常有來來張張望望的。琴仙好不氣悶。劉喜見度日艱難，就算京裏有人來接他們，也須兩月之久，就到年底去了。便想出個法子，賣了兩件衣裳，就借寺門口，擺了一個小攤，賣些水菓乾菓之類，一天也可趁得百十錢，藉以餬口。琴仙在寓裏也安心守着，這一粥一飯，閒時寫字書畫，惟覺身上衣單，不能添製。

一日候石翁，自蘇州回來，問知琴仙還在寺裏，已到衣食不周，心上又念着他，因前此送他米炭等物，倒去碰個釘子，雖然恨恨，但愛根未斷，只得老了面皮，帶了二十金，叫小僮拿了，乘轎而來，到了門口，只見劉喜擺着個小攤子，無非烏菱荸薺，瓜子花生之類。又見壁上掛了幾張畫，倒是牛紙書的花卉，顏色鮮明，頗爲可觀。便問劉喜道：「這畫

的？」劉喜道：「大爺畫的，二十錢一張，紙棄了可惜，我拿來掛在這裏，昨日倒人有說好，買了兩張去。一張牡丹，賣了三百錢。一張梅花，賣了一百五十錢。還有人要定畫，幅屏條，他拿紙來，肯出兩千錢呢！這個畫畫開了，比這攤子，就好多了。」石翁只微笑進來。見琴仙在那裏調脂弄粉，石翁迷齊了老眼看他，覺比從前勝了幾分，從前像個葵心帶病，此刻依然梅萼含香，就覺得翠袖寒生，縞衣雪素的光景。琴仙見了石翁，心裏老大的一跳，只得止前見禮。石翁忘了前情，又握了他的手，說了幾句話，坐了。琴仙勉強陪着，面上卻是冰冷的。石翁先將他的畫，贊了一番，想了一個賺他的法子來，便道：「老實講：你心上也不急。這兩天，各處也應有回信來了。我在蘇州時，又將你令尊的事告訴人，人人都肯幫助，但你在這寺裏，終究不便，你若搬到我家裏，我的相好，也就是你令尊的相好，那時遇着人，必有見面之情，就好說了。你若在這裏住，老遠的人，也不肯來。況且你這個光景，如何可以禦冬？雖然梅花可耐冰雪，究這玉骨難受風霜。而且這個十方所在，閒雜人多，見你是個異鄉之人，無依無靠的，將來就有人欺侮你。不是我說，你廟門口，又掛了幾張畫賣錢，那些光棍惡少，就借看畫之名，誰人不好進來。這南京地方，十八省人都有的，有一種人以拐騙爲業，叫做拐子。他見那年輕美貌的，他使用迷藥彈在人身上，人就迷了性，

會跟着他走。誘到別處去，他將這人裝做女人去哄人，任人取樂，他待這人，也就無所不至，這還是好的，還有把這個人弄殘疾了，變得稀奇古怪的模樣，到十字街口，敲着鑼叫人看，以此騙錢。這是常有的事。所以我天天不放心，惦記着，你難道這樣聰明人，一個吉凶禍福，都想不出來？我待你這片情，也應體帖體帖，又焉知我們沒有些緣法，不然，爲什麼單把你放在我心裏呢！不是老夫誇口，羣展風流，釵鈿娟秀，老夫門牆之下，頗不寂寞。因見你有什么郎之美，叔寶之姿，天意鍾靈，自應倍惜，螢火不能自照，必藉燭龍之光，蠅飛豈能及遠，必附驥尾而顯。爲才人之子弟，卽是龍門。呈侯氏之園亭，勝於月府。一生佳話，千載風流，玉郎與石叟同遊，旁觀豈爲不雅，海棠與梨花並植，相對亦可無猜；况歌童不乏櫻桃，小婢尙多芍藥，此中你也不少樂趣，凡事宜三思而行，不可執一。」琴仙聽了這些話，已氣得滿臉發燒，再看他的神情，那老面皮裏，紫光光的，透出一團邪氣。琴仙心裏想要痛罵他一場，方可洩恨。但又因他是個老輩，只得暫時忍住，不理他。石翁見他臉上紅紅的，當他面嫩，不好答應，自然心上有些回心了。便叫小童，將銀子送過來。石翁親手送與琴仙道：「這些須幾兩銀子，先贖幾件衣服穿了，明日我叫轎子來接你。」琴仙道聲多謝。又說道：「前次所賞之物，尙不敢受，如今更不敢受這賞賜。至於凍餒兩字，是命中註定的，譬

如先父不死，也受不着人欺侮，何況凍餒。就便沿門乞食，古之英雄，尚且不免。我何等之人，敢以爲辱。就凍死餓死，也死得光明正大，豈不教人笑話。做那些貪生怕死，亡廉喪恥的事來。」一頭說，已不顧而走。石翁手裏還捏着銀包，聽了這幾句話，猶如鋼刀削了他的老牛皮，氣得鬚眉欲豎，真是平生未有之事，羞惱變怒，欲要發作，但看琴仙不知走到何處去了。劉喜看着他的攤子，不能進來。石翁只得收了銀包，恨恨而出。便在劉喜面前，把琴仙痛斥了一頓，說他不識好歹，不受抬舉，將來的事情，他一些不照管了，上轎而去。劉喜也摸不着頭腦，到收攤時，進來煮飯，見琴仙尚在房裏哭泣。劉喜又勸了他，講了些悽愴話。琴仙又不能將石翁的歹意告訴他，只好悶在心裏，惟有嗚咽而已！暫且按下不題。

說且梅士燮在江西學院任上，取士有方，文風大振，而且揚芳表烈，闡微顯幽，奏了十數件要事，九重大喜，即將梅士燮一月三遷，先升了詹事府正詹事，又升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復升吏部左侍郎，現着來京供職。江西學政，改放了陸宗沅。梅侍郎近又得了家信，已知子玉取了宏詞，授職編修，又知娶了媳婦，心中大樂，即日起身返京。官場應酬，無暇細述，自然紛紛的阻道送行。梅侍郎，於十一月初一日起程，正是一帆風送滕王閣，行了十日，到了南京，要在家耽擱幾天，祭掃坟墓，查理田園，周卹親戚，到了兩日，第三日去拜

制臺，談了一會，制臺講起江西有個通判屈本立，可認得麼？梅侍郎答以相好。制臺就將屈本立死在南京，其行李盤費，爲三個長隨竊逃。候石翁代他嗣子報了。行文到江西，昨接江西巡撫，移文開吉安府差役，拿獲竊犯張貴錢德二名，拽出南昌府通判，憑文一角，皮箱兩只，內存白銀三百十七兩零，金鐲一個，衣服若干件，一併着役責解前來；但此衣物等，須交還他嗣子收領。那二犯，現收禁江甯縣監，還有從犯一名汪升，已經身故了。但不知他嗣子下落，須問石翁便知。梅侍郎聽了，心裏頗爲愷惻，又想道：翁並無嗣子，想是近來過繼的了。便辭了制臺，到鳳凰山來拜石翁，石翁連忙接進，先道了喜。敘了契闊，即問宦囊如何？十變笑道：『晚生靠祖宗的餘蔭，稍有幾畝薄田，儘穀饑殍，無須另積囊橐。論江西雖不算富厚之邦，也算膏腴之地。若不論公明，任行曖昧，此行原也可腰纏十萬，願盼自豪，不改瞞老前輩，晚生於各棚內棚規，減去三分之一，其實比京官還強幾倍呢！』石翁道：『吾兄清正，一鄉所知，此行已邀簡在，不久移節封疆，且令郎英年，得雋海內人才，共皆欽仰，正是德門世慶。』十變謙讓了一番，即說起方纔制臺所問，道生之子安在。石翁聞他提琴仙，心上狠想說他不好，叫十變不必理他，忽又天良不昧，失口說了一句，此子甚佳。現在旱四門內護國寺，離此不遠。十變又問了些閒話，便告辭回家。

明日先着人到護國寺問了，說要親自過來，又遣人送了道翁一封奠儀，自己備了祭桌，到護國寺來。劉喜手忙脚亂，請個小和尚，看了攤子，進來伺候。琴仙穿了孝衣，韓問俯伏，知是子玉的父親，心裏雖喜，然到有些虛心，恐他風聞前事，問起他的根本來，甚是惶恐。只見梅侍郎進來，上了香，奠了酒，行了禮，請出琴仙來。琴仙上前叩謝了。梅侍郎挽起，先把琴仙一看，點了一點頭，嘆了一聲道：『道翁可爲有子。』便問世兄尊庚多少？琴仙道：『十七歲。』梅侍郎又問道翁怎樣病故？及現在他的光景。琴仙細細說了一遍。梅侍郎嘆道：『尊公在日，海內知名，到處自有逢迎，就論此地，相好也不少，怎麼一故之後？沒有一個人來問一問。炎涼之態，令人可恨！如今日喜你失去的東西，追了些回來，現在制臺處。因不知你的下落，托我訪問，明日就可去領回的。』又道：『尊公葬事，一切在我，我回去，就着人去找地先安葬了，再說別事。』琴仙想道：『與其葬在別處，不如葬在莫愁湖杜仙女墳上，原是父女，又恐梅侍郎不信。』委委曲曲的講了那底裏。梅侍郎半信不信的道：『明日我且去看看，問問地方可以買得，就是那塊。』琴仙一面看那梅侍郎的相貌，却與子玉半點不像，生得身瘦而長，一臉秋霜，凜然可畏，將近五十光景。此時琴仙稱呼士變爲大人，自己爲晚生。梅侍郎道：『你尊公與我二十年交好，祖上還有年誼，你叫我爲世叔，』

自己稱姪就是了。方纔這個稱呼，倒覺疏遠。」說了些話，也就去了。琴仙心內安穩，且十分感激，意欲求他攜帶進京，尙有幾天耽擱，且慢慢商量罷！明日帶了劉喜，卽去拜謝梅侍郎，卽命家人，代琴仙寫了領狀，將失物領了出來，送還琴仙。琴仙從此得了生路，見兩箱盡是他的衣服，尙餘三百十七兩銀子，還有個金鐲，與零星幾樣玩器，便有恃不恐，與劉喜說，葬事盤費都已有了，劉喜也甚喜歡。琴仙因是紬緞細毛衣服不好穿，就拿出幾十兩銀子，只得自己同了劉喜到衣鋪裏去，買了兩套素面羔皮的稱身衣服。劉喜也買了一身，這兩日梅侍郎托人找買墳地，尙無回信，晚間睡了，夢見屈道翁紗帽紅袍，欣然而來。士燮見了大奇，便問他爲何這樣打扮？道翁也不講明，執着士燮的手道：「明公不忘故舊，仗義恤孤，泉下人啣環難報，小女現寓莫愁湖邊，乞以骸骨付之，死且不朽。小兒流落，無所依棲，想萬間廣廈，可借一枝。諸祈憐憫。」說罷便拜。慌得士燮也答拜了。道翁起辭而去，忽又進來，手執蓮花一枝。對士燮道：「此花出於淤泥，而臨清波，豈得以淤泥爲辱，既往不咎，明公幸勿鄙此花之聽自出也。」說畢，足起烟雲，冉冉凌空而去。士燮醒來，把這夢中的言語，細細詳了一會，心裏已有幾分明白，出於淤泥，而臨清波，與既往不咎，想他這個義子，必是個小旦出身，這也不必論他，只要人好，總是一樣。又想看這道翁像成了神，莫非莫愁

湖畔，果有他女兒的墳麼？昨琴仙請仙之說，又見什麼杜仙女，竟是真的了。半夜竟不能眠。天一明，就起來，着人去請了屈大爺過來，有話商量，不多一會，琴仙過來，就同他喫了早飯，梅侍郎且不說夢，要他同去逛莫愁湖，琴仙欣然，梅侍郎與琴仙各坐了轎，家人騎馬，出了城，沿着城牆走去，約有二里路，已到了。此時正是嚴冬天氣，已下過了幾場大雪，梅侍郎恐曠野寒冷，轎中披了元狐斗篷，及進了斑竹林中，反覺春風和暖，如二月間天氣，絕不寒冷。那些竹樹花草，依然流青撲翠，芳馥如前。最奇的，那盤凌霄花，開了數百朵，地下有蘭蕙齊芳，那馬櫻花，是盛夏時開的，也復含苞吐蔓，一時就開了許多花出來，倒將個梅侍郎看得心驚，惟有肅然起敬。琴仙見墓門間多了四棵小樹，已有三四尺高，仔細看時，就是杜仙女種的蘋果桃李，每棵樹上，開了一朵花，芳豔無比，心中甚駭，怎麼已經開花了？梅侍郎看了，連連稱異，嘆爲真神仙福地。便問家人道：「此處大約是官地，沒有地主的。」家人道：「凡靠城一帶，都係官基。」梅侍郎纔定了主意，在左右徘徊了一會，見茗花叢中，飛出許多翠雀來，啁啾啾啾，望着梅侍郎琴仙，鳴個不已！飛來飛去，在他們身邊，旋繞了無數，然後飛往湖邊去了。梅侍郎連連贊嘆，對琴仙道：「這裏真是個仙地，我素來不信神仙之說，如今眼見，不得不信，並要與你尊公建一個祠，並供這女仙牌位，你

說可好麼？」琴仙聽了，淌下淚來，就跪下叩謝。梅侍郎見了，慨感起來，連忙挽起，說道：「我爲這事，倒多耽擱幾天，雖等不及完工，也須籌畫好了，方可起身。便叫琴仙回去，他就在江甯縣中，與縣尹商量建祠之說，知縣一口應承，卽傳了二房，丈量了地，喚了工頭，鳩工庀材，就在那裏搭了棚，動起工來。士燮擇了二十四日下葬，卽與他做了墓誌，趕緊刻了，又寫了神道碑，勒了石，到了二十四日，江甯諸紳士，聞了士燮這個義舉，來送葬者數百人，或作詩，或作歌行，或作文，或題祠中聯額。士燮一一看了，等祠成之後，一齊刻在祠內，是日祠已豎了梁柱，頭門二門正廳三楹，兩廂房後樓三楹，餘平廈六間，規模粗定。士燮不能等待，發了二千金與家中者，總管梅成督造；又畫了杜仙女像，命塑泥身彩畫，一發分定了，那日就請琴仙過來，商量要帶他進京，琴仙喜出望外，又復謝了，卽算清房租，一直搬到梅侍郎的船上，並將領回之銀，送與梅侍郎。梅侍郎仍叫他收了。此番琴仙感激真到二十分。梅侍郎因道翁夢中之語，絕不查問琴仙根底，因劉喜稱呼大爺，便命家人，也稱呼爲屈大爺，梅侍郎要他叔姪稱呼，琴仙不敢，仍稱大人，自稱名字。梅侍郎也好由他了。送葬之日，侯石翁被衆紳士拉了同去，也來走了一走，見琴仙尙有些氣話，也不與他講。石翁不樂，心裏既恨琴仙；又妬士燮一到就走，拜也沒有回拜一拜，後來諸紳士，又

有高興的出來倡捐，這個十兩，那個二十，集腋成裘；又添了數千金，把這屈公祠擴充起來！起了好些亭臺樓閣，莫愁湖中造了湖心亭，九曲紅橋；又造了幾個船，以爲春夏游湖之樂。屈公墓，杜仙女墓前，都建石牌坊，華表柱，翁仲，餘外又圍了一個園，種些花木，堆些假山，竟成了一個名勝。這屈公祠，竟與孫楚樓，江令宅，齊名不朽了。梅侍郎，於二十八日開船，在船上也是寂寞，倒將琴仙當着子玉一樣，朝夕相依；又見他穩重靈警，十分契愛；又試他書本上，雖未用過功，而詩詞雜藝，頗覺聰明，因想到京後，慢慢的再教他讀書，學作文字。惟琴仙絕不敢提起認得子玉，心裏還怕問他的出身，如果問他，只好撒兩句謊，支吾遮飾，再不知道乃尊夢中已囑咐了他，船到王家營子起岸，已是臘月初八了，計日要到二十六日纔能到京，日短夜長，只得晝夜兼程而進，且暫按下。

要說子玉見父親超升了郎侍，喜出望外，已得江西所發之信，計日早可到京，爲何至今未到，顏夫人盼望更不必說，王文輝也時常來問信，那已是臘月十五，門上送了一封信來。子玉看信面上，是江西學政梅宅梅庚香少爺手啓。屈勤先寄。心中大喜，知琴仙到了江西任所了，便忙拆開，看見還有與子雲蕙芳素蘭琪官的信，且擺過一邊，折開自己的信，見一張白紙寫着，哀啓者，大爲駭然，想道：「難道道翁有什麼緣故了，遂細細的看下去，不覺淚

珠點點的落將下來，及再看到所有衣物，盡爲逃奴輩竊去，守棺蕭寺，衣食全無，又屢遭候石翁戲侮，本擬一死，又因旅櫬無歸，故爾暫延殘喘，務祈設法着人前來等語。子玉不覺淚如泉湧，萬箭攢心，毫無主意，也不忍再看，便吩咐套車，到怡園找子雲，誰知次賢子雲南湘高品沒有一個在園子裏。子玉更加着急，跟班們不知何事？又不敢問子玉。便又到九香樓進去，見諸名旦都在園中，南湘高品金粟都在這裏。子玉不及敘話，一臉悲愁，就將琴仙給衆人之信，與他們看了。個個洒淚，再不料琴仙一出京，就遭此大難，真令人意想不到。蕙芳道：『如今沒有別的，快找度香來商量。』於是打發人找尋子雲，找着了子雲，到了九香園，見了子玉的光景，急急的折開信看了，已覺涕淚潛潛，又將道翁的遺言折讀，更加流淚如雨。子玉等與衆人看了，個個大哭一場，哭得九香樓好不熱鬧。衆人哭畢，子雲道：『此事在我，明日卽着人到江南接玉儂回來，並辦道翁喪事；但今年不能到了。』子雲卽回，要告訴次賢商量此事。子玉也無心在九香樓，便卽回家。高品史南湘金粟與那些名旦，各惆悵無歡。子雲回園與次賢說了。次賢更痛得傷心。一夜之間，便摹了道翁神像，明日邀同衆名士，在九香樓爲位而哭。設奠三日，華公子得了信，也來哭奠，一個九香園，倒成了道翁的喪居了。就沒有穿孝的人。子雲發了一千銀子，打發家人，星夜下了江南。子玉連天的悲苦，日

間不敢進內，一來怕顏夫人問他，二來怕瓊華小姐看出，正是他的苦楚，比人更勝幾倍；但心上有這樣心事，臉上如何裝得過來。顏夫人倒疑心他，怕見父親，想是他父親就回來，因此着急，惟有那瓊華小姐，異樣心靈，便料定另有心事，再三盤詰，子玉只得直說了。瓊華小姐，也只好寬慰幾句，見他這個光景，也不好取笑他。過了幾日，又得了梅侍郎家信，頭站人已回，說二十三日就到了。便把子玉急上加急，若父親回來拘管住他，那就要悶死了。正是悲盡歡來，到二十二日，子玉同了仲清接出三十里之外，住了旅店，等到定更時候，頭站纔到，卻是新收的家人。子玉不相認識，店家與他說了，纔進來叩見，說老爺的轎子，也就到了，今日是破站走的。子玉等到二更，聽得門外車馬聲喧，知是到了。與仲清出外迎接，士燮出轎，仲清子玉上前叩見了。士燮慰勞了幾句，問了仲清好，即同到上房來。士燮昨日半夜起身，也乏極了。即忙坐下，靠在枕上，問了子玉家內一番事，又問仲清妻子都好，兼詢文輝近况。爺兒三個，談了一回，士燮惦記琴仙，問家人怎麼屈大爺的車子還不到來？家人道：『總也快了。』不多一時門外又車聲鱗鱗，仲清子玉想道：『不知那個屈大爺，想是任上同回來的，只見一人，照了燈籠，一個美少年走進來。仲清子玉大奇，燈光之下，不甚分明，覺得此少年，骨格甚是不凡。琴仙早已看得清清楚楚，便一陣心酸，只得竭力忍住，先

上前問了安。士燮道：「這個是我的小兒，那個是我的內姪顏劍潭。」又對子玉仲清道：「這是屈道生先生的令郎，同我進京的，其中緣故，此時也不及細說，你們見見，將來要在一次的。」子玉始而大駭，繼而大樂，竟樂得笑將出來。琴仙見了子玉笑容滿面，也覺喜歡，上前與二人見了禮，彼此面面相覷，心裏明白，口裏却都無話可講。士燮當着他們初此見面，自然是生的，沒甚話說，那裏知道有緣故在內。便道：「今日乏極了，要躺躺，你們都到那邊去罷！」子玉喜甚，便拉了琴仙到那邊屋裏來。二人怔怔的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個不敢問，一個不敢說，仲清心上，也不知姑父知道琴仙細底不知，也不便問，只好心內細細的默想，竟是三個啞子，聚在一處。子玉與琴仙只好以眉目相與語，一會兒，大家想着了苦，都低頭顰眉淚眼的光景。一會兒，想到此番聚會，也是夢想不到，竟能如此，便又用扳眼笑起來，倒成了黃梅時節，陰晴不定的景象。少頃，送飯進來，琴仙喫了，那邊士燮已安歇。琴仙困乏已甚，支持不住，便躺在坑上。子玉仲清也都在坑上坐了。家人們出去，今日幸喜雲兒沒有跟來。仲清也是新用的人，都不認識琴仙，故此一宵無話，後來三人都困乏，便都躺下，人靜之後，細細的談起來，此刻子玉琴仙在一個坑上和衣而臥，竟把嫌疑也忘了。琴仙便我我卿卿，說出京時如何想念，在南京如何遊玩，到莫愁河親見他前生墳墓，杜仙女怎樣靈異。道

翁臨終時，怎樣傷心。衆長隨逃竊後，怎樣受苦。劉喜怎樣盡心服侍。侯石翁怎樣戲謔。又將梅侍郎來訪他怎樣仗義。安葬建祠的話，細細述了。說得子玉悲樂相乘，仲清在旁，看他們並頭而臥，嚶嚶私語，心上頗替他們快樂。想道：「這兩年之內，傷了無數的心，哭了無數的淚，纔有今日這一敘，倒成了悲歡離合，真也奇極了。」後來琴仙又講到夢見神娥授筆，道翁成神，並舟中彼此照鏡，正面反面怎樣又化了珠，爲龍搶去。子玉仲清也連連稱異。子玉也將送行後，怎樣得病。得信後，怎樣悲傷。衆人怎樣祭奠道翁。度香已專人下了江南來接你，並安葬道翁，直說到今日，再想不着你來。二人又復悲喜交集。琴仙又復感激子雲與衆人，不住在枕上與子玉仲清連連叩頭。仲清問道：「你一同來，姑父知道你的事不知道呢？」琴仙道：「大約不知道，大人也總沒有問我的根底，我倒天天的防着問我，教我怎樣回答呢？」子玉一想，不得主意，設或將來問起來，你怎樣回呢？仲清道：「此事倒也瞞不得，明日一到家，家中人豈沒有認得你的麼？依我想，此事隱着，倒也不便，若叫外人對姑父講了，倒教你臉上更下不來，不如明日，求姑母與姑父婉婉的講明，姑父既看重他，今日也只好將他從前的倒說明了，彼此相照。况姑母甚說他好，如今轉了一劫，也決不再提起已往的事了。子玉道：「甚好，如我不便說，還是你去說。」仲清應了，以後大家也就睡

着了。到天明時仲清先醒，只見琴仙枕着子玉的手，尙呼呼睡着，子玉也未睡醒。仲清暗笑，喚醒了他們。琴仙見與子玉一枕，且枕着他的膀子，被仲清見了，甚是偏促。子玉二個膀子，被他枕得很酸，也不知覺，及要擡起手來，擡不動了。遂撲嗤的一笑，各人漱洗。士燮起來，急急的叫上車進城，三十里路甚快，一個多時辰，已到了。梅侍郎且不到家，先宿了廟，明日五鼓時分，上朝復命。子玉先將琴仙在書房裏安頓了。梅進雲兒一見琴仙，個個駭異，又猜是他，又猜不是他，若說是他，爲何老爺與他坑禮。且又穿着素服，像個有孝的人，若說不是他，面貌再沒有這般相像的了。衆人疑疑惑惑，猜不出來。又聽得叫屈大爺，便知不是。子玉趁這空兒，就請仲清對顏夫人講明。瓊華也在旁聽了，望着子玉笑着。子玉含羞含愧，偏促不安。顏夫人聽了，也以爲異，便道：「這個孩子，本來原好，如今既做了屈家之兒子，從前的出身，倒也不必提起了。算他轉了個劫罷！」仲清道：「此事要姑母與姑夫說明纔好，不然外人見了，終要說的，倒教琴仙難爲情。」顏夫人也應了。說道：「你姑夫重世交，又見他人好，決不看輕他的。」仲清見顏夫人應允了，也卽告退。瓊華小姐進房，子玉同了進來。瓊華道：「如今好了，是不要做夢，天天的呼喚了。」子玉笑道：「我去同他進來見太太，你出去看看像不像？」瓊華啐了一聲，忽笑道：「你去同他進來見

太太，我真要望望他。」子玉果然拉了琴仙進來，到內堂拜見了顏夫人，夫人見了。也甚疼他，便叫了一聲屈大爺，受苦了。琴仙先進來，尙覺不安，及見顏夫人以禮相待，稱他屈大爺，便安了心。瓊華小姐，在房開口偷望，果然像他，心中頗以爲異。望了望，就進去了。顏夫人問了琴仙近况，琴仙略說了幾句，也就告退。明日士燮面聖回家，合家迎接，瓊華拜見了公公，士燮十分歡喜。顏夫人同着談了一回，後將琴仙的事，委委宛宛說了出來，就說他唱過戲。屈道翁見他人品好，所以收爲義子。將子玉害病的話，卻隱藏不題。士燮道：「我已猜着了幾分。」也將屈道翁夢中之言說了。又道：「前事也不必論他，這個孩子甚好，沒有一點優伶習氣，不說破，真令人看不出來。」顏夫人道：「看這孩子，將來有些造化，也未可定的。」士燮點頭，索性叫梅進進來，將琴仙之事，與他說明，都稱呼爲屈大爺，不許怠慢，如果怠慢了，我定不依。士燮吩咐了，底下人不敢不遵，以後衆家人待琴仙，竟是規規矩矩，不敢有一分放肆處。琴仙故能相安。士燮卽命收拾琴仙臥榻，又叫他同着子玉在書房念書，又叫子玉盡心教他，不許輕看他。這句話，梅侍郎多說了！他豈知子玉心事。顏夫人笑了一笑，子玉好不歡喜，正是十分美滿，比中宏詞科還高興了幾倍，明日就有人來與士燮接風，好不熱鬧。琴仙初來不好出門。一日子玉帶了他到衆名士處一走，都

相見了，齊與子玉稱賀，又到了九香樓，見了九名旦，都各悲喜交集，琴仙也喜，諸人都跳出了孽海，保全了清白身子，各訴離情，牽衣執手的，足足談了一天，正是金烏玉兔如飛去，臘門大回又一年。衆家年事不用細談，未識新年有何好事出來？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六十回

金吉甫歸結品花鑑

袁寶珠領袖祝文星

話說新年已過，又到元宵，大街三市，火樹銀花，好不熱鬧。子雲於十三日，請了華公子，田春航，梅子玉，史南湘，高品，顏仲清，劉文澤，王恂，蕭次賢，金粟，屈勤先，並九香樓諸人，作一大會。琴仙見了華公子，尚有些不安。華公子也不問起前事，以禮相待。此時琴仙已出了旦黨，入了士黨；但從前作旦時傲睨一切，此刻倒詳謨自守起來。因此上下諸人，更加尊重他，絕沒有一個人笑他。琴仙對了那些名旦，還是從前一樣，並不生疏，是日觥籌交錯，晚間燈火交輝。華公子進城後，子雲又將那些燈試了一會，如見萬花齊放，爆竹之聲，聲聞數里。二更後，方煑茗清談，琴仙一身歷盡辛艱，此時纔覺魔難盡釋。然回想蕭寺淒涼，孤燈殘月，真如夢覺。次賢又將琴仙從前的夢境，向吉甫細細的說了一遍。吉甫因笑向子雲次賢道：『九香樓絕好一個花園，百花全有，如今單有一個花神牌位，且在隱僻

處，與土地祠一樣，豈不褻瀆花神。我擬借他們九個，作個九香花史，衆位以爲何如？」衆人均以爲奇，同問道：「請道其詳？」次賢道：「我久有此意，我欲畫他們九個的小像，今你既有此意，妙不可言，我明日一一畫出，就請你潤色潤色？就刻石供養在這九香樓下做個花神；但只有九個，湊不出十二個來。」衆人亦同說大妙。吉甫道：「我倒有一個主意；但不知可行不可行？」子雲問道：「怎樣呢？」吉甫道：「花神若定要十二位，也可湊得上，只要把屈道翁做了芙蓉城主，再借重玉儂的前生，所說那杜仙女，再湊上玉儂，不是十二位了。」春航道：「妙！妙！妙！此像要畫得像，不必說真姓真名，綴個別號，每人做一篇贊語，說得似真似假的，要與人花兩合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個圖，怎樣的好呢？還是單畫人？還是補景呢？」仲清道：「自然單畫人，一並的畫去，後就綴小傳一篇，刻石之後，可以揚出來，或裱冊頁，或裱手卷，皆可傳世。」文澤道：「做兩塊好，就鑲嵌在東面兩楹。」王恂道：「若畫杜仙女，就畫他在採蓮船上的樣子。」吉甫道：「玉儂夢見那面鏡子，必非無因，我畫條龍執着這面鏡子，就做頭幅，好不好？」大家都說好。子玉道：「這雲龍人，必猜有個寓意在裏頭呢？」子雲道：「這十一篇傳贊，各人分了罷！」次賢道：「好！這一番大著作，倒要借吉甫以傳。吉甫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」次賢道：「不必過謙，道生先生故後，筆

墨之道，自然要讓你。」大家公論，何必推辭，我就做雲龍那一幅，作好了，你再給我改？子雲道：「自然是借重你們二位，那十篇如今是這樣，各人拈一拈，拈到誰是誰？」華星北也叫他做一篇在內。南湘道：「甚好！於是寫起三來。將屈道翁與杜女，屈琴仙，分做二篇，其餘九人，分作各一，說也奇怪，想必文字有靈，前生緣法。子雲拈了道翁。子玉拈了杜仙女。琴仙金粟拈了寶珠。春航拈了蕙芳。仲清拈了琪官。文澤拈了春喜。南湘拈了蘭保。王恂拈了桂保。高品拈了玉林。次賢拈了漱芳。單拈不着素蘭，只好送與華公子去作了。衆人分派已定。子玉說道：「做傳容易，畫難畫，還要刻石，更須時日，不知幾天可以告成？」吉甫道：「不消多日，碑是磨現成的，一面畫，一面就叫季十矮子找人刻，有一個幾天是必要的，嵌好這些碑，也要幾天，我們這一敘，總在九香園了。索性多歇幾天，我好加意畫畫，到二月初一日，在九香園聚會罷！」大家都說有理，於是各散。

子玉同了琴仙回家，正是內有韻妻，外有俊友，名成身立，清貴高華，好不有興。子雲寫了一札與華公子，爲素蘭作傳。這邊次賢妙婉靈思，畫了十天纔成，畫成，又請吉甫一一的改好，畫一個，刻一個，倒也甚快。子雲因受了感冒甚重，不敢用心，囑將道翁琴仙杜仙女，畫在一幅，并求子玉作贊。到二十七日，連傳贊也都刻起，係是各人書丹，二十八日，

就搬往九香樓鑲嵌，一日完工。三十日，琴仙先到九香園看碑，九旦回到樓下。琴仙道：「今日也應祭一祭花神，明日我們方可聚會。這個花神，就是我們的像，若叫他們來祭，我們也當不起，就是我們十個人祭一祭罷！」蕙芳等皆以爲是，便設了酒菓，焚了好香，十人齊齊拜了。琴仙看東楹嵌的第一方畫，上雲下水，雲水中間，隱着一龍，露出一爪，托着一面鏡子，上題曰品花寶鑑，刻着次賢的贊語，是：

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雲生九霄，水出重淵，神奇變化，氣象萬千，靈珠之圓，明鏡之懸，燭微照幽，隱奸顯賢，如月之臨，如水之鮮，亦曰媼其媼，而妍其妍。

第二方，畫的人，綸巾道服，左右侍子女各一，題曰總持九香花主，三閭道君，及左右花史，杜仙之像，下有贊語，是子玉手筆。

公氣爲雲，公神爲水，在天在地，靡盡靡止，司文曰郎，司花曰主，列宿之精，羣芳之祖，左英瓊瑤，右青珊瑚，一氣二氣，同歸殊途，灰色炫采，九華流香，心花意蕊，文運之祥。

寶珠道：「這幾篇贊語，實在做得好；若將我們實事敍在裏頭，雖然不致辱身，究竟也爲賤行。」蕙芳道：「可不是，你看那些花譜花評，雖將那些人贊得色藝俱出，究不免梨園

習氣，我們這一關，倒可以算跳出了。」素蘭等皆點首浩歎。琴仙再看第三方，畫一個仙女，雲鬟霧縠，清豔絕倫，手拈一枝蕙花，琴仙已知是蕙芳，看題的是，錦文花史蘇仙，是春航一篇跋語：

錦文花史，蘇仙性靈，慧警悟色如瑤瑜，搏雪作膚，鏤月爲骨，常散花而剪綵，亦擲米以成珠，狡獪神通，均出三家，曾遊戲人間，使留恨於碧桃，花者有焉，江臯仙影，時時來洛浦神光，乍離乍合，蕭史常垂於彩鳳，裴航終隔於藍橋，是宜結十重珠網，護金屋於羣玉山頭，何幸啓九疊銀屏，窺素面於瑤臺月下。

琴仙道：「這個跋語，跋得甚切，狡獪神通，均出三昧，二語尤妙。」蕙芳笑道：「憑他怎樣講，那裏還算得，我們看第四方，一個山女，月佩寬裳，十分嬌豔，手捧明珠一顆，題曰：弄珠花史袁仙，有金粟贊曰：

仙露在霄，明珠出海，和神當春，秀氣成采，不脛而走，不夜而光，瓊花瑤蕊，國色天香，珍珠飾車，雲錦縫裳，金支翠羽，玉珮明璫，華月光滿，蓬山路長，既美且都，亦風而雅，學士滿宮，首推大捨。

琴仙道：「瑤卿之穠豔韶華，卻一齊被靜宜畫出來。吉甫贊出來了。」寶珠道：「算

花神罷了。我也配這樣，看第五方畫一個仙女，意致飄灑，素豔欲流，手拈蘭花一朵，題曰：素心花史陸仙。下有小傳，爲華公子撰：

陸仙性敏悟，姿容絕世，才藝過人，常衣紫綃衣，行吟風露間，其意體之清芬，與蘭香蕙馥相表，裏也工詞善書，流露人間，購之者千緡不獲焉，昔鍾嶸評詩，爲延顏之鏤金錯彩，不如謝康樂初日芙蓉，素面風流，是爲絕豔仙，殆蓮花化身者歟。

琴仙笑道：『這幾句，倒比香腕的小照，還畫得像些！這紫綃衣，行吟風露間，與蓮花化身之說，卻移不到他人的，真是你。』素蘭笑道：『我如何敢當，大抵旣贊花神，自然就竭力贊揚的了。』琴仙再看第六方仙女，纖纖弱質，環舞凌風，有掌上輕盈之態，頭上戴着金步搖，題曰：纖纖花史金仙，下是蕭次賢的七律一首：

蛾眉新月露纖纖，光彩天然不用添，鴛錦裁成九華帳，鮫珠穿作十重簾，隱身閨苑依瓊樹，返劫琅嬛典玉笥，只恐留仙留不住，曉風吹上綠雲尖。

琴仙道：『將瘦香的神情骨相，全寫出來。』漱芳笑道：『我這個瘦字，倒有些像別樣，真令我慚愧死了。』再看第七方畫的仙女，在兩棵玉樹之下，有玉樹凌風之致，題的是：

娟娟花史李仙，是高品的詩。琴仙道：「高卓然肯說好話嗎？」玉林道：「這一回，倒沒有刻薄人。」蕙芳道：「這首詩，算卓然極要好的了。琴仙看是：

花情月色想娟娟，玉樹臨風更嫣然，帳裏不知蘭麝貴，夢中羞作雨雲仙，珊瑚枕上生紅暈，翡翠樓頭鎖綠烟，謫往天臺守孤零，碧桃流水自年年。

琴仙道：「真說得好，將佩仙濃香秀韻一齊寫出來了。」玉林道：「這首詩，究竟也不甚好，還有些刻薄，你看帳裏夢中等句，有什麼好呢？」蕙芳道：「這倒沒有什麼，不過寫的嬌豔尊貴處。」寶珠道：「卓然這等詩，就算他的好心了。若要他做莊重些！他也未嘗不願；但他那油嘴油舌說慣這一派，你們看他生平說過幾句正經話來？」吉甫說他去年到京來，有個笑話。卓然有個表叔，請他喫飯，還有好幾位客，坐在那裏，表叔問他道：「你去年回家，見我家裏可好麼？」卓然道：「很好！前月表嬸，又生了個表弟，那表叔一聽，嚇呆了。想道：「我三四年不回家，怎樣會生了兒子？當着人，又不好去問，那些客，雖也聽得不順耳，但或者他說別個表嬸，也就過去了，到客散後，表叔問他，方纔這句話，是怎麼講？你們想想？」卓然怎樣回答？他說我與表叔初次見面，自然要找句吉利話說，我隨口找着這句，其實沒有的事，氣得他表叔要死，然也奈何他不得，他的長親，尙且要頑笑頑笑，何

况他人。衆人大笑道：『那吉甫的嘴，也不能讓他，又看第八方，畫一個仙女，玉貌錦衣，腰懸秋水，似公孫大娘模樣。』題曰：『俠隱花史玉仙。』琴仙知是蘭保，下看史南湖的七古：

我觀玉仙舞神劍，手掣寒泉一匹線，瑟瑟羯鼓始三搥，溜亮風生已迎面，彩虹映水合成團，流電穿雲曲如線，破開點點綠沉槍，撥落紛紛大羽箭，錦衣玉貌何娉婷，白咽紅頰長眉青，雲裾輕曳錦鞵起，去如飛鳥來如霆，四方觀者圍成堵，不羨英雄羨媚嫵，綠雲堆鬢翠鬟新，九梁插花步搖古，妾藉防身不愛名，嬌嬈我自惜輕生，請看世上黃衫客，多少恩仇報不成。

琴仙贊道：『這首七古，實在做得好，念去比公孫大娘舞劍器行，還刻畫得入細。』王蘭保笑而不言。蕙芳道：『去年奚十一鬧來，幸虧着他，我就沒有法了。』素蘭道：『原來你也怕奚十一，難道他比潘三還利害麼？』蕙芳道：『潘三是個無用的人，那奚十一鬧起來，就與前日魏聘才使來的車夫一樣，你怕不怕？』蘭保道：『那天適或我不在家，你便怎樣？』蕙芳道：『我就躲開，不出來了。』琴仙問奚十一怎樣？蘭保將他的樣子學了一回。琴仙也覺好笑。蕙芳道：『聽得奚十一出京去了。但我前日在剃頭鋪裏，看見一個人，很像』

他，那一天帶來的那個小子，就不是他，也必是他的兄弟，再沒有這麼像的了。」蘭保道：「或者奚十一沒有帶去，也論不定的，那個狗小子，也只配做剃頭的。」琴仙又看第九方，畫一枝梅花，有一隻喜鵲。梅花下有一個仙女，題曰：報春花史林仙，看有劉文澤一首小賦：

梅花枝上鳥報春，梅花樹下倚玉人，杜蘭香嫁不可見，綠萼華來幸接真，翠袖翩翹縞衣自妍，韻生骨裏，秀出天然，卻珠鈿而愈美，洗脂粉而尤娟，纖纖兮雲間新月，淡淡兮花外晴烟，秋水盈浦，朝霞麗天，斯何修而若此，得非人而果仙，蘭自秀兮菊自芳，思美人兮何日忘，蓬萊清淺不可到，我欲從之騎鳳凰，天風急吹袂，玉露冷霑裳，吮纖毫而抒寫，對玉貌而傍徨。

琴仙道：「好賦，正是松風竹雨，仙露明珠，幾你那清腴娟秀，都一齊刻畫出來。」春喜道：「這是前舟在那裏認真做賦，忘了題目了。」琴仙道：「却也是你的光景，再看第十方，是一個桂樹下，有個仙女，姿致風流，青眸善盼，題曰：蟾宮花史王仙。知是桂保，有王恂五古一首：

青青月中桂，花開已及秋，皎皎蟾宮女，臨鏡常自愁，自從竊藥奔，與世無因由，

廣寒二萬戶，珍珠十二樓，圓圓復缺缺，輪轉日一周，世人徒仰望，不見蛾眉修，蓬萊水清淺，或可操神舟，銀河望隔岸，七夕訴離憂，唯此一輪月，梯虹亦難求，安得張麗華，縞素來嬉遊。

琴仙道：『好詩！好詩！讀之令人口齒俱香，蕊香真像嫦娥。』桂保道：『不是我，這是蟾宮花史。』衆人說道：『這些詩詞贊語，他們倒是爭奇角勝，那裏記着本人，就是竹君的詩，與靜宜庾香這兩個贊語，倒是切定題目說的。』琴仙道：『都切得狠！你將這些詩，更換了人，便不像了。』寶珠道：『只有靜芳那一首，再不能更換的，琴仙再看第十一方，畫一個杏花，下有一個仙女，珠腰玉極，十分嫵媚，題曰：及第花史，知是琪官，看顏仲清的序文：』

及第花史秦仙，嬉戲人間，見之者，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之比，明眸善睐，笑靨常開，豔粉榮情斷，紅映肉鼻欽雀化，明鏡鸞飛，貯金屋以何嫌，映玉屏而同色，然而芳心未許，烈性常存，當機織女，屢見投梭，出水神妃，未逢解佩，雲桂風動，生步步之金蓮，霧縠香飄，訝朝朝之瓊樹，誰不曰人間絕世，亦何愧仙處，無雙若論，六宮粉黛，定讓龍頭，以云一歲花司，是真鳳尾。

琴仙痛贊了一會。蕙芳道：「你看這些詩文，各有體裁，正是格律不混，體制粲然，都是作手，難定優劣。」琴仙道：「雖是些小文章，但吉光片羽，彩散人間，終勝雀屏五色，有此一贊，也不孤負我們數年辛苦了。」衆人都皆歡喜。琴仙就在九香樓喫了飯，坐了閒談。寶珠忽然說道：「今日衆兄弟，都在一處，我想我們這十個人，同在京師，沉淪菊部，如今個個跳了出來，雖然其中受苦的受苦，安逸的安逸，但我們這一班人，也算不得世間少有的，那一班名士，將我們抬舉到這般地位，那倒是世間少有。你們心上感激不感激呢？」衆人道：「豈有不感激之理。」寶珠道：「感激便思怎樣報答呢？」衆人皆不能對。寶珠道：「我想個駕王了法子，他們既將我們刻了像，做了花神。我們何不也將他們刻了像，就在樓上供養起來，他們稱我們爲花史，我們就稱他們爲文星，做司空詩品，各作四言贊語一首，刻在上面，你們想這個報答可好麼？」蕙芳道：「這個是極妙。但我們的詩，配不上他們，且請誰畫這些像呢？」蕙芳道：「就是瑤卿，你與他，兩人分畫罷！也不必畫服飾，不衫不履的最妙，我們今晚，先把贊語做起，明日與他們看看，然後再畫。我們就各人還各人的禮，一個贊也不甚費力。」琴仙心上甚喜，就辭了回家。到晚上，構思起來。子玉面前，也未講起。這一晚，各人的贊已做成，明日琴仙先到九香樓，將贊與衆人看了。大家拿來評

定一會，又各自斟酌一會，再公同推考一會，盡善盡美了。寶珠使膽在一處，諸名士紛紛已到。華公子金吉甫也都到了，大家果然祭花神。寶珠等攔住了，然後擺了香案，各名士奠酒焚香，就沒有下拜，然後在九香樓下擺了四席，序齒而坐。這一聚，正是人人意滿，個個心歡，毫無不足之處，而且羅列珍羞，橫陳肴錯，花香人氣，繚繞一堂，酒至半酣，寶珠避席致辭。說寶珠等十人，同入迷津，今登覺岸，將來勉益前愆，勤修後果，得齒於人，皆諸貴人提拔之力；但感恩有心報德無也；惟有日供清香一炷，以祝諸貴人福壽綿長，榮華白首，昨日我等十人，公同商議，亦欲在九香樓上供設諸貴人文星祿位，也照樣刻石，朝夕頂禮皈依，且各綴數語於後，當虔心誦佛，不識諸貴人不以賤地爲鄙，俗筆爲褻，使我等得遂所願否？」衆名士大喜，個個情願，倒翻謙讓了幾句。寶珠又道：「度香先生，提唱風雅，只得另立一品，在各位文星之上，曰羣仙領袖，未知諸貴人以爲然否？」衆人皆說是極。子雲道：「這個何敢？」寶珠就將詩稿恭恭敬敬的取出來，却已膽在一處，端正的楷書，除羣仙領袖，徐文星之次，皆以年齒定的先後。第二是仙中逸品蕭文星，第三是仙中趣品高文星，第四是仙中狂品史文星，第五是仙中高品顏文星，第六是仙中和品劉文星，第七是仙中樂品王文星，第八是仙中華品田文星，第九是仙中豪品華文星，第十是仙中上品金文星，第十

一是仙中正品梅文星，衆名士謙讓道：『這些個品格，過於謬贊了，遂看第一首，是他們十人，公讓的題目。羣仙領袖。』

羣仙領袖，能兼衆爲，不脫不黏，不卽不離，得大自在，具廣設施，亦無我欲，亦無我私，素月流天，照靡有遺，青空無雲，霄露自降，大鐘中虛，寸挺可撞。

第二首，是金漱芳題的，仙中逸品：

惟逸故淡，惟逸故閒，鶴鳴在林，雲臥於山，秋花娟妍，清風往還，望彼竹林，客有笑顏，濯足清澗，抱琴禪闕，江皋有梅，籬落有菊，小窗分茶，松花自熟。

第三首，是李玉林題的仙中趣品：

亂頭粗服，不亞妍粧，嬉笑怒罵，皆成文章，東方談諧，淳于隱藏，面倒四座，縱橫滿堂，言不爲虛，行不失方，悠哉悠哉，聊復爾爾，彌勒一笑，皆大歡喜。

第四首，是王蘭保題的仙中狂品：

呼龍耕烟，磨刀割雲，狂飈四起，落花紛紛，手捉明月，腹晒斜曛，悠悠青天，落人羣，醉死醉生，我不與聞，碧海騎鯨，瑤京散髮，冠裳自嘉，奈此仙骨。

第五首，是秦琪宮題的仙中高品：

孤鶴冲烟，歸鴻遠飛，渺渺天際，雲間翠微，獨立千仞，好風吹衣，秋庭仰望，月明星稀，古松自挺，碧蘿難依，太華入雲，蓬萊隔水，誰登其峯，徒興仰止。

第六首，是林春喜題的仙中和品：

五味調劑，五聲和平，暖氣人律，春風自行，旭日靄靄，晴光爭明，雲輝錦集，月滿川盈，霓裳一曲，簫韶九成，不矜不莊，或休或暇，惠而好我，是日柳下。

第七首，是王桂保題的仙中樂品：

粹然中和，其樂陶陶，吟哇悉泯，坦白是交，醉月秋夕，擁花春潮，洞房香暖，金殿聲高，心香吐萼，意蕊含苞，日富日康，如賓如友，妻子好合，父母眉壽。

第八首，是蘇蕙芳題的仙中華品：

錦衣畫行，玉貌簪花，璧月宵滿，明珠吐華，旭旭朝陽，燦一流霞，金盤承露，粉壁籠紗，莊嚴妙相，天女笄珈，玉佩自鳴，貂褕爲飾，雲近蓬萊，望之五色。

第九首，是陸素蘭題的仙中豪品：

佩刀列戟，鑄券剖符，以我如意，碎彼珊瑚，紫絲步障，紅錦貂褕，浩歌落落，嚼玉噴珠，太白自賞，擊鬪睡壺，朔風橫空，雪花如掌，吹角輪臺，久無嗣響。

第十首，是袁寶珠題的仙中上品：

無上上品，首推此君，靜者多妙，飄然不羣，具大智慧，博學多聞，溫良冲淡，九
郎三墳，磊磊落落，拘璞合芬，亭訟雄辯，說劍論文，不合時宜，瀟灑凌雲。

第十一首，是屈琴仙題的仙中正品：

朱爲正色，雅爲正聲，射以觀德，惟身是程，哀樂至性，而無過情，珠光月彩，內
蘊晶瑩，虞絃夏舞，景蓮休明，醴泉非水，瑞芝非草，景星慶雲，僉曰恆少。

衆名士看完，喜動顏色，痛贊不已！說道：『可謂木桃之投，而得瓊瑤之報矣！』是日
暢飲歡呼而散。素蘭與春喜各畫了幾日，摹上了石，將贊語書丹，共有二十餘日完竣。擇于
三月三日，供設九香樓上，爲長生祿位。琴仙過來，與寶珠商量，必須作一篇祝文，方表誠
意。寶珠等，深以爲然。於是十人，公同斟酌，湊成一篇文，改削了幾遍，倒也不見聯綴痕
跡。寶珠道：『明日公祝，須請齊了諸名士來，再我們跳出梨園，從前一切所用之物，都用
不着了。孽根須淨，色界盡除，將那所存的釵鈿首飾，當着衆名士一齊鎔化，舞袖歌裙，則
一火而焚之，豈不爽快。衆人道：『正合我等之意，只有琴仙沒有這些東西了。大家取出
來，聚在一處，明日焚化，到了第三日九香樓上，香花簇擁，蔬果紛陳，花排姐妹之班，雁次

弟兄之序。寶珠虔誠恭敬，鋪設了一會，諸名士齊到，上得樓來，已見旺燭雙輝，香烟雲繞，十花史請他們坐了，便齊齊的拜起來，諸名士如何肯受，連忙扶起。寶珠道：「昨日玉儂說的，要做篇祝文，我等胡亂湊了一篇，還求改正改正，便將祝文拿出來。」高品道：「必好的，我就讀起來，高品高聲朗讀，諸名士側耳而聽，聽得高品讀道：

維年月日九香樓弟子，花史袁寶珠等，謹爇百和之香，釀百花之酒，獻於諸文星之座而祝曰，維彼文星，州嶽之靈，左奎右壁，緯史經經，放在天爲列宿，在世爲傳人，其光明也如火，其和煦也如春，其根於性也，爲綱常倫紀，其見於詞也，爲變化奇神，言必由中，情多自妙，天籟一聲，空號萬竅，緒觸而紛，絲縈而繞，對鏡自看，顧影獨笑，索實於虛，辨惡於好，春風秋月，不知其他，明眸皓齒，當如之何，粉白黛綠，鐵馬金戈，清歌宛轉，妙舞婆娑，條若馳駟，委若逝波，傷古今之一轍，恆日月之消磨，鑑彼造化，作爲文章，羣分以物，類聚以方，酬酬太白，顛倒雌黃，和於琴瑟，亮比笙簧，纏綿騷雅，姿肆韓莊，不怪不亂，取艷取香，寓意嚴正。措詞明光，朱霞麗天而絢彩，金刀映日而生茫，泉瀉澗而注急，花凌風而舞狂，秋零一庭，殘香數星，鬼則夜哭，神則晝驚，鑄鼎象物，盡相窮形，麗女旁立，龍

姑前迎，金支翠羽，電掣雷鳴，拂箋霍小玉，捧研董雙成，神娥授筆，使之爲文，祝曰筆之色兮有五，筆之化兮，半含吐碎，確聲聲擊天鼓，青鸞鳴兮紫鳳舞，小言詹詹兮足千古。

祝文讀完，衆花史齊齊下拜了，便將那些舞衫歌扇，翠羽金鈿，在園中大湖石畔，燒化起來，諸名士見那火光五色，吐金閃綠，將到燒完時，忽然一陣香風，將那灰燼吹上半空，飄飄點點，映着一輪紅日，像無數的花朶，與蝴蝶飛舞，金迷紙醉，香氣撲鼻，越旋越高，到了半天，成了萬點金光，一閃不見，園中萬花如笑，巍巍的像要說話一般，正是：

親逢天女散花時，手授生花筆一枝，碧海愁多填水滿，蓬山路遠到無期，風塵面目輪蹄跡，徐庾文章李溫詩，我自有情君莫問，此中得失寸心知。

品花寶鑑這部書的作者石函氏，不知他是真名？還是別署？還不知那裏人氏？沒有別種書來引他的考證，實在埋沒了他一生腦血。作者爲何要隱姓匿名來撰這部書？因書中主人，大半是當代有名人物；而且還是實事！並無虛構。的確是一部紀錄體的小說。將真名來隱隱約約，改出相音相像的字來。曉得他的事跡，一看就明白了！譬如書中的田春航，就是當代的狀元公畢秋帆。閱者只要有一根線索，不難就看得出他的意思來！看他自序一文，作者是一位詞章家，並不是小說家。這部書是他的處女作，不過他作了這部書後，沒有第二部問世。好的文章，只要有一部，就可名聞寰宇，斷非近代的小說家，一個月就可編出一部，試問還能有精神麼？都是敷衍了事。我前後看了一遍；又標點了一下，得確這部書除紅樓夢之外，要算第二部了。爲何紅樓夢風行一時，而這部書至今埋沒無聞，實在書中有幾段描寫，似乎有傷大雅，致干禁例，不能普及銷行。現在將書中猥褻的地方，一一的改削，使得他無傷大雅。這是我標點這部書的功德，閱者當仔細一讀，定當拍案叫絕哩！我知道此書問世，定能得到大衆的推許咧！

古本品花寶鑑跋

民國二十年七月醒庵跋



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出版

本品花寶鑑（全四冊）

定價大洋四元

版權所有

標點者 何醒庵

校訂者 杭啓文

印刷者 大東南書局

出版者 大東南書局

總經售處
上海天津海寧開文書局

●清代武俠小說的鼻祖……提倡尚武精神的元勳

彭

公

案

演

義

……（初二三四集）

……現已付印……即日

……出版……先此預佈

這部彭公案演義，的確是提倡精神教育的一部好書。作者是一位拳術家，還是體育家，所以句句講得明白透澈。而且體育方面，都很有研究。他的眼光，放得怎麼遠，到現在已經實現他的宗旨了。什麼運動？什麼賽跑？都是從這部書裏脫穎出來的。我們要國強，必須先練習拳術，人人有了拳術功夫，不怕強鄰來侮辱，他們不寒而慄的怕懼我們，什麼不平等條約？什麼法權？不要我去廢掉，他自己會廢掉呢！這麼看來，這部彭公案演義，不得不印了出來。因為這部書，出在遜清時代，隱隱約約的痛罵列強，文字不能盡量發揮，要抵抗這萬惡的列強，心有餘而力不能。作者一股熱血，至今仍不能發洩出來。好了！好了！青天白日的旗幟，照耀於全國，統一告成，言論自由，吾人當慶，所以將這部書中講不透澈的地方，一一的記錄出來，那麼，這個悶葫蘆，完全開放呢！但這部書以前都是石印本，錯字很多，印刷模糊，讀者都恨為憾事。本局現在特託何醒庵先生，詳註新式標點，使讀者易於瞭解。且印刷清晰紙張厚潔。裝訂考究，猶其餘事。定價極低廉，以廣流傳，幸讀者勿以牟利肆賈，加罪本局哩！

上海大東南書局謹啓

……別拾玖年貳月捌日



國家圖書館



001681926



4

譜